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25

第 25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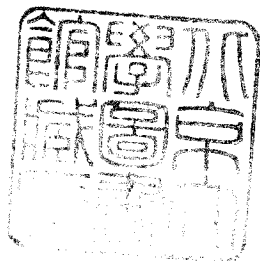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25 册



第二十五冊目錄

岳武穆年譜遺蹟考朱仙鎮第五至卷末	一
梅溪王忠文公年譜	二八一
洪文惠公年譜	三〇七
洪文安公年譜	三三三
洪文敏公年譜	四〇一
陸放翁年譜	四三七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四九五
大鄭公行年小記	五六九
朱文公年譜	五九七
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卷一	六九三

朱仙鎮第五

金人敗盟，王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王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王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王戒步卒以麻札石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憤甚，併力復

印34/13

來頓兵十二萬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
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
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元朮夜遁。繼戰於潁昌復大敗之
殺其婿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元朮狼狽
遁去。王進軍朱仙鎮距汴京止四十五里元朮復聚兵十萬
來對壘而陣王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元朮遁還
汴軍聲大振內外響應方期指日渡河而賊檜欲畫淮以北
棄之與金議和矯詔班師河南州郡復淪於敵十年之力廢
於一旦或可補也朱仙鎮則因此一戰遂著聞於世地以人傳豈
不信哉。

岳武穆王廟

岳武穆王廟在朱仙鎮西北，係明成化二十二年改鎮內二關帝廟之一創建。查朱仙鎮係王建功班師之處，王被害後其地頂香饋餉，泣留不得之遺民，因念其功而憫其死，相率為廟，私祀金人固未之知。以地非宋有，故孝宗復官賜諡時亦未曾命祀。歷金及元，廟遂湮沒，泯無遺址。春秋社會惟設位以祭。明成化二十一年，河南左布政使吳節方行部過鎮，爰詢得鎮內有二關帝廟，因商諸父老，撤其一之，就圯者以改建王廟。明年告成，會稽胡謚為之記。厥後有明一代屢加葺治，並事拓展，穹碑俱在，尚可覆按。至於清代何時修理，已屬無可稽考。現廟已就

圯，僅留破屋數楹，其內空無所有，不過就未圯前廟貌觀察，頗極瑰麗宏偉，計前為牌坊一座，內為大門五楹，進為正殿五楹，再進為寢殿五楹，兩旁翼以廂房，正殿右側並有鐘鼓樓一座，現牌坊已改建平屋四楹，且門向內開，須從邊門出入，當年廟貌已屬無從辨識，兩翼廂房及鐘鼓樓均已傾圯，惟大門正殿及寢殿尚存，然亦殘破零落，空無所有，正殿中庭樹有穹碑五座，四為明代重修碑記，一為創建鐘鼓樓記，就中之二，其碑陰並勒有王手書送紫岩張先生北伐詩及趙寬錄書王所作滿江紅詞，此為唯一可為^以此識其為岳廟之證據，大明寺有^尚憑帛詩石刻二方，惡札也。查此廟在明代原係改關廟創建，現則

除鎮東有一關廟在岳廟之左仍有一關廟且廟貌_外互相彷彿_兩
惟在岳廟寢殿地位在關廟則為春秋樓不知何時重修_建現亦
與岳廟同歸傾圮矣。

岳武穆鄂王廟復建記

成化二十二年

明

胡

謚

惟宋岳武穆鄂王廟在武昌者其所封地也，在錢塘者其所
葬地也，在湯陰者其所產地也，而在開封之朱仙鎮者其所
建功者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此王所由以廟於諸地而
茲朱仙鎮寔王建功尤大之地，其故有廟，容廢不舉乎。惟王
自幼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誼報國，自應募
至為將，大小凡百餘戰，皆能以寡擊衆，未嘗一少挫衄，然恒
保障江南上游，而在中原，雖兩河奏捷不一，惟鄆城戰勝進
軍朱仙鎮，兵威尤震，能俾金人俟降棄避，駸駸乎恢復之勢
矣。奈何奸臣之主和議者，忌其成功，將不利己，一日發十二

金牌趣召旋師，且竟為所害，天下後世莫不為之扼腕，而當時其地遺民，頂香饋餉，泣留不得者，念其功而閔其死，相率為廟貌，以私祀之。金人固莫之知，而宋亦未有能舉之者。逮孝宗朝，始因書生與其故部曲訟詔其寃，詔復官，以禮改葬。錢塘建廟於鄂，額曰忠烈祠，加謚尊，而朱仙鎮之廟，以地非宋，有未蒙命祀。歷金元來，廟遂湮矣。入國朝，錢塘因墓而廟，湯陰因鄉而廟，皆載祀典。朱仙鎮之廟，泯無遺址。今春秋會社，第設位以祭，誠曠典也。乃成化戊戌夏四月，今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方為右參政，嘗行部過焉，詢得其地，有關義勇武安王廟二，召鎮之父老謀，以其一改為岳王廟，父老咸曰是。

所願也。吳公薦為指材，暨暨百需，以庚子秋九月撤關廟王重
廟之就圯者，鼎建中屋四楹，翼以左右兩廂，各四楹，前暨門
樓一座，繚以周垣，肖像其中，旁列部將張憲、子雲以配，扁曰
岳武穆鄂王之廟。明年春三月落成，吳公偕僚佐以禮告慰，
於是土人歲時享祀如故。或曰：者，關岳兩王忠誼炳炳，百世
一日，始難伯仲，法皆宜祀，今乃舉一而廢一，於義何居？予曰：
關王徧廟海內，茲鎮且有重廟，岳王僅廟數地，而茲鎮實其
却金興宋之地，距關王許昌辭曹歸劉之地不遠，皆其所由
以廟而尤人心天理之不容泯焉者也。吳公斯舉，殆亦顯微
闡幽之意矣乎。會聞封知府張侯岫以廟成來請記，遂為書

其事麗牲之石，而系以迎享送神詩，俾歌以侑祀焉。詩曰：風
泠泠兮揚旂，香冉冉兮與雲飛。王騎龍兮自天來，山川如昔
兮人民非。盪腥膻兮穢俗，蔚衣冠兮舊服。卒中原兮恢復，美
王心兮尉以足。右迎神 旂搖搖兮風颺，雲霧兮霏。香薦桂
酒兮椒漿，王降靈兮洋洋。洋洋兮如在，紛旅無兮羅拜。拜益
虔兮匪怠，翼錫福兮靡艾。右享神 旂搖搖兮揚風，香和雲兮
騰空。王邁去兮駕旋龍，盼碧落兮渺焉從。王昔奮威兮斯地，
垂今茲兮沛餘惠。雨暘時若兮弭災沴，錫我民矣屢豐歲。右
送神

岳鄂武穆王廟記 正德十五年

明 何孟春

宋鄂岳武穆王之廟始建於鄂再建於杭三建於湯陰而今
建於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白時已建在
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廟皆著祀典而朱
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
康建炎之難應宣撫募屢擒劇賊轉武階留守司所向戰
必克以言事奪官歸詣招討使時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
戰功者以為古良將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
鄉之戰侯兆川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昨城之戰
黑龍潭汜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六合烏江皆
有功而謀弗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虜酋兀朮不得犯

杭入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興鎮江東清亭^水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列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戎陣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承制命秉節鉞漸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之蛇豕外不得合外之犬羊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復讎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時臨機至輒加阻抑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謂夷狄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實寄之者始大感悟授王河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將在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朮過大敗之于鄜城于臨

穎于穎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元朮對壘又大破
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而班師之
詔前後踵趣使王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蓋秦檜之計也嗚呼
王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為甚王一回轡河南
州縣復為金有明年虜犯廬濠王至則遁去和議決而王歸
遂死於權奸之手矣嗚呼高宗嘗命王中興之事一委卿而
竟不能成王唾手燕雲之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邪人邪
王之功自紹興十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其捷士民無處不
頌其救徵諸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獨謂是鎮為極者
以此王之踪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是鎮有廟與其開

國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嗚呼！
王廟在宋，惟鄂國朝杭湯陰，用守臣議並置，而是鎮成化間，
居民知義者共為之，藩臬官交將助之，其制簡隘。今天子正
德紀元四年己丑，河南鎮守因行縣有感，乃拓而新焉。而廟
貌闕偉，香火虔嚴。開封道紀司擇道士一人司焚祝焉。願歲
時祭物供諸居民，弗典弗虔，焚祝衣食無所於寄。又四年壬
申，左布政楊公子器至，為買旁鎮腴田七十畝，出帖給廟，春
適至，為量賞制祭備用，鑿井作亭，廟前俾廟神有禮享，祝有
業，守民知義者交慰焉。乙亥歲，春嘗去汴，民石杲等聯告請
記春謝不及為，明年道士楊繼時又走京師，以請嗚呼！忠義

之在人心，亘古今達天下，豈有既哉。今太行兩河之人，往此應王之忠義豪傑也。昔者挽車牽牛，戴糗糧餽義軍，頂盆焚香，候王之人，今日拜廟之民也。嗚呼！是孰彊使然哉。忠義之在人心，不可得而泯也。謁是廟者，忠義之心，其油然而生乎。矣春於是重有感焉。廟之地界田畝，具列石背，以示來者，是為記。

岳廟碑

明章煥

岳王祠廟，眾矣。獨朱仙鎮尤著名。朱仙鎮者，王班師之地也。師至於是，王進則虜退，王退則虜進。宋師存亡，中國夷狄消長之會。春秋所為必書其地者也。頃余謁王於祠下，肅然幾

與王遇云顧瞻遺像按視營壘王英爽如生號令藏於風霆
悠悠旆旌蕭々馬鳴見其父老猶有頂香戴糗之誠余為泣
然流涕者久之悲夫王提孤軍抗強敵艱難百戰以至於此
此去汴京一蹴耳竟不獲灑掃故宮慰九廟神靈固知王之
魂魄千秋萬禩猶居此也夫金人南下飲馬長江肆然有輕
朝廷羞中國之心宋之君臣望風竄獨王區々仗赤心赴國
難精誠貫日月忠義通神明威名震華夏當此時天地為王
震怒將士為王飲血卒能摧拉強胡驅之北遯震驚羗表之
胆發舒華夏之氣而奸雄賣國首鼠兩端金牌一來人心遂
解銷三軍之氣快狂虜之心劫暗主之權滅忠臣之口遂使

二帝六宮游魂不返，宗社陵寢蕩為丘墟，禮樂衣冠皆為左
袵，豈不痛哉。昔者齊桓九合，晉悼三駕，以抗荆楚，春秋大之，
然特羈縻而已。今王背嵬五百，非有列國兵軍之力，虜勢憑
陵，非特荆舒滑夏之初，稽顙哭泣，係頸請降，呼王以父，非特
楚人同盟之會。王之功豈有二哉。賊臣傅會文致其獄，王之
大功翻為罪媒，宋於是時，人道滅矣。王夫妻子女死於忠孝，
岳氏一門扶宋九鼎，忠臣烈士聞風而興，終宋之世，駢首死
難而不忍背君者，王之教也。奸臣接踵，君播國亡，為後世笑
者，檜之餘毒也。二百餘年，而我太祖正其位，成祖鞏其廢，然
後伸春秋之義，雪百王之恥，酬忠臣之志。今天子聖德中興，

復修二祖之業而南北倭胡疆隅未靖余謂折衝之臣宜得
精忠大略如王者為國家掃清六合揚威萬里之外建不世
之勲故於王祠三致意焉初王追封鄂國祿以王禮而廟貌
猶飾戎裝余恐後之觀者終謂岳將軍武臣遂新之藉令王
職廟廊其經緯大業豈讓於古哉王所謂出入將相兼資文
武者也今觀其謨議表奏比於孔明倉卒咏述關於世教且
王少好春秋讀其書而用之賢於世之文學遠矣王贈太師
謚忠武此皆不書繫王之姓者王嘗以岳字旗定天下故廟
名從之明王以一身詔萬世尊王也章煥曰余觀於廟門有
三令人云宋之失刑不能計賊尸而陳之市朝鄉之人縛而

暴之原野，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乎？春秋之法，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聖人之筆，鄉人之像，微而顯一也。亂臣賊子過焉者懼矣。乃使人被之曰：爾忘二帝之蒙塵乎？頽其面曰：何面目以見王之父子？遂銘其背而三緘王氏之口。使徇于衆曰：毋若太師檜大夫高之。朋比罔上，禍於其國。又毋若長舌婦之牝雞晨鳴，以害其家者。

岳鄂王廟重修記 隆慶四年

明 李邦珍

以今觀乎人心好惡之實不可在也。是故讀逢干之傳，則撫卷歛容慕厥光烈，追談莽操之惡，即掩然攘臂恨不肆諸市朝。豈慕之者皆其子孫，而恨之者果皆罹厥毒虐者邪？顧若

是者何也。是在人心亘古今達天下自有不容枉者也。斯故
余之不敏論及岳鄂王事，未嘗不霑涕焉。方徽欽蒙塵，戎禍
孔熾，宋之不亡，若縷梟之繫墜旒，爾王乃奮起徒旅，誓以忠
義殉國，內翦群寇，外遏黠胡，歷大小百數十餘戰，而鋒不少
挫，自以為虜庭可犁，故疆可復，國恥民讎，可計日雪矣。奈何
為奸檜所忌，卒使王之父子，駢首就僇，是時日月為王晦
冥，嶽瀆為王撼沸，三軍為王喪氣，萬姓為王飲泣，以至乎中
原遺黎，聞王之訃，亦罔不皇皇慟慟，哭聲震野。有施全者，正
豎也，三尺匕首，覬馘奸檜之顛，不啻如屠犬豕，此其好惡之
實可枉邪。汴梁城南朱仙鎮，為王駐兵故壘，有廟在焉。

庚午春，余奉命撫蒞茲地，慨其歲久漸敝，將議新之。乃咨於
巡察楊公暨藩臬諸大夫，僉以為善。迺屬開封郡守張君夢
鯉檄委祥符縣丞郭道欽經理厥事。而諭之曰：民則謹躍，祇
諭趣役胥巫富者助資，壯者効力，不踰時而告工竣。朽易仆
植，頽崇剝飾，殿廡垣牖宏麗邁昔。廟門外蓋有金人三軀，以
像檜與厥妻，并万俟卨者，為瓦礫擊擲者眾。半已破缺，茲亦
復鑄成形，面縛長跪，列置屏下，以永奸宄。賊正者之監，由此
觀之，則好惡之在民者，不公於在國乎？其在後世，不公於在
當時乎？余於是重有感焉。因敷人心不可枉之實，筆授父老，
刻石廟中，俾吾徒之來謁者，知為民之所好，則垂百代之榮。

苟或為其所惡，則貽萬禩之辱，感發之餘，決擇自審，寧不以
王為法，而以檜為戒哉？寧不啟其殉國之忠，而沮其賊正之
念哉？忠切殉國，斯曰純臣；念不賊正，斯曰良士。純臣懋庸，良
士熙績，而謂邊圉有不靖，干戈有不戢，帝德有不敷，被而海
島，有不（丞庶）綏樂利之休者哉？夫稽往詔來，申辭闡理，示人
以則，冀有以仰裨乎化理者，觀風職也。此余於紀事之文，而
附以規諷之意，實區區循職之忱，有弗能自已云爾。乃若捐
財之爵士，督役之姓名，率皆翰藪勤事，思致夫好好之實，亦
有不可沒者，宜識之碑陰。

重修岳鄂王廟碑記

萬歷四年

明

韓景暨

余少藏晦五雲深處讀史至宋徽欽未嘗不嘆岳鄂王之忠而斥秦檜之奸每恨不能生當其時正岳之功以昭其冤殛檜之首以啗其肉也岳誠萬世人臣之所當法而血食於無窮者乎後詢之兩京功臣廟俱肖像國中數區俱建祠殿宇皆勅修歲時享御祭此心庶為少弔矣隆慶庚午叨宦汝南便道歷鎮見其規度宏麗像貌森嚴審諸父老曰此岳王廟也王之廟有四相之湯陰者始產之鄉浙之錢塘者歸葬之地楚之武昌者榮封之國此廼建功班師之處也。比時倥傯未得叩悉其詳及今再官於汴適祥符少尹高陵陳君王道以王廟落成索文記之。余曰粵宋紹興十年夏四月金人渝

盟南犯朝議洵、乃加王少保兼河南北路招討使王誓師奮擊捷書日聞鄆城之戰金虜敗衄倉皇奔竄而兩河豪傑皆率眾歸王三軍響應王指日渡河收復舊京則金人之勢可復靖康之恥可雪二帝可還故壤可得中原安集有期也顧相臣檜沮之欲畫淮以北與虜和王師駐朱仙鎮兀朮復聚兵十萬對壘而陣王遣背嵬五百大破之咸以中興之機金亡之日也乃一日發金字牌趣班師者十有二王憤惋泣下東拜曰臣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民皆遮馬痛哭王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王既歸虜勢浸橫而恢復之計不可再議矣此王勛業載在典籍者昭昭可考凡天

下人人有耳目者所得共聞觀也。矧撫院吳郡章公所謂宋
之君臣望風奔靡獨王區、仗赤心赴國難精誠貫日月忠
義通神明威名震華夏肥城李公、上黨栗公、岢嵐楊公咸謂
理之在人心亘古今達天下自有不容枉者慨王蒙禍之時
日月為王晦冥嶽瀆為王撼沸三軍為王喪氣萬姓為王飲
泣憾權奸誤國莫不欲操三尺匕首覬齧賊檣之顛不啻如
屠犬彘噫此即數公之言以邇往古之論似無再容其喙也
陳君曰言緣義起地因時興創造之者固先哲復忠崇報之
義重飾之者亦人心好善惡惡之公以不容已之人心而不
勒石以彰其盛其何以示勸懲於將來乎余曰善遂稽其首

事督工孫政李虎丁世威劉臣本廟住持張景洲募緣協理
共臻厥績其仗義輸財自周賢國主周莊太妃以下或施錢
穀或助布帛以至一磚一木善人信士罔不畢載於碑陰以
共垂不朽云。

鐘鼓樓碑記

明 鄭國仕

夫為將之道三驍將尚勇才將尚智賢將尚忠必三者備斯
可以云名將也予讀宋史嘗見王每臨敵奮戈躍馬身先士
卒所向披靡蓋宛然唐鄂公勇也而心存妙用料敵如神善
以少擊眾馬前以鞭指揮無不克捷蓋儼乎李衛公智也乃
若精忠大節出自天性誓不與醜虜俱生身經百戰不挫志

雖九死不移烈烈壯懷又純然與郭汾陽同一肝腸矣。王之
戰功更僕難悉所在家祀而尸祝之而蕩陰臨安與是鎮為
盛蕩陰王之桑梓臨安王遇害處是鎮乃王大功垂成之地
德於鎮人者甚鉅以故香火視佗所更優云。當王之駐兵斯
鎮也去汴僅四十里是時金兵屢敗兀朮遁歸其桀酋悍目
咸密納款於王金人悉輦其金寶北去欲棄汴而走中原由
民皆簞食壺漿以迓王師孰不以為兩京不日可復二帝計
日可還故王亦大喜謂其下曰直至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
詎意賊檜恐王成功一日之間十二金牌飛集轅門王不得
已遂涕下班師尋寃隕於賊檜鼓中夫王是時豈不知此機

不可失是詔不可泥哉正以高宗之昏庸不足恃賊檜之奸
雄不可測故寧隱忍曲從以俟他日再舉而不敢故違明詔
以蹈無君之罪寧涕泗橫流以傷前功之頓廢而不敢從權
濟事以虧臣節之常議者乃欲王棄置君命通變樹功胡不
諒王心哉固宜解焉者之惑之也雖然諱為由夫人成敗主
于天王之大功不就天也非人也何者金櫃之盟藝祖亮舜
之心也太宗忘兄背盟致二姪不得其死天心厭棄久矣故
靖康之難舉族北轍獨遺一高宗又絕其嗣傳位于藝祖之
裔向使王志遂功成中原果復二帝果還則太宗之後永昌
而藝祖之胤終屈天道不幾于無知乎人雖巧于施為天實

妙于報復，故雖勇如王，智如王，忠義如王，安能違天心以終
己志哉！昔杜少陵弔武侯，謂運移漢祚終難復，愚亦借之以
弔武穆焉。嗟乎！人匪金石，曷能不朽？唯忠義令名，乃為可久。
王之歿迄今五百禩，無論聞人達士，雖愚夫愚婦，聞王之名，
莫不欣然嘆羨，覩王之容，莫不肅然敬禮。至譚及東窗事，咸
欲剖檜之心，啖檜之肉。今以王較檜，果孰得孰失，孰榮孰辱，
孰存孰亡，是王一時之禍，固萬世之福也。而生前區區數年
之算，固不足計矣。予夙欽王為人，茲幸官汴，往來是鎮，祇謁
王廟，第見靈氣習習，若王之忠魂義魄，洋洋風樹間，四顧庭
堦，鐘鼓在地，樓建兩翼，未之懸也。于是父老群然，祈予為記。

予遂為是說貽之。

詩文

明
李夢陽

水店迴岡抱，風湍滾白沙。戰場猶傍柳，遺廟只棲鴉。萬古關河淚，孤村日暮笳。向來戎馬志，辛苦為中華。

宋墓葬岑寂，岳宮今在茲。風霜留檜柏，陰雨見旌旗。百戰回戈日，中原左袵時。土人嚴伏臘，偏護向南枝。

清
沈 荃

奕々朱仙廟，荒々白日陰。金戈百戰地，義幟兩宮心。風雨靈旂暗，丹青古殿深。塔前有野柏，每夜作龍吟。

明 李夢陽

水廟飛沙白日陰，古墩殘樹濁河深。
金牌痛哭班師地，鐵馬驅馳報主心。
入夜松杉雙鷺宿，有時風雨一龍吟。
經行墨客還詞賦，南北淒涼自古今。

謝榛

中原何幸見將軍，劍長驅胡馬群。
戰伐功高天意在，廟堂策定帝圖分。
只今營壘空秋月，終古旌旗有暮雲。
遺恨幾多堤上柳，冷風淒雨不堪聞。

奉謁岳武穆公祠

張鯉

徙倚荒台自古今，祠前鐵騎影沉沉。
金牌飲淚班師詔，白日

飛霜報主心，漫道豺狼終覆宋。須知天地暫為金，最憐風雨
灑之夜，不斷寒光萬木森。

前韻

甄淑

忠魂不斷古猶今，顛倒神州又陸沉。同入羊犬疑面目，獨從
河洛洗肝心。胡雲千載燐，血落日平鋪燦。金事業到頭，
惟廟貌松風鳥語氣蕭森。

其二

誰慰將軍試問今，瀛天羯臭已消沉。漢官此日長清洛，國士
當時不死心。雲盡千山百世礪，丹分九鑪萬峯金。高天白日
龕煙影，同照丹宸像自森。

前韻

王一中

中原歎恨到于今，誰使神州一旦沉。大業全收將就緒，長城
先壞倍傷心。祇知勝算能攻銳，不料奸謀易鏖金。千載興亡
汴水上，獨餘古木自森森。

其二

正氣凌霄貫古今，祇應世界自浮沉。江潮不為除羶穢，汴水
猶餘瀝血心。墓草南旋長戴宋，陰雲北黯總仇金。忠魂千載
憑誰弔，荒廟寒烟古樹森。

謁岳武穆祠

冷士嶠

千年老柏依然在，寂寞蒼涼對古祠。此去已無秦郡縣，南來

猶有漢旌旗道旁豕牧荒屯
址隴上人耕廢壘基咫尺河山
衰草外西風寒照不勝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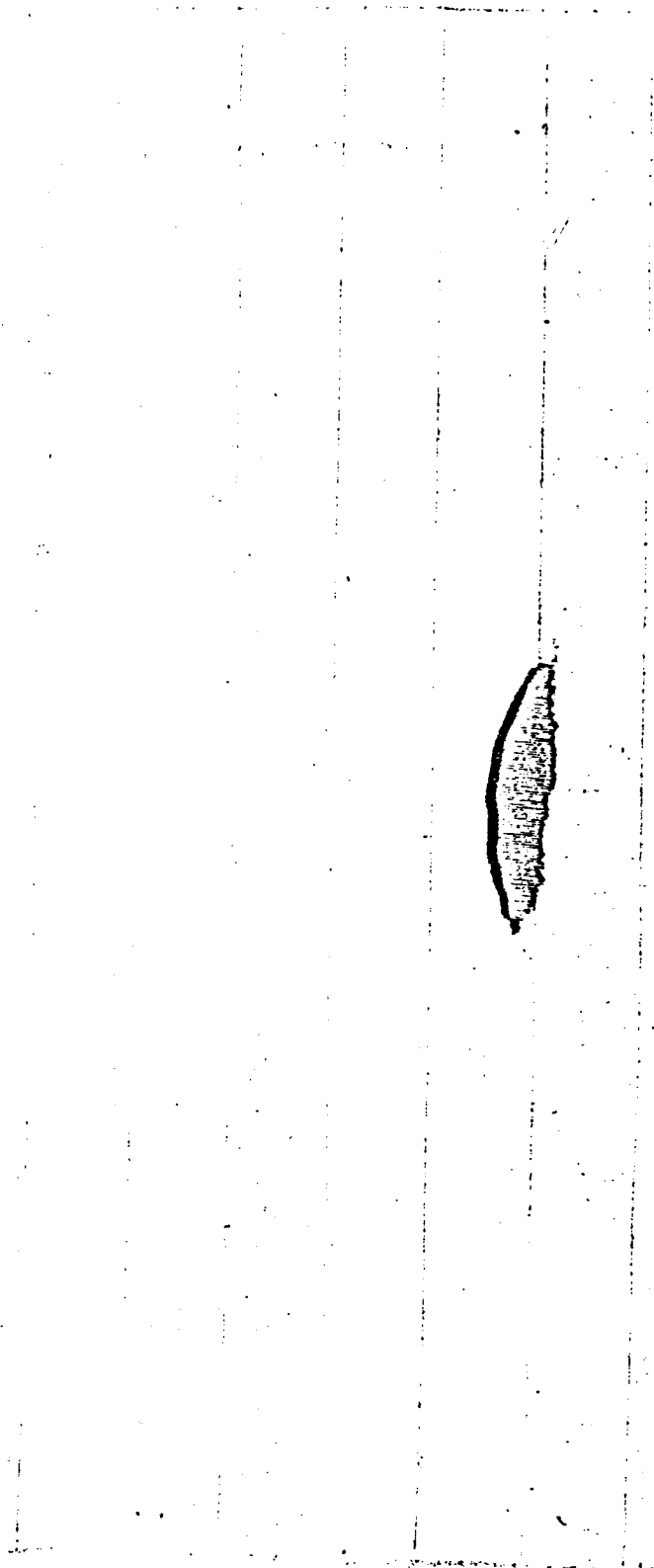
亮軍臺

亮軍臺在朱仙鎮城西一里餘其地有一長形南北土陵名曰青龍背陵南端孤起土岡一座高可丈餘岡面平可容數十人俗稱岳王點將臺亦曰亮軍臺別無碑碣故其因何而設已屬無從稽考矣。

亮軍臺

王殿鼇

未至朱仙倚水鎮先登武穆亮軍臺他年血氣真無朽到底
金人不敢來。



楊統制廟

楊統制廟在臨潁縣南小商橋北祀岳王部將楊再興其地去臨潁鄆城各約三十里為南北交通要道自古係爭戰之場相傳即將軍死事處廟即創以資紀念者建自有明中葉屢經重修現尚完好惟規模不大僅前面門廳三楹後面正殿三楹中供將軍塑像至於楹聯碑記自經戰亂之後均已蕩然無存按楊再興史不詳其何許人據薛季宣浪語集謂為犛人或謂係忠裏楊邦乂子均無確證初為賊曹成將紹興二年岳王破成再興被擒王釋之激以忠義再興感泣屢立戰功紹興十年王敗金人於鄆城兀朮怒令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

王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
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
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
萬戶撤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
升。查宋史於王部將特立專傳者，僅張憲、牛皋、將軍及胡閱、林
四人，其結論且謂：「憲等五人皆岳部將，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
也。然或以戰歿，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岳獄，冤死悲夫。意若不
勝慨歎者，亦可以想見將軍之英武矣。」

宋楊將軍祠碑記

明 王祖嫡

小商橋介臨潁鄆城南北各三十里宋楊將軍死事處也予
為諸生試大梁數經其地許俗好鬼神歲時享賽豪侈相競
叢祠淫祀金碧輝映詢將軍血食所漫不知姓名也隆慶五
年予舉進士同年洪洞劉君尹臨潁永平王君尹鄆城因以
語之二君慨然曰此令首務也抵任進父老考圖牒故有祠
有田寢遠莫可復乃於橋北官道隙地為祠祀將軍未竣而
二君以治績召入劉為御史王為給舍無何王僉河臬欲竟
厥功工囑臨潁令清苑劉君高平陳君前後經營己卯冬予告
滿北上過祠瞻拜美哉壯且麗矣王君謂予首事宜紀會君

參蜀藩而大興趙君繇翰林編修陟少參代之趙與予同史局十年瀕行問中州治狀聞話將軍事矍然起必欲攜予文勒石遂稍次宋史為文曰楊將軍諱再興亦詳何許人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感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於鄆城兀朮怒合龍虎

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再興單騎入其軍，擒元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元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死之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甚痛惜。張憲繼至，元朮夜遁。嗚呼！茲毋論宋事，以二邑言，元朮驍黠，大酋憤怒益兵，寧有唯類，而再興以三百騎當十二萬之衆，雖力屈而死，而英氣神勇，固足以褫羶裘之魄矣。故張憲甫至，胡馬驚潰，合境保全，藉使再興疑畏多寡，弗致死力，金人乘勝長驅，憲即善戰，恐未可擬。強弩末勢也。禦災捍患，具載祀典，矧全兩城百萬之命，又以死勤事若

斯慘烈哉。李陵雅稱國士，以五千奇材劍客射虎命中之士，當匈奴三萬殺傷雖多，卒虧大節，再興故從，群盜為岳偏裨，非有隴右之家聲，漢武之責望也。乃甘受萬鏃，不憚一死，至於感忠義報國之一言，卒能蹈之，生為烈士，沒為忠臣，予所以經其故壘，想其蝟鏃血戰披靡馳擊之狀，悲風四來，白日為匿，未嘗不拊橋柱而涕泣，久之不能去也。嗟乎，陵降矣，子長而後，往往為陵辯說，不曰漢員陵，則曰莫得嘗報漢耳。如再興者，豈惟無人揚之，即其死事地，曾不得享叢祠，淫祀殘觴冷炙之餘也。生于斯，官于斯者，獨何心哉。然則諸君是舉，不直闡幽表烈，慰忠魂於既往，厲巨節于來茲，亦足為前人

釋愧矣。劉君名應元，王君名胤祥，趙君名鵬程，俱進士。劉君
 名峴，舉人。陳君名燦，進士。其工役歲月，祠宇規制與費之數，
 咸刻碑陰，復綴迎送神詞，俾童子歌以饗焉。其詞曰：長橋兮
 卧虹，逝波兮淙淙。據勝兮桂殿，閱景兮苔封。蠲吉良兮羅醑，
 脯耄俛集矣。橋之游，巫婆娑兮歌且舞，神不來兮心獨苦。右
 迎神 歎連螭兮以降，建旂鼓兮旌雙。白馬兮拭汗青萍兮射
 光，箭鏃兮蝟集，冠髮兮鷓張。靈慈兮容與紛沓兮醉罷，既須
 臾兮毋遽。奠皇兮挽轡，右降神 挽陴惻兮靈靡留，風颯
 兮鳴前騶。靈降兮橋水幽，靈倏返空咽流。誓為厲兮殲虜，
 苗繁殘墨兮桑麻稠。靈憫憐兮祛盞沴，福佑我兮尸世世。右

送神

臨安第六

王自朱仙鎮班師回鄂，不久召赴行在，解除兵柄，改任樞密副使。繼因秦檜使言官羅織，王丐閑祠，遂充萬壽觀使奉朝請。然檜志未伸也。未幾遂興大獄，誣以莫須有之事，片紙隕

身，千秋共憤。一時被禍者有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其可

死事忠

與王同。迨孝宗受禪，復官賜諡，改葬西湖，忠骨長埋湖山

生色。後人崇拜英雄，不獨棲霞墓廟，丹雘常新，即潛瘞之所，臨命之場，與夫部曲諸將遺蹟，亦莫不表而出之。遊覽有祠，夜窺墓，忠故言精忠遺蹟者，要以臨安為多也。

岳王故第

岳王故第遺址為今杭州市法院路浙江省高等法院附近一帶此宅係紹興十一年王被召為樞密副使之後所居據陔餘叢考紹興諸大帥如張俊楊沂中等皆治第臨安貪財殖產即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營田宅獨王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帝屢欲為王營第俱引霍去病匈奴未滅之語以對及和議既決秦檜患王及韓世忠張俊難制用蜀士范同計俱召入除為樞密副使而解其兵柄四月乙未詔罷三宣撫司遇出師臨時取旨遂司統制官以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王以供職樞府遂搬家眷來行

在居住，因於臨安置宅，然初亦甚狹隘，嗣帝為擴而充之。據岳珂《絳衣集》八月二十四日省劄有奉旨岳飛所居屋宇不足，今臨安府應副添造等語。王被害後宅沒入官。紹興十三年改作太學，據王宗洙《續資治通鑑》。紹興十三年作太學，以岳王宅為之，在前洋街。嗣帝悟王寃於紹興三十二年，就太學之左立廟奉祀，號稱忠佑廟。宋史徐應鑣傳：「太學故岳王第，有王祠。」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應鑣具酒肉祀王，與其子女共焚死。至元十三年，更太學為西湖書院，後復改為肅政廉訪司。明建臬署，清因之，相並如故。西廡設銀瓶像，臬則為孝娥井，故俗稱銀瓶娘子廟。凡按察司蒞任，必祀岳廟。據陸次雲《湖濶雜記》所載。

且謂明時有宋觀察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非所宜障之以屏，後升公座，觀一玉貌錦衣女神，持弓矢當簷而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岳王者舉無敢忽銀瓶事，雖妄誕然錄之以見當時崇奉之深。民國改建法院祠遂逐漸被毀，現僅性存路十一號法院牆上留有門洞及岳王廟三字隸書石額一方為唯一可以考見之遺蹟，至於當年廟貌只能於載籍中見之矣。

謁岳忠武家廟記

方象瑛

浙江按察使署故宋岳鄂王宅也舊有祠中為王廟張憲等
六人配稍東三楹曰家廟中祀王父母左祀王子雲等五人
侍坐右祀夫人女孝娥侍而子婦五亦以次列坐其後有井
王女就義處也正德中覆以亭榜曰孝娥井余過而悲之嘗
王之戮力中原也高宗欲為營第王辭曰強敵未滅何以家
為此其意視宅第如浮雲即父母妻子亦同夢幻豈意數百
年後俎豆一掌魂魄相聚有如此哉考王廟在杭者二樓霞
嶺埋忠之所故廟貌巍峩配以一時忠義之士而檜高亦鑄
像墓前所以快今古之人心家廟聚族之地則為別廟為別

寢祀其祖父孫三世，而閭以內亦與焉，所以表一門之忠孝，其不忍忘王一也。且王既千古矣，清河坊望仙橋非張循王秦太師故第乎，長橋複道，詎無一二遺跡足供憑弔，然卒未有過而問焉者，東窗何處，且令人拊心搯腕而不能去，嗚呼！賢奸之辨可畏也。獨惜奉祀木主自王而外，皆稱封號而不書生時官爵名氏，而王女既稱節女，又曰仙官，殊非祀典之正。誠考而更定之，宋某官贈某諡某某公夫人，則各從其氏。王女直書之曰孝娥，或節女，庶亦王父子生死不忘宋之意乎。神其稱非王志也。

銀瓶井

銀瓶井亦稱孝娥井，以王季女銀瓶聞王被害投井殉孝得名。查銀瓶事蹟，正史無考，僅散見於野乘之中，即王孫珂所撰忠武行實於卷末備叙忠武家屬時亦謂忠武僅有一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而無所謂銀瓶者，故世人每疑出於附會。然宋元已來，歷有紀載，固不能謂無其人也。現則岳廟從祀都為銀瓶，而安娘反湮滅無聞，亦所謂有幸有不幸歟。至其所以號稱銀瓶，據楊雪湖瑣談，則謂係王夫人夢抱銀瓶而生，故字之，而他書則均謂係抱銀瓶投井得名，至何以抱瓶，據嘉興府志則謂瓶係王賜，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杭人且以張

澈亢旱不涸邦之中疾疫雨暘及官有疑獄祈輒靈應。明正德間按察使梁材造亭覆之榜為孝娥井。副使劉瑞為之銘其銘曰：「天柱斃，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此井因忠佑廟廢湮沒不彰。新井現在法院路六十二號，與高等法院隔一南司衙，係同治間杭州府司獄吳廷康考定。吳氏以為岳王故第基址甚廣，臬署附近多其範圍，建廟時為便，祔祀遂即以近廟之井當之，其實非是真井，蓋在距廟稍東司衙（現稱南司衙）之校士館，遂請由臬司王凱泰建造孝泉亭覆之，並設欄置碑，以昭孝烈。當時三凱泰且有考古得真源官舍

清泉留一勺。懷忠經舊宅。孝娥遺蹟並千秋。一聯即係此井而
作。三其考定根據。則屬無從明悉。現亭雖屢經修建。然尚巍然
路旁。且同治六年王凱泰所題「孝娥赴義處」五字井欄及撰書
碑記均尚完好。可資印證。而附近之孝泉里孝女路且均以此
井得名。地以人傳。洵足以流芳奕葉者矣。

銀瓶怨

元 楊維禎

岳家父國之楨。秦家奴城之傾。皇天弗靈嗟我父。與兄生不
贖。父死亦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銀瓶娘子辭

有引

元 王逢

娘子宋岳鄂王女。間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

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為之辭。

碧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
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
如漢主，妾心愧死緹縈女。并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
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泠然，思
陵無樹容啼鵑，阿耶墓木西湖邊。

孝娥古井真蹟碑記 同治六年

清 王凱泰

浙江按察司署為岳忠武王故宅，署左建王家廟，廟有井，相
傳為王幼女抱銀瓶殉節處，由來舊矣。余陳臬浙江之次年，
杭之士大夫因吳司獄廷康致定井址，具牘以請，謂岳王故

宅基廣廟以外多屬之銀瓶之井實別有在，距廟稍東，今稱
司銜校士館者皆王宅址，向隸官地，臬署之胥役雜居之，而
真井在其舍旁，匿不以聞，緣是湮沒不彰，自兵燹後，居者皆
墟，而井乃顯存，然則王女之靈，其有以默護之耶，因相與請
拓井址，建廟亭，昭顯真蹟。余嘉諸君闡之義，因從其請。謹按
岳王故宅為南宋故雍，元為肅政廉訪司舊治，明建臬署，基
址甚廣，後稍遷而隘之，於是就臬署之左偏，建王家廟，即以
近廟之井為王女殉節處，以便拊祀，不知其井故自有在耳。
余維杭州自昔多通儒碩士，雖經亂餘，文獻未盡漸滅，諸君
辨定，必有可以為據者，非僅倚鄉老之談，且其地皆王故宅。

論井孰為真度皆為王女精魂往來之所此其地固自有辨
或亦不必深辨也耶夫以王死忠女死孝歷七百餘年王盛
德在人祠墓巍煥而弱女就義之處後人亦勲之考定而表
彰之然則古今忠孝之食報豈有或爽哉夫揚善糾惡按察
司之責也况孝烈真蹟近在咫尺敢不敬顯以昭來茲爰飭
治井道倡建廟亭地計縱橫三十弓各十八丈西倚司衙官
衢後祇驛傳道牆外亭既成記其顛末如此仍俟後之考古
者正焉并系以銘銘曰
井潭潭兮千尺水曹娥之江清若此魂兮歸來家在恐後之
吊者惟其是

風波亭

風波亭遺址為今杭州市北浣紗路浙江第一監獄其地相傳南宋為大理寺，亭即在獄內，然亦有謂係岳王故第，乃万俟卨承秦檜意旨特置以禁忠武者，就其與岳王故第毗連之點觀察，則後說亦不無理由，然徧考載籍終不能得其根據，要當以前說為是。據金山寺志，有道月禪師者，值岳王班師過寺，道月勸其勿歸，贈詩有風波亭下水滔滔之句，王不聽，後下大理寺，有亭，匾曰風波。按宋史，秦檜必欲殺王，乃與張俊謀密誘王部曲能告王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王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王，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

以為寬將不勝其怨怨檜俊不能屈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
又聞統制官王俊者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
人諭意俊輒從於是檜俊謀以憲貴俊皆王部將使其徒自相
攻發因以及王父子庶帝不疑張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
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王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
憲赴鎮江樞密行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
俊以為密院無推勘法恐壞祖制俊不從親行鞠鍊使憲自評
謂得王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服俊自
手具獄成告檜紹興十一年十月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
奏召王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十

三日檜矯詔召王父子，使者至王第，王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子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王至庭，詰其反狀，王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万俟卨。卨遂誣王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使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還王軍，其書皆無有，則又妄稱憲貴已焚之矣。王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万俟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白檜，乃先簿錄王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下棘寺詰王。

又逼孫革等證王受詔逗遛命評亭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
之傳會其獄會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逕入小閣危坐
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幾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
中即時報王死年止三十九蓋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也按宋
史雖僅言檜手書小紙付獄即時報王死然據朝野遺記言王
之薨於獄也實謂具獄拉脅而殂北盟會編則言王天竺題詩
有寒門富貴在何時之句為万俟卨所證乃閉眼受掠中毒而
卒各書不同莫可究詰一代英雄黷昧而死亦可哀矣風波亭
舊址現因改建監獄已一無遺蹟可尋然在從前曾建有土地
祠祀王為土神庭前並有精忠柏一株相傳岳王被誣同日枯

稿，歷七百餘載，堅赤若鐵，僵立不仆。明項元汴、清彭玉慶等均曾繪圖繫說，立碑紀異。彭氏銘語且有「精忠有柏，名成岳武」在。浙司獄，宋大理府昔風波亭，今土地廡等句，可資考證。此獄據某君所撰浙江按察司獄記，在清代黑暗異常，現因改成模範監獄，雖積弊盡除，然圍土千年則依然如故耳。

浙江按察司獄記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俟卨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銀瓶投井死。後人謂之銀瓶井云。丁亥，余友朱子名士稚，即貞穀先生以事繫獄。

久之得釋，為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始入獄，卒導罪人至獄吏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輕重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賞為牢頭者，主進焉。而後掠其私，謂之常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週遭樹木柵，地穢溼，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

攢集人體，自目鼻緣入衣襪，凡屬有竅處，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十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坳，突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啟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尸，臭達門外，罪人既入，獄卒開兩門，邏者僅存一竇，通勺糜，白晝鬼鳴鳴，獐獍立人前，強有力與之角，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死。庚子，萊陽宋公蒞，哀分守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諱敷者，嘗臯是邦，廡旁有廟，祀銀瓶女，祀之日，例拜女，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命擇日改廟，他所育鳩，子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頃之疽發，予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

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濯如是况忠武乎夫忠武嬰
賊巨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檜之像樵夫牧豎
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宰為獄卒賈利
之場為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
前一日朱子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於其言也今年
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世事於其行也
為記以貽之。

(按此記見湯陰精忠廟殿庭左側碑陰，原文完整，但未列作者姓名)

No.	Name	Age	Sex	Religion	Caste	Occupa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九曲叢祠

九曲叢祠遺址為今杭州市眾安橋河下十七號忠顯廟其地

南宋為北郭叢葬之所傳即岳王初瘞處考朝野遺記王薨於

獄臨安義士隗順痛王冤晉買王屍踰城葬於九曲叢祠樹雙

橋以誌金佗祠事錄則謂隗順為大理寺獄卒王薨有棘寺符

勒順瘞尸順負尸潛瘞北山之濬上置鉛筒藏符為記北盟會

編則謂葬臨安菜園中南宋相眼則謂其墳在錢塘門外當時

私號賈宜人墓說紛紜莫衷一是及孝宗即位詔復王原官

並懸三班借職暨錢五百緡為賞購求王屍隗順子始以告敕

改葬臨安府西湖上棲霞嶺之陽即今墓是也至九曲叢祠故

址則因杭城徙築屬在鬧市人煙叢集久失其迹清道光
州府司獄桐城吳廷康因監修棲霞祠廟爰及初瘞之所謂城
內眾安橋下螺螄山扁擔嶺或呼扁擔街或呼瓦巷即為古
祠基地遂指引履勘其時已為旬容倪大有據開紅紙染坊儘
依滿營牆外側留高坡突起六尺長約二丈濶計丈餘短垣層
級二面圍護土人稱為長塚即傳王初瘞處靈爽昭然無人敢
佔爰釀金購地創建祠墓因困於經費及中經洪楊之役經始
於道光十三年迄光緒二年前後幾四十年始獲全部竣工即
今之忠顯廟是也。

忠顯廟因吳廷康悉力經營故規模頽壯前為門廳五楹入門

廟內楹聯及石刻頗多，楹聯多係創廟諸人所撰，大抵闡明潛
瘞事蹟，千篇一律，迥非佳作，惟胡恕堂撰之，尚有精誠，留瓦巷
更移忠骨鎮樓霞一聯，較為超脫，餘如徐樹銘之遺蹟炳千秋，
慕義又逢李承事，叢祠湮九曲，記名曾表賈宜人，及楊昌濬之
白日竟沉冤相傳九曲，叢祠曾傍城闈，瘞忠骨青山雖改葬，憑
吊一坏荒土還崇廟貌對樓霞，亦尚可誦錄之，以備一格。至於
石刻則因創廟人吳廷康係屬金石家，故四壁琳琅，尤為繁富，
茲僅就岳王手蹟錄之，則墓亭左廡前壁有登黃鶴樓滿江紅
詞，連題跋共二石，此為王平襄漢後初屯武昌時所作，係真蹟，
摹勒上石，後壁有謝講和赦表共三石，此係嘉興王裔家藏真

蹟上石。啟忠祠左右兩廡有墨劄九通，連題跋共二十石，據跋謂係王真蹟，賴部曲忠義保社梁興珍藏，得以留存於世。故每幅有梁興印信。然筆勢僵澀，且岳珂所稱王焚稿而後秦造膝子弟入幕賓朋猶不可見之，建炎上皇帝書赫然佔其首，頁其為贗鼎蓋無疑也。教忠孝堂原址右廡有王手書唐李華吊古戰場文，連題跋共十石。前殿後壁有王執弓矢坐像一，姿態頗為雄偉，啟忠祠左廡前壁有王執書大小坐像三，筆勢彷彿似出一本。右廡前壁有繼忠侯執雙鎧立像，英氣勃，尤可珍貴。據故老相傳，則廟內尚有王手書洗馬歌，共九石，惟現已移於西冷印社巖壁矣。

重修岑少保岳忠武王初葬墓記

咸豐九年

清

胡興仁

史載王卒於獄，獄卒隗順負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葬之。即
今之螺螄山下瓦巷也。孝宗詔復官，以禮改葬於棲霞子雲
榭。夫以王之靈爽如日月經天，山河行地，固無在無時不聲
靈赫濯，矧初葬之地乎？杭人士追溯王之捍禦封疆，乃心王
室，不忍其地湮沒而勿傳也，乞修葺而表誌之，亦猶聖帝之
陵亦在河南府城外之有關帝塚，同致尊崇之意。余以為可
以教忠，偕同人捐資修復，題其題曰盡忠報國，聯曰尚有精
誠留瓦巷，更移忠骨鎮棲霞。願後之官斯土者，歲時拜掃之
是為記。

岳忠武王初瘞墓祠記

同治庚午

清沈祖懋

古之志士仁人，殺身成仁，所謂一瞑而萬世不視者，此其心

豈欲為名高以震耀後來之耳目哉，然而人心樂善，動乎其
天，千百年如一日，有宋鄂國忠武王之卒於獄也，獄卒隗君
負尸踰城，瘞之九曲叢祠，當日為瓦巷，今眾安橋下扁擔嶺
是其地，孝宗時復官改葬，乃移棲霞嶺而初葬之所，父老子
弟口口相傳，猶復徘徊感動，咨嗟涕洟，過其區者流連不忍
去，人心之樂善，動於其天，不可強也。厥後杭城徙築，九曲叢
祠既在都市，人煙叢集，遂失其迹，然初葬之事，初葬之地，義
士隗君聲施，到今史傳志乘皆載之，伏讀御批通鑑輯覽宋
入分注，則夫教忠之典，信今傳後無可疑也。王雖改葬，馬鬣
崇封褒祭百世，而當風霜慘變，糜軀斷脰之日，忠骸竊負，倉
卒犯難，義士苦心，以待公論之明，朝廷之信，區區一坏之

土雖與秦望並高可也。初葬地久滅失，至咸豐間土人震動
靈爽，博采輿論，折載書籍，賢士大人請之有司，而中丞胡公
太守江公慨然有懷古尚友之志，方議修葺墓道，并興祠祀，
不幸而兵火淪胥，復墮於榛莽瓦礫，以王之靈驅除群醜，奠
定疆宇，樓霞祠墓工作告成，桐城吳君廷康宦於浙，且四十
年，博習掌故，篤好風節，慨然於王初葬處久而始出，創購歸
來，不可以終廢也，奔走陳乞，如其私家衣冠，感動不日而成，
視其舊加崇堅焉，噫，何其樂善之誠也。論者或疑樓霞墓之
墓崇列祀，與庸馨勿替，安用此續祀為？且墓人之掌，人鬼道
殊，今地在城市，亦非所以安神靈也。愚以為古者名賢衣冠
有冢，游覽有祠，興起頑懦，有加無已，崇德報功，有舉莫廢，況

乎稽之史傳求之志乘訪之父老創之良有司而聽其滅沒
於榛莽瓦礫中不獨非勸厲風俗之意亦非國家教忠之典
也。祖懋因吳君之請推論其端緒以為之記。

呈請撥款估建岳忠武王廟前照壁石橋及殿後教忠

孝堂文

清 張應昌等

伏思朝廷教忠之典振古如茲鄉閭致敬之誠有舉莫廢杭
城鼎盛湖南渡之夜寇趙氏縣廷賴岳家之父子自夫報國
竟至死忠鎮半壁之樓霞叢祠大啟冷古城之夜月初瘞重
尋古大理寺傍今永安橋下員散如痛叢墓樓靈越數百載
而胎靈如生更後千年而蒸嘗不替宋岳忠武王初葬處建
祠始於咸豐九年前中丞胡公率屬捐資葺崇廟貌旋經兵

火復墜荆榛，平湖縣丞吳廷康者，篤實老誠，以稽古表忠為任，艱難營繕，有振廢舉墜之心，前方伯蔣等撥巨金俾成義舉，業已升堂再拜，瞻頌爽之英靈，表墓崇封，起愚頑之觀感矣。惟是前臨市肆，尚當繚以周牆，下聽流泉，復擬翼之橋路，後有教忠孝之堂，亦未庀土木之事，繫千秋之憑弔，虞一簣而虧功，紳等仰瞻宸翰之褒，偉烈純忠，而如在夷考舊聞之著，奇男孝女為一家，修原廟以妥靈，復舊觀而易舉，仰請憲公祖大人飭籌款項，委員信寔，於忠安橋岳忠武王廟前築照牆一堵，刻畫忠報國四大字，建石橋一區，殿後增造教忠孝堂四楹。庶幾鶴來華表，從阜園橋觀聽之神，烏革斯干譜考。

室落成之什抑於朝廷表揚忠烈有加無已之典章古今尊奉神明事亡如存之誠意皆有當乎。用敢合詞環請伏乞俯賜諭飭撥款俾能早日勾工不勝干瀆之至。

宋岳忠武王初瘞九曲叢祠螺螄山購建忠顯廟節畧

清 吳廷康

純廟御批通鑑集覽八十七卷宋高宗三十二年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六月傳位於太子即位大赦天下七月追復岳某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目註分初某死獄獄卒隗順買其屍葬之九曲叢祠至是懸賞購其瘞順子告於官而改葬之墓在今錢塘縣棲霞嶺下。謹按道光九年兵燹書次之浙

首謁棲霞岳忠武王祠墓，詢係林文忠公觀察嘉湖時所修。閱一年，廟圯，惟殿角橫坊撐拄，神龕像得不損。又二年重建，落成。康適備學使，巡官次春承何仙槎學使富海帆中丞命，監刻奉祀生岳秀乾珍藏純廟御書偉烈純忠宸翰，恭懸龕上，敬悉墓為詔復原官時改葬，其初瘞固在螺螄山扁擔嶺。昔之九曲叢祠，今之翠安橋畔也。遂指引履勘，已為句容倪大有據開紅紙染坊者百餘年，儘依滿營牆外側留高坡突起六尺，長約二丈，濶計丈餘，短垣層級，二面圍護，瞻仰徘徊。當擬購歸，未能輒辦，為憾。訪於附近紳耆父老，咸稱忠蹟昭然，爭述歷年來種種靈異，故至今無敢襲者。道光二十七年。

聞前嘉守臨川徐信軒敬護糧道篆北上晤長蘆臧院仁和
沈蓮叔拱宸慨然以杭城衆安橋側王初瘞墓堅託修造旋
署杭守篆命康詣勘者再以索價二千居奇未果康與徐公
先後丁艱回籍遂寢其事咸豐初康重之浙復行議購與錢
塘令李心香檀仁和令李地山福謙共捐三百餘洋始得歸
其地是為己未年三月事也是夏胡恕堂中丞聞之詢於杭
守江友竹士松知康經手遂呈契券以質信當荷中丞倡首
捐銀百兩親撰募引並書尚有精誠留瓦巷更移忠骨鎮棲
霞楹帖及教忠孝堂盡忠報國諸額會卸篆中止庫亦奉差
出省十年二月中旬康至婺郡粵逆犯省越日圍解嚴守長

白裕菊人英參知軍事，以習聞康言，得請於將軍瑞，將螺螄山餘土，取築女牆，以衛滿營城根，略加修碑，并立碑以識其上，向之所沿為長塚者，始得改為圓墓，是舉也。非裕公之力不及此。同治甲子，康隨大軍進復杭城，奉左爵相命，訪得王二十七世孫佐杞，檄為奉祀生，給耕牛二，番洋四十，為守墓之資。擬親詣安橋，初瘞處，捐廉修建，旋統大軍遠征，事仍不果。康時權杭州司理，請於杭紳沈念農，司業再四籌維，募捐興工，又稟請前方伯蔣撥銀千兩，始於九曲叢祠故址，創建精忠亭及忠顯廟正殿大門，適方伯升任粵撫，起節，即移請接任方伯，今撫憲楊飭康支領報銷，當省城初復，百廢俱

舉名屬官工實形支絀而沈司業經營伊始殫精竭誠不遺餘力至已極矣所有補塑大殿神像及左右班將石刻遺像殿亭廳地石版器具均康次第捐補備齊當蒙兩江制府前撫憲馬初定朔望行香祀典其時儘從初購基地創建廟宇取滿營十座橋下來水橫作玉帶故坐向儘能朝北也康復募紳耆吳晴嵐熙曉颯煦昆仲暨同寅陳子中觀察思燭許雪門觀察瑤光余古香觀察本愚潘筱圃太守紀恩鄧文菴國華陳子木德漸兩大令捐置廟前河岸竹竿巷井字樓畔餘基及廟後直抵資福廟空地前後左右分樹界碑始較原基漸增宏潤前學使徐壽蘅宗伯篆書精忠殿額并中(胡丞

沈司業原撰楹帖又經荆廉憲籌撥均平項下銀兩每歲五十金四季分給廟中住持為香火費詳院立案以垂永久因仿棲霞墓前石橋照牆遺製募得張冠臣太守寬捐助巨石四面高九尺濶四尺廉憲又捐番洋五十自江干運至廟前對岸照牆基地宮保彭視師臨浙硃書學憲盡忠報國及教忠孝堂匾額以補前書所遺失均已以鉅資無著卒難興起溯自南宋隆興遷葬距今七百餘年康之矢願興修亦閱數十寒暑至咸豐初胡中丞創議建祠於始蔣升憲暨楊撫憲又先後籌資工閱十年終虧一篑所有廟前應建照牆甬道橋梁與後殿教忠孝堂左右牆垣俱難再緩如或著籌可借義

舉同擎，既與純廟集覽所載綱目分註終始相符，而於國朝教忠令典亦永相維繫矣。千載一時，一時千載，洵臨安舊都之盛事，古今寰宇之勝事也。謹畧。

杭城九曲叢祠岳忠武王忠顯廟碑記

未詳

楊昌濬

嗚呼！忠義英烈之氣，其足以扶世教而翊綱常者，每磅礴鬱積於數千百年之後，久而益彰，使人莫不奔走歎服，唯恐奉崇之不至，致遺蹟，飾廟貌，乃至葬其衣冠，以誌景慕，寄遐思焉。問其所以然而不自知，或且近於好事者之附會，君子猶信之甚矣。忠孝之本在人心，而觸而發感而通者之無間於賢愚古今也。世稱忠烈，唯漢之關侯，宋之岳王最著。侯心在漢，寧無漢賊，卒惡吳之黨賊而志亦賊也。於是乎絕孫權伐

曹操先武侯出師問罪以伸君臣之義蓋欲得獻帝而奉事
非開拓荊州土宇也功雖不成君臣之義固已伸於天地之
間今且升中祀廟食遍郡縣人心不以為溢王鼎宋室陽九
之會二帝蒙塵兩京淪沒九廟委荆榛諸陵露霜露朝廷草
創敵患日深河南淮北皆為戰士觀其忠義奮發矢志殉國
一日二帝不還中原不復吾知王寢不得安枕食不得甘味
也賊檜外歎冠讎矯詔班師墜其垂成之功陷以莫須有之
獄蒼黃風雨藁葬叢祠聞者莫不痛心切齒迄乎孝宗繼統
復官改葬王之功雖亦未成而復仇報國之義抑已伸於天
地之間廟祀惟湯陰樓霞有之考獄卒隗順初員王屍潛瘞

九曲叢祠樹樞為誌或謂在錢唐門外臨安菜園內北山之
濬其說不一當時號賈宜人塚又稱螺塚無論歷年久遠傳
聞異辭荒墟遺壤不可復識且既以禮改葬矣於初葬何有
必求其地以實之得毋近於好事者之所為季子之言曰形
魄歸於地而魂氣則無不之也王之靈何必湯陰棲霞更何
必九曲叢祠然揆之古人衣冠墓思與人入忠孝感發之心
則雖家虔戶祀可也而況其為一坏之表一祠之建乎今所
謂九曲叢祠在錢唐門內象安橋西隅井字樓營牆東角地
咸豐年間縣佐相城吳廷康百計訪購暨前少司成杭人沈
君念農募建墓亭前造精忠殿五楹西為廳厨大門臨河砌

修石岸顏其廟曰忠顯工未竟而城陷同治三年我楚湘軍克杭城是時蔣薌泉中丞為方伯撥數千金作牆設龕中塑王巨像左右分列繼忠侯并輔文烈文昌文崇文煥文尚文六侯忠烈將軍統制張保王橫門外為義士施全隗順規模漸壯嗣又增購廟前對河隙地墓後荒地直抵雙忠資福廟舊址後牆迨昌濬撫是邦紳士以經費不敷呈請撥洋銀一千九百六十八元制錢二千三百六十二緡仍委吳君董其事添造牆廊精忠檣教忠孝堂後殿肖王父母夫人五子五媳一女一孫像蓋皆仿棲霞廟式也既落成請書其事於石因為推論緣起發摠王之忠憤備後世考鑒焉

--	--	--	--	--	--	--	--	--	--

螺塚詩 有序

沈无咎

武穆之罹奇禍也，尸且莫敢收，一士人悲憤甚，嘗螺殼以掩之，遂成塚，七百年無論貴賤，雖婦稚莫不謂岳家墳，共天地久長矣。遠近間更得後代忠肅于公墓，其精爽亦為之不孤。

維王智勇忠神妙，建功速在天，永為星在地，自為岳使生楚漢間，一與淮陰角，善以少擊眾，未知誰死鹿，至今百合場殺

氣圍松竹

百合場之戰，正以少擊眾處，王勒兵趨臨安，聞金寇時已引去，遂從間道追及義興南嶽之陰，戰經

百合故各往往荆南人，夜聞北鬼哭，彼權梟獍心，賊檜逢其惡，杯

酒鵠牛臯，俊罪先莫贖

張俊勞軍鵠殺牛臯先去其羽翼也

眼見螺塚頭淚者

日盈斛盪作西湖水，奸鐵那許伏。

塚前鑄鐵人四分左右跪，近有認賊作祖者，盜去檣。

像人共憤疑其或沉于湖，網搆之，竟一舉而得。

棲霞廟墓

棲霞廟墓在西湖棲霞嶺之陽其地即名岳墳街為宋孝宗以禮改葬岳王父子處。考孝宗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受禪七月詔復王原官以禮改葬子雲榘同年並賜給顯明寺充功德院續因太宗正趙士籤上言以顯明寺與太傅儀王趙仲湜安葬拱贊妨礙嘉定十四年別令指占北山智果觀音院賜額褒忠演福禪寺以奉祠祭此即棲霞廟墓所由創。宋亡廟墓俱廢王六世孫士迪重建未幾復廢至元間杭州總管府經歷李全初力為恢復相度經營廟制復備至正中加額曰保義尋燬明洪武四年正祀典即寺址復建景泰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重修祠

墓告成請於朝賜額曰忠烈厥後代加葺治丹雘常新今廟係
濟陽盧永祥督浙時倡修計經始於民國七年至十二年工始
告竣閱時幾及六稔靡款十有五萬故廟貌宏麗為湖上諸祠
宇之冠迄今過西湖者必展謁岳廟而言岳廟者必聯想西湖
馬鬣崇封足使湖山生色者矣。

廟南臨西湖前有石坊題為碧血丹心係雍正時閩浙總督李
衛創建雕鏤頗精甬道百餘步前進為門廳額題岳王廟高大
莊嚴令人生敬入門為天井兩旁疊欄植柏數樹有木板榜其
上曰此是精忠柏可觀不可拍右角前壁並有精忠柏亭內置
風波亭舊址移來之精忠柏殘幹八段歷階而升為殿庭中為

正殿三楹，塑王捧笏端坐巨像。東廡為烈文祠，西廡為輔文侯祠。殿庭中置大鏡，左右各豎穹碑一，左為錄刻復官賜諡，右為盧永祥重修廟墓碑記。

廟右為啟忠祠，入門有長廊矮屋十數間，販攤雜列，其地前隙地，

畧有竹石，即稱精忠園。歷階以升，為正殿三楹，中龕塑王考妣，中坐王夫婦旁侍像，左右兩龕以王孫鄴侯珂及季女銀瓶配。東廡為五侯祠，祀王五子雲、雷、震、雲，西廡為五夫人祠，祀王五媳，葺溫、陳、劉、蕭。

墓在廟之西，墓門外有橋跨小池，橋前石門華表，東西對舉，雖形製不鉅，而雅有古趣。照壁嵌石刻畫忠報國四大字，字徑丈

體勢渾樸，顏見筆力，係嘉靖間甯人洪珠所書。提學僉事徐階有記。門右有井，曰忠泉。康熙間鐵嶺李鐸曾為之銘，曰：維王之神，如水在地，于茲墓側，有泉清沸，苾芬甘潔，冷然而注，亦名曰忠赫濯矣。禿。左右兩廊為碑房，計嵌壁及豎於廊間者共七十有一石，惟多嘉馮吊詩文及修廟碑記，殊無甚價值。茲僅就王真蹟錄之。計右廊壁上嵌有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八字一石，據嵇恕跋，此石係嘉興譚逢仕構屋時掘出，而移置於王廟者。其旁有奉使郎中觀文相公等三札，連題跋共五石，奉使郎中無可考。觀文相公為李綱，他其一係致趙鼎者，均係真蹟。上石文集失載。左廊壁有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寫碑一方，紫巖為張浚。

別號碑係楊子器為崑山令時得王真蹟摹勒碑陰有桑悅跋
詞氣雄偉筆勢縱橫王平生得意之作也其旁有趙寬錄書王
所作滿江紅詞寫碑一方碑陰有趙寬自跋詳述錄書緣由殆
欲以匹北伐詩者然書法拘執不足以方王之萬一也門內左
右分置四鐵像反縛羅跪胸鑄姓氏碑為秦檜王氏方侯高張
俊此像昉自前明據光緒杭州府志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
銅為檜及妻王氏方侯高三像皆赤身反接跪墓前久為遊人
撻碎萬歷二十二年按察副使范涑重鑄又益以張俊像撫臣
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於湖移檜高二像跪祠前萬歷三十
年范涑復司藩於浙捐俸重葺四像復全後村民棍擊王氏鐵

頭斷落。雍正時李衛督浙奏請重鑄言凡鐵不應為所污請用
收貯叛逆盜兵積鐵鑄四奸像從之飭錢塘縣知縣李惺重鑄
四鐵人立碑為記乾隆十二年布政使唐模重鑄奸像嘉慶七
年巡撫阮元重鑄同治四年布政使蔣益澧重葺祠墓又鑄奸
像光緒二十三年布政使張祖翼又重鑄自為記貴州學政楊
文瑩書之現存者即張氏所鑄所也道旁有石翁仲六石虎馬
羊各二正中南向為王墓稍偏左為繼志侯墓高塚巍峩令人
起敬從前墓上樹木皆南向即所謂南枝樹惟久已不存即天
順時同知馬緯析幹為二中格以木示以文解懸棺之意之分
屍棺現亦無可稽考矣。

廟內楹聯極多，大抵為盧永祥創廟時江浙諸將領及當代時賢所題，歌功頌德，美不勝收。其同光間舊對，除有一二聯移懸啟忠祠外，其餘均遭毀棄，無可稽考。茲擇錄數聯，聊備一格。

蔣益澧遺烈鎮模霞釀酒重瞻新廟貌。大旂懸落日撼山願學古軍容。彭玉麐史筆炳丹書真耶偽耶莫問那十二金牌七百

年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感泣墓門溥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雙頑鐵千萬世奸臣賊婦受幾多惡報陰誅夏超父子北征

忠孝岳家軍第一。君臣南渡湖山宋室廟無雙。王華天下太平，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乾坤正氣在下為河嶽，在上為日星。

蔡元培民族主義。歷元清鼎革始達完全。如神有知，稍解生前。

遺恨。聖湖風景，得祠墓點綴，差不寂寞。茲地之勝，允宜廟貌重。
新馮玉祥，還我河山一片忠。心唯報國，驅爾異族百年奇恥，不
共天。

序記

復官改葬指揮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追復少保兩鎮告

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勲，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於救拔，而勸功者當急於崇褒。朕祇稟睿謀，眷懷宿將，茲

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岳飛，拔自偏裨，驟當方面，志畧不專於古法，沈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鄰，內翦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燃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惻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被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萊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聞李牧之為人，殆將撫鞞闕西平而不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賜褒忠行福寺額敕

尚書省錄禮部狀，准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狀，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恩敕葬臨安府西湖上，紹興三十二年蒙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寺，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太宗正事士籤等申請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攢妨礙，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竊見北山下智果寺，委是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敝屋數間，今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謹繳連元准省劄兩道。

真本連粘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給賜仍乞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四字寺額，存沒均被大造，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檢。准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都省劄子，內外指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今竝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內令入內侍省彈劾施行。本部照得今准批下岳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院，充功德院，係指射有額寺院，正礙前項指揮。今據本官繳到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都省劄子，乞踏逐到顯明寺，亦是教額寺院，係奉聖旨特依所乞。續准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都省劄子，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王夔等劄子，叙陳先大父太傅儀王仲

湜安攢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內，近有故少保孫岳飛甫
獲降指揮，充功德院，士籤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
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今看詳，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狀乞朝
廷詳酌指揮施行。續據岳珂申乞已踏逐到臨安府北山智果
寺，欲以褒忠行福禪寺為額，須議指揮。仍連省劄二道。六月二
十一日奉聖旨，智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行
福禪寺為額。令尚書省給敕。

重建褒忠行福寺記 咸淳四年

宋 岳 通

仰惟聖朝以忠厚立國，賜剝奉瑩蓋以示褒郵舊勳之典也。堯

先王賜葬於京之棲霞嶺紹興嘉定間伯祖制帥吏部叔祖尚書相繼申請功德院被旨特賜顯明寺繼改賜毗近下智果寺仍準敕賜褒忠行福寺為額以光泉壤賜甚侈也思至渥也為子孫者詎可不知所崇奉哉叔祖任東餉指巨萬貲命僧永機泐寺永機攫金豐彙僅成方丈數間叔祖既歿族有受從善祖塋金者俾繼住持二僧貪酷伐松楸毀屋廬元創方丈已無把茅可補而先王晨香夕燈雖百世不廢也通不肖既無以顯揚先烈茲幸竭力營葺先塋謀辦祭祀悉有成式繼此歸耕五老可無慮矣營葺既艱遂述顛末刻諸堅珉以示子孫使世世永崇祀事無忘君貺。

重建精忠廟記 至元六年

元 鄭元祐

故宋贈太師忠武岳鄂王起卒伍至將相其謀審戰勝規模
設施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南渡諸帥臣不論也而高宗昏
孱竟斃王於權奸之手逮今二百餘年矣雖兒童婦女槩知
王之為烈也孝宗嗣位禮葬王父子於西湖之北山舊廢智
果觀音院賜額曰褒忠衍福寺錫之土田命僧甲乙流傳主
之所以褒崇之者甚備然其槩度蓋甚狹小視張俊楊沂中
墳墓裁萬分一耳嘗謂宋百度修理遠勝前代獨武勇將帥
之臣有愧於漢唐幸而王出支宋運之中衰高宗顧乃為怨
仇之臣子而王父子抱恨以死可勝言哉宋亡寺廢王子孫

之在江州者方與義興岳氏通譜合其力以起廢墳與寺復
完久之王疏屬有為僧者盡撤寺所有鬻諸人不惟王墳墓
灑掃盡缺至於廟貌一切委地行道之人嗟愍悲傷會隴西
李君全初以承事郎來為杭州路總管府經歷過王墓道每
瞻望徘徊時衰忠寺住持僧可觀等合詞累請於君君遂以
興復為己任籌於眾得一人焉曰黃華父延勞開勸情辭懇
勉華父素服君之清強承命惟謹於是李君捐己資合華父
之力市材鳩工前為廟門翼以兩廡中作王正寢潔深精嚴
後作王燕寢之室今浙西憲府王故第也舊藏王像憲府出
王像正寢中像王右像王之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左像

王之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燕寢中像王父
母衆王夫人咸在焉。王故五子忠州君既侑食於正寢其次
任忠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畧郎次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
贈中奉大夫次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又其次
任修武郎閤門祇候以及王之女號銀瓶娘子并閬州君之
夫人與王諸孫名位通顯者皆肖像以祀焉。王部曲諸將張
憲烈文侯徐慶昌文侯董先煥文侯牛臯輔文侯李寶崇文
侯王貴尚文侯其張憲墓在廟之西東山神壽巷牛臯香火
妙智庵亦在廟之北樓霞嶺餘皆缺焉。李君懼廟祀之或缺
有田一百餘畝在吳之崑山州及吳江烏程歸安等處歸之

為祊田。廟既落成，杭之守土官一再致祭，父老率其子弟瞻拜王廟，貌觀感而嘆曰：「杭內附幾七十年，其任幕府長蓋不知幾人矣，視王廟貌，壞寺頽毀，黯滅漠然，無一動其心者。今李君獨締構經營，勸率華父一新王之廟，自非李君忠義契心，其能若是乎。眾將著明李君以及華父，非刻之金石，何以垂示不朽，乃為叙述其事，復為迎享送神辭，使并刻之石。」辭

曰：

墓木陰，墓道深，作新廟，墓之南，神來臨。兮新廟作傑，析楠王。父子儼冠履，颯風馭下，寥廓神來格兮。祊田腴，歲有儲牲體。肥酒饗昇神，來斟兮神醉止，錫壽喜，儼享玉，終復始。神降祉。

兮瓊學陳踰踣頻徼後福更千春儂送神兮。

奏請敕賜廟額及照例春秋祭祀節畧

浙江杭州府為申明祀典事。承奉布政使劄付承准禮部以字四百四十七號勘合於禮科抄出浙江杭州府同知馬偉等奏該臣關前事。臣惟褒功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於凡人臣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者生未及乎爵封沒必詳載於祀典無非彰崇報之禮而示激勸之道也。洪維我朝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既設廟以報當世有功之臣復建祠以祀前代忠義之士其所以崇報於已往激勸於將來意至甚矣。臣竊見有宋中興

名將岳飛之墓坐落本處郡城之西墓側舊有祠宇一所原
無廟額近因歲深塌損臣用己俸陸續修理將完及照本府
率由常例止是每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祭其忌辰今訪知河
南彰德府湯陰縣見遵承禮部正字二百二十三號勘合欽
蒙敕賜廟額頒降祭文定以品物春秋二祭臣以為宋將岳
飛於生湯陰葬於杭郡所生之邑既蒙聖朝歲兩其祭所葬之
地豈宜異等伏望聖上擴同天之量廣一視之仁乞賜廟額
祭文仍敕禮部合無除免忌辰之祭照例一體春秋致祭如
此則忠於前代者不沒其善而陰沐祀享之恩生於方來者
有所感激而莫不奮勵其忠義之心矣緣係申明祀典事理

未敢擅便。天順元年九月二十七日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
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翰林院
侍講徐瑛題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蓋造宋將岳飛廟宇完備
乞賜廟額仍命本縣春秋依例祭祀以表忠義激勸人心本
部議擬行移翰林院譙祭文該縣春秋擇日祭祀以勸忠義
將祭祀品物開坐具題景泰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奏奉欽依
是題做精忠之廟除欽遵外今照杭州同知馬偉奏稱岳飛
生於湯陰葬於杭郡墓在郡城之西舊有祠宇陸續修理將
完每歲只是祭其忌辰伏望恩賜廟額祭文一體春秋致祭
感激忠義一節看得岳飛之在當時忠孝兩全觀其誓心涅

背盡忠報國其忠義奮烈貫乎金石以故洪武初于京都建

崇祀宋太祖神位其湯陰縣止是岳飛

立歷代帝王之廟特以岳飛生身之處別無遺跡今杭州府

城西岳飛墳所在焉洪武四年本部定擬岳飛乃宋中興名

將忠而冤死宜在祀典擬稱為宋少保鄂國武穆王每歲十

二月二十九日致祭今奏要除免忌辰之祭乞賜廟額及照

例春秋祭祀係是表揚忠義合無准其所奏以彰國家褒忠

之典未敢擅便天順元年十月初八日掌部事興濟伯兼本

部尚書楊善等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准他准與題做忠烈

廟著有司春秋祭祀欽此欽遵合行本司轉行杭州府著落

當該官吏照依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承此劄仰

本府照依勘合內事理欽奉施行。

岳忠武王廟碑記 雍正九年

清 李 衛

宋忠武鄂岳王抱智深勇沉之畧策乾旋坤轉之勲功垂成而物敗讎未雪而身殲自古忠臣名將遭逢屈抑未有如王之悲涼慷慨者也雖然王既死而公論彌彰大節彌耀及孝宗之世改葬湖濱廢智果寺為王立廟春秋霜露罔替丞嘗豈非忠義鬱勃之氣貫日星奠川嶽有令人感慕無窮者歟王廟於棲霞之麓旁有雙塚則王與子雲葬處也宋亡興廢不常賴總管府經歷李全初力圖恢復相度經營廟制悉備前明亦屢加修葺然岳氏子姓恪恭敬守之義微矣廟南臨

湖水相距十餘丈為神道舊多隙壤近皆列民廬藝為桑園
湫隘囂塵不足以肅觀瞻憶予蒞浙之初晨謁王廟猶及見
老樹兩株扶疏蒼翠蔚然可觀詢知其先松柏夾道千章百
丈聳出雲霄與南枝分檜相掩映今皆蕩析無餘年來雙樹
僅存枯朽之一察其所自則曰廟前神道八年丈牆內參差葺
屋多被岳氏子姓所佔以為儼值計也其林木摧殘則斬艾
以鬻貨於市也予聞而太息駭異夫人情於其所愛敬之人
雖時移世易而一器一物之存猶將依徊流連而不忍釋况
以王在天之靈生而忘孝歿為明神顧不能庇及廟貌凌夷
雜遝以至於斯予滋怒焉是用於王之廟墓補其罅隙亦稍

完整今躬逢聖天子恩綸詔修先賢祠宇，余既撥帑遴員舉
王之廟墓而葺新之矣，乃於神道直前重建石坊一座，顏其
額曰碧血丹心，左右兩翼夾蒔松柏花木繁柯接葉羅列成
行至廟前市廛之已燬者，毋俾再造，餘則俟其傾圮而悉撤
之，使俗塵淨掃，景象空明，吾知他日過其下者，遙瞻俯瞻開
拓胸襟，霜月風林，悽愴怵惕，固不待謁王之廟而彷彿靈旗
有洋洋如在者矣。予因為之記，泐之堅珉，誠爾岳氏子姓，勿
翦勿伐，毋蹈前非，併貽後之賢士大夫，相與縷（細）於永世也。

重修宋岳忠武王廟墓碑 民國十年

盧永祥

永祥督浙之三年重修岳忠武王廟墓告成謹書其碑嗚呼

王之忠蓋王之武烈具詳於宋史自宋至今將八百年天下婦孺莫不知王誦其遺烈輒為太息况王之廟墓在浙樵蘇久禁香火不廢此固浙之民所以報王亦以王之靈誠有大功於國且有大惠於浙也今制春秋戊日合祀王與關忠武祀典昭著海內所同豈惟七萃之士正其蘄嚮亦欲國人明春秋尊攘之大義也初懷寧楊將軍督浙之歲勅議重修王之廟募工人庀材縣歷日月三年有奇今始竟其志王之靈實憑式之重修之役共費銀十五萬餘元海內聞斯役而助資以成者用漢碑出錢例書於碑陰

刻盡忠報國碑記

嘉靖十四年

明

徐階

宋鄂國岳武穆王故有祠在其墓所嘉靖己未春巡按浙江
侍御張公墓王之烈率諸吏士造而謁焉觀王遺像讀所作
滿江紅詞送張紫巖北伐詩慨然想見王之為人又退而論
王之世至所為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者顧謂布政司任君忠范君輅按察司李君崧祥曰嗚呼王
心可謂無愧於茲矣盍碑之以表王之心胥曰諾於是復謂
三君曰為我礱石謂參政洪君珠曰為我書之謂階曰為我
記成事階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
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
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

嘆王之才與至誠非尋常號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
有
徒步在諸將中位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為功最多鄆
城之捷廬州之援雖桀驁如兀朮猶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
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為
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因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
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雖王自破劉
豫廣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是高宗方惑於奸檜以節制
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灑掃諸陵則不從蓋
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臺略汝鄭經營穎蔡
為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

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寬之而王
怡然就死略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
徵臨刑則追咎拒徵之誤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
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
下之議己如信悼人不祥之說特其殉國之心真切懇至意
以為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寫而安
耳非誠之至也又奚能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
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
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及諸葛兩人而已侍御公
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殆觀王之深者與公名景字光

啟河南汝陽人其為政所至崇孝義獎廉潔扶植風教若此
類者甚多方今天下承平士幸生其時如王之忠義功業固
無由自見然而官守言責者體王之心以修其職以盡其忠
則豈有異道乎是又公微意也階故不辭而記諸碑陰碑為
石四以明年仲春丙申望日立於墓之南。

滿江紅詞石刻碑陰記 宏治十五年 明趙寬

鎮守太監麥公重修岳武穆王墳廟成得考功主事楊子器
名父為崑山令時所刻王送張紫巖北伐之作歎曰偉乎壯
哉王之手書也殆天所護持以鎮茲邱哉遂舉而置之東廡
既又讀王所製滿江紅詞嘆曰思深哉王之忠憤激烈流出

肺腑而不可遏者也曷表出之以昭示於人人哉因議刻石
置之西廡巡按御史夏公邢公高公方公聞之翕然欣贊以
為有功於世教三司諸公咸樂觀厥成俾寬書之竊嘗考之
王之著述行於世者數十篇皆浪成二義扶植細常之言如
御書屯田三事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辯賀赦表懇款乎復
仇雪恥之忠暇而出其緒餘播諸篇什亦雄偉不常如此史
稱王少負氣節家貧力學蓋雖天挺之才未有不資於學問
之力者也故嘗謂王忠貞大節見於言論如諸葛武侯英邁
超絕之風見於詞章如張睢陽奮起乎百世之上而警動乎
百世之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孰無是心哉然未有今日

諸公之隆且篤者而鎮守公尊奉向慕發乎至誠觀其宮牆
經營之制宅兆封植之謹集錄校刊之精丹青圖繪之工枋
田嗣守之業以至一草一木之栽培一瓦一石之布置必躬
必親竭耳目之力極心思之用必欲使王之休光大烈煥然
卓然於斯世斯民之耳目者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公之
於王可謂盡心焉爾矣若夫歌詞諷詠之間感人尤深者也
二石之力可以激厲乎忠良節義之氣可以消阻乎愼邪反
覆之情諸公之深意其不在於斯歟顧寬之陋安敢僭錄王
之製作雖然託名於不朽幸莫大焉既敬書之因附記於碑
陰。

岳墓重鑄四鐵像記 光緒二十三年

清 張祖翼

杭州西湖岳鄂王墓有秦檜王氏張俊万俟卨四鐵像反縛
羅跪於階下訪自前明歷詳志乘我朝嘉慶壬戌撫軍阮文
達公捕海盜燬兵重鑄同治紀元湘鄉蔣果敏公以浙藩統
軍勦髮逆歲甲子全浙底定銷所獲鋒鏑補范奸像春秋之
法雖死必誅以明刑也越三十年光緒丁酉祖翼蒙恩簡擢
來繼其武謁王祠慕風雨之所摧日之所炙頑鐵彫削益以
人心義憤積歲詈擊身首殘棄因命工又范之縛跪如前狀
殛奸回於既往懍正氣於人間以告萬世之為人臣者董斯
役者候補知縣楊葆光例得附書。

詩詞

岳王祠

宋 林景熙

零落一坏在，英雄萬古冤。
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
樹老殘霞淡，塵深斷碣昏。
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岳廟

林深

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
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
苔雨祠牆暗，花風廟路香。
沈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

明 葉映榴

天意終亡宋，公生與檜逢。
有心歸二帝，無計悟高宗。
蓮幕陰持議，龍沙自舉烽。
切灰三字裏，碧血淬芙蓉。

百戰英雄骨東窗笑語中，繡旗恩未斷，九蠟間先通，鐵像行人磔，王封史筆公，我來瞻廟貌，灑淚拜孤忠。

周詩

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悽斷封邱草，蒼蒼落照中。

岳鄂王祠

清邵長蘅

古廟精靈在，樓霞落照中，黃龍竟遺恨，鐵馬尚嘶風，詔獄成三字，羈魂泣兩宮，賀蘭誰踏破，淚灑滿江紅。

馬角憐淵聖，龜茲足紹興，君王無遠畧，大將亦何能，入夜靈旗閃，屯雲木古層，年年祠畔水，嗚咽繞西陵。

岳鄂王墓

沈德潛

今古含冤地，孤臣舊死忠。已成三字獄，竟廢十年功。匡復憑諸將，沈淪念故宮。六陵殘毀後，泉壤泣英雄。

大將迴戈日，中原陷敵時。朝廷輸帶帛，父老望威儀。天意竟如此，神靈儼在茲。千秋見孤憤，認取向南枝。

宋 胡銓

匹馬吳江誰著鞭，惟公攘臂獨爭先。張皇貔虎三千士，撐拄乾坤十六年。堪憫臨淄功未就，不知鐘室事何緣。石頭城下聽輿論，萬姓顰眉亦可憐。

岳鄂王墓

元 趙孟頫

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葉紹翁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
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
早知埋骨西湖上，學取鸚鵡夷理釣船。

柯九思

建炎誰為致中興武穆由來志可憑傳檄燕雲驚四海出師
河洛慰諸陵長驅鐵馬知無敵欲掃黃龍竟不能禹穴松楸
無麥飯錢湖香火有山僧。

結髮行間見此公兩河忠義俟元戎勲成伊呂終方駕算勝
孫吳亦下風拂劍未酬千古辱賜環空壞十年功姦邪賣國
堪流涕獨立西風看去鴻。

張光弼

朔雪炎風共此年中原父老亦堪憐豈儒屬遣祈求使大將
空持殺伐權忠義有碑書大節奸邪無面見重泉至今宰木
猶南拱遺恨西冷是墓田。

潘子素

海門寒日淡無輝，偃月堂深晝漏稀。
萬灶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歸_中內園。
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
帳前胡妓舞，有人行酒著青衣。

岳祠

高明

莫向中州歎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
內庭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
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千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岳王祠

林泉

岳王墳畔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尚存。
介冑何堪投獄吏，衣冠無復望中原。
青山能掩長宏卒，落日空悲蜀帝魂。
遼鶴不歸

人事別，吳宮秋草又黃昏。

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
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嫠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
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

岳王墓

潘純

湖水春來自綠波，空林人跡少經過。夜寒石馬嘶風雨，日落
山精泣薜蘿。江左長城真自壞，鄴中明月竟誰歌。惟餘滿地
萋宏血，草色年年碧更多。

吳植

故國江山幾度秋，英雄遺恨只荒邱。兩宮寂寞金根遠，一詔

倉皇赤幟收，有子同歸良將傳。何人為斬佞臣頭，至今遺廟
西湖上，石馬無聲水自流。

年景陽

天贊中興第一功，如何主暗與臣庸。長宏寃土千年碧，檀濟
長城萬里空。羈魄淒涼猶塞北，寒潮寂寞自江東。新祠坐壓
西湖勝，麥秀誰憐過故宮。

施則夫

陰風靈雨振庭柯，猶怒當年主議和。江國自開新社，汴京
誰復舊山河。有時并畔銀瓶泣，半夜祠前鐵騎過。辛苦勤王
多少事，盡將哀怨付漁歌。

弔岳王墓

明高啟

大樹無枝向北風，十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樓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洪武甲寅冬十二月祀岳王夜宿祠下有作

凌雲翰

前相汪黃後相秦，力圖恢復竟何人。朱仙路近旌旗晚，古汴城高草木春。江月照空埋劍獄，邊沙遮斷屬車塵。樓霞嶺下將軍墓，夜々悲風起石麟。

于謙

匹馬南來渡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峨。誰落中興諸將恩，平敵買國
姦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冢白雲多。如何一別
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

王世貞

落日松杉黯自垂，英風蕭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
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烏喙
論勾踐，烏盡弓藏也不悲。

徐渭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
風雨大江東。英雄幾日乾坤轉，忠孝誰家俎豆同。腸斷兩宮

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王穉登

空山荒塚起悲風，石獸淒涼草色中。
壯志本期歸二帝，群姦何事忌孤忠。
鷓鴣共抱無窮恨，麟閣誰圖百戰功。
千古冤魂招不得，年年杜宇哭殘紅。

瞿宗吉

提兵北渡過鍾離，決戰將扶趙氏危。
怒欲拔山揮白刃，勇思背水建朱旗。
朝中有相遭林甫，塞上何人斬郅支。
宰木至今南向拱，千年留與後人悲。

陳獻章

天生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
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
身為左裕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
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岳王廟

劉珪

湯陰曾賦鄂王詩，又向錢塘拜古祠。
啼鳥不知征北恨，悲風長滿向南枝。
碑文剝落苔封厚，山色蒼涼日下遲。
丞相門前踪跡斷，莫言天道竟無知。

弔忠詩連句

邵寶
李贊

六橋行盡見元宮，邵寶生氣如聞萬鬣風。
松枯有靈枝不北，

李贊江湖無恙水猶東，
千年宋社孤墳在，寶百戰金兵寸鐵

空時宰胡為竊天意贊野雲愁絕夕陽中寶

樓霞嶺外共幽尋贊萬古精忠萬古心風靜平湖天已定寶

雲連高塚畫常陰戰袍缺裂威容舊贊華表淒涼歲月深磨

盡南屏誰執筆寶兩詩題罷欲露襟贊

寢廟臨湖吊客多寶我來其奈暮秋何霜林葉染遊魂血贊

風澗聲迎小隊呵畫壁丹青辛苦地寶樓船簫鼓感傷歌不

知檜骨今存否贊江落胥潮月滿坡寶

指點中原次第收贊一門忠節竟何求舊家誰幕銀瓶井寶

新廟當銘鐵漢樓遊女亦知瞻拜禮贊野人還抱燕安夏東

風墓草年年綠寶千古英雄恨未休贊

岳武穆墓

清乾隆

讀史常思忠孝誠，重瞻宰樹拱佳城。莫須有獄何須恨，義所
重人死所輕。梓里秋風還憶昨，石門^右月鎮如生。夜臺猶切
偏安憤，想對餘杭氣未平。

岳武穆祠

前人

陣戰曾輕兵法常，紹興亦委設施方。操戈不謂興張俊，納幣
終成去李光。何事書生叩馬首，遂教名將飲魚腸。^今人恨分
屍檜宰樹，餘杭萬古芳。

黃龍直抵氣嶂嶸，燕以南金令不行。正可乘機事恢復，誰知
虛力費經營。愛錢切中文官病，怕死曾輕武士生。萬里長城

空自壞至今冢樹恨難平。

褒嘉手敕是誰言何致終銜不自寬戰必驍騰驚北騎地爭
尺寸守中原持身忠總根於孝撫士威還濟以恩生世漫悲
纔卅九千秋英氣兩間存。

岳武穆王墓

洪昇

老樹殘碑風露寒忠魂千載照湖干汾陽大畧垂成易諸葛
雄心欲遂難共恨相公終誤國誰知天子樂偏安兩宮未返
身先死淚灑中原血肯乾。

岳王廟

徐鉉

帆掛西陵隱畫橈岳王祠畔草蕭蕭頻年羌笛吹孤月盡日

垂楊鎖六橋，海色遙添晴閣。雨鐘聲晚渡浙江潮，登臨莫問
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

岳墳

林向哲

遺廟題詩跡半凋，登舟買酒馬前澆。一杯難灑黃龍恨，千載

墓

長催白馬潮。春雨鷓鴣加瑟瑟，南枝松柏自蕭蕭。況逢時節
當寒食，常使冬青感未消。

謁岳王墓

袁枚

岳王墳上鳥聲悲，半是黃鸝半子規。鐵像至今長跪月，金牌
當日蚤班師。清宮客少王知禮，前進兵輸來護兒。公本純臣
無所恨，可憐慈聖茹齋時。

岳王墓

齊召南

鄂國祠堂孤嶼中，乾坤坏土覆精忠。
丹青影閃朱旗電，松柏聲呼鐵馬風。
今日象奸重鑄鼎，當時因鳥故藏弓。
樂生去國人休嘆，不過從前百戰空。

元

楊維禎

淮陰一死到岳鄂，此事從來天所為。
敵國未聞垓下破，將軍已有固陵疑。

章

趙家一岳成九鼎，何物秦牙能動搖。
愁絕山陽成禍本，胥江為我作秋濤。

謁岳王墓

清

袁枚

靈旗風捲陣雲涼，萬里長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陽。

遠寄金環望九哥，一朝兵到又回戈。定知五國城中淚，更比朱仙鎮上多。

一個西湖換兩宮，靖康小雅唱雍雍。憐他絕代英雄將，爭不遲生付孝宗。

軍令如山鳥不譁，黑風龍虎盡呼爺。自然慈聖還宮日，苦向官家問岳家。

要盟結贊屢寧弓，翻築和戎魏絳功。老住迷樓人不醒，趙家天子可憐蟲。

歲歲君臣拜詔書，南朝可謂有人無。
看燒石勒求和幣，司馬家兒是丈夫。

小校桓桓道姓施，湧金門外有專祠。
雄心似出將軍上，不斬金人斬太師。

允升一疏奏楓宸，與汝何干竟殺身。
擬把東廂添配享黃金，鑄個布衣人。

華表凌霄落照遲，一朝孤憤萬年知。
梨花寒食燒香女，纖手都來折檜枝。

不依古法但橫行，自有雲雷繞膝生。
我論文章公論戰，千秋一樣鬪心兵。

五十三人命已休，秦城王氣忽然收。
教渠暫緩須臾死，那數中原劉彥游。

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
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才覺重西湖。

六州歌頭

宋 劉過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尚如生。年少

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漢開魏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
兔依然在何事先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民憶故將軍
淚如傾當年事知恨若不奉詔即真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
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奸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明
袞珮冕幸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滿地野花春
鹵簿迎神。

滿江紅

明
夏言

南渡偏安瞻王氣中原消歇歎諸公經綸顛倒可憐忠烈曾
見淒涼亡國事而今惟有西湖月觀祠宮宰木尚南枝傷心
切 人生易頭如雪竹簡汗青難覓柱乾坤要使金甌無缺

后土漫藏遺臭骨龍泉恥飲奸臣血恨當時無奈小人朋益
朝闕。

姚靖

計就東窗想天意干戈未歇遠瞻仰褒忠寺古流芳亭烈三
字冤沉南渡日一腔恨惹西湖月那更堪回首六橋煙增漢
劫黃龍志何時雪宋仙績誰教滅撼天愁幾觸不周山缺
羅刹江潮吳相怒子規鳥泣周臣血悵英雄空有骨封王來
丹闕。

望帝催歸殘紅褪湖光半歇追往事悲風四起暮雲慘烈水
淺桃溪泉暗出花飛廟路香生月向春來墓草綠離離哀情

切。休感慨，江潮雪空，指望征塵滅，倍淒涼。小雨石苔痕，缺
鶴表魂消，鶻樹夢，虹橋波染龍泉血。一天愁，在自對孤山，依
雙闕。

鄂國寺邊，聽幾處歌聲乍歇，誰知道，故宮離黍，舊生悲烈。二
帝遊魂家萬里，千年遺恨王正月，看塚旁樹木盡南枝，傷情
切。林逋墓梅如雪，青山廟煙如滅，讀殘碑，舊日唾壺新缺。
天運移，炎宋祚，將軍獨拚頭顱血，駕長車，空欲掃燕雲，朝金
闕。

報國精忠，憑千古英雄不歇，徒悵望孤墳草色，斷碑詞烈，石
馬猶嘶，無定骨片心還勒，燕然月，歎昔年白塔鎮長空，悲風

切。亂山葉催霜雪，漁艇火，半明滅。兩峯高，不管六橋殘缺。
露冷蒼松空有淚，寒凝烏柏，皆成血。待誰來，洗刷蒼西湖雲。
封闕。

吳農祥

赤手勤王，數王氣，江東消歟。拜祠宇，麒麟秋塚，感懷遺烈足。
馬嘶殘沙塞，雨橫戈，醉踏江城月。看空山無樹，向南枝，真淒
切。三字嶽，何曾雪。十年夢，孤鴻滅。慨陰精淪沒，蝕蟾蜍缺。
鐵券空，堅儒將膽。金甌竟墜。班師血，想英靈，不忍向人間歸。
丹闕。

趙式

之死從王，十一載焦勞，念切正黃龍，直抵蕩平時節，誰料中
興成半壁，將軍奉詔和謀，決歎諸君痛飲，竟無期，腸空熱。
曾勿念他鄉別，曾勿顧中原截，但穩居南面，何妨分割百戰。
未平亡主恨，半邱不冷孤臣血，止區區一死謝朝廷，心猶缺。

--	--	--	--	--	--	--	--	--	--

岳雲墓

岳雲墓在西湖棲霞嶺王墓左側，係宋孝宗改葬岳王時所祔。葬明萬曆三十五年，杭州府推官胡來朝且曾採高應科議，在王廟右齋為侯創建專祠，惟久已不存。現全國各廟均為祔祀，且類與張憲並立，此或係二人同時蒙難之故歟。按雲字會卿，王長子，年十二即從張憲戰，多得其力，累立顯功，積官忠州防禦使，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王同復原官，以禮祔葬。嘉定間追封繼忠侯。考雲為王長子，而李心傳繫年要錄則稱為養子，宋史從之。據繫年要錄，紹興三年岳王來朝，有養子雲，年尚少，亦入見，帝賜以金槍戰袍。李氏不知何

所據而云然，惟其係南宋人，或係得於當時傳聞。關於此點，自來學者多有辨正，有疑宋史養字乃長字之訛，然宋史既係沿自繫年要錄，其非刊誤可知。或則以王文集載辭男雲遷韓恩命等劄子多至十餘篇，其劄內稱叙，如云「臣男始就義方，尚存乳臭」，又云「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又云「知子者父，誠不遑安等語，均無養子之文，遂推定其為親子，然此亦不足以昭折服。蓋縱屬養子，亦從未有以之入於公牘者也。總之雲能以身殉父，視死如飴，為親子固賢為養子則尤賢，千載之下，似不必加以深辨也。

繼忠侯祠碑記 萬曆三十六年

明 李養賢

武林西湖之北像鄂王父子而廟舊矣即宋所以李改葬處
余奉命權茲土謁王墓左右眺枕棲霞面明聖湖六橋若帶
而縮三竺若拱而伏南北諸峯若舞若翔若虎踞若熊蹲隄
花岸柳溪吹權歌以至怪石噴泉風雨怒號若慶若弔蓋天
與佳勝氣色可餐以祀忠魂於九泉也鄂王父子可以必復
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竟斃於賊臣之手說者謂
天難謀余謂此宋之自絕於天非天之不善報於岳也乃王
之忠烈炳史冊昭日星遍充豫虔楚吳越之間相與特廟而
俎豆之春秋不絕獨其冢子繼忠侯其事多逸無特祀迄今

缺然按傳記侯名雲字會卿年十二即借張憲討金敵先登
軍中號為羸官人弱冠所操槌八十斤能左右手運萬夫辟
易古老將不是過從王誓師渡江收復襄漢蔡州河南諸郡
大破楊公於洞庭數立奇功王不以為功張浚陰上其事得
授武功大夫王力辭以特旨遷三資累表不受鄆城之捷侯
以騎兵直貫金陣戰數十合身被百餘創金屍布野兀朮復
帥十二萬侵潁昌侯及王貴又大敗之金人大恐中原大震
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王又辭蓋侯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王
知有祖宗社稷之恥而不知有子之功其時自燕以南金人
號令不行誰之力耶乃為賊臣所忌傳會成獄以死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而高宗不之聞也。嗚呼！余讀傳記至此，未嘗不泫然涕洟，為之歛衽髮立。眦裂，思得秦檜、張俊、萬俟卨、王俊數賊臣之屍而寢處之，以報王父子於地下。間行謁侯之像，凜凜有生氣，若欲躍馬揮戈，從王戰金人而喋血其間，其所瞋目張眉，又若啣數賊臣之誤國者。然壯哉侯固岳之孝子，宋之忠臣，雖沉寃以沒，千百年後，其忠孝屬人心，猶若嶽之峙，淵之澄，冰霜之凜冽，日月之照臨也。或謂賊檜子熺、孫損三世同領史職，為前世所未有，而王父子刑戮幾無噍類，亦前此所未有，以為天道無知，不知熺固王出，則損亦非秦孫也。賊檜誤人之國，因自誤其宗，以絕厥後，而王子孫廟

食萬古可謂天道無知乎。然侯法宜專祠而僅祔廟食余為
憮然會仁和義士高應科請于當道時司理光六胡公署杭
州事義其請出橐中俸若干金以王廟右齋更創祠宇像侯
以祀王嫡孫鄴侯珂祔焉。棖題輪奐爛然琳琅而額之曰忠
孝祠高應科乞余記其事乃為序次如右。胡公贊皇人口碑
藉甚此其表忠之一節也。遂鑿之石綴以樂章令守莖嘗者
肄之鼓吹而歌以祀云其詞曰朔騎南侵兮風雲改色中原
已淪兮而幾復也誰之力武穆為首兮將軍為翼唾手燕雲
兮而其志也以報國三字身亡兮千秋心惻生不可追兮死
也血食嗚呼將軍兮祚我皇明於萬斯億。

資福廟

資福廟在杭州市眾安橋直街六十九號其地南宋為棗木巷傳係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就義處初雲憲獄辭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辜相繼以去王既薨於獄乃以眾證結案王賜死戮雲憲於眾安橋市曹當時人皆忿恨不平咸欲誅檜以啖其肉其時二將冤魂不泯常顯靈斯地故里人建祠祀之往往得福得利遂以資福資利名祠至孝宗時武穆冤白追贈為鄂國武穆王雲為繼忠侯憲為烈文侯里人改額為忠烈二侯祠現已重復舊名因係二侯並祀故俗稱雙忠資福廟以別於專祀張憲者據志乘所載此廟昔日本甚宏敞惟因迫處市廛

為居民侵佔殆盡，現廟係清咸豐十一年燬後，於光緒三年由
仁和縣丞吳廷康重建，只有破屋一間，供奉二侯之像，風雨僅
蔽，零落不堪，不久恐遂將湮沒。查杭市資福資利等廟甚多，即
對江蕭山亦有，惟均係專祀張憲，茲不備載。惟江干大資福廟，
係宋景定二年所建，張憲專祠，號天下都土地廟，貌宏偉，為全
杭最，且其地稱忠壯鄉，即以侯得名，故並及之。

張憲墓

張憲墓在西湖岳墳街九十八號。憲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俗誤

以為為其婿。驍勇絕倫，每戰與王子雲率先諸將立功獨多。若破曹

成擒郝政平荆襄復隨鄧戰臨穎皆有奇捷。累遷閬州觀察使

御前前軍統制宣撫司副都統。秦檜與張俊謀陷武穆，執憲於

鎮江榜掠無完膚。卒無可證者，遂遇害。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

其墓在仙姑山下東山街口，去武穆墓僅百步許。元杭州路總

管夏思忠嘗立石標其處。歲久石斷伏榛莽中漫無可考。正德

十五年有布衣王天祐偶得斷碑識其故址，遂白於當道，重為

封樹並立祠墓所，建坊通衢，以崇忠藎。閱歲滋久，重又傾圮。神

道碑亦不存同治十一年升用縣權仁和尉桐城吳廷康請於

大憲再度修葺並補立兩碑以便稽考遺事書也現墓尚完好

惟當年祠宇久已瓦不存僅荒煙蔓草中尚留有石坊一座及

唐皋創祠記穹碑一方聊供後人憑吊而已。

新建宋張烈文侯祠記 正德十五年 明 唐 皋

宋有天下三百年忠義之士載史冊者多矣其以忠義得禍

千古之下人所共冤則未有如岳武穆王之死於權奸之隘

害者也自時而受害者亦有張烈文侯其可冤與武穆等人

莫不知之侯名憲蜀之閬州人武穆之愛將或曰其婿也驍

勇絕倫從武穆為部將武穆信任之每有攻戰與其子雲率

先諸將而侯之立功視諸將獨多若破曹成擒郝政平荆襄復應鄧戰臨穎皆有奇捷以功授閬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宣撫司副都統郾城之役數戰皆捷金人奪氣中原大振進軍朱仙鎮去汴京四十五里刻期恢復而賊檜倡和矯詔班師遂隳垂成之績又陰納兀朮之說以武穆不死和議終為之梗乃與張俊謀陷武穆誣奏憲與雲等營還飛兵遣使捕飛父子就大理獄又執憲於鎮江掠無完膚卒無可證者歲暮獄不成檜以手書付吏即報死侯與雲等皆棄市嗚呼亦亦冤甚矣或武穆之死與其子雲俱葬樓霞嶺下侯之墓去武穆墓不遠百步許地曰東山街口檜死冤始白武穆

既追封贈謚建祠墓側。侯亦謚烈文。里人立廟祀之。廟在委巷中。人無從瞻仰。而墓臺荒穢。莫為修治。元杭州路總管夏思忠嘗立石標識其處。歷歲滋久。石斷伏榛莽。漫無可考。迄今百數十年。莫詳墓所。其隙地又多為居人所侵。業將遂湮沒。不復知有忠義體魄之藏者矣。正德丁丑。杭有布衣王天祐。一日過棲霞巖。從所謂東山術草莽中。見斷碑焉。題曰宋張烈文侯墓。秘而不敢發。久乃白諸藩臬。左布政使何公天衢。按察使梁公材。相與驚嘆。謂此風化事也。語諸提學副使劉公瑞。以告巡按監察御史張公縉。公曰。此非勸忠之舉耶。盍圖諸。乃檄杭州府知府留侯志淑。躬履墓所。悉復其地之。

侵於豪右者而還其故起斷碑之仆於草莽而植之繚之以
周垣為之門而扁鐫之以限其出入蓋已偉然改觀矣未幾
公復借清齋御史劉公察謁武穆祠因過侯墓相與嗟惋謂
侯於武穆生而立功為諸將之冠死而就義同一時之冤有
墓無祠無以揭虔安靈誠非所以答忠義昭激勸也且此盈
尺之碑寧必其不泐數雉之垣寧保其不圯豈得為悠久計
耶因遂以鼎創廟宇為己責維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公
庭光承上簡命巡視浙省二公與之議公亦以表揚忠烈為
第一事既又謀之鎮守太監浦公智與其同官太監趙公榮
是公進廖公宣無不允協時刑部尚書洪公鐘大理寺卿陳

公珂，杭人也。養病林下，聞之踴躍，各以書贊其成，乃進藩臬。長貳右布政使徐公蕃、左參政閔公楷、右參政潘公鐸、劉公文莊、左參議胡公鎮、副使于公鰲、張公淮、丁公沂、李公昆、僉事胡公訓、朱公廷聲、劉公大謨、陳公言、周公用盛、公端明、洎浙都閩秦公玉、同知郭公琮、韓公平、僉事張公奎、白公文、王公鋼、楊公葵、江公洪、傅公銘、張公浩、劉公鼎、都轉運使董公天錫等定所以建祠之議，諸君莫不翕然一以為宜。則又語諸戶部主事陳公良珍、王公舜濬，二公曰：斯巨役也，必經畫之，有方委任之，得人然後可。既而刑部主事方君豪便道過浙，復從與之。於是二公首捐己俸為之倡，諸公相率而踵承。

之，不給則稽括羨財之在公者以充其費，乃命杭州府同知
丁君儀□□副使林君堂、通判孔君廷訓、喬君遷、熊君欽、運
判應君其祥、推官曹君山、錢塘知縣承君天秀經紀其事，而
以嗣留新守張侯芹、運使同知王侯公大往來督視，以考其
成，其外為門屋四楹，中為堂四楹，其後為寢室六楹，復為廊
以翼之，各七楹，又樹石坊於通衢，榜曰宋張烈文侯之祠，視
武穆雖殺而像設之宜，經度完固則不異焉。蓋經始於庚辰
二月，而落成於是歲三月，適臯促裝還京，舟抵於杭，張侯以
徽舊守之雅，偕王侯來致二公之命，屬臯為之記，臯之謏劣，
何能為役，顧得因此竊附其名，又何幸也。嗟夫，君親大倫也。

忠義大閑也大倫焉而後三綱為之振大閑立而後四維為
之張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恃此而能享安順之福也嘗微
欽北狩之時宋之臣子有戴天不共之仇中原不洒之恥何
時而可忘又何人而不痛憤耶高宗有飛以將而飛有憲等
桓桓虎臣為之爪牙持此以摧強敵樹大勳復仇雪恥而恢
中興之業固無難者奈何忘寢閣之命受逆檜之奸使飛父
子與憲等皆死非其罪卒無一人能任恢復之責宋自是倫
安一隅日益不競以淪於亡檜之罪上通於天不言可知矣
高宗視父兄之仇播遷之辱恬不為念萬里長城於自壞何
為者哉嘗是時以飛之雄武憲等之驍勇莫敵士卒素

附河洛傾心使其蓄臨淮之疑，蹈警奉之誓，則高宗未必不
梟檜之首，以謝諸將，都人未必不齧檜之肉，以快衆心，然飛
與憲等深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寧下理獄而委
其心於皇天后土之照臨，人訊之者，裂裳而示之背，盡忠報
國之文，昭乎凜然，憲亦就執於鎮江，百鍛不回，視死如飴，君
臣之大倫，忠義之大閑，若二臣者，至是無遺恨矣。侯之大節
如此，人固寬其死而仰其忠，顧體魄之藏，久鬱弗彰，而卒藉
手於一介韋布之士，以闡其幽，一時中外諸公，又皆協謀同
志，以成表忠揚烈之舉，鑒已往之簡畧，而為今日之周詳，發
既死之幽潛，而示生者之激勸，所以挈綱維，植名教，淑人心

扶世道功不甚巨矣乎雖然侯同忠黨也遭誣而卒以冤死
身後數百年人猶葺其墓而崇以廟祀為之興廢而舉缺振
舊而圖新此倡彼知如出一口則雖抱一時之冤而垂百代
之光死又奚恨耶彼權奸之黨陰謀詭計以虐陷忠良貽禍
宗社雖幸得死牖下而未免後世之誅戮如万侯高王鵬虎
姚政輩積宗遺臭終古弗滅奚啻霄壤哉是為記。

張烈文侯神道碑題識

同治 光緒十一年

清 吳廷康

其一

烈文侯與繼忠侯同時殉岳忠武王就義於魯安橋之南萊
菴里人曾立忠烈二侯祠嘉定二年建封立祀東山街口復

建廟於江干，稱天下都土地，至今撫署猶肖像崇奉。茲專祠建於正德十五年，歲久傾圮，瞻仰者滿目荒蕪，無從辨識，殊非所以尊忠蓋也。同治十一年，吳廷康爰請大憲勒石題記，以昭祀典，庶有志興建者，備得稽考焉。

其二

正德十五年建宋張烈文侯祠，係據布衣王天祐識取杭州路總管夏思忠舊題碑文，陳諸當代名卿，始得會議創祠墓。前其神道碑文，歲久無存，閱三百二十三年為同治壬申，桐城吳廷康以升用縣權仁和尉，敬為稟大憲，請補立兩碑於祠墓之前，俾寰宇瞻仰，精忠者經此益加欽敬焉。

吊張烈文侯墓

吳璣

將軍墳墓久淒涼，一段精忠伴夕陽。
寂寂松篁鎖烟霧，離離禾黍散牛羊。
遭逢盛世褒忠烈，整頓荒邱待表彰。
料得英靈終不泯，千秋猶是鎮錢唐。

牛皋墓

牛皋墓在西湖樓霞嶺北，地名古劍關。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為射士，金人入侵，皋聚眾與戰，屢勝。杜充留守東京，皋討劇賊，三戰三捷。王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時皋官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命隸王軍。王喜甚，即辟為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郎統領，以戰功累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景定初，追封輔文侯。考史闕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宴諸將，皋遇毒亟歸，謂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與北講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尋卒。或言皋為岳王將，中最善戰，檜惡王，故先使師中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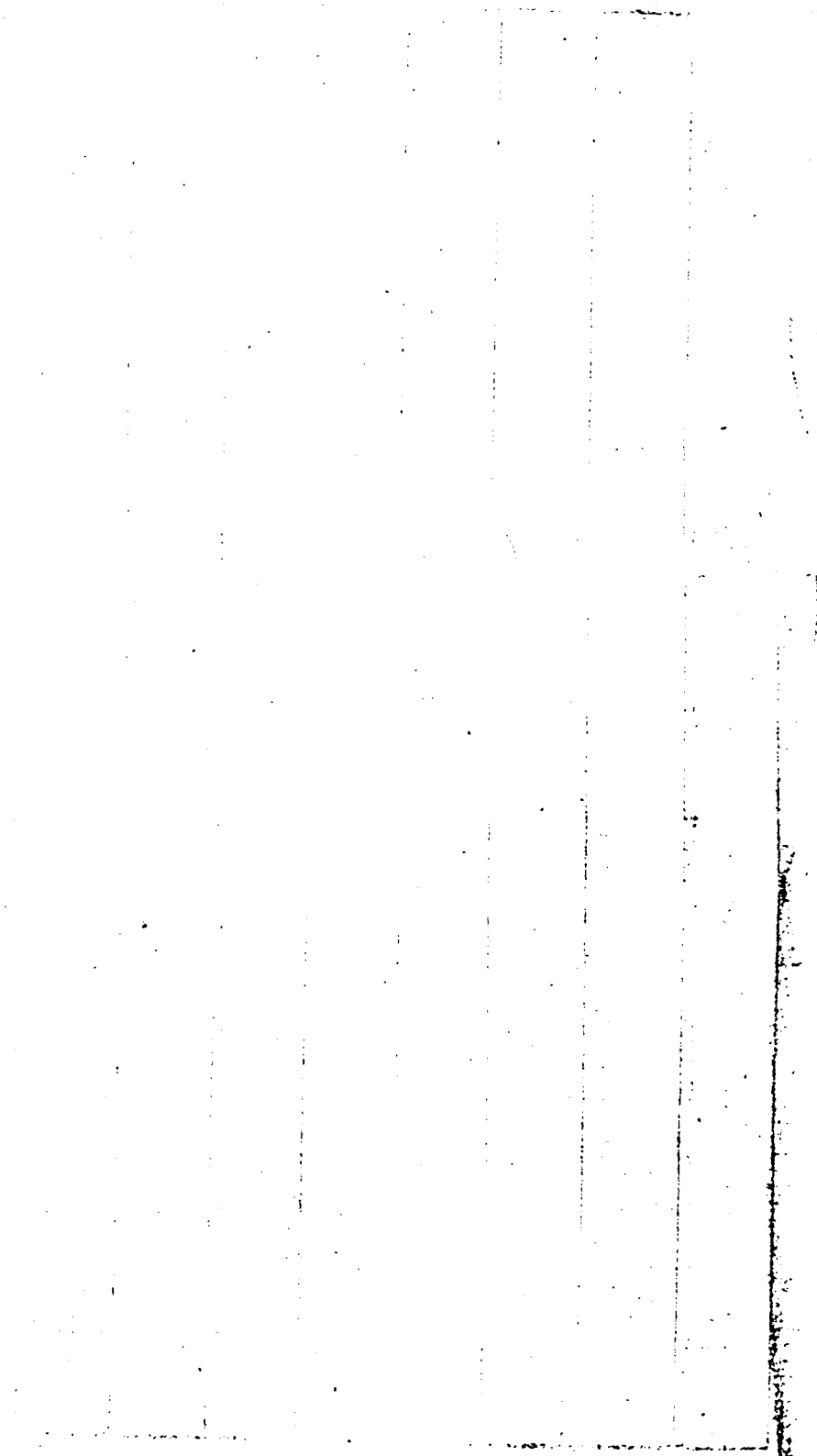
之云。按此不著何年，他史亦言檜恨岳王先去其部將牛皋為
所毒，是皋之卒在王之先，而宋史牛皋傳作紹興十七年上巳，
檜使師中毒之，似又卒於岳王之後，或疑七字乃一字之譌，然
王之召為樞使及罷宣撫在十一年四月，而皋傳有云樞密行
府以皋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使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
制，其時皋尚改官，當屬未死。又按今所傳易筋經載有牛皋序，
略言少保為姦人所構，余心傷少保，冤憤莫伸，視功名真糞土，
無復人間想矣。其下自書紹興十二年，故少保鄂鎮大元帥岳
麾下宏毅將軍湯陰牛皋鶴九甫序，語氣紀年均在岳王卒後，
與各史亦異，無從考定，姑並存之。墓係清乾隆四年六月仁和

縣知縣葉瑄文錢塘縣知縣王緯請帑重修現尚完好墓前並
有穹碑一方惟因歲久漫滅已一字不能辨識據湖濡雜記所
載且謂此墓甚靈嘗有童牧牛墓上忽自投擲山麓而折牛角
於山之巔自此人莫敢犯。

古劍關牛將軍墓

陳奮永

碧峰雙插夾成關百戰長攜一劍還身是岳家軍部曲松楸
如列墓門間。



昌文侯祠

昌文侯祠據光緒杭州府志「在府學祀太學土地神神為徐慶
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朝褒崇及其部將遂賜為昌文
侯牒充太學土神後改為郡學仍奉以祀春秋致祭清咸豐十
一年燬同治六年重建光緒十七年重修考杭州府學即現今
勞動路之孔子廟從前範圍極廣入民國後左右餘屋均被佔
為民廬僅留前後正殿及左右廊廡且亦常被機關借用故昌
文侯祠久已被毀所以仍予著錄者蓋備文獻之徵使覽古者
有所稽考云。

楊再興故宅

楊再興故宅遺址在杭縣艮山楊墅其地土人已立有楊墅廟以資紀念。至將軍因何居此已無可考證。惟楊墅廟則係咸豐末兵燬後於同治九年由郡人集資重建。廟頗宏偉額題楊墅廟前為門廳五楹。入門為戲臺左右各有看樓四楹。中為大殿。內供將軍捧笏端坐像。旁有四班將立侍。廟內本尚有後殿抱廂。惟自抗戰軍興以還經已完全被毀矣。

--	--	--	--	--	--	--	--	--	--

楊墅廟碑

盧存心

按宋史將軍諱再興初為曹成將成破岳王釋之激以忠義
將軍感泣屢立戰勳紹興十年岳王敗金人於郟城兀朮合
兵進逼將軍單騎破之手刃數百人兀朮復屯兵十二萬於
臨潁將軍以三百騎遇於小商橋奮勇敵二千餘人及萬戶
千戶百餘人矢集如蝟將軍死焉會張憲繼至大敗兀朮中
原鼎震岳王哭將軍於商橋獲其履焚之得鏃二升將軍之
忠義如此嗚呼感哉。

楊將軍廟

有序

景星杓

將軍諡威武今艮山楊墅傳為將軍故宅廟在焉為賦此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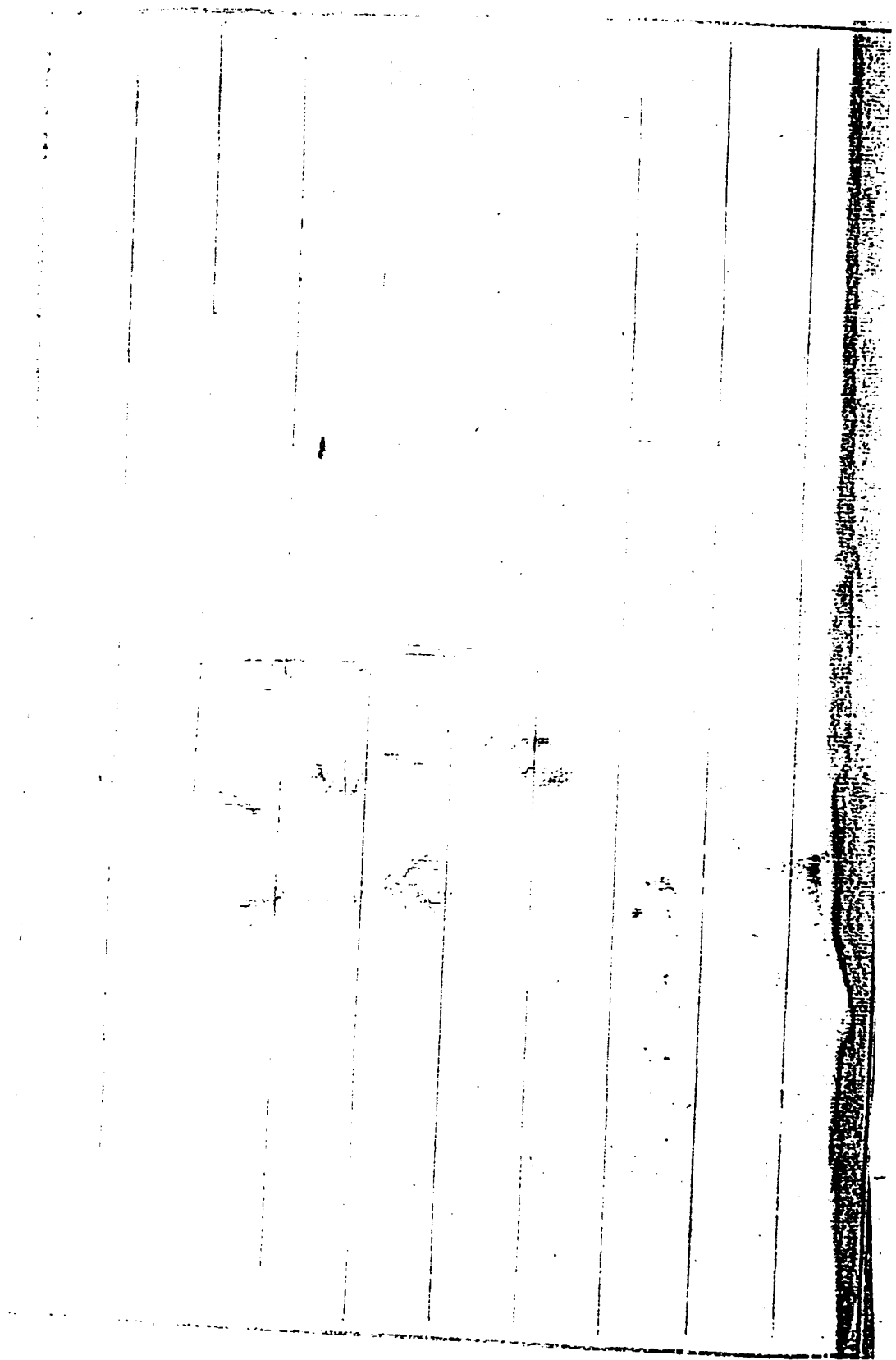
僂力中原文二及商橋血戰分捐軀沙場不返銀胡鞞大將
竟摧金僕姑祀典千秋存故宅忠魂終古傍行都裏屍得遂
平生志老死徒慚小丈夫。

李寶墓

李寶墓在西湖定香橋墓土久平神道碑亦早已不存現僅桐城吳廷康所立二墓道界址碑之一尚存因得考見遺址碑在定香橋路側離花港觀魚不遠中題宋封崇文侯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忠勇贈少保李公墓道碑之界址旁有題識畧稱崇文侯墓載杭州府志在定香橋然鮮有知者案景定二年勅封岳忠武王為太學士地其佐神有崇文侯李寶在焉余來杭四十年去歲因購得王父子初瘞處在九曲叢祠蟬蛸山與沈念農司成同建忠顯廟始得訪悉崇文侯舊有神道碑深隱叢林之間與墓道分別南北兩區來

脈自八盤山出嶺蜿蜒直下至于少保墓道之前與于墓後先輝映
兩朝勳臣并峙湖上得與岳少保鼎足為三矣因題豐碑分立
墓道之前俾知有功德于寰宇者之足式千秋也據題識而觀
似吳氏亦未曾親見原碑蓋僅憑傳說而定其處者也按李寶
乘氏人初自虜中拔歸從王為將王嘗命寶與王貴等分佈經
畧西京諸郡寶所向有功紹興末金主亮渝盟入寇高宗授寶浙
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平江防海寶先與其子公佐由海道進
兵克海州繼復大捷於山東三白島事聞詔獎諭書忠勇李寶
四字表其功蓋驗諸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金主亮恥其敗
下令限諸將三日渡江否則誅寶遂中作亮因被弑論者謂

向非石函島之捷亮之首未易授也故孝宗時列中興戰功十
一處李寶海上之役即其一焉勲業彪炳照耀一代宋史不入
岳王部將之列惟因其係從王起家故景定間追封從祀六侯
時寶亦被列為一焉。



宋贈少保忠勇李公神道碑

唐際盛

忠勇李公諱寶，南渡後飛將也。公從虜中拔歸，諳晰北事。高宗嘗召對，與語器之。時完顏亮敗盟，信淮浙奸民計，造舟潞河，命將蘇保衡統軍，欲由海道襲兩浙。諜聞，倉卒命將高宗思其言，授浙東路副總管，駐平江。捍海，公聞命亟發，僅挾艘百二，戰士五千人，甲仗糗餼略備。既抵江上，先遣其子公佐及別將邊士寧前往偵敵。公適西北風出大洋，行三日，風愈厲。公酌酒自誓，神色不沮。士寧自密州先還，悉知敵耗。公佐復同魏勝得海州，公喜甚，士氣百倍。方趣進師，風又大作，濤湧如山。公行益奮，時海州重圍，旌塵彌望。公引兵登岸，握槳

大呼，鼓行而前，敵出不意，為奪氣解去。公獎勝忠義，勉以功名。四遣辨士招集降附，山東豪傑起兵應援者至數萬人。唐島之捷，驟以輕師，歷虜俘斬無算，梟其帥鄭家奴等六人，並禽奸民為鄉導者上於朝，焚其輜裝，火達四晝夜。高宗聞之大喜，曰：朕自用寶果立首功，敕書忠勇表其旌旗，就除節度，制置二官，賞錫有加，卒贈檢校少保。公之戰功如此。當海陵南渡，擁眾四十萬，分諸道為三十二軍，浮梁絕淮，真有投鞭斷流之意。虔臣宿將零落晨星，廟議恒擾，復出航海下策，賴陳虞兩公謀斷於內，公父子與魏勝呼應於外，小朝廷之不化為左衽者，幸也。蒼山之圍，新橋之戰，勝幾不免虎口矣。亮

計渡淮之後，可以乘勢長驅，何物海州，猶耽其後，故分兵數萬，必欲滅此朝食，何圖金鼓餘聲，自天而下，遂使神弓飲羽，鬼彈收丸，迨膠西敗，問至老羞成怒，高趾忽蹶，三日渡江之令下，而變從帳中作矣，史稱向非唐島之捷，則亮首未易授錢塘，未易守，非虛語也。公生圖麟閣，歿葬青山，後遭妖髡之禍，風雷哀怨，常繞八盤嶺間，封樹北域，髣髴猶在，子孫避元，無一人入仕版者，天錫忠貞，篤生吾師，涼庵先生，繹念先澤，力護遺壠，元堂釜坊，以次修繕，其牒系支派，則五世祖志廣，公實表明之，世有誥人，繩其祖武，天之報施，公不淺矣，吾師學洞天，人才兼文武，河渠有志，問牧有書，又精西極之言，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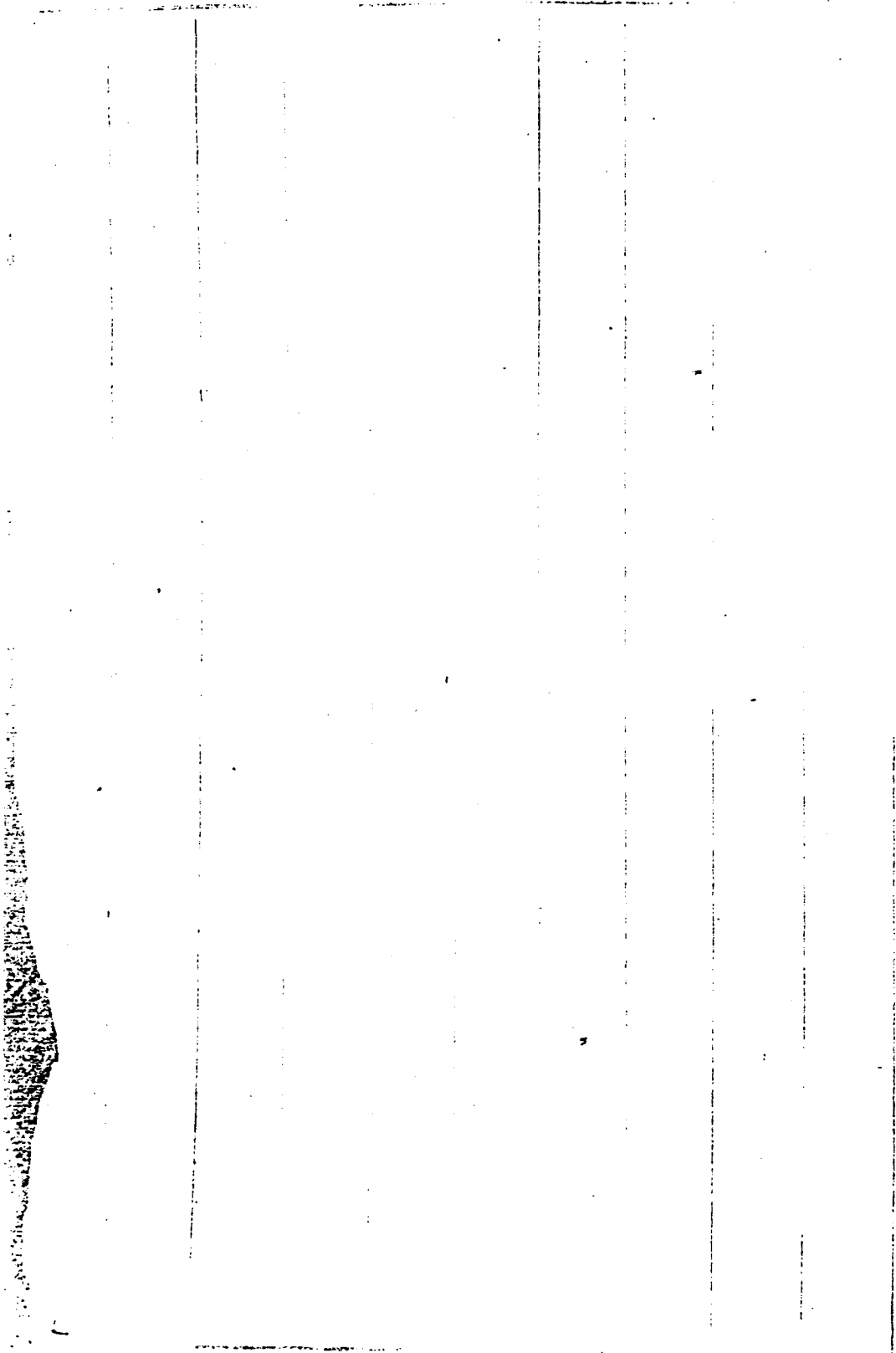
徵澳夷火器甯前之役，賴舉奇功，公絕口徒薪，安心豹隱，惟孜孜以述祖德，表先徽為事。適當聖主中興，湖山滌垢，外掃鯨鯢，內屏狐鼠，此亦前朝忠烈吐氣舒神之日，爰樹貞石，用紀殊勳禮也。工甫竣而簡命亟召師入，濱行詔小子際盛日，子其為我叙隧道而銘之，使余得了此一片石而去，尤不世之感也。盛於先生為門下士，不可以辭。

張保王橫墓

張保墓在杭州市長壽路，王橫墓在性存路，二墓相去不遠。查張保王橫在說部中為岳王隨從，所謂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幾於婦孺皆知，惟按之史乘，殊不能考見其名，至於事蹟更無論矣。然其墓現存，當有其人，有謂二墓所在於南宋俱屬大理寺範圍，或係說部中有張保撞死獄內殉主之文，後人因附會而創立衣冠塚於此，亦未可知。二墓係光緒初元由桐城吳廷康重修，故現均完好。一題宋背嵬軍統制張公保之墓，一題宋本司中軍後營統制王公橫之墓。查背嵬係屬親隨軍，其名起於西番，據雲麓漫鈔，建炎中興，韓岳兵力最精，又別置親隨軍，謂

之背崑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崑軍無有不破者。范石湖曰：燕北人呼酒瓶為崑，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員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罍者，則指云：此崑也。故韓岳用以名軍。又據商盤忠武軍符歌序：親軍為大將背崑者，統制而下，咸與抗禮。符制以銅，圓徑六分，高三分，鼻紐以貫，佩繩，其文一人飛騎背負酒瓶云云。王部背崑軍統制為董先，其將領史可考，見者有王剛、張應、李璋等數人，並無張保之名。至中軍統制為王貴，其各部統領名無可考，軍不分部而分營，不稱統領而稱統制，均與宋代編制不符。且中軍為五軍之中堅，而背崑尤屬王部之精銳，以待從副官之類，而標以背崑及中軍統制之名，題墓者蓋

仍不脫流俗觀念誤以非竟真曰
也



施將軍廟

施將軍廟在杭州市象安橋直街一百二十三號，祀宋義烈將軍施全。此廟不知創於何時。乾隆戊申重建，咸豐庚申燬。同治初重建，原在橋上，因填河築路，遂處路旁。廟宇狹隘，僅屋一間，額題施將軍廟。中塑公捧笏端坐像，前有牌題「宋殿前司使臣刺秦檜不克死，私諡義烈將軍施公諱全之位」。其他一無碑碣。按杭城土穀神多奉施將軍，俗傳有七十二處，今如高喬巷之興福社、四條巷九曲巷及各處之興福廟，皆是。查《綱鑑》紹興二十年正月丁亥，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刺秦檜不克，壬辰磔全於市。檜趨朝，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

親鞠之全曰舉國與全為讎爾獨欲事全我所以欲殺汝也。老
學庵筆記謂秦檜嘗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伺其入朝持斲馬
刀邀於望仙橋下斫之斲橋子一柱而不能傷斲全於市觀者
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聞者皆笑。按
全亦王之舊校精忠類編作東平人姓譜作臨淄人未知孰是。

畧安橋施將軍廟碑

清 王曾祥

行不必執乎道，而合乎人心之同，事不必成於時，而傳為後世所快，此發於意氣之正，不牽於利害計較，故感激里兒巷婦，歷久不沒，而儒生之責備有所不得施。當秦檜柄國，方自尊大，謂天下莫余逆。將軍殿司小校耳，獨以匹夫之力，思刺刃於其胸，事之不克，卒以其身受磔裂而不悔，嗚呼！是亦烈矣。自今言之，檜儼然天子之輔也，以小校賊天子之輔，天子釋不問，士師不執法，自古以來無此國典也。是則將軍之刺檜，克亦磔，不克亦磔，不克則為檜磔，克則束身闕下，為天子磔，此理之必然。將軍何為者？或曰：岳忠武之死，將軍痛焉為

之復讎爾按將軍刺檜距忠武死且十載將軍與忠武尊卑
異分內外殊地必無生平握手之雅余獨偉將軍之對檜曰
天下皆欲殺虜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嗚呼天下之欲天
下之公情也檜拂天下之公情檜之流腸焚首天下所勤企
也將軍於此搏膺扼腕非一朝夕之故柄不在己鋤之靡由
計惟不惜葑醢為天下誅檜檜死天下稍舒其憤耳杭泉安
橋舊有將軍廟里之人既葺而新之因請文於余余考潛說
及臨安志載將軍刺檜伏仙橋下蓋橋之側近檜一德格天
閣及家廟在焉且又檜起朝必經之地俗言泉安橋傳聞之
誤也顧將軍斯舉既以為天下則廟食勿替為遠為近宜無

不可者。

重建眾安橋興福廟碑記

清 沈叔埏

杭人祀南宋施諱全為興福社神而跨眾安橋者相傳為神
仗節死義之地昔有藏神顱骨者靈棲數椽香火最盛乾隆
戊申二月市人不戒廟燬鬱攸余過而慨焉亟謀重建指廉
為倡仕商樂從越月落成嘗讀宋史秦檜傳神於紹興二十
年正月刺檜不中磔於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
衛夫神一殿前軍校耳憤權臣之誤國不自量而刺之刃不
濟則捐軀以殉亦足褫奸雄之魄而愧當附時和議之士大夫
者矣考神之祀吳山有忠義廟俗稱施公廟則專祀施公者

明成化間廷尉夏時正有記西湖有翊忠祠則并祀劉允升
隗順者萬歷間水部施浚明為記又老學庵筆記謂伺檜入
朝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斫之斷橋子一柱而不能傷則
未知象安橋之與望仙異同遠近也如何又云神死時有一
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野客叢書載檜自見刺之
後嘗獨處一閣雖奴僕不敢輒入季年遺豫三術楊存中成
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各贈表勳酒器顧無僕
從自攜出室則猶然懼一斫之餘威也朱子云舉世無忠義
氣忽自施某發之斯言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某
刺秦檜不克而死本此意也神之至今凛凛有生氣宜哉。

翠微亭

翠微亭在西湖靈隱飛來峯半，係宋韓蘄王肇建。考宋史，岳王獄將上，舉朝莫敢出一語，獨韓世忠心不平，詣秦檜詰其實，檜曰：「某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遂連章乞罪，道經湖上，最愛靈隱山，建翠微亭，時獨遊焉。其時岳王已死，先是岳有池，州翠微亭詩云：「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韓蓋憶岳此詩，故以名亭，而亦隱痛之也。是則蘄王之建築此亭，於取便登覽之外，尚含有紀念岳王之意。原亭久圮，遺址僅存。現今之亭，係民國十六年冬，釋慧明重建，詳見《湖濱集》。

顏稱壯麗與岳王廟東西對峙雙忠死在勝蹟長垂足為湖山
生色亭內並有太虛法師一聯聯詩為「迴鐘巖濠融閭性幽翠
玄微印覺心以後教之語狀其亭之景可傳之作也。

次韻范守翠微亭

宋 洪 适

帶郭長隄十里春是中佳處外風塵層層危磴渾依舊一一
高亭已漸新領畧江山初縱目翦除荆棘不勞神攜壺一笑
須投隙官事何時可脫身。

登翠微亭

明 董其昌

煙迷楊柳洲水拍芙蓉岸我憶南窗秋西山暮雲亂。

精忠柏

精忠柏即舊大理寺獄風波亭前之枯柏，據岳氏家乘，浙省廉訪署南宋時為西曹理刑解有古柏一株，無^枝葉，長二丈有奇，圍寬約四尺許，相傳鄂王被誣，同日枯槁，閱今六百餘載，堅赤若鐵，僵立不仆，號曰精忠柏，項元汴繪圖而繫之記，並勒諸石。嘉慶間范正庸司園事，因惜其深貯理庭，閤而弗彰，爰繪圖作歌，勒石廟中，遂著於世。洪楊之役，柏毀於兵，同治間蒯士彝任浙藩，屬桐城吳廷康重泐范氏舊圖，即於故處壘土為臺，樹石其上，名曰精忠臺，柏，彭玉麐為之贊，而俞樾為之記。民國改建監獄，柏臺早經鏟平，原石亦已移置西湖王廟，該柏斷幹於民。

國九十年間在第一監獄門前之北浣紗溪內發現(按王豐鎬因欲牽合岳王墓前南枝樹，故改稱北浣紗溪東數十步之眾安橋河下，因其地相傳為岳王初瘞處有同光間吳廷康從閩市中所創之忠顯廟中有壘土若墳之衣冠塚故也)士大夫取為裝潢玩賞，鄉婦孺取為治瘡異方，致將樹身擊斷，日漸零落。民國十一年浙江交涉使王豐鎬為保存古蹟，雇工移置西湖岳王廟護以鐵欄，圍以厚垣，並建亭覆之，榜為精忠柏亭。亭內置直徑尺餘之斷榦，較九節高自尺許至二尺不等，經已化石，作鐵赤色。亭前並立有石碑，勒王豐鎬所撰之記，惟記中並不述及精忠柏故事，僅反復以南枝樹為言，似誤精忠柏即為南枝。

西湖

樹者以致地點不符，附會牽合終不能自圓其說。夫岳王墓昔有南枝樹，人盡知之，然其究係何樹，志乘無考。據元王逢岳王墓木皆南向，平江張師正命工圖之為題一首中，有昔儔嘉會門嘗岳王謁墓，二樓儼喬梓，十八松夾護等句，推之似為柏二松十八，其樹久已不存。明清人題詠中，如高啟大樹無枝向北風，朱彝尊南枝尚可攀等句，均係想像之詞。後人於南枝樹亡後，在殿前植數柏以木板榜其上，曰：此是精忠柏，可觀不可拍，誤二為一，其皆由於不考典故也。

精忠柏歌

嘉慶二十五年

清

何太青

浙江臬署於南宋時為西曹理刑廨，園土間有枯柏一株。

高二丈許，外實中空，堅如鐵石，叩之鏗然，有聲，相傳為鄂王被陷，同日枯死，閱今六百餘載，僵立不仆，歲己卯，古吳范君正庸司園事，刻石為精忠柏圖，余惜其深貯理庭閣，而弗章，用補斯圖，勒之廟中，作歌紀事。

枯根黥黹寒鐵色，血瀦淒淒漬古碧，園土千年不復春，屹然僵立瘦蛟脊，娑娑已覺生意盡，磅礴猶疑元氣積，英魂終古相憑依，白日陰風吹槭々，吁嗟此柏名精忠，忠心乃與將軍同，將軍誓死志恢復，背鬼五百趨黃龍，金牌召還讞三字，蕪王出爭氣，何雄當時脫幘目如炬，照破黑獄光熊々，從來左紐有本性，令我一見悲填胸，臣心已灰木亦槁，慷慨不作偷

生容麒麟死門蝕夜月山岳崩墜鏗霜鐘尋常物性有如此
况乃正直相感通一生唯有懷六桂半死豈肯如孤桐南渡
滄桑幾回首冬青之樹嗟何有烏臺突兀留古根毋乃長為
鬼神守前身恐是延平龍獄底奇光悶深黝中空穴遍怪哉
蟲誰向貞珉傳不朽我來更為開生面恍見將軍氣驚牖錦
官靈植世所~~稀~~稀石質柯銅詩滿口此本崛強蹟更奇但恨今
無杜陵叟舊廨年深長野蒿旁人涕淚說西曹傷心更有西
湖樹夜々南枝聲怒號。

精忠柏臺記 同治十三年

清 俞 樾

精忠柏在吾浙按察使司獄公廨之右土地廟前即宋時大

理寺獄風波亭故址也。岳忠武遇害之日，栢即枯死，乃自宋至今枯而不仆，虛中實外，堅如金石，蓋忠義之氣大之可以動天地泣鬼神，即其被於一物者，猶可不磨滅如是，噫可敬也。咸豐庚申辛酉間，杭城再陷，始燬於兵火，幸嘉慶間范君正肅何君太青先後繪圖勒石，石雖勒而脫本猶存，余同年生士薊蒯公陳臬吾浙屬吳君廷康依舊圖重刻之，即於故處壘土為臺，樹石其上，命曰精忠栢臺。余惟唐時御史府列植栢樹，是稱栢臺，今直省按察使總司一省之綱，紀唐時所謂外臺也，故亦有栢臺之稱，茲栢託根適當其地，栢亡圖存，猶足以扶正氣而鎮神英，公之補刻斯石，意在斯乎，乃作贊

曰

秦漢以降有二古柏孔明廟前柏為最古其一維何在浙園
寺有宋鄂王實忠且武浩然之氣斯柏是託王死不朽柏死
不竄森森臬臺樓之霜鏗爰繪之圖爰勒之石脂韋劫手極對
之有愧誰與作歌世無杜甫爰為之記用厲凡百。

重修岳王墓柏鐵欄記 民國十一年

王豐鎬

夫天地日月山川之精華萃於物則麟鳳龜龍河之圖洛之

書以及靈芝瑞草甘露澧泉萃於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有非常之事業而有非常之功勳迨宋則有岳王之精
忠純孝立千古不易之常經追溯神謨萬世欽仰豐鎬崇拜
之餘見墓前二柏靈氣所鍾遂化而為石矣既經剝落遂保

而存之矣。

其時精忠柏沉沒於泉安橋河下岳王墓廟士大夫取為裝璜玩賞鄉婦孺取為治瘧異方致將樹

身擊斃日漸零落豐鎬緣雇工抬於西湖岳廟護以鐵欄圍以厚垣以保存也庭中又補植兩樹今又重修

岳廟爰為之記曰岳王墓南枝樹久不存矣存者僅距墓南

向百武之柏二永祐天順迄今方質張孚敬李贊極曾筠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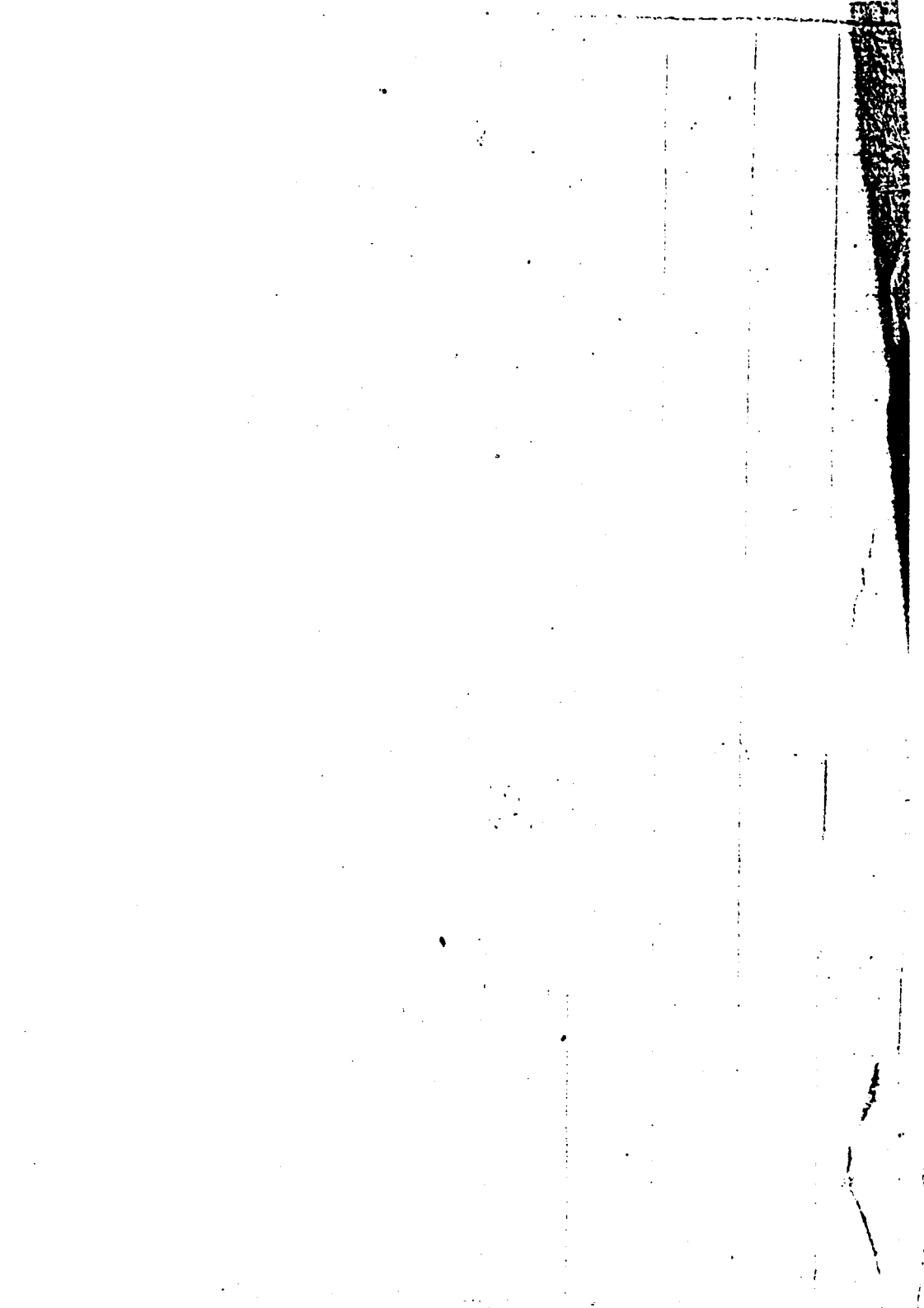
德潛輩辰王墓者皆進而及柏柏所以示王之精忠貞卓也。

前十有餘年豐鎬吏於浙景王之貞忠月朔必拜墓丹青畫

壁松枯靈枝，慨其剝蝕，自分俸錢於墓也。為之封壘於柏也。為之闌楯於二柏之北，且為之補植二樹。是時展墓之人，蓋無復顧溯者。有之則同寅張觀察鴻順贊助焉。歲戊午，豐鎬重銜命吏於浙。浙之大吏方崇王之祀，吳王之祠，若柏則柯幹依然，補植之樹，把者將拱矣。滄海能波，天桑自古，欲所以示王之精忠貞卓者，歷萬禩而勿翦勿伐，用載修潔謹誌於斯。

嘉興第七

王寬雪後，子孫並詔復官。王孫珂於嘉定間出守嘉興，珂痛
王寬搜剔遺文，依證御札，辨驗彙次，成籟天辨誣錄五卷，上
之於朝，奉旨宣付史館。公論遂明，邦誣得白。珂有惠政，去官
後，即家於郡治之西北，後人因名其地為金佗坊。明裔孫元
聲曾於其地建家廟，世稱金佗祠，迨類而及，故以為殿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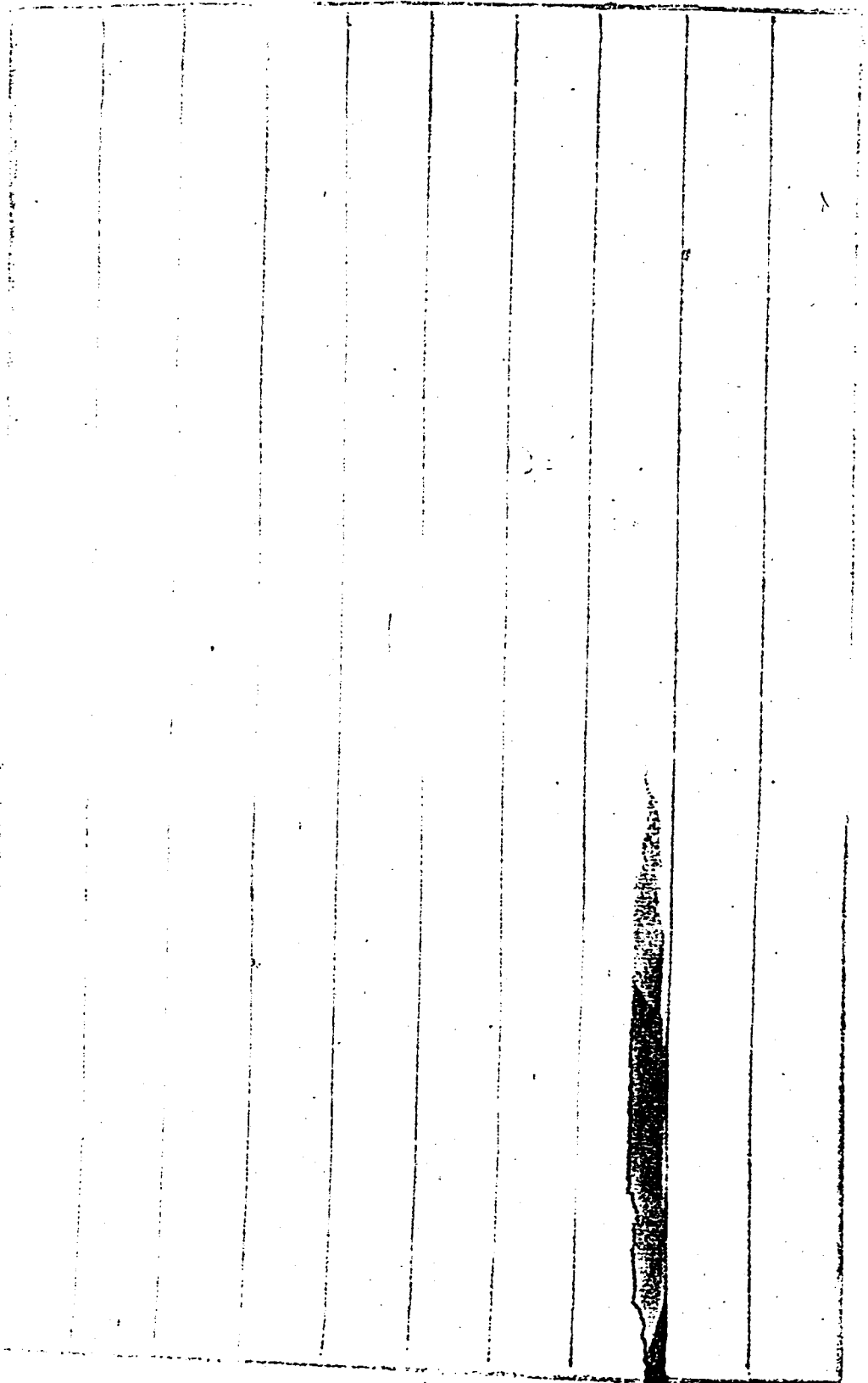


金佖坊

金佖坊遺址在今嘉興縣東七里之三塔塘上其地相傳為王孫●珂舊宅。謹按史「珂字肅之，號倦翁，一稱亦齋先生，為王子霖之第三子，少善屬文，雄健成一家言，初王遇難時，秦檜盡收其家所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父霖請於孝宗還之，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錄五卷，上之於朝，奉旨宣付史館，王寃遂_{白。}珂後合所著籲天辨誣諸錄及經進家傳家集等成金佖粹編一百卷，世所傳關於忠武事蹟諸書，類多取材於此。珂曾守嘉興，有惠政，去官後即家於郡治之西北，世因稱其地為金佖坊。按金佖

之佗从个不從卩珣自序謂先王佩佗綬於鄂又謂即漢制佩
章之義陸以泚冷廬雜識引爾雅委委佗佗之註云佗長之美
貌解釋頗為的當今通俗書作陀者實誤金佗坊遺址裔孫元
聲曾於萬歷間創家廟於其上明末兵毀清乾隆間王二十二
世孫綸高與其子鑑重行興復嗣又~~毀~~^增擴於咸豐~~時~~^時亂王
二十五世孫廷彬再度鼎新光緒間且曾奏請賜額廟在三塔
十號前有石坊一座係乾隆五十九年裔孫岳鑑建立額題萬
古精忠柱刻兩聯一為「泰山易撼軍難撼和議遲成功早成一
為「百戰妙一心運用兩言決天下太平」句順丁廟入坊為門廳
三楹額題敕賜顯忠廟進門為正殿三楹僅正中置有一龕奉

王及輔文侯烈文侯神主，其餘空無所有，殿柱尚留有二聯，一為朱珪督學浙江時所撰文為「霞嶺神來」三字，昔驚山嶽撼金佗世濟，五經今粹日星光。一為嘉興縣尹王維堦所撰文為「誰壞長城終見渡江來白雁，但留半壁幾曾痛飲到黃龍。二聯均係後人錄書，並無原物，其他碑碣一無所有。廟右為岳氏宗祠，僅正殿三楹，中龕供岳珂夫婦神主，額題「三世權發遣嘉興府兼管內勸農使戶部尚書通城縣開國伯晉封鄴侯諱珂，妣威寧郡主神位」，旁置四龕，分供金佗支歷代祖先神位。此廟自抗戰以還，破壞不堪，不事重修，勢將傾圮矣。



附錄一

岳王本傳

按王傳

具見子傳

及岳氏宗譜都然非失之簡畧即傷於繁

蕪惟宋史列傳詳紀後先綜緝王生平忠孝以及戰伐勲
勞首尾條貫爛然較著蓋宋史係翦裁宋尚書章穎之經
進傳而章傳則又據王孫珂行實編年及籲天辨誣錄刪
掇而成者其簡明而翔實也惟其間亦不無傳抄訛誤
之處畧為校正志岳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
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賞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

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同渡，嘗獻之。

從浩往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塵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反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
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
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
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
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
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
兩束，夜半熟，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
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
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
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

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
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
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
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
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神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
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
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
要擊三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
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

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寧來降。」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辨士說馬臯林，聚盍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

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賊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墩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塘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秦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

二百殿金兵不敢進。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
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
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
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
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
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
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
趙萬成。聞成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
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飛以書

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

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豈起之衆未可遽殄許
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
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
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
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
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
奪兩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
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
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
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壘上保

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

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

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恐盜復起，不復行。奏飛

江西宣撫劉大中

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莫留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止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

賊家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曰：「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舉、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又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

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李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連破其

衆飛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
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
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
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
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
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
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
未知其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
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
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竝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全兵不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

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

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
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
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
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
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
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
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
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
餘人慕飛義率眾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
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逋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眾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玠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合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

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

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

即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
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
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
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
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
討順天道回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
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海用漢
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
命未報而鄺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
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臘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

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有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僊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竇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亮，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

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
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
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
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
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
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
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
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

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塵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過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敵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宣結罕索章宣兀。

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竇。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元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訖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牒，自北方來。陰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

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

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元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噉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兵為得體，元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

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
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
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
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
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
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
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
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誑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
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
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

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諛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諫殺之，以諫議大夫。

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
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
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
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
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
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
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
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
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
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

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

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

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
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
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處額曰：南東民力耗散
極矣。荆湖平，募民營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
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
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
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
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
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韋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方俟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名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

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
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
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
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
濟道濟下獄瞑目曰自壞汝長^葛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
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附錄二

子孫附傳

按王子孫並垂名青史，雖則以王而及之，然如雲之武如銀瓶之孝，如珂之文，見之傳述者，本非尋常兒女曹也。志子孫附傳。

岳雲王長子

宋史誤作曰養子似事年十二

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

曰羸官人，王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王輒隱之，每戰以手

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

漢平，功在第一，王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

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崇廉，則廉矣。

未得為公也，奏乞擢異數，王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殊遠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王又辭，命帶御器械，王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二，孝宗初，與王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男二甫、中，女一大娘，壻封進武校尉。

嘉定間追封繼忠侯。

嘉定間追封紹忠侯。

岳雷故任忠訓郎，閣門祿候，贈武器郎，子經、緯、綱、紀，女二娘、三娘，其夫俱封進武校尉。

岳霖少穎悟，能文，慨然有昭雪父兄冤枉之志，淳熙五年，知

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
不及卿家寬枉朕悉知之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
勝感激遂上疏求還高宗所賜御札手詔帝詔還之霖因得
搜剔遺載訂考舊文葺為成書會疾革不及上執其子珂手
曰先公之忠未顯寬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滅余
初罹大禍漂泊囚縲及仕而攷於見聞訪於遺卒摺拾而未
及上余之罪也子能成吾志雪爾祖之寬吾死瞑目矣霖嘗
宦遊至廣州道出贛父老率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
日復見相公之子皆大感泣霖亦泣霖官至朝散大夫敷文
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子三琮琿珂

嘉定開邊封續忠侯

岳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嘉定間追封緝忠侯。

岳震故名霽。孝宗為政，今名任修武郎閤門祇候。嘉定間追封續忠侯。

岳珂武穆三子霖之第三子。號亦齋先生。少善屬文，雄健

成一家語。武穆下獄時，秦檜盡收其家所得御札數篋，束之

左藏南庫。珂父霖請於孝宗還之，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

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錄五

卷上之於朝，武穆之冤得以大白。所著有程史、全佻粹編、天

定錄、愧鄉錄、註解小戴記、諸書官至嘉興府知府，封朝請大

夫，權尚書、戶部侍郎、通城縣開國男。

安娘、武穆長女，婿高祚，封承信郎。

銀瓶武穆季女，金佖粹編弗載。載野史中，幼有至性，通書史，知大義。當時痛父兄死於非命，慟哭含憤，抱銀瓶投井死。卒時年十三，世號為銀瓶小姐云。

--	--	--	--	--	--	--	--	--	--

附錄三

部將附傳

按王部曲諸將依附青雲垂名竹帛者，不可勝數，內除王
貴董先二人，立功雖多，晚節不終，卒最可愧惜，外其餘皆忠
義之士也。惟各書所考人數不同，茲以湯陰精忠廟從祀
為準，作為三十八人，此三十八人宋史僅傳其四，而不詳
其他，欲盡詮次之，頗難，姑即其戰功表見者著於篇，雖事其餘
關不詳也。列其姓名，亦足以傳世矣。志部將附傳。

張憲王愛將也。王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
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為成報讎，號白巾賊。憲一鼓擒
之。王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
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
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
城，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
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於臨潁之東北，
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
命王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王，密誘王部曲，以能

告王事者，罷以優賞，卒無人應。聞王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王，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鵲兒，以姦貪屢為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王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王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王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為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服。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王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

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王父子至，万俟卨誣王使于
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王
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案語在
王傳，憲坐死籍家貲。乾道元年，王事昭宣，憲子敵萬比例陳
請，詔復寵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
使，錄其家子四人俱補承信郎，景定間追封烈文侯。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或曰忠襄楊邦乂子，傳不明言。紹興二
年，王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
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三弟三。成敗
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

王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王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於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王敗金人於鄆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王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撤八孛革千戶。

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兩升王為之大慟

初為射守

牛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金人入侵臯聚眾與戰屢勝西道

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臯計劇賊楊進於魯

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

京西臯十餘戰皆捷如果州圍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悞辟為

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

臯潛軍於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

制又與李董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偽齊乞師

于金入寇臯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眾來伏發俟

其酋鄭務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

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會岳王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臯隸王軍王喜甚，即辟為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偽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王遣臯行，裹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隨州。李成在襄陽，王遣臯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金人攻淮西，王遣臯渡江，自提兵與臯會，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臯遣謂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軍胡為見犯？」眾皆愕然，不戰而潰。王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大

夫從平楊么破之，么技窮舉鍾子儀投於水，繼乃自仆，臯投水擒么，王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渝盟，王命臯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臯兼提舉一行事務，宣撫司罷，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制，都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前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當足，所恨齒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願死膺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殺師。」

中毒臯云。景定間。追封輔文侯。

胡閔休字良敬。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閔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桌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閔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閔休得之。淚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王為招討使。王辟閔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王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佯

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於家，孫照德安太守。

從王最早

擒

徐慶嘗與王萬共會賊黨姚達、饒青等十數人于四望山。亡將李宗亮誘張式叛，夜至筠州，劫殺其眾，慶捕滅之。又從攻因石洞，王授慶方畧，捕諸郡賊，以次敗降。又從定隨州，與張憲俱有功。景定間，追封昌文侯。

李寶乘氏人，初自虜中拔歸，從王為將，屢請歸山東。約曹州之東，約曹州之眾來歸，王以黃金五百兩遺之，俾壯士四人偕

行寶領衆五十趨楚泗以歸為韓世忠奏留之寶鬢髮痛哭
願歸王世忠以書諭王王書謝世忠受寶置戲下王嘗命寶
與王貴等分布經畧西京諸郡寶奏捷於曹州又捷於宛亭
荆堙又捷於渤海廟所向有功紹興末金主亮渝盟造舟潞
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令督海舟捍禦次江陰先遣子公佐潛伺動靜虛寶公佐已
挾魏勝得海州寶喜趣衆乘機進適大風作海濤如山寶神
色不為動風稍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
數十里寶麾兵登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

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遣辨者四出招納降附，
聲振山東，豪傑爭應。寶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郟事。
昇勝與發膠西石臼島，敵引舟握刃待戰，寶船鼓聲震疊，海
波騰躍，敵大驚。寶亟命火箭環射，延燒數百艘，斬其帥六人。
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
制置使，卒贈檢校少保，景定間追封崇文侯。

王貴之從王也，勇力絕群，攻伐數多。劉忠將高聚犯沅州，貴擊擒之。張成寇隘袁州萍鄉，又追擊之，破郭開，擒姚達、饒青。從攻鄧州，貴由光化路掩擊賊兵，從攻唐州，偽五大王劉復擁兵迎敵，貴過之于大標木，一戰逐北，偽都統薛亨以眾來援，貴與董先戰之，陽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貴先回兵夾擊，賊眾大潰，貴引兵至蔡城，閉拒未下，王奉詔使貴返，貴至白塔，叛將李成等併兵絕貴歸路，貴擊敗之，追殺五里，還至牛蹄，賊復益兵來追，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追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賊兵引去。又與牛鼻等共定河

西諸郡。又與岳雲共破兀朮於靈昌。兵勢大振。貴之力最多。時檜謀殺王。與張俊議。誘王部曲能告王者。及貴謂王嘗斬其卒。且杖貴也。貴初不從。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矣。檜竟劫貴陰事。貴不得已從之。景定間。追封尚文侯。

董先王為制置使時。先軍馬失守。王奏措置其軍。後先累立戰功。從攻鄧州。出奇兵掩擊賊。賊眾大潰。擒賊將高仲以獻。又與王貴攻唐州。戰陽北。取勝。語在貴傳中。虜犯漢上。王遣先與牛臯等迎戰。且令諸將聽制節先深入。逢虜騎萬餘。先一麾軍退。臯等告曰。不戰便退。不惟為虜易。歸則宣撫不赦。不

如不深入，先不從，退百餘里，始劉營，虜晚亦駐軍，黎明先又退百里，虜襲人至散方擊，及百里又劉營，次日復如前，先遂與牛鼻等議曰：諸君欲戰，今日正効力死戰時也。既戰，先身插數小旗，用小鼓小鑼，與虜騎對壘，使步人皆坐，先出戰，走馬覘軍，俟虜騎近，出小旗，軍起立，再旗蔽定，鳴小鼓，前擊虜，衆不動，鎗作走勢，虜騎方向前，再鳴鼓，向敵，又未動，如此者三，虜騎動，分四頭，項擊虜騎，歸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飯，伏兵旗幟遍山，虜驚怖，莫逃，俘獲甚衆，得馬三千匹，騎兵千餘人，王得此，馬軍勢大壯，先除軍職，正任承宣使。又從攻

魏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

萬時檜引先證王有建節與藝祖同時語恐先有異詞慰

曰毋恐第證一句即出先唯唯如命景定間追封煥文侯

姚政從攻潁昌韓昌及鎮國大王邪也常字董再寇潁昌政與

董先敗之

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破賊於絳州垣曲縣

虜入城復拔之又捷於沁水縣復之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

邵原降漢兒軍張太保等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走又由濟源

縣曲陽破高太尉之兵橫屍十里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兵

萬餘再戰又破之高太尉以餘卒遁又敗之于翼城縣復之

又會喬握等進復趙州王奉詔班師與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

元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網之路金人大擾惜夫其亡
所就也已。

張用相州人與王同里門勇力絕群號莽蕩其妻勇在月右
號一文青冠江西張毅檄王討之王至中途遣一卒持書諭
用曰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莽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欲戰
則戰不欲戰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
俱解甲王受之為置戲下。

任士安為統制時從平湖寇慢王瓌令不戰及王至顧士安
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賊矣士安交身牛車等力
戰破賊。

孟邦傑與王貴生阜平楊再興等受王命分布經畧西京諸郡
王剛鄆城之戰敵王城北王

現敵過之奮勇先入斬其將

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

趙雲王進章等張裕等
蒙傑從梁興來破賊于終州

等地所斬獲軍器詩在

郭進周慎呂榮黃欽李崇宗一迪楊真王清郝晟杜彥劉得

楊珍薛密王萬鄭得張應劉遇張彥張立等均有一陣一戰

史冊盡書古圖

子山之真德比京民此金...

宋史本傳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繇太學試大
廷秦檜旣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上親擢第一特授
紹興府僉判召除秘書郎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禦敵
莫急於用人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陛下政
復出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
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請
祠歸孝宗立起嚴州累遷國子司業時左右史之職久
廢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史上
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陳恢
復之計因論史浩八罪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

仕命下卒年六十子聞詩聞禮皆力學自立聞詩知光
州提點江東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

古今圖書集成

作

梅溪王忠文公年譜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十月十八日公生

公生有異兆眉濃垂目深

神藏少穎悟強記覽日誦數千言無他嗜好

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公十四歲讀書鄉塾操筆即有夔

世拯民之志

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公十七歲讀書鄉塾

有感時傷懷詩

建炎三年己酉公十八歲讀書邑之金溪招僊館

建炎四年庚戌公十九歲讀書金溪

有駕幸溫州詩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公二十三歲時尚力學見朝廷艱

虞心懷忠憤每發於詩歌

紹興五年乙卯公二十四歲邑建新學公作縣學落成

詩百韻頌其事

紹興十一年辛酉公三十歲父贈朝散郎諱輔謝世公

居喪盡禮

紹興十四年甲子公三十三歲學成行尊授徒梅溪遠

近從遊者幸知名士公孝友天至進退取予必以義

自孔孟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
溫公是師通六經尤長於春秋

紹興十五年乙丑公三十四歲冬赴補太學

紹興十六年丙寅公三十五歲赴補太學

紹興十七年丁卯公三十六歲秋赴鹿鳴燕

紹興十八年戊辰公三十七歲春闈下第追補太學至

閏八月歸和韓昌黎秋懷

紹興十九年己巳公三十八歲秋赴太學

紹興二十年庚午公三十九歲春陞太學上舍母贈碩

人萬氏謝世公居喪盡禮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公四十一歲喪少子孟丙冬赴補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公四十二歲春赴補至八月歸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公四十三歲家居講授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公四十四歲家居講授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公四十五歲冬赴臨安

是年十月景雲見于

邑治東之文峰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公四十六歲高宗親策進士於廷

公對策萬言御筆親擢第一初授左承事郎僉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聽公事又詔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
人欲試以民事何得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冬
赴官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公四十七歲守僉判民有訟久不
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繙閱不以
付吏審覈情偽叅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公四十八歲守僉判臘月秩滿解
官歸

紹興三十年庚辰公四十九歲正月二日被命除秘書
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與王子
分賓主公不可王敬之特加其禮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公五十歲在秘書省時言路久塞
公因輪對策金人必敗盟力陳備禦之要請亟起張
浚劉錡又論楊存中以管軍領三公名器濫極上大
感悟用其言而大臣多不悅者公求去除著作佐郎
罷其兼職公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
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五月十八日去國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公五十一歲朝廷推恩贈公先世
六月內禪孝宗卽位起公知嚴州未赴卽召對九月
赴行在首以明作有爲任賢討軍爲言除司封員外
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
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應詔陳弊上嘉之卽召公與

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事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公五十二歲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讀公與左史胡銓同奏史職廢壞者四事上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益自任排和議論用兵事宜薦張浚劾史浩八罪及其黨史正志龍大淵林安宅去之志在必復陵寢清中原及符離少挫國是遂擢湯思退用張浚貶公遂自劾詔以公權吏部侍郎不拜六月十九日去國

隆興二年甲申公五十三歲除集英殿脩撰起知饒州

七月至鄱陽

謁顏魯公范文正公遂新其祠合祀之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公五十四歲官饒州柳菴扶弱七

月移知夔州饒人遮道挽留由間道去尋除敷文閣待制

乾道二年丙戌公五十五歲官夔州治務簡靜奏請馬

綱復行舊路

築社稷壇修諸葛武侯寇萊公祠給水

潔率下而人素心服月率兩詣學延見士子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得失

乾道三年丁亥公五十六歲戶部責虛逋十四萬為請

不得即丐祠去州人送之踰境涕泣七月移知湖州

九月待對僊林既而赴官

興貢院重刊戒石銘

乾道四年戊子公五十七歲官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八月二日又起知泉州進敷文閣直

學士喪令人

乾道五年己丑公五十八歲官泉州

修戒石復忠獻堂立韓魏公祠重修

北樓

乾道六年庚寅公五十九歲守泉州治務簡靜復移知

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

泉人爲立生祠

乾道七年辛卯公六十歲三月除太子詹事詔旨敦趣

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以公足弱詔給扶減拜

且賜坐公猶極論時事就賜金帶公三章乞致仕詔

以龍圖閣學士致仕七月丙子有大星隕於故居公

薨上聞嗟悼賜恤有加令兩浙漕臣典喪事公積階

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贈左散大夫謚忠文

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以十二月戊午葬於左原

之白巖端明學士汪公應宸誌其墓入郡邑鄉賢明

邑侯潘公潢請於臺臣監司又特立其祠令人賈氏

有賢行先公三年卒公兩週郊祀恩奏其弟壽朋字

齡 又奏其弟伯朋字昌長子聞詩次子聞禮俱太學

生後以公恩補官聞詩字典之初授監建康糧料院

為樞密參議終江東提刑聞禮字立之初授監湖州

烏青鎮歷湖北營田判官又知常州知德安府改大

府丞江東運清正強毅能守公訓聞詩治光州時與

聞禮共編輯公文刻之試策奏議五卷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新安

朱子為之序

邑後學翔雲徐炯文敬編

タニシハタノ集
年評

五

宋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溫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
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
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覽爲文頃刻
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
之旣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
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於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
事鯁亮切直者並置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稱朕取
士之意旣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爲經學
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
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衢

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聽公
事又詔王某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何得遠闕
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建
王府小學教授時北國且畔盟朝延之猶未敢誦言
爲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三日禦戎之策莫
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
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于用
兵士卒樂爲用可爲大帥者或寘散地或守遠郡願陛
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
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路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
公之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

制之乎併諸軍承受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三衙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罷職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卽位除知嚴州未赴卽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耆勸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其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

太上付託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凱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參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

爲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
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
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
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於時務上覽而
嘉之卽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
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
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
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
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
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
前殿則否於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

不必預牒閣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金悉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目總角在草茆間聞醜亂華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金情不測乞用浚等旣而金果入寇太上皇帝親遣浚浚知建康府陛下卽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退皆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

業浚遣二將取靈壁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爲難及王師不利橫議蜂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爲祖宗靈寢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脩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旣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竊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脩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

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詔
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
詔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誥及金
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
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
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
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
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
巖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
鬲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蚤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
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

梓孫男女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于吏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爲郡佐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緝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僞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旣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爲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爲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服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

政饒久旱公下車卽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卽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旣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衆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于文專尚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死義能爲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鄞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

立不問施于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
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 黜獨憊樸 淮南憚之 謀不敢作

謂公孫輩 發蒙振落 儒豈不用 其效奚若

孰知其故 鼠腊非璞 公之節義 視黯無忤

屹然立朝 作世鄂鄂 正色凜凜 危言謬謬

招之不前 麾之不卻 猛虎在山 衛及藜藿

出守四郡 治行皆卓 問胡爲然 非智之鑿

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 惟其躬行 粹美無駁

道固如是 不由外鑠 於彼汲直 如玉而琢

我爲銘詩 以表儒學 人雖云亾 尚有榘矱

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封饒
郡開國侯汪應辰撰承事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軍
府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畧安撫司公
事賜紫金魚袋張栻書宣教郎新權發遣南康軍事朱
熹題蓋

洪文惠公年譜



錢大昕編

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公生

公諱适字景伯初名造字溫伯亦字景溫饒州鄱陽縣人右通直郎贈太師秦國公彥先之孫徽猷閣學士贈太師魏國忠宣公皓之長子也高祖士良曾祖炳贈少保忠宣公以政和五年登進士第六年授台州寧海縣主簿七年建三瑞堂以荷花桃實竹榦皆有連理之瑞故名其秋公生于官廨

重和元年戊戌二歲

宣和元年己亥三歲

二年庚子四歲

弟文安公遵生 忠宣公拜南京國子博士未上賊

犯杭州經制使陳亨伯檄主餉遷秀州司錄以本紀方臘陷

杭州事推之當在是年

三年辛丑五歲

四年壬寅六歲

五年癸卯七歲

弟文敏公邁生

六年甲辰八歲

七年乙巳九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十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十一歲

二年戊申十二歲

忠宣公丁父太中憂還鄉奔喪母太碩人年七十與諸孫在秀州公幼穎日誦書三千言

三年己酉十三歲

忠宣公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金國通問使以父喪母老懇辭不許遂行寓家秀州公年甫十三能任家事率五弟三妹奉祖母及母避兵歸饒州以

忠宣公出使恩補修職郎

四年庚戌十四歲

紹興元年辛亥十五歲

二年壬子十六歲

王倫自金還言忠宣公奉使不屈詔下秀州存問家屬

三年癸丑十七歲

四年甲寅十八歲

五年乙卯十九歲

公未冠以修職郎監南嶽廟

咸淳臨安志洪氏谷室院在富陽縣建炎庚戌

洪忠宣公皓持節使北其長子文惠公適年十三思
奉甘旨越六年當紹興乙卯遂建此院于富春以寓
拳拳之思後七十年曾孫
侃來丞富春乃識其事

六年丙辰二十歲

七年丁巳二十一歲

七月作戒蛇文

長子槻生

初名格

調嚴州錄事參

軍

未詳年月
附見於此

八年戊午二十二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母魏國太夫人沈氏薨公復還秀

州食忠宣公之祿

九年己未二十三歲

十一月辛丑葬魏國于無錫縣開化鄉白茅山之原

十年庚申二十四歲

十一年辛酉二十五歲

除浙西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未詳年月當在服闋之後

是夏

忠宣公自金遣邵武男子李微以皇太后書至時

河南復為王土公擬宰臣賀表有云宣王復文武之

土光啟中興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仲舅博士

沈松年一見奇之勉以習宏詞科乃與二弟閉門習

為之夜不安枕者餘歲 作蟄寮記

十二年壬戌二十六歲

公與弟文安公同試博學宏詞科試題代樞密使謝
賜玉帶表克敵弓銘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
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制唐勤政務本
樓記周成王蒐岐陽頌漢五家要說章句序文安公
第一公亦中選名在第三宰相進呈所試制詞高宗
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擢文安公祕書
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
即入館自文安始除公左宣教郎敕令所
刪定官

十三年癸亥二十七歲

以敕令所書成拜祕書省正字容齊四筆紹興十三
年敕令所進書刪定

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
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
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
于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從水
旁燻有一句願諸君為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
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歎賞竟無有能對者

六月忠宣公自金還八月至都召對除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九月出知饒州公
以奉親自列添差通判台州軍事

十四年甲子二十八歲

到台州任 是歲六月忠宣公以中丞詹大方劾奏
罷饒州提舉江州太平觀尋丁內憂 公行縣至寧
海題三瑞堂詩云久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

喬木近事話甘棠展驥慚充位占熊憶問祥白雲留
不住極目是吾鄉

十五年乙丑二十九歲

在台州任 是歲文敏公中博學宏詞科

十六年丙寅三十歲

在台州任 爲張伯壽作萬養堂記

十七年丁卯三十一歲

五月忠宣公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公通判

台州將滿與郡守曾惇不相能十一月殿中侍御史
余堯弼論公姦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州貪墨踰濫遂

免官繫年錄稱左奉議郎

十八年戊辰三十二歲

公既免官往來嶺南侍親者凡九年

十九年己巳三十三歲

二十年庚午三十四歲

十二月一日舟泊虔州有紀夢一篇 作嘉濟廟碑

知政橋記

二十一年辛未三十五歲

二月二十二日在英州作通天巖記

二十二年壬申三十六歲

二十三年癸酉三十七歲

二十四年甲戌三十八歲

二十五年乙亥三十九歲

忠宣公謫九載始復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居
袁州未踰嶺疾作十月二十日薨於南雄詔復敷文
閣直學士

二十六年丙子四十歲

十一月丙申葬忠宣公 公撰忠宣公行狀題銜稱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子槻以迪功郎充江

南東路轉運司準備差遣

二十七年丁丑四十一歲

爲忠宣公製十六尊者像作偈

二十八年戊寅四十二歲

服闋四月除知荆門軍六月到任九月應詔上寬恤
四事

二十九年己卯四十三歲

在荆門任 其秋以左朝奉郎借紫知徽州九月十
六日到任

三十年庚辰四十四歲

在徽州任轉左朝請郎

范公至能

名成大

爲州司戶

參軍公一見知其遠器勉以吏事暇日與商榷今古
謂范公曰君它日必登兩府慎自愛范淡德之刻
研說三種於郡齋

三十一年辛巳四十五歲

二月二十九日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甫到任會文

安公知平江府以嫌改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兼

提點刑獄仍借紫

三月初四日到平江任初六日
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三十二年壬午四十六歲

三月車駕親征至建康公上殿奏事四月十九日除

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二十日離池州

二十六日到京口任 是月文敏公以起居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金登位使 六月孝宗卽位 七月文敏公使還爲言者劾罷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七歲

在淮東總領任符離用兵饋餉繇夥公供億無闕就遷司農少卿 五月文安公同知樞密院事 是歲築得江樓花信亭於鎮江公廨

二年甲申四十八歲

二月自淮東召還除太常少卿四月以太常少卿兼權直學士院頃之兼權禮部侍郎 七月文安公罷

樞府奉祠公亦求去諭畱九月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酬荅率稱上旨侍御史晁公武言公草湯思退罷相制無譴責語公乞祠不允閏十一月兼直學士院十二月金人講和假禮部尙書充賀金生辰使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九歲

三月到燕京館金遣同僉書宣徽院事高嗣先接伴禮成而還五月除翰林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制誥仍兼中書舍人六月丙戌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孝宗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

量東西府始通班奏事 陳乞高祖父母贈典爲中
書舍人閻安中繳駁公上章乞寢前命竝乞罷免不
允 八月己丑除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
院事九月甲戌兼同知樞密院事十月充冊立皇太
子禮儀使十二月戊寅拜左通奉大夫尙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二年丙戌五十歲

三月以久雨引咎三上章乞退幸未除觀文殿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七月十八日以觀文殿學士
左通奉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容齋三筆文惠
公罷相後起帥

浙東謝表云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遠
切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
年八千為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是時正五十也
公好漢隸治越之暇訓釋攷證博極古書為隸釋二十七卷

三年丁亥五十一歲

在紹興任 正月八日序隸釋刻之 是歲刻王充
論衡於郡齋

四年戊子五十二歲

在紹興任 刻元微之長慶集六十卷於郡齋為文

序之

二月二十四日序
自署鄞陽郡公

又刻隸續十卷文敏公為

之序

會稽志乾道中上皋耕者得古馱有文曰五鳳
元年三月造以獻府牧洪文惠公文惠命鑄以

為硯置案間
意甚愛之

公再上章請祠三月以觀文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自是家居者十有六年始得別

墅於城陰築臺觀藝花竹 六月文敏公亦由直學

士院除宮觀 四朝聞見錄洪邁歸鄱陽與兄丞相適
酬倡觴詠于林壑甚適偶得史氏璫花

種之別墅曰璫野樓
曰璫樓圃曰璫圃

五年己丑五十三歲

六年庚寅五十四歲

七年辛卯五十五歲

詩有於越歸來三見春之句 子規知德安縣

八年壬辰五十六歲

五月作盤洲記自稱盤洲老人

直齋書錄解題有盤洲編二卷洪丞相适

兄弟子姪所賦園池詩也

時連年水旱流移系道公恤貧已責

宗族稱之

九年癸巳五十七歲

作楚望樓上梁文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八歲

是歲文安公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朱彝尊洞霄宮提舉

題名記淳熙元年有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今攷公提舉洞霄在乾道四年官觀文殿學士非資政殿學士也淳熙初元以資政奉祠洞霄者公之弟遵字景嚴朱攷之未審爾

十一月文

安公薨

二年乙未五十九歲

三年丙申六十歲

作容膝齋上梁文

有云半百年而日苦無多又增十稔

是歲增改隸

釋千有餘字除去者數板公次子秘官山陰令刊正之臘月二十五日落一左齒有詩

四年丁酉六十一歲

六月跋岐陽石鼓文 七月二十四夜夢至一蕭寺

羽人環坐其一高吟云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

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公應聲答詩一篇云云是歲病中作遺表後七年而薨用之 范至能以敷文閣

直學士知成都府爲刻隸續四卷於蜀

五年戊戌六十二歲

六年己亥六十三歲

子槻通判德安府 八月二十一日萊國夫人沈氏

薨太學博士松正女母夫人之姪也追封魏國夫人

是歲李秀叔

名彥 穎

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增刻

隸續五卷于越通判喻良能爲跋稱觀使大觀文番
陽公蓋由觀文殿學士進大學士當在己亥以前也

七年庚子六十四歲

八月有劾管璆劄子 尤延之名表又刻隸續二卷於

江東倉臺輦其板歸之越公自爲跋

八年辛丑六十五歲

六月編次淳熙隸釋五十卷成自題其後云右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始萌芽十餘年間拾遺補闕續卷寢多鄞江史直翁茗溪李秀叔一再添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鋟板俾助蘇臺范至能以越本刻於蜀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合而一之得聖賢獄瀆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孝講德二卷河渠橋道二卷阡表壙銘十六卷雜刻三卷甄文物款識二卷魏蜀吳晉三卷譜一卷圖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

六卷碑鄉一卷凡碑板二百八十五瓢器二十七某
人亟意古學見之訖然命椽史輯舊板去畱移易首
末整整一新傳之將來或不束之高閣勞勤心目可
無憾焉此書蓋合隸釋隸續爲一屬越帥刊行
爲書史失去不復存副本公每以爲恨十
月辛酉葬萊國夫人鄱陽縣懷德鄉之徐邨公爲墓
石效漢人雙闕自作小傳俾後人刻其上

九年壬寅六十六歲

子槻通判興州

十年癸卯六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六十八歲

二月辛酉公薨自罷相後累遇郊祀加恩爵至鄱陽

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特

進宰輔編年錄二月贈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致仕洪适為特進累贈太師魏國

公諡文惠子九人槻字規之初名格字成之朝請

大夫知贛州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秘朝請大夫知南

劍州檣早亾彬朝請郎權發遣長寧軍檣朝請郎軍

器主簿桴承事郎楹朝奉郎知慶元府定海縣一作

早亾梠通直郎權僉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本傳列九

人名不詳孫二十四人槻子四人儼承事郎龍陽縣

其官秩部瞻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傳將仕郎仇孫三人帶溫蘊十二年三月甲申諸

子奉公柩合葬郡西四十里徐邨之原許及之撰公
行狀及之公婿也周必大撰神道碑銘

卷之三十一

三

洪文惠公年譜終

洪文安公年譜

裔孫汝奎編輯

宋徽宗宣和二年庚子公生

公諱遵字景巖饒州鄱陽人高祖諱士良妣章氏曾祖諱炳

贈少保妣何氏贈紀國夫人祖諱彥先宗譜作彥暹字子深

公神道碑通直郎贈太師秦國公妣董氏贈秦國夫人考諱皓徽

猷閣直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諡忠宣妣沈氏贈魏國夫人兄

諱适右丞相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惠 忠宣公以政和五年

乙未登進士第六年丙申官台州甯海縣主簿至是年三十

有三生公於甯海官廨少文惠公三歲錢大昕洪文惠公年譜謂以本紀方臘陷

杭州專推之知忠宣公遷秀州司錄當在是年今考宋史臘
以是年十二月陷杭州明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
秀州則忠宣公秀州到任恐
尙在後公當生於甯海官廨

宣和三年辛丑二歲

宣和四年壬寅三歲

宣和五年癸卯四歲

弟文敏公邁生

宣和六年甲辰五歲

宣和七年乙巳六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七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八歲

建炎二年戊申九歲

是年秦國公薨忠宣公奔喪歸鄱陽寓家秀州

建炎三年己酉十歲

忠宣公起復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金國通問使仍

寓家秀州 公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

輟宋史本傳

建炎四年庚戌十一歲

金人陷秀州據宋史高宗紀在公兄弟奉秦國夫人魏國夫

人避亂歸鄱陽旋復還秀州許及之洪文惠公行狀值胡騎

三妹歸鄱陽又云指厭食貧忠宣奉入在秀復迎享以往

忠宣奉入在秀復迎享以往

忠宣奉入在秀復迎享以往

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歲

紹興二年壬子十三歲

王倫自金還言忠宣公奉使不屈詔下秀州存問家屬

紹興三年癸丑十四歲

紹興四年甲寅十五歲

以父蔭補承務郎未詳何年恐當在詔問家屬後

紹興五年乙卯十六歲

紹興六年丙辰十七歲

紹興七年丁巳十八歲

紹興八年戊午十九歲

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國夫人沈氏薨公孺慕孳號以孝聞

紹興九年己未二十歲

十一月辛丑葬魏國於無錫縣開化鄉白茅山之原既葬兄

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

宋史本傳 夷堅乙志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

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詞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紹興十年庚申二十一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二十二歲

紹興十二年壬戌二十三歲

二月與文惠公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選公第一文惠公第三

宋史本傳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 馬端臨文獻通考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 宰臣進

呈所試制詞上曰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

遣文惠公除敕令所刪定官公除祕書省正字 畢沅續資治通鑑紹興十

二年二月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承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又

云帝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祕書省正字 宋史本傳中與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試題代

樞密使謝賜玉帶表 容齋三筆卷八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

悅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 克敵弓銘 葉紹翁四朝

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為第一 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為神按宋史兵志熙

甯元年始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李評料簡弓弩而增修之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李宏中所獻蓋弩類也以槩為身檀為殫鐵為鞞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符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又云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乃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績通鑑六月甲戌詔有司造克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幸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虜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以當敵騎衝突其發可至百步其勁可穿重甲最為利器又高宗紀紹興十一年六月乙亥造克敵弓據史則神臂弓與克敵弓截然為二按王明清揮塵三錄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為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於案閒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於太尉忠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甯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

其下普

三文安

四

張若水獻於裕陵者也據此與葉說合或克敵弓即損益神臂弓之製與皇叔慶遠軍承宣使授

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太宗正事制按公此制載王應麟詞學

指南唐勤政務本樓記周成王蒐岐陽頌漢五家要說章句序

紹興十三年癸亥二十四歲

官祕書省正字 宰相秦檜子熺為官長警欬為人輕重公

恬然不附歷二年弗遷宋史本傳 據高宗紀是年秦熺為祕書少監迨十五年十月遂由翰林

學士承旨為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恩敷視執政 八月忠宣公自金還與朝論

異九月出知饒州公遂乞外通判常州到任年月失詳 是年有乞

訪遺書劄子陳確名巨奏議高宗時祕書省正字洪遵乞訪遺書略曰自昔右文之主遭時艱難圖典散逸

必汲汲搜求常若不及是以漢唐之間或訪以使者或遺之金帛故當其時斷編殘帙晦而復出國朝承五閭之後尺簡

不存至太平興國中始命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所闕者
疏其名於待漏院許天下吏民詣官投進及三百卷者送學
士院驗人材補授於是四庫之書復全聖聖相繼篋牘之盛
跨越前代陛下踐位復秘書省仿唐十八學士之制而定其
員廣求遺逸以補麟臺之闕甚大惠也臣幸預校讐視今所
藏未及承平時十一二望舉行興國之制以唐藝文志及崇
文總目參校凡館中所闕者榜之檢鼓院仍詔監司守令精
意括訪凡臣庶所藏委所在給紙札鈔錄願進者卷給錢帛
卷帙富則別議褒賞臣將見祕冊與書叢然集於闕下誠有
以副陛下右文之意按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三年七月甲子
詔求遺書據此則文安乞訪遺書之奏當在是年
紀又云十六年七月壬辰立祕書省獻書賞格
附考 陳騫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
秋史記列傳正字洪遵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書周易
正字洪遵洪
適各一首

紹興十四年甲子二十五歲

六月忠宣公罷饒州提舉江州太平觀○八月秦國夫人董

氏薨

紹興十五年乙丑二十六歲

是年文敏公中博學宏詞科

紹興十六年丙寅二十七歲

通判常州日以行縣數往無錫省魏國夫人墓
盤洲集卷七 慈瑩石

附考 夷堅志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文惠在台州夢妙緣寺事云時忠宣在鄉里文安在毘陵子處侍下按夢

妙緣寺事詳見盤洲集 盤洲集得景嚴弟書有詩云往年同入洛此日各監州按當在通判常州時

紹興十七年丁卯二十八歲

五月忠宣公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按此前後十餘年間當有省親歸都

陽及往英州
事今失詳

附考

朱翌瀟山集寄諸洪詩云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
棣華附鷓鴣雛鷺鷥俱為鳳乳酪醍醐總是酥歸壽其親

來繼踵無求於世獨知吾青天一紙雁數字南北
雖殊意不殊玩第五句蓋謂公兄弟接踵歸省也

紹興十八年戊辰二十九歲

紹興十九年己巳三十歲

撰泉志

宋史藝文志洪遵泉志十五卷王應麟玉海紹興十
九年洪遵得古泉百有餘品旁攷傳記下逮稗官所

紀為泉志
十五卷

七月晦日序之

序云泉之興蓋自燧人氏以輕重
為天下太古杳邈其詳叵得而記

至黃帝成周其法浸具秦漢而降制作相踵歲益久類多溷
沒無傳梁顧烜始為之書凡歷代造立之原若大小重輕之
度皆有倫序使後乎此者可以概見唐封演輩從而廣之國
朝金光襲李孝美董道之徒纂錄蠶出然述事援據頗有疏
略余嘗得古泉百有餘品則又旁考傳記下逮稗官所紀攬
摭大備分彙推移釐為十五卷號曰泉志嗚呼泉用於世舊

矣其始作之艱且勞者也不幸則為水之所溺火之所燔土之所蝕又不幸則為金工所鑠童孺所鑿夷航蠻船之所負其不耗也危乎殆哉幸其猶有存者而世或未之見余竊惜之此泉志之所為作也

紹興二十年庚午三十一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三十二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三十三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三十四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三十五歲

通判婺州

到任年分失詳按當在紹興甲戌以前王世貞萬厓金華府志序云紹興甲戌洪文安公來為通

守而撰東陽志

宋史藝文志洪遵東陽志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紹興二十四年為通判時所作按元吳

師道有敬鄉錄十四卷以文安公東陽志所記婺州人物尚有遺漏因蒐錄舊聞以補其闕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三十六歲

通判越州

宋史本傳通判常婺越三州依本傳三州序次越州最後疑到任未久尋復館職

湯思退

按思退以是年六月自禮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

薦復館職入為祕書省正字八月

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密薦為御史

續通鑑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丁未待御史湯鵬

舉試御史中丞

方賜對而忠宣公薨

見宋史本傳

十一月癸亥訃至自祕

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以憂去國

樓鑰小隱集序云紹興二十五年自祕書省正

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

官正字時有奏乞塞僥倖劄子

名臣奏議高宗時祕書

時祕書省正字洪遵上奏

奏請復建鴻臚官劄子

名臣奏議高宗時祕書省正字洪遵上奏據宋

史高宗紀是年十月庚辰復置鴻臚寺

乞禁奏祥瑞疏

疏曰臣聞春秋之作以示萬世規戒上之日食

雨雹隕星震電下至多麋有蛟蟻生有蜚之類纖悉必載獨祥瑞之事闕然不聞豈二百四十二年閒皆無可書之實聖

人垂教以為無益故也秦漢以來世主往往憑藉以文太平
 故此說浸盛至若黃龍見於劉聰蒼麟白鹿見於石虎鳳凰
 騶虞見於王建之世是乘時僭竊何瑞之有而其導諛之臣
 曾罔聞知史冊班班蓋有春秋深意惟元魏世宗時芝生太
 極殿崔光舉莊周所謂氣蒸成菌指為不祥其言忠切可為
 後世龜鑑陛下聖謨天造光啟中興歲仍二字疑倒金穰何
 謂上瑞紹興初蜀郡有以符瑞來上者亟行削秩四方聞之
 莫不歌誦聖德十餘年來權臣擅朝矯誣瑞應邪諂之徒迎
 合朋附藉此進身如衢州之寶碑則設心獻佞類於符命贛
 州之木成天下太平字鏤刻甚明識者嗤笑福州之竹實則
 紀傳所載初非吉證揆是三者概可見矣按宋史五行志紹
 興十四年四月虔州高宗紀紹興二十三年二月辛未改虔
 州為贛州民毀敝屋析柱木裏有文曰天下太平時守臣薛
 翽上之方大亂近木妖也又高宗紀紹興十四年四月虔州
 民折其屋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又云紹興十八年六
 月福州侯官縣有竹實如米饑民採食之據此二事則文安
 此疏當在是年又按贛州木
 文福州竹實並見秦檜傳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十七歲

十一月丙申葬忠宣公於鄱陽縣和風南管村故縣之原文
惠公撰行狀稱遵左朝奉郎祕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三十八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三十九歲

服闋與文敏公相繼被召二月壬子公垂拱殿奏專畢極陳

父冤上為道謗語所起遂除起居舍人

據公所忠宣謚告碑記云正月辛巳被

庚午制書召臣赴行在二月乙未又召弟邁王子遵對垂拱殿奏事畢上稱忠宣朔庭全節遂及秦檜奇中之語三月戊寅邁人對宋史本傳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日先臣與龔夬同出疆壽仕於劉濂以妄殺兵自為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嶺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起且日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撰邁英記注
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撰邁英記注

臣奏議高宗時

起居舍人洪遵乞經筵編聖語狀略曰臣聞景祐中崇政殿說書賈昌朝以經筵一言一事總而成書號曰通英延義二閣記注獻於仁宗皇帝而章得象等被命相踵修纂累聖不承其書具在望遵用故事應經筵中侍臣升細宋史本傳并細作除罷封章進對燕會賜與講讀問答命載筆之臣斷自今年八月秋講為始悉行編錄以邇英記注為名仍敕講讀官今後奏對之閒面得天語即具報無隱庶幾一代盛典大書特書詒諸億世與時政記日厯起居注相為表裏金匱石室之藏有以考信誠非小補據玉海是年五月十八日丁丑上奏宋史本傳乾道閒又有祥曦殿記注實自遵始

月戊子奏對為父乞諡六月甲辰作忠宣公諡告碑記題銜

稱左朝散郎起居舍人

乞賜諡劄子稱左朝奉郎此當是轉秩碑記云三月戊子以吏事進對

為忠宣乞諡即日御筆依所乞五月乙亥復以職事對奏云先臣蒙復職及賜諡忠宣臣欲以指揮及諡告刻石傳之無窮侈美聖恩以為存歿光榮
 上曰可六月甲辰為之記
 奏論張子正子顏除官名臣奏議高宗

時起居舍人洪遵上奏論張子正子顏係武臣張俊之子不當除待制與集英殿修撰宋史張俊傳子五人子琦子厚子

顏子正 經筵進褚遂良論漆器故事又進漢文帝不作露臺

故事又進宋璟獻尙書無逸爲圖故事又進韓昭侯藏傲袴

故事名臣奏議稱起居舍人洪遵又奏議守成類高宗時洪

時洪遵進齊威王烹阿封卽墨故事按奏議第云高宗時洪某未詳何官附識於此七月戊寅面對論

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除起居郎兼樞密院都承旨宋史本傳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戊寅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大略

謂今錢寶不爲錯謝維港合璧事類外集引長經云云爲錯

作唯銷技長經李燾所作煨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

至多自罷提點官復直屬二員無異監司而鑄錢殊未及額

亦宜多方措置帝諭大臣曰遵論頗有可采前後銅禁行之

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聞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

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

日共平書 卷三 文安

七

高宗時起居郎洪遵乞修注官經筵奏事宋史本傳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按邵經邦宏簡錄請革近例留身奏事語欠分晰宋史職官志紹興二十八年用起居郎洪遵言起居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合璧事類後集引中興會要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依講讀官奏事先是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讀臣僚再留奏事并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又請追修紹興九年以後起居注講讀官例施行故有是詔

見宋史本傳名臣奏議 玉海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甲申洪遵請依講讀官奏事遵又言紹興九年以後起居注未修者殆十五年請每月帶修兩月庶幾天德地業赫然與日星並傳從之二十八日詔郎舍人依講讀官奏事從遵之請也時經筵進仁宗詔閣門通進銀臺司登聞檢鼓院故為起居郎經筵進仁宗詔閣門通進銀臺司登聞檢鼓院故事名臣奏議稱起居郎洪遵宋史職官志通進司銀臺司並隸給事中登聞檢院左諫議大夫鼓院隸司諫正言奏乞減免平江湖秀三州秋苗宋史本傳是歲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

翰麥遵言麥價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
而為二使轉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又高
宗紀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己丑檢放風水災傷州縣苗稅仍
振貸饑民九月癸未蠲平江紹興湖州被水民遺賦二十九
年正月庚申濬平江二十六浦以泄水庚午振湖秀諸州饑
民三月己卯除湖州平江紹興流民公私逋負五行志紹興
二十八年九月江東淮南數郡水浙東西沿江海郡縣大風
水平江紹興府湖常秀潤為甚又云紹興二十八年平江府
饑按減免平江湖秀三州秋苗事本傳系吏部侍郎下今以
紀志參考疑當在紹興二十八年又按名臣奏議高宗時中
書舍人洪遵請免平江府兼權中書舍人據小隱集序云是
湖秀州被水人戶折科
西被明
歲為真

附考 容齋三筆卷十五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

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
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
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帥按宋史
高宗紀是年九月庚辰以中書舍人王剛中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領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

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容色云容齋續筆卷五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四十歲

拜中書舍人

奏皇太后慶八十乞增恩數

見名臣奏議時為中書舍人

宋史韋賢妃傳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復行慶禮親屬進宮一等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已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九月崩于慈甯宮諡曰顯仁高宗紀是年二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甯殿行慶壽禮按殿本二月誤當作正月誤

論輔達王綱轉官 朱史本傳殿前裨將輔達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

管軍官十年始一遷今 時勳臣子孫多躋居臺省奏乞明示

兩人不滿意安得爾

禁止

宋史本傳 續通鑑紹興二十九年七月癸巳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

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竊計內外將家子孫無慮二千

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太祖皇帝

之世所與開國創業及南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

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

惟彬之子瑋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

為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

閒清穆傲閒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與給事中王晞亮同上

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奏言歷任六考舉官五員當如舊制名臣奏議紹興二十九

歷任及十考以上無公私罪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

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立為限隔舉狀年

勞參酌並用於是下其議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晞亮等

上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

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

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准圖見次無材者苟冀終更出官十

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

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不可二也京

其臣等

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按此經筵進奏見宋史選舉志如故便下宋史有滋議遂寢四字

周世宗斬樊愛能等故事
名臣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
論限田利弊
名臣

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論限田劄子云限田之制本於抑兼并卸編戶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為姦至於墓地蔬圃例皆經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墳山以避徭役者甚非立法利民之意而奉行之官不能體國漫弗加省望聖慈命戶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產山林園圃墳塋地段並行豁除仍以逐縣為率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寬不敢重擾
宋論李

文會卹典
名臣奏議時為中書舍人上奏論
奏請看詳被赦

罪人隸軍伍
名臣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上奏云天下

不逞或竄聚山谷或行劫江湖一旦抵罪則盡出所藏行賕獄吏以覲幸免而免之之術其說有四曰案問曰無證左曰

非故殺口尸不驗往往奏裁例從輕比止於鞭扑而宥以遠
 惡然其遠者不過三千里惡者不過嶺南凶徒惡黨類多伏
 匿於窮山負野之間為之影援剖送軍兵或取其金帛或墮
 其酒炙或窘於黨與或反罹殺害行不半途則已逸去政使
 得至配所才及年歲則左賂右買規脫尺籍否則遁逃亡命
 覆出為惡延禍良民不可縶數夫被罪之人可以驅駕自古
 以然春秋之時越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以取構李之
 勝秦漢以來東征西伐赦弛刑官徒發天下亡命賊之為兵
 載在方策昭然可考望聖慈令有司看詳凡天下凶盜及雜
 犯殺人罪應至死而赦之者量地里遠近分配大軍不惟可
 免逃亡異日生患而此徒輕生好殺既隸軍伍知有洗心自
 新之路稍加閱習必樂為用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年五
 月辛巳刺海賊罪不至死者為龍猛龍騎軍乙酉詔諸路刺
 強盜貸死少壯者為兵按此當是文安奏請被赦罪人隸軍
 伍時 繳羅殿藉進馬指揮並上奏 廣西提舉廣馬者建炎末
 事 馬赴行在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
 諸蠻未幾賤買馬司帥臣領之據名臣奏議遵時為中書舍
 人上奏云邕州舊與交人為市每歲得馬分給江上諸軍雖
 於諸道頗為煩費然循習既久民以為常今若糊於宜州受

國書三卷 文安

三

羅殿馬又須於邕馬不經由處合置新驛州縣受弊其事一也臣詢之知馬者云馬出夏國者爲上部落者次之茶馬司所買熙河馬又次之川產土生馬爲下至於南蕃所產雖外貌權奇其實昂首而不能俯每行三數十里輒已喘乏徒爲觀美則可以之戰隙則又遠出川馬之下其事二也邕州所市交馬積有歲年金帛酬之不爲不至然蠻人無厭小不如意則愆期邀價多以物貨濫惡爲辭今羅殿蕃自云逐年亦賣馬於橫山宋史地理志邕州下紹興三年置司市馬於橫山砦按邕宜並隸廣南西路熙河隸陝西路近與毗那國爲仇道路梗塞遂由宜州此一偏之說固不可信安知其非交趾屬部或與之有隙借重中國以自救解或交人欲生釁詭爲此計異日得以歸曲於我其事三也呂愿中帥廣西貪功生事招誘南丹州莫氏使之納土當時朝廷釀賞過於軍功而種類未禱官者尙百餘兩至今紛紜不已今羅殿蕃欲入貢乃因南丹遣山子效用曉報則獻馬之計豈其素心將來恃恩望報悉非莫氏之比其事四也邕州守臣例於銜內帶安撫都監及提點買馬公事置司設屬每歲買馬帥司又遣幹官同莅其事所費不貲宜州守光盛志在倖賞若遂此請將來必乞與邕爲比又增遠方之害其事五也

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己酉羅殿國貢名馬七月乙亥南丹

州莫公晟及宜州界外諸蠻納土內附孝宗紀隆興二年八月戊午南丹州莫延廩為諸蠻所逐來歸詔補修武郎按此時文安公

已罷樞府奏乞榜諭瑞昌興國失業茶商朱史本傳奏言瑞昌興國之閒茶商

失業聚為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論買馬博易高宗時中

新願充軍者與刺願為農者放還論買馬博易

書舍人洪遵請戒飭茶馬司收市駟駿無令胥史以病馬充數按宋史職官志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四夷率以茶

之論禱雨思所當戒名臣奏議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論救

粟按宋史五行志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旱七十餘日論鄱陽

秋江浙郡國旱三十年秋江浙郡國旱浙東尤甚論鄱陽

永平永豐兩監宜復置鼓鑄使宋史太宗紀至道二年十月

永豐監地理志池州監一永豐饒州監一永平食貨志紹興初併永豐監於饒州宋史本傳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

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日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閒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按以

共三

文安

三

為復置便句宏簡錢作請復置使亦通宗譜作以為不宜復
 置使則誤矣又高宗紀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寅罷諸路
 鑄錢司二十七年七月己巳復饒贛韶三州鑄錢監八月庚
 申復置提領諸路鑄錢司於行在食貨志紹興二十七年復
 饒贛韶鑄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職官志提舉坑
 冶司條紹興五年詔將饒州司官吏除留屬官一員外並減
 罷併歸虔州司又加都大二字於提點之上或病其事權太
 重省併歸逐路轉運司措置仍置提領諸路鑄錢官一員於
 行在以待從官充自此或復
 或罷不一以上並史原文

附考

輿地紀勝行在所下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注引朝野雜
 記云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中
 與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
 為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激賞庫十年
 秦會之當國以兀朮時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
 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
 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玉牒
 所二萬四千日厯所敕令所國史院各二萬尙書省犒設萬
 三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議者指為允費二十九年冬
 上命御史舍人議之朱漢章洪景巖奏歲減二十萬緡詔可

孝宗受禪復減歲用錢爲十萬緡迄今不改 盤洲集卷四
問景嚴弟遷西掖並寄景虛詩云傳家紫橐榮三子得路青
雲喜二難按是時文惠公官荊門州文敏公官祕書省校書
郎容齋隨筆卷十六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
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
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臺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
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紹興三十年庚辰四十一歲

正月乙酉詔以中書舍人兼權尙書禮部侍郎丁未試吏部

侍郎

續通鑑紹興三十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尙書禮部侍郎丁未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

尙書

吏部侍郎容齋四筆卷

奏薦王珏林珣胡榘

名臣奏議

十三

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

部侍郎

洪遵薦王珏任繁劇又云紹興中遵薦林珣充繁

劇任使

胡榘堪任大縣據名臣奏議薦王珏在吏部侍郎時

其薦林珣

胡榘則第云紹興中洪遵奏革選人賄吏等弊

上奏恐非

官吏部時事今類紀於此

文安

百

本傳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闕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復或同時一軍軍或作章而巧爲兩贖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于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敕牒卽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於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乃止仍舊貫富大用事文類聚新集六曹部引言行錄云洪文安公遵字景嚴爲吏部侍郎先是選人詣曹改秩子奪一出吏手公乃隨事疏理吏不得肆言行錄三字誤按此段係周必大所作神道碑中語

宋史孝宗紀隆興元年三月己酉立選人減舉主法四月乙丑定選人改官歲額按是時文安已爲翰林承旨不在吏部

奏選舉二事 吏部侍郎洪遵上奏請川廣進士科第在第五甲其南海特奏名當銓試者皆與免試擬注遵又上奏請懲責奏舉不實按奏選舉二事宋史本紀及

奏乞脩國朝續會要 據名臣奏議在吏部選舉志並未載

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
可為至戒類以根集未足為釋淹引日月報之按此事未詳
何年據本傳在遷翰林
學士之前今附於此
八月以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兼吏

部尙書

據沈該翰苑題名除翰林學士在八月宋史本傳遷
翰林學士兼吏部尙書尋必大賀洪景賢除內相兼

吏書啟云自丞郎而入北門考院規而無僂由佐貳而升太
宰即遜部以有光一時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公之啟事

矧如先正久暴大忠半世龍庭猶握尙書之節浹旬龍禁莫
真學士之除幸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善積者必有餘慶是開

賢胃來賤世官繼處內庭禮贊皇
之勝事並經常伯堯謝氏之前聞
奏論川陝淮漢立功將士

當亟行賞

據名臣奏議詩
為翰林學士

九月詔試館職公發策

見周必大

公墓碑祭文
周必大
年譜紹興三十年九月丁丑詔試館

職成茂入和甯門赴學士院試策癸卯除秘書省正字
必大玉堂雜記祖宗試文多在學士院近歲惟試館職耳紹

與三十年湯丞相思退等以予及同年程泰之大昌應詔又
云子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大字舊制云試前一
日學士宿院故元祐中蘇文忠公與鄧文惠公溫伯各進策

題禁中點用文忠所作及子與程同試時學士洪景嚴兵湯部尚書楊元老椿亦並入按文安策題亦見周必大集

思退罷相公當制汪澈論公遂句去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己巳朔湯思

退罷岳珂程史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

言罷洪文安遵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

去孝宗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適適視草焉

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

黨湯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

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

公中詞科與文敏遵實同年云按程史作三十一年十二月

誤又按汪澈傳未載論文安事蓋因湯相及之也

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據翰苑題名在十

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遂丐去以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范成大吳郡志洪遵徽猷閣

直學士左朝請郎紹興三十一年五

月到三十一年五月除翰林學士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四十二歲

知平江府

宋史本傳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宋史李寶傳授

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禦

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

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濤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

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為多領運糧紹興三十一年八月甲寅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

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尙動迎之非利寶下

令大計已定不復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徽猷閣直

學士知平江府洪遵竭資糧器械濟之 夷堅丙志朱新仲

待制翌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山下左右指云崑山

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前夢已應又

一歲徙平江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

亟出迎則子仲兄也詩自隸林學士奉祠居鄉里既坐乃居

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去仲兄實踵 乞精選間謀名

其後云 江南通志朱翌後洪遵遵後沈介 臣

秦議稱知平江府洪遵奏請博 車駕幸金陵至平江衛士相

延智勇機略之士深入敵境 蘇館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

戒無擾公因對論商船事

續通鑑是年十二月壬子帝泊姑蘇館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

洞庭柑帝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癸丑帝乘馬至平江府行宮宋史本傳車駕幸金陵禁衛士旬索無藝它郡隨與不屢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入官既而不返並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諭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始立屋數十楹於魏國夫

人墓道

盤洲集卷七十七慈瑩石表云遵守吳門始能立屋數十楹於墓道西居僧以職香火

是年

二月文惠公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三月初四日到任會文

安公知平江府初六日以嫌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錢氏文惠

公年譜

附考

續通鑑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壬戌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李捧為前軍都統制云云捧嘗請斷吳

江橋以阨金或又欲壅常熟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棄吳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密奏辛雜後集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乃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為無

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阮奔以陷
虜馬者德祐之際朝廷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於北關之
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庸革之劑亦祇取識者之
笑耳尙忍言哉按景伯當作景巖 江南通志古蹟秀野亭
在長洲縣城北宋侍讀葉道卿所居吳郡志云紹興三十
一年郡守洪遵建又開元寺宋紹興間守臣洪遵作戒壇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十三歲

五月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除翰林學士據翰苑題名

五月六月孝宗卽位宋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

嘗以諭帝帝流涕曰辭會有邊事不果及歸自金陵陳康伯

求去高宗復以倦勤諭之中書舍人唐文若聞而請對言不

宜急遽故先下建儲之詔賜名熿監察御史周必大密與康

伯言與唐昭宗名同音不可詔別擬進乃定今名既又命學

士承旨洪遵爲太子擇字遵擬四字以進皆不稱旨甲戌御

筆賜字元永周必大親征錄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戌皇

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賀立備翰林學士

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禮畢同跪上殿稱

其手書

卷三 文安

賀寶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
眞父張震字仲誠同對促罷朱揆謂朱倬上曰卽有處分卿
等皆公論也周密齊東野語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內禪前一日宰相朱倬罷倬字漢章三山人上眷殊厚辛巳

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爲守時倬與康伯並相遵以求入

爲禱倬唯唯康伯曰進退近臣當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

將內禪康伯奏書詔方允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

其非已出卽曰不可其弟邁新爲右史今復召遵此蘇軾與

轍所以變亂元祐也上卒召遵倬罷相景嚴適當制有云爲

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

庸除承旨兼侍讀上初政承旨洪遵學士史浩直院劉琪撰

禪位詔登極赦文尊號改元等文宋史孝宗紀是年六月丙

尊號十一月戊申詔改明年元宋史孝宗紀是年六月丙

皇后開封人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遷居德壽宮孝

宗卽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孝宗紀隆興元年十月丙

子詔太上皇后教旨改稱聖旨玉堂雜記太上初遜位上

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學士洪景嚴遵撰議文

然後降詔又龍飛錄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午文德殿宣詔

書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太上皇后先是禮官與欽政已定此號然後令有司集議二十二日侍從臺諫禮官會於都堂左相援筆書云或謂尊號始自開元至元豐罷之萬世不可易也汪聖錫持此議尤力給舍臺諫多從其說故不簽議狀者大半而洪翰林已草壽聖之議矣二十三日進呈奉旨恭依汪聖錫徐敦立二侍郎及給舍臺諫各以狀申都省云尊號既非矣而光堯近旨謂已奏知太上不容但已恐數字未善更令全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奏來上金彥亨在禁從簽書中官最長而真父臺諫之長故也明日彥亨真父請再集百官議二十七日本旨不須別議願與簽書前議者聽諸公知不可回皆與簽書宋史汪應辰傳字聖錫傳云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小隱集序云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為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敕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羅大經鶴林玉露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此洪景嚴筆也龍飛錄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宣赦文德殿首尾詞翰林學士洪遵草其間有云凡今發政施仁奏請申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蓋用御批語人傳誦之

四其手譜

卷三 文安

天

敕中外循太上皇后之訓名臣奏議稱孝宗時有詔議應敵

定論公與金安節等相繼論列朱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九月庚子以金人來索舊禮

詔宰執侍從臺諫各陳應敵定論以聞又本傳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

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定論以聞

一議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遣金縉

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又史浩傳紹興三十二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

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

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輔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己巳史浩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左中大夫除參知政事又

授是年八月癸卯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名臣奏議孝宗時翰林學士承旨洪遵制敵定計劄子言攻守宜有定論

奏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名臣奏議孝宗時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苗米六

千五百石有時按此奏薦張允之郭洸吳松年張峻名臣奏

時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右朝奉郎權知辰州軍州事張允

之右承議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沈治鑄錢

年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吳江縣張峻可任

附考 玉海孝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甲子時內禱禮成故年

進讀至呂蒙正論君子小人事上以君子小人係時運盛衰

為不然十月丙寅讀至真宗論政理上曰天下本無事庚午

讀太宗乘快指揮事按宋人記乘快指揮事多屬諸大祖疑

太宗乃太祖之誤上言太祖下言太宗故加又字於支勢亦

原上曰為人上奈何不敬又讀太宗事上曰祖宗精於治道

如此王午讀孫冕上言事上謂得大體周必大題胡邦衡

講筵詩卷云中與以來侍從百司燕饋之費率取辦於臨安

每歲經筵開講讀及修注官會於學士院府吏治具以為常

住講亦如之紹興壬午壽皇初即位力修節用裕民之政守

臣趙子瀟瀟必大省齋文稿作備誤玉堂雜記亦作瀟瀟

垣類稿有趙子瀟瀟知臨安府轉官制因條具異時雜費悉罷

之歲省緡錢一二十萬歸之朝廷講會其一也是年秋洪遵

共三指 卷三 文安 七

景嚴以翰林承旨兼侍讀某時爲起居郎與洪議用學士院
餐錢置酒五行以毋廢故事後遂爲例又玉堂雜記紹興三
十二年冬子爲左史趙清卿子肅知臨安初獻議盡罷百司
饋送及所供飲饌時洪景嚴以內翰兼侍讀開講日學士院
自置酒五行自後遂爲例按此云冬題跋作秋互歧又龍飛
錄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乙未以內教罷講筵是日當未講
舊例臨安具酒饌比亦廢此禮學士院設食三品而已時洪
翰林兼侍讀 龍飛錄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戊辰省劄坐
同知樞密院事張燾所奏并降御札召侍從兩省臺諫赴尙
書省拜受訖就都堂給筆札令條具時弊仍各諭其官屬次
第以聞宋史孝宗紀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戊辰詔侍從臺
諫集議當今弊事仍命盡率其屬使極言無隱眾議乞許三
日內條對逐具奏聞已巳景靈宮行香御筆督條對史參乞
少寬之務令詳盡上親批大略謂近臣非若疏遠之士不知
時務今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史參又奏陛下固欲知
時弊非掩士大夫不備而窮其所短也并繳洪翰林以下所
援仁宗給札故事退而條具上乃
從之按史浩傳未載張燾傳亦略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四歲

禮部試進士為知貢舉 宋史本傳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

治平以後三歲一科舉隆興二年非貢舉之歲蓋元年之誤

又云遵入樞府在元年五月非二年事 宋史孝宗紀隆興

元年正月戊申詔禮部貢院試額增一百人四月壬申賜禮

部進士李待問以下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按咸淳臨安

志是年勝首木待問史誤 龍飛錄隆興元年正月庚子鎖

禮部貢院敕差翰林承旨洪遵知舉兵部侍郎周葵中書舍

人張震同知以免解就試人眾增參詳官二人 樓鑰試策偶

點檢官四人國子司業王十朋為別院考試官 樓鑰試策偶

犯舊諱公為取旨許降等奏名 宋史樓鑰傳隆興元年試南

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贊謝諸公

考官胡銓稱之日此翰林才也鎗著攻婢集謝省闡主文

云薄技中程豈謂單詞之誤上恩從厚猶霑末第之榮委墮

許及之撰文惠行狀稱公為總賦屬文安擇 撰中興以來玉

堦及之為隆興元年進士實文安領貢舉云 撰中興以來玉

堂制草 玉海隆興元年翰林承旨洪遵撰中興以來玉

草序云是書自承平有之南渡以後泮散不屬始命

共三首
卷三 文安

綴緝凡將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冊詔旨之放樂語之奏上梁
之文布政之勝無不備具唯答詔青詞之煩不復記也為六
十四卷按宋史藝文志洪遵中興以來玉堂制草三十四卷
與玉海異又按藝文志有周必大續中興玉堂制草三十卷
序云近歲承旨洪遵起建炎中興迄紹興內
禪三紀之間得制草六十四卷序而藏之 五月丁未自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宋

宰輔表 慈瑩石表稱遵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宋史孝宗

紀隆興元年五月丁未以辛次膺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洪遵同知樞密院 是月金人陷宿州公與計議官盧仲賢

遺金帥紇石烈志甯書 金史交聘表大定三年五月宋人破

志甯書約為叔姪國志甯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使

胡昉以湯思退與忠義書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胡昉

詔釋之僕散忠義傳世宗以紇石烈志甯經略宋事時大定

二年也三年宋將李世謙宋史李顯忠傳李顯忠綏德軍青

州人志甯名世謙南歸馬名顯忠陷宿州云云忠義還以書
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使二輩持與志

甯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姪國又云和議
始於張浚中夏洪道湯思退及徒單克甯敗宋魏勝於十八
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
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史孝宗紀隆興
元年三月壬辰朔金右副元帥紇石烈志甯以書取侵地五
月甲寅李顯忠邵宏淵軍大潰於符離六月癸亥張浚乞致
仕且請通好皆不許八月戊寅金紇石烈志甯又以書求海
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丙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
賢等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
臣奏金帥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
可從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自宿州以金都元帥僕散忠義遺
三省樞密院書來庚子遣王之望等為金國通問使辛丑詔
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講和遣使禮數土貢四事仍各薦可
備小使者丙午盧仲賢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癸丑以
胡昉楊由義為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二年正月金僕散
忠義復以書來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金帥以昉等不
許四郡榷繫之昉等不屈金主命歸之湯思退傳隆興元年
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賚上章論之不報金
帥紇石烈志甯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
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

回六戶皆

卷三 文安

三

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

附考 慈瑩石表太夫人以先君恩封令人贈碩人以遵入翰林承旨今樞密洪景嚴攝殿中監執酒蓋予攝少監以酒注於蓋既而準故事權停此禮但拜表文德殿下從駕德壽宮

今年赴永和觀罷散武弁三數人而已有感成小詩云去歲效祝辭去歲當是癸未 王十朋梅溪集目錄是年四月

從駕詣德壽宮與諸公會食於和樂樓是日借洪景嚴承旨馬鼓云從駕監騎承旨馬朝天叨綴舍人班時十朋為起居舍人 周必大奏議有同侍從臺諫議權罷舉主改官劄子

原注司洪遵金安節竇琪張震陳之淵上其詞曰臣等聞法弊則變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亦責人而已矣本朝自太祖以來患幕職州縣判司簿尉之官謬濫者多故內自翰林

...

學士外至監司長史皆許薦舉中閒雖歲月久近員數多寡
 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弊競遂盡除之
 何異因噎而廢食大不可也臣等謂欲救斯弊莫如必行連
 坐之法昔景德中兵部員外郎邵暉坐舉李隨不當審刑院
 以會赦當免宰相王旦曰朝臣舉官甚眾若遇赦悉免則是
 更無連坐法矣真宗以暉近使嶺表止命停任又治平三年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李參所舉人坐賊當責坐小州英宗方
 倚參守邊但命奪官夫以二臣有勞於國方被倚任然猶不
 廢謬舉之罰今命甲明有同罪之文紹興初又有減二等指
 揮然犯人事發舉主臨時陳首故法雖嚴而實未嘗行此致
 弊之大者誠能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罪輕重削秩停任彼
 監司郡守借有簡賢附勢殉貨營私之人亦且計其得失而
 知所擇矣此法既行又慮常情為已太重或至一切不舉按
 大中祥符三年詔書常參官舉外任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
 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乞倣此制遇歲終令逐
 司逐州具當年分監司郡守所舉官姓名聞奏及申吏部照
 會如或員闕亦行責罰庶幾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譏
 竊以為便容齋三筆卷一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
 吉陽朱良高宗紹興十二年七月五日申胡福州簽判胡銓
 除名新州編管十八年十一月己亥胡銓移吉陽軍編管胡

日
 卷三
 文安
 三

銓傳紹興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
 新州守臣張棣許銓與客唱酬誚謗怨望移請吉陽軍吉陽
 卽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
 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爲其生日壽邦
 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
 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

隆興二年甲申四十五歲

壽康殿產芝同列議表賀公風止之

宋史孝宗紀隆興二年三月庚戌芝生德壽宮

本傳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
 故事風止之宋史地理志行在所下云重華慈福壽慈壽

康殿宮重壽甯福二殿
 隨時異額寶德壽一宮奏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

朝御史周璪論公公連章乞罷

宋史本傳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

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璪策遵且超遷上章
 致劾上亟徙真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
 按林光朝莆田人宋史儒林傳隆興元年光
 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七月丁亥罷同

知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宋史孝宗紀隆興二年七月丁亥洪遵罷按文

安罷副樞周葵兼知樞密院事見宋史宰輔表及周必大撰周葵神道碑

志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康殿學士舊係端明殿學士詔依舊

後拜簽樞者多領焉據此是端明殿但有學士無大學士

續通鑑誤庚戌落端明殿學士宋史孝宗紀

附考隆興初同知樞密院欲以冬祀任子恩馳作高祖卹典未幾去位見公所作滄潭隧表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六歲

附考

盤洲集謝簽書樞密院表云兄弟因循相繼曾不一年按文惠公以是年六月簽書樞密院十二月除尙書右

射僕

乾道二年丙戌四十七歲

作滄潭隧表

表云惟我高祖考窀穸於滄潭九十八年元孫遵始克表其隧今按滄潭之葬年月失詳惟盤

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

宋史本傳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

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

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江南通志太平州周瑛後洪道遵後

質胡元圩田壞鳩民築之宋史本傳圩田壞米史五行志乾道

太平州廣德軍及江西郡大水江東城市有深丈餘者漂民

廬涇田稼潰圩隄人多流徙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

冬盛寒遵躬履其閒載酒食親餉餼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

使張松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官守志江東轉運司題名張松

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副使乾道六年閏五月十七日到任

總領所題名九月一日兼權兩淮總領十一月十一日除太

府少卿兩淮總領兼發運副使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

同共手普

三三文安

三

從執不罷苗米輸耗聽民自持斛概據宏簡錄按本傳所云

揭勝民苗米唯輸正不輸

耗聽民自持斛概庾人不歲大饑宋史五行志乾道六年冬甯國廣德軍太平湖秀池

徽和州皆饑告糴江西宏簡錄作有乞借江西米劄子名臣奏議

州請量撥江西糶租賑贍活者萬計戍兵為盜拘執歸軍宋史

本傳楚地旱旁縣賑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米而亡

給獨租至十九又告糴於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

然乞存留揀中禁軍劄子名臣奏議孝宗時知太平州洪遵

盡行起發是年文敏公起知贛州

附考盤洲集答景嚴詩云向來戎馬沸邊聲曾出良籌助掃

級後雁前鴻塊寵榮兩鬢星星吾老矣看君重上赤墀行按

此時當是公以端明起知信州時有詩而文惠公和之第三

語可證首二語謂紹興辛巳知平江府事容齋三筆卷十

乾道六年仲凡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

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
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兒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
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前為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
殊非端嚴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周必大玉堂
類稿乾道六年端明殿學士新知信州洪遵到闕無問并賜
錄合茶藥口宣云有敕卿起臨近郡人奏便朝念遠涉於川
塗益分頒於茗劑式宣恩指尚體眷私安徽志聽江亭在
當塗縣南津門外宋州守洪遵建輿地紀勝芝山洪遵詩
注云唐龍朔元年刺史薛振上素山之顛山產芝草三莖刺
史薛振因改為芝山至乾道庚寅合五百九年按詩未見

乾道七年辛卯五十二歲

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江南通志知建康府史正志後唐瑑宋史

孝宗紀乾道三年八月壬戌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
軍制置使自鹽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軍悉
隸之十月丁酉遣唐瑑等使金賀正且四年七月己巳罷沿
江水軍制置司瑑後洪遵遵後梁克家孝宗紀乾道九年十
月甲子遣留正等使金賀正且右丞相梁克家與同知樞密
院張說議使事不合乃求去辛未克家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知建甯府淳熙二年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擅改
 堂除克家落觀文殿學士懷降為觀文殿學士梁克家傳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按本紀作建甯宰輔表亦作建甯
 景定建康志無梁克家名 景定建康志行宮留守題名洪
 遵乾道七年六月以端明殿學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
 堂類稿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知太平州洪遵辭免知建康
 府乞外宮觀不允詔原注乾道七年六月十二日云厥今重
 鎮莫如秣陵異時謀帥多取正塗之舊非特藉賴威望鎮臨
 兵民亦惟嘗侍帷幄知德意志慮之詳焉卿文學政事著於
 中外當塗分守尤號循良寬吾顧憂無易卿者夫由諸侯而
 列方伯釋銅魚而佩玉麟固足以為吏士之光矣況乎粉榆
 故鄉近在封部之閒哉勉稱恩榮毋煩遜避 宋史孝宗紀
 乾道五年三月乙亥召虞允文赴行在時為四川宣撫使六
 月己酉以允文為樞密使宋史宰輔表虞允文以乾道五年
 入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八年二月自
 右僕射除左丞相九月罷七年三月戊寅徙侍衛馬軍司成
 建康按本紀此段與下文所引本傳虞允文當國云云皆合
 文安公徒知建康定在乾道七年是本紀又有中書舍人
 范成大宋史孝宗紀是年范成大為中書舍人范成大傳除
 中書舍人在使金之後知靜江府之前俱未詳年分按本紀

范成大以乾道六年閏五月使金乞不草入覲赴選德殿奏

詞一節與本傳當制舍人范成大語合

事進資政殿學士景定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七年辛卯六月

府事七月四日赴行在奏事十八日除資政殿學士回府

宋史本傳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

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

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咸潛臨安志侍衛馬軍司乾道七年

虞允文移屯建康以爲出師之漸號馬軍行司以邊帥兼領

宋史虞允文傳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

狹不利芻牧請令就收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

其後言者以此爲言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若無

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敕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

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

行至則揭榜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概庾人不

能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若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

年始得之按本傳揭榜民苗米下二十五字與上下文意不

相聯屬疑當爲錯簡今已據宏簡錄編入知太平州下文意不

種惠政既行之太平州及官建康亦必踵而行之耳王堂

類稿乾道七年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洪遵到闕撫問并

共三傳 宋三文安

賜茶藥口宣云有敕卿就更留鑰祇覲宸廷念暑
路之載馳軫軫眷懷而良厚宜加頒賚用輔保調
奏薦邵宏

淵在知建康時下趙搏郭剛同又薦趙搏郭剛時搏為馬

康都統制又薦梁公永程渭老名臣奏議洪遵知建康府溧水縣梁公永右

從事郎知池州府建德縣程渭老望加旌擢有論采石水軍劄子名臣奏議知建

防惟采石九江鄂渚數重論軍士展俸劄子名臣奏議知建康府

孤軍之制酌聖朝軍士暴露之法論選擇將帥劄子名臣奏議知建康府洪

入覲躬論太平州蠲賑劄子名臣奏議孝宗時知建康府洪

所盡遭雨浣乞倚閣饒州南康軍夏稅劄子請依乾道六年

南康夏稅以下劄子五道奏饒州南康軍旱災劄子請檢

據名臣奏議皆在知建康時奏饒州南康軍旱災劄子請檢

西湖南審量守令勸誘米斛指揮以救饒州南康軍又請賑

大旱據名臣奏議遵又上奏請賑濟饒州南康軍又請賑

濟劄子又奏張運助饒州賑濟劄子論張運自備人船載米二千碩賑濟饒州義河

旌又奏收養童幼劄子一專委知縣巡尉體察一能飲食者

之家又奏乞借椿管錢收糴浙西米劄子宋史地理志江南

二建康甯國州五徽池饒信太平軍二南康廣德為東路公

知建康府實以江東安撫人銜名臣奏議皆當有據宋史

五行志乾道七年春江西東湖南北淮南浙婺秀州皆旱夏

秋江洪筠潭饒州南康興國臨江軍尤甚首種不入冬不雨

又云乾道九年五月戊午建康隆興府嚴吉饒信池太平州

廣德軍水漂民居壞圩湮田據此則饒州南康諸奏當在七

年太平州一奏當在九年名臣奏議俱云在知建康府時策書於此

附考景定建康志建康表乾道七年辛卯十二月十二日洪

河饒州旱傷前來收糴米七百五十餘碩本縣抄札不令交

同景嚴文云國家恩厚誦彌雖去位遇郊猶得崇報於祖廟

某等憑藉德蔭養此官榮雙奉卹章獲伸繩武之孝祖考絲

日共下普

卷三 文安

三

帝保而躋帝傳祖妣則有大國之封冬朝埽豕敬以黃告三
通焚於墓下惟靈其鑒之據此則公嘗以是年一歸鄉里然
別無左證抑或盤洲集原注所云同景嚴
者第謂同奉卸章而非謂同謁豕墓與

乾道八年壬辰五十三歲

附考

夷堅丁志朱勝私印條云乾道八年予仲兄留守建康
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

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景定建康志建康

表乾道八年壬辰七月二十四日詔建康府絹二千五百匹

並與免放令戶部以沙田蘆場錢撥還又云十一月十六

日詔建康府都統郭剛將本軍戰馬上就建康府牧養

乾道九年癸巳五十四歲

旋貶兩秩未幾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

宋史本傳營卒醉
妄言搖眾斬之磔

於市三軍無敢譁有畫人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

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

未幾五營成復元官 跋翰苑羣書 迄今為薦紳榮遵世蒙國

仍拜資政殿學士 跋翰苑羣書 迄今為薦紳榮遵世蒙國

恩父子兄弟接武而進實為千載幸遇曩嘗粹遺事一編揭
來建鄴以家舊藏李肇元稹韋處厚韋執誼楊鉅丁居海泊
我宋諸公凡有紀於此者併彙之木仍以國朝年表中與題
名附乾道九年二月七日番陽洪遵書於清漪閣 王海乾
道開洪遵纂唐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學士院記韋處厚學
士記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楊鉅學士院舊規丁居海壁記李
昉禁林燕會集錢惟演金坡遺事晁迥別書金坡遺事李宗
諤雜記蘇易簡續志蘇耆次續志沈該中興翰苑題名及學
士年表翰苑遺事玉海原注不著名氏粹為一書凡三卷浙
江采集遺書總錄洪遵彙輯各家而以自撰翰苑遺事殿焉
凡十二種按錢惟演晁迥李宗諤三家之書今本已佚故止
存十二種分上下二卷曝書亭集跋洪遵翰苑羣書云近又
得洪遵翰苑羣書足本於是詞臣之典故略備據此似宋氏
竹垞曾見足本宋史藝文志洪遵漢苑羣書三卷卷數與玉
海合惟翰苑遺事一卷陳氏曰自李肇而下十一家及年表
書三卷翰林遺事一卷而以其所錄遺事附其末總為三卷
中與後題名共為一書而以其所錄遺事附其末總為三卷
遺事錄諸書所未及者按翰林羣書林字誤下又云翰林遺
事一卷按文獻通考既引陳振孫云
總為三卷則遺事非別為一卷也

校韋述唐集賢注記二

卷 據唐書藝文志職官類書凡三卷玉海今本二卷乾道九

年六月洪遵以太清樓本校之僅可讀宋史仁宗紀天聖

三年四月丁丑詔三館繕書藏太清樓徽宗紀宣和四年四

月丙午詔置補完校正文籍局錄三館書置宣和樓及太清

樓秘閣按晁公武讀書志作二 跋忠宣公松漠紀聞 跋云先

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 漢紀聞伯兄鏤版歛越遵來守建鄴又刻之暇日搜閱故牘

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親傍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

此乾道五年六月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

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按跋稱乾道五年六月

誤時公向奉祠居鄉也今以跋有來守建鄴一語附著於此

宋史河渠志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

人府城別為兩派據此則建康守臣又 有張孝祥足訂松漠紀聞跋語之誤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五歲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宋史本傳淳熙元年提

建康表乾道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遵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年月互歧未彞尊洞霄宮提舉題名記誤作資政殿學

士鄱陽洪适景伯錢歸鄱陽據盤洲集卷七十三十一月薨

氏文惠譜辨之矣宋史本傳十一月薨晉少保封信國公諡文安文敏公撰

年五十有五諡文安行狀小隱集序云世系治行葬鄱陽縣城北芝山側定子山

統宗譜云葬鄱陽芝山白泥井俗名錠子山周必大撰文安神道碑云葬湖陽七蟠山之原互歧據盤洲集樞弟大葬祭

文當在滔夫人朱氏朱正綱之女揮塵前錄晏元獻夫人熙三年

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子聖子女適滕子濟俱為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

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

滕氏明清嘗於子封信國夫人子二人耦知峽州坊刻夷堅濟子琪處見之

巨源者精於卜筮居臨安中瓦每來卜者一卦率五百錢紹熙三年冬禹之自贛倅受代造朝其子价侍行既至點檢赦

告文書遺其一雖遣僕還家訪尋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夏書紙上日事在千里外繼書一食字一堯字合而讀之則

共三普家三文安

饒字也問曰是乎答之曰然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
 鴛鴦為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茫洋無準的固以為妄既而僕
 從饒州來持所遺至蓋向者打併行李時忘在外小妾福安
 見之价房中十篋用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為標貼遂真
 鴛篋內既悟鴛鴦看守之語而福字有口田 棹知餘姚縣坊
 字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哉
 夷堅志壬集醉客賦詩條云德興章德象字德章以恩科得
 官為筠州新昌尉皋之姪攝邑聞其語又甲集復州子城內
 有廢地治作菜圃僉判官舍在其東紹熙坊刻熙誤作興四
 年四月予兄子棹為僉判又乙集復州僉判廳主管諸司錢
 物吳興周礪滿秩于姪皋之代 孫九人价通直郎淮西常平
 之又一條云皋之姪過南康

提幹信佻倪承奉郎伯佺僖朝請大夫伸倓登紹定壬辰科

徐元杰榜進士官至朝奉大夫知岳州軍州事據統宗譜有小隱

集七十卷書錄解題小隱集七十卷樞密文安公洪遵景嚴撰其進用最先於兄弟而得年不永薨於涪熙元

年樓鑰為序序略云鑰向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

赴闕至上饒而歿。樗知餘姚縣，又亡於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鑰為序，未及也。其婿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為言，鑰方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估又面以為詩鑰何敢當，獨以銜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曹溶學海類編中有洪遵史記真本凡例一卷，四庫全書存目斥為偽作，確不可易。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誤以洪炎侍兒小名錄為文安作，按宋史藝文志載洪炎侍兒小名錄一卷，又讀書志載王銓侍女小名錄一卷，並載銓序云：大觀中居汝陰，與洪炎王父遊，讀陸魯望小名錄戲徵古今女侍名字，因盡發所藏書，纂集踰月而成。據此序則銓與洪玉父共成一書，侍朱史題洪炎晁氏題王銓互異，又侍兒侍女字互異耳。書錄解題洪炎玉父集為此書，王銓溫豫續補歷考宋史及晁陳二書則侍兒小名錄為洪炎作，甚明。四庫全書提要王銓補侍兒小名錄前有題詞云：以續洪适之書考王楸野客叢書謂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則是洪芻非洪适。按王銓書大觀時作時文，惠公未生，四庫諸臣斷為非文，惠作是也。乃引王楸書誤，炎為芻而於尤侗宮闈小名錄又云是書補陸龜蒙王銓洪适之遺何也，蓋提要非出一手，故前後歧異。今當以宋史晁陳二書為正。浙江總錄即沿俗本，王銓小名錄題詞而誤。又按今本說郭目錄有陸龜蒙小名錄，洪遂侍兒小名錄各

一卷則又譌導為遂矣 朱文公晦菴集觀洪遵雙陸譜云
 近從新譜識臬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裏過更教
 人誚牧豬奴按雙陸譜宋史藝文志不載讀書志有擣蒲經
 擣蒲格各一卷又雙陸格一卷皆不題撰人是決非文安創
 也作

附考 容齋四筆卷四子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
 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礮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

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
 竭迨於捐館周必大書稟清熙元年答劉文潛司業焯云糟
 薑蒙決西江蘇合香遂成繼富漸荷漸荷昨日洪景盧云景
 叢病鼻衄半年或勸服此藥當謂蘇合香但噓去龍腦而已
 用之立效遷中移書贛州是時文敏在贛州言之書到次日
 適有邑尉病此危甚其家中夜扣府門以身後為託景盧送
 藥二人後三日其人來謝古方所不載亦不可不知也 新
 安文獻志南薰老人吳源傳云乾道癸巳冬建康留守洪樞
 密抱病招中都旁郡醫集皆搏手相視時漕程公叔達以同
 鄉之好強致之診視即日由驚氣入心而得洪驚問曰何其
 神也因言採菘而得疾服藥即瘳 盤洲集樞弟輓詩云少
 小猶朋友陳編晝夜開同時題雁塔旬月聚麟臺詞掖君先

達台階我後來傷心今古隔楚鞵不勝哀投老開三徑聯
 北郭門翫花詩插架對竹酒盈尊歎息千秋宅荒涼十畝園
 談叢鐫折脚雲暗脊令原靜鎮多遺愛存橋有遠謀禁林傳
 大冊宥地簡前旒疾也勞心得生乎撒手休三年棠隸徑倚
 杖淚爭流又祭樞弟文云嗚呼親則手足義則友朋少小同
 志刻苦窗螢聯中科目闊步蓬瀛繼踵詞禁遂陟樞衡自昔
 監郡始相契閭三十年中少會多別細數從容七十其月園
 池相望苔竹蒙密對酒賦詩曾無虛日建康之歸恨君有疾
 一悲苦填膺傷感陳迹酌此一觴淚若泉出又樞弟水陸疏
 云人生如寄興哀棠棣之詩法力無邊徼福菩提之路肅三
 殿冥陽之會伸百年兄弟之情亡弟大資朱史本傳進資政
 殿學士不言大學士按職官志有資政殿大學士志云康定
 二年詔大學士置二員學士置三員紹興十六年秦檜弟梓
 以端明府於湖州進大資致仕恤典同參政是後從臣自端
 明視政府而序進者遂為常矣文惠云亡弟大資殆可通稱
 賦享壽不逮六旬遡幽已臨三七平生舉措或有誤於斯心
 厚夜沈淪恐未登於彼岸痛深同產誠叩大慈淨供無遮共
 飽毗耶之飯惡纏悉解願歸兜率之宮又樞弟周祥祭文云
 嗚呼終天之訣于今旬歲想像平生屢飛清淚風梗鶴原暮

景樵悴傾此一觴悲在心髓又樞弟大葬祭文云嗚呼生死
之隔忽其二年追思友愛陳迹依然松檜成列日迫新阡靈
輻將啟丹旒駟駟隕淚漬酒痛橫九原周必大洪景嚴樞
密執詞云兩制摛文壓指紳三吳耀武見經綸橋留震澤居
無擾舟濟滄溟捷有神宥府嘉猷推乃后陪都遺愛紀斯民
多才多藝無多壽此理憑誰問大鈞召試曾叨對巨題代言
今忝繼前規豐鐘霜響人何在瓦釜雷鳴愧可知滕駟啟城
嗟有日徐雞醴酒恨無期玉堂賴有給章在時展前編慰所
思公嘗編中與制草又省齋文稿祭洪景嚴樞密文云維淳
熙二年歲次乙未二月癸丑朔十八日壬申朝請即充右文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宮周必大謹遣人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於故大資政樞密鄱陽公之靈嗚呼天生雋才於
德或靳公優班馬而望顏閔士有其資罕或逢時公際勳華
而爲皋夔曠幾百年鍾是全美宜享黃髮卒相天子何成之
艱而往也造膏澤在人疇不潛然矧予不肖嘗綴賓客試於
玉堂公實發策哲人云亡倍蓰其悲物雖薄矣誠則庶幾嗚
呼哀哉向餐又平園續奠洪文安公神道碑云洪忠宣公見
危授命半世異域白首來歸力陳忠言至計高宗方引以自
近權臣惡其害己不使浹日安於朝廷之上至以漠北僅存
之身投諸南荒必死之地身且不閱遑恤其家然而長子丞

相文惠公次子樞密文安公被遇兩朝先後得政又次子翰
林公適未及大用而人從出藩朝翔最久蓋立朝莫清於登
瀛莫榮於代言莫重於掌文柄莫尊於閒兩社公既與昆季
迭居並以文章稱天下公又先進或一再至焉其後孫曾印
綬相望方興而未艾衣冠盛事世推洪氏易云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傳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蓋天定能勝人也樞密諱
遵字景嚴世為饒州鄱陽人曾祖炳贈少保妣紀國夫人何
氏祖彥先贈太師榮國公妣秦國夫人董氏父忠宣諱皓終
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贈太師冀國公妣楚國夫人沈
氏世次見文惠碑公兒時端默如成人楚國亡慟絕者再苦
學忘晝夜詞章壯麗自成一家紹興十二年春以右承務郎
監南京中嶽廟冠詞科賜進士出身高宗念其父特除祕書
省正字詞科徑入館自公始閣下多前輩皆以畏友待公明
年春文惠公繼來指紳榮之秦熺為祕書郎為少監勢燄赫
赫公守道安恬留滯不遷九月忠宣去國公求通判常州守
湯樞密鵬舉部使者孫祕丞汝翼待僚吏嚴峻公雖少而明
撻吏姦臺府爭委以事移倅婺州守李琛傲愎亦知敬公升
佐紹興府未上二十五年夏再入為正字攝行外制十一月
湯樞密執法殿中薦為御史方賜對而忠宣公薨服闋召還
公奏先臣與龔璿均使虜廷璿臣劉豫以擅殺人被誅秦檜

反贈節鉞臣父抗節乃貶死可謂不分逆順矣詔還忠宣舊
 職賜諡擢公起居舍人遷郎兼權樞密都承旨二十八年也
 明年正月除中書舍人賜服金紫殿前裨將輔達轉防禦使
 王剛團練使公言近制官軍十年一遷二人尙未滿歲上喜
 日步帥趙密去年求遷詞臣謂密爲節度使方九年逮今乃
 除太尉卿論二人軍中自以爲當也時勳臣子孫多歷臺省
 議者以爲言詔序遷至次對卽久任內祠公奏侍從非磨勘
 比言明序遷可乎三十年正月兼權禮部侍郎俄遷吏部選
 人詣曹改秩子奪遲速盡出吏手公隨事疏理吏不得肆完
 顏亮將渝平中外以爲憂沈介使回獨謂無他公請密爲邊
 備八月兼權吏部尙書舊制文武臣致仕任子許所在州保
 奏或請必由本貫革欵弊公言宦游蜀廣或數千里自有敕
 牒可驗詔仍舊法公旣以近臣兼承密旨邊防民隱每爲上
 言三衙春夏牧馬夏菰城仰給蘇湖秀三州適積水淹田有
 司預請倍輸夏麥以補芻粟北虜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
 恭等二百家公皆執不可軍器利弊命公料簡公區別良窳
 眾謂熟於軍旅者未必能也上以是有大用意入翰林爲學
 士典銓如故明年御史論湯丞相思退章不下內批以大學
 士奉祠公當直例作平詞諒官云云公連請去三省擬除數
 文閣直學士上令進欵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閔三月平

江闕守上親用公先是虜亮命張忠彥壁鳳翔拒吳璘以
 劉萼攻擾襄漢自將精銳及簽軍分寇兩淮謂我悉兵扞邊
 乃別造舟膠西刷河北壯丁雜金人號大漢軍統以蘇尙書
 者將由海道乘虛擣二浙謀知其謀詔浙西總管李寶率舟
 師禦之公竭資糧器械濟寶乘風盡焚虜舟亮謀既壞忿
 躁就薨寶由左武大夫超授靖海軍節度公有助焉步帥李
 捧嘗請斷吳江橋防虜入或又欲塹常熟縣之福山限其騎
 軍公曰審爾是棄吳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驗皆收不行上
 幸金陵從衛百須傍郡承迎不暇入公境獨無過求公謂官
 拘商船聚近海縣募水手留民兵夾運河築烽臺徒費無益
 悉條奏散遣吳人德之三年夏上將內禪趣召公日詢
 來期遂還翰苑凡傳位及登極赦上太上尊號追冊安穆皇
 后封拜三王制詔皆公視草六月進學士承旨兼侍讀隆興
 元年知禮部貢舉皇城邏卒挾內侍王允修侵辱士人公引
 蘇軾奏陳慥故事以閩閩士揖其友邏者指為傳義欲掖出
 之公命卒業一士賦擅場又有對策剴切皆傍犯名諱公為
 取旨許降等奏名前二人林光朝樓鑰也陳自修試詞科擬
 制一語聲牙被黜公薦其才學特與教官其愛惜士類如此
 五月同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以元樞督師江淮公與宰相
 同共手普

文安
 手議對覽書教數陳由折率弄上意

公前在從班與正言周璪議論不同至是璪爲侍御史將以和戰不決彈公疏未入語漏上徙璪權吏部侍郎公不自安求去上卻其章請益力以端明殿學士再提舉興國宮還鄉道六年起知信州民遇吉凶及營造困於科酒諸縣重賦斂州市物虧其直公家鄰郡素知之至卽亟爲罷行旬日驛召赴闕奏事時江東圩田壞徙公知太平州前政卽周御史聞公來不俟合符馳去公追餞十里曰前日國事何嫌今不爲子孫計耶交驩而行公履圩埂勸相徒役用工數萬人忘其勞轉運張松妄奏圩未嘗決民無轉徙止當責成圩戶裁省雇募公乞朝臣按視於是將作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繼來直公之言圩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方別治溧水永豐圩過科工費壑鄰逞憾公曰郡當歲儉方賑恤流移勸分乞糶如封股不充喉尙能飽他人之腹乎力訴於朝就除知建康府兼本道安撫使行宮留守上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載公治績且許入覲時虞丞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駐侍衛軍馬驟增萬竈敕公同二府議於內殿公奏呂惠卿請與弼臣同對神宗赫怒近太上在金陵張浚司留鑰亦不許偕執政奏事願別班引上批所委體大共議勿辭蓋近此所無也進資政殿學士寵其行至則蠲苗米耗剩許民自持斛槩徧走郊

野布置營壘民居及冢墓一無相涉諸將不能易上賜手札
 日寨地異同鄉挺身任責非乃心王室疇克爾踰年役與禁
 卒醉酒搖眾公殲於市帖帖無敢噪御前軍常畫入旗亭挺
 刃權璫公付獄駟聞統帥懼罪乞付軍自治上怒罷統帥公
 亦貶秩二等頃之五營乞公亟還元官加大學士屬部飢公
 疲精掠荒食少事多庸醫驚張礮石鼻劬不止暮夜江船火
 近大軍倉公馳救疾益侵祠章三上瀆熙元春乃許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十一月甲午薨於里第享年五十五有積官
 大中大夫贈宣奉大夫爵本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四年正
 月丙午葬湖陽七蟠山之原妻咸安郡夫人朱氏尚書右丞
 諤之孫朝議大大正剛二山之妻咸安郡夫人朱氏尚書右丞
 日人文安有文集八十大卷東陽志雙譜各十卷錢譜五卷子男
 三人橋今為奉直大夫新知峽州裙早世棹今為奉議郎新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女六人四不及嫁其二適
 禮部尚書木待問提轄左藏東西庫陳由義今俱亡孫男七
 人份舊名恢今為奉議郎淮東常平司幹辦公事倪承奉郎
 早亡佃通仕郎僖承奉郎佺仲倓未仕孫女八人長適儒林
 郎新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余忠卿次適通直郎前知德化
 縣汪杲繼室以其妹次許進士楊景受二天餘未行曾孫男
 三人艾將仕郎蔚登仕郎著將仕郎公以二子升朝累贈太

四夫手善

卷三 文安

三

師咸安後公十二年十二月薨與公同穴贈秦國夫人昔某
試館職公實發策孝宗初元分掌內外制每議事輒聯名相
與至厚以是峽州遠求墓道之碑惟公靜重明通平居言不
輕發上前議論纒纒語辨而理足雖以文進政術自高與物
無競人不忍欺守節未嘗以公錢予人親舊有求捐俸不靳
故通貴而家無餘資某既備書見聞復系以銘曰劬躬燾後
有聞於先進德修業惟爾之賢嗟嗟忠宣奮身致主生死朔
南兩極艱苦天實憫之三子英英科名宦達公則先鳴翔於
樞廷底績三鎮有猷有爲謂復得政何德之臧而年弗長惟
文與行沒世孺彰彼崇者邱屹立斯石詩以颺之有永無斁

四洪年譜卷三終

男

恩統
恩嘉
恩廣

鼎榮
榮苞

謹校

洪文敏公年譜

錢大昕編

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公生

公諱邁字景廬忠宣公皓第三子

六年甲辰二歲

七年乙巳三歲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四歲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五歲

二年戊申六歲

忠宣公丁父太中憂

三年己酉七歲

忠宣公爲金國通問使金人留之不遣還

四年庚戌八歲

紹興元年辛亥九歲

二年壬子十歲

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閒有題詩一絕句
一咏犬落水一咏油污衣愛而識之終身不忘

三年癸丑十一歲

四年甲寅十二歲

五年乙卯十三歲

六年丙辰十四歲

七年丁巳十五歲

八年戊午十六歲

十一月丁母魏國夫人沈氏憂

九年己未十七歲

十一月葬沈太夫人於無錫縣 容齋五筆云少年

寓無錫從錢仲伸借書得麴信陵集當在是時

十年庚申十八歲

十一年辛酉十九歲

十二年壬戌二十歲

兄文惠公文安公同登博學宏詞科公亦寓南山淨
慈院待詞科試

十三年癸亥二十一歲

六月忠宣公自金還八月召對以待制權直學士院
提舉萬壽觀九月出知饒州公代作謝表

十四年甲子二十二歲

六月忠宣公以中丞詹大方劾奏罷饒州提舉江州
太平觀尋丁內憂

十五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春再至臨安寓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
沈以買飯於外

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叩試博學
旅食大槩具爲言之湯公曰主人亦賢矣

宏詞科中選名在第三試題漢麟趾裏蹄贊唐凝暉

閣渾天儀記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浙東路安撫

大使兼知紹興軍府事授少傅鎮南靜江軍節度使

充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營田大

使兼行宮畱守加食邑實封制代守臣謝賜御書周

易尙書表明道藉田頌漢中和樂職宣布詩序夷堅

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
出院皆尙早同試者何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
肯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
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明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
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臨欄望月兩燭結花粲
朕若連珠孫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日今夕桂鬼皎

蘇文公集卷之三

三

卷之三十一 五言

三

潔燭花呈祥五君皆校藝蘭省其為登名高弟可證
 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為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
 箋五幅寘於桌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
 敏捷即操筆作浣溪紗一闕曰艸艸栝盤訪玉人鐙
 花呈喜坐天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顏嬌情脈脈
 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閒人眾傳觀歎賞獨
 惜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畱歡歡正洽
 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
 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蔥蔥姮娥相竝
 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甌相勸
 曰學士必高中此瑞始為君設也已授兩浙轉運司
 而予果奏名賜弟餘四人皆不偶

榦辦公事四月除左承務郎敕令所刪定官既而言
 官汪勃論公與其父同惡相濟閏十一月出為添差

福州教授 據繫年要錄

十六年丙寅二十四歲

侍忠宣公於里

夷堅志紀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文惠公在台州夢妙緣寺事云岢

忠宣在鄉里文安在龜陵予必侍下

十七年丁卯二十五歲

五月忠宣公謫英州安置公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讀東坡何公橋記石刻州人利秀才新作茅齋從公乞名以齋前有兩高松因命之曰二松

十八年戊辰二十六歲

忠宣公忤秦檜謫檜恨未已御史汪勃論公出爲添差福州教授向來州郡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公但爲撰公家謙表及祈謙晴雨文至私

禮箋啓小簡皆不作遇聖節樂語嘗爲之公出教福州未詳年

月姑附於此

十九年己巳二十七歲

是歲葉晦叔黯自敕令局出爲福建帥屬公因春補

諸生白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公作長

句贈之晦叔亦有和篇據三筆四三筆云子自福州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據

本傳公爲福州教授非通判也倅字似誤

二十年庚午二十八歲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九歲

二十二年壬申三十歲

二十三年癸酉三十一歲

二十四年甲戌三十二歲

是歲編詩爲野處類稿二卷自序云甲戌之春家居
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當緩憂之一助

二十五年乙亥三十三歲

十月忠宣公薨於南雄途次

二十六年丙子三十四歲

十一月葬忠宣公

二十七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歲九月還自衡岳道宜春買舟東下永嘉方景南

名雲翼 置酒秀川館餞之邵武黃景達名介開封向巨源

名瀟歷陽許季韶名紹皆與坐中聯句作詩

二十八年戊寅三十六歲

二月與文安公同被召文安公除起居舍人三月公

除祕書省校書郎 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

文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令書庫整頓然後

錄之四筆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七歲

四月兼國史院編修官三筆十三云四朝國史本紀

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一百三十五卷唯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 八月除吏部員

外郎

續筆二云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皆同舍祕書丞盧雍公并甫

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

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敷

與宰相等輪對奏自今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吏部

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者即官其後人若真能引

年知止者乞厚其禮節以厲風俗既下三省首相湯

岐公難之議遂寢 是歲與左僕射沈該等分寫四

十二章經刻石於六和塔公所書者第四十二章也

題銜稱左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權尚書駕部員外郎

夷堅志當成於是年

三十年庚辰三十八歲

三月改禮部員外郎充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

題五筆八云皆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有

用然惟撰述之撰乃可耳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

異乎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履之類皆不可用予以

白知舉請揭榜示眾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以儻

通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

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七月以禮

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析然後退

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是月八日撰郎官題

名記 九月二十一日撰禮部尚書題名記 十月

以金人叛盟詔親征詔艸公所撰也 是月二日序

文惠公硯說題銜稱左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 十一月兼樞密院檢詳文字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九歲

三月正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三筆四云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

原副都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官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為姦當妄增品級不應閒以都頭而自降為副其為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乃為改正又云楊和王為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與名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超詣院訴子檢詳兵房為言曰一皆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疾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尅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

十月知樞

密院葉義問出視師奏公參議軍事

夷堅志當成於是年

三十二年壬午四十歲

正月金遣使議和公以左司員外郎借左朝議大夫

試尙書禮部侍郎充接伴使三月除起居舍人假翰

林學士充賀金登位國信使知閣門事張掄字才老爲

副使弟景孫輔行 六月孝宗卽位 七月甲子使

還其國書云使介來庭緘題越式固違羣議特注報

難於履變又云尺書侮慢既匪藩函寸地侵陵又違

誓表又云殊無敬賀之詞繼有難從之請未句云尙

故舊好勿徇羣言初公在境上與接伴約用敵國禮

接伴許諾故治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才入燕京盡

卻回使依舊例易之公不可於是局驛門絕供饌而

館伴者云嘗從公尙書公學陽吐實言勿固執須

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公與張掄懼爾易表章換

之既入見使副例不跪至是皆跪傳令云國書不如

式不當受八月殿中侍御史張震論公奉使辱命罷

可付有司

官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四十一歲

起知泉州 是歲始撰容齋隨筆 五月文安公自翰林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事

二年甲申四十二歲

七月文安公罷樞府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三歲

四月文惠公自翰林學士簽書樞密八月進知政事
十二月入相

二年丙戌四十四歲

除知吉州過闕奏事詔赴郡未之任九月召還入對
除起居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十一月奏乞自今
講讀官以日所得聖語送修注官書之名曰祥曦殿
記注又奏欽宗日秣已成宜修纂實錄皆從之十二
月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葉** 拜左僕射

公當制 是月十八日序夷堅乙志二十卷合甲乙

二書得六百事 是歲三月文惠公罷政 夷堅志曰

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餓邸舍起上肆其
學精於六壬十二月四日子詣東園呼之為文惠公
論命公嘗參知政事堅曰此命方超陞如是秀才便
及弟適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從從官則入兩府執
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嘉音子語之以實對曰若然則
做大事無疑恨氣數不耐久明年三月宜自勇退子

曰既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汪明遠僉書葉子命兩命併叩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然葉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予勿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進樞密事葉參大政明年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云是年六月予以知吉州奏事堅同它客送至小渡衆意予必畱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於是委曲投郵吏使報州發逐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西赴官先旬日出舍於圃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神入傳未必往才數日召命下乃以所擇日啓途

三年丁亥四十五歲

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

院謙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鑿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

興鳳閣之游蓋文安公以紹興二十九年入西省隆
丙志二年文惠公繼之至是首尾相距僅九歲夷堅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目爲王

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皆以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廷曰君眉上色甚
 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為真之喜至七
 月六日子忝掖垣之拜二十一日直院落權焉與所
 指兩日十一月南郊禮成公當制撰赦文地設位而
 不少差聖人成能既撲縲紉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
 式流汪濊之恩及冬至日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十
 二月葉相以冬雷罷公艸制制有云因灾異而劾三
 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
 有諷也 是月序文惠公隸續題銜稱左中奉大夫守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
 兼侍講

四年戊子四十六歲

正月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經筵進講孝宗親

書白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詩於扇改使君為侍臣

二月蔣芾拜右僕射辭免公艸不允詔六月除大中

大夫集賢殿修撰宮觀本傳失載此事三筆三云子

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申而

進欽宗實錄四十卷

則轉階太申當在是年春也

五年己丑四十七歲

始治圃於鄉里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

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為固

六年庚寅四十八歲

除知贛州

七年辛卯四十九歲

在贛州任是歲江西饑贛適中熟公令移粟濟鄰郡

五月十八日序夷堅丙志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

事

八年壬辰五十歲

在贛州任 五月重刻夷堅志

較會稽本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

定 零都縣灌嬰廟旁耕得古瓦刻缺兩角猶重十

斤公取以作硯銘之

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九年癸巳五十一歲

在贛州任周益公贈詩有人畱河內寇帝念禁中頗

之句 是秋贛吉連雨暴漲公令多備土囊壅堵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公格之下但據實報之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二歲

在贛州任 是歲改元純熙既布告天下矣公進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艾及詔至乃淳熙也 十一月文安公薨

二年乙未五十三歲

改知建寧府

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三年丙申五十四歲

四年丁酉五十五歲

五年戊戌五十六歲

六年己亥五十七歲

在建寧任 是秋以明堂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

部下饒州令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笞及

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見隨筆十六當

在次年去郡歸里後也 建州東三十里有唐刺史李公祠相

傳以為李回公據唐書文藝傳定為李頻勒碑紀之

未詳何年姑附於此

七年庚子五十八歲

在建寧任 七月又刻夷堅志於建安 是秋解郡

印歸

本傳失書罷郡事
當必除宮觀也

教穉兒誦唐人絕句取諸家

遺集得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書為六帙 是歲容

齋隨筆成序之

八年辛丑五十九歲

九年壬寅六十歲

十年癸卯六十一歲

十一年甲辰六十二歲

是春起知婺州周益公回啓有淹屈殆更於五閏蕃

宣洊歷於三州之句 二月文惠公薨 上巳日序

婁機班馬字類書於金華松齋 序有云六年 子在鄉里 遷敷

文閣待制轉通議大夫 夷堅志載在婺州日決杖義 烏縣巡檢館客田全壁事在

淳熙十二年 四月似誤

十二年乙巳六十三歲

是春召對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三月二十六日車

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令從官帶雨具比曉而

晴公進詩四月四日扈從景靈宮上以和章宣示 見五

筆 六月兼同修國史九月癸巳賜御書唐白居易詩

二首 見玉海是皆公在講筵明年方除學 土玉海以為直禁林所賜蓋失之矣

十三年丙午六十四歲

正月以太上慶壽肆赦恩轉一官授通奉大夫云供

奉當肯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

興夷堅志淳熙十二年冬子以待制修史假道山

堂前日閣負暄沈監虞卿遣相士蘇生來蘇語子曰

待制十日內當有鞶帶之錫卻不濟事才到立春日

有遷秩之喜名為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無之

是為可慶吾亦不能曉也及二十八日裏見北使子

嘗借學士出聘故循例關左帑金帶趨朝明年正月

五日以光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臣悉理三年磨勘

唯禪位以前曾任侍從兩省以上者各轉一官肯侍

從已盡但兩省官三人史魏公自以八十拜太傅王

宣子居憂子獨忝轉通 三月乙未召對賜酒肴出御
製春晝卽事絕句竝以所書蘇軾詩賜之越九日甲
辰公進詩讞上復俯和海見玉 四月除敷文閣直學士

兼直學士院八月十九日請通修九朝正史從之九

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依前正奉大夫筆

九云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修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皆施聖與在政府語

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十檢今據學士院題名公實以十三年九月拜學士

月二日進欽宗宸翰石刻付史館十一月奏四朝國

史昨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列傳今已成書凡三百五

十卷三筆四云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

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閒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

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

容妄相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毋或輒將成書據行刪改上曰如有未

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
而有永思攢官之役才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實錄
為辭請權罷史館於是遂已

十四年丁未六十五歲

是春差知貢舉取瀏陽湯瑋弟一

夷堅志瀏陽湯瑋君寶淳熙甲辰過

宜春謁仰山二王祈夢是夕夢一僧推詣別館見一鐘絕大挂於架湯撫摩之謂僧曰試叩之如何僧曰鐘雖成竣經洪鑪陶鑄乃可擊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只間一方若得洪鑪坏冶之力然後鳴蒲牢以撞之當宣播四方非茲日比也及丁三月奏未南省湯魁多士子實典舉乃悟洪鑪之兆

薦承議郎知龍州王稱登仕郎龔敦頤乞賜甄錄此

東都事畧卷首但云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四王稱除直祕閣龔敦頤特補上州文學不著年分

月乙亥召對清華殿於御榻之右取宸翰宋鮑照舞

鶴賦一軸賜公八月入侍孝宗忽云近見甚齋隨筆

公對云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噫有好

議論公起謝 十月光堯上賓公以學士充橋道頓

遞使二十五日召對諭以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

條具合行事宜以進 三筆十云淳熙十四年十月二

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

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畱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

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承

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邊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

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

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翦開

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

相間知唯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

文書傳達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卻再

乞對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閒三得從容

十五年戊申六十六歲

三月永思陵禮成公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

配享祕書少監楊萬里與公議不合上章論公公上

疏乞補外 光堯梓宮發引前夕用警場導引鼓吹

詞公先期撰進又奉旨代作挽詩五章有社首鳳來

遲之句內官讞純孝密以為問公舉王子年拾遺記

告之 四月乙亥除敷文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六月

以攢宮推恩轉一官

蓋自正奉轉宣奉也讞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

朝士動一岸

既往之悲 九月十七日改除知太平州

本傳失書鎮江太平

兩任據太平州瑞麻贊刻於十六年八月稱假守十月知是年十月由鎮江移太平也

十六年己酉六十七歲

在太平任 閏五月以久旱禱雨於廣德之張王廟

得雨撰靈濟應禱記 祠山事要載淳熙十六年六月

閣直學士宣奉大夫知太平州軍州事魏郡 八月

開國公會邑二千二百戶倉實封二百戶 州生異麻數本同榦作瑞麻贊刻於石 十二月得

東坡先生詩文十篇真迹刻石郡齋 是歲撰平江

府學御書閣碑題銜稱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知

太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焯煌郡開國公

倉邑二千二百戶倉實封二百戶 夷堅庚志二十卷當成於是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八歲

二月進煥章閣學士依前宣奉大夫知紹興府

本傳淳熙

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此紹熙之譌

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過

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為戒及到官建棣鄂堂於

府廡以伯兄文惠公嘗守越取綸告中語名之 撰

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 十一月刻唐人絕句百卷

於蓬萊閣 十二月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以

集英殿修撰王信代公

二年辛亥六十九歲

歸鄱陽向所種松蔚然成林皆有子膏之勢有兩園

適居東西扁西為西園東為東圃 十一月刻唐人

絕句成公在越刻未竟而公在乃雇婆匠續成之

三筆

三云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沛顏師魯在天官徑給回換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按是年十一月圓

丘合祭禮成推恩肆赦

三年壬子七十歲

三月上表進所撰萬首唐人絕句得壽皇聖帝旨遣

重華宮祇應耿榭到饒州宣諭賜茶一百夸清馥香

一十帖熏香二十帖金器一百兩即上表陳謝竝乞

御書博洽堂三字壽皇又嘗書野處二字賜之

賜野處字

見玉海不書其年今因乞御書事附及之是月十日序容齋續筆 仲子

不得其名簽書峽州判官得古錚一於長楊縣蓋虎錚也

公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 長子梓通判信

州 辛幼安名棄疾有洪內翰慶七十詞云樂天詩句

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

四年癸丑七十一歲

是歲夷堅王志二十卷成癸志序云九志成年七十有一 撰鄉人

李文忠墓銘 撰友恭堂記題銜稱煥章閣學士宣

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五年甲寅七十二歲

七月寧宗卽位明堂禮成加恩謙表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

元朝士之存
今其餘幾

樺通判福州轉朝散郎 夷堅志支

乙序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

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才

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七十三歲

三筆十二云年過七十浚當致仕以新天子臨御未

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袞趙子

直汝愚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按南渡宮觀例以
兩年為一任公自

紹熙辛亥任玉隆至甲寅冬已兩任矣以寧宗
新正未即請休故復有因任之命蓋第三任也 撰

李康時墓誌

二年丙辰七十四歲

六月序容齋三筆云予從會稽解組歸里于今六年

是冬榘福州任滿寓居大中寺以俟解印

三年丁巳七十五歲

四月九日序朱翌猗覺寮雜記題銜仍稱煥章閣學

士宣奉大夫魏郡公 九月二十四日序容齋四筆

十二月序婁機漢隸字原 榘為大社令

四年戊午七十六歲

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

本傳繫於淳熙改元之明年差繆之甚今亦未

審的於何年但以公年署銜尚稱煥章則除龍圖必在四年以後也

是秋大孫未審其名

赴南昌漕試

五年己未七十七歲

六年庚申七十八歲

嘉泰元年辛酉七十九歲

二年壬戌八十歲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

公致仕及卒年月俱無可攷本傳於進龍圖閣

學士後卽云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似卒於淳熙二三年間王圻續文獻通考謂淳熙中諡文敏

亦承宋史之誤據三筆四自序則慶元中公尙無恙也公年八十見於本傳以續筆攷之乾道己丑年四

十七則其卒當在嘉泰二年壬戌也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夫

人張氏兵部侍郎淵道女也

見夷堅志

畢

陸放翁先生年譜

錢大昕編

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十月十七日先生生於淮上

是日平旦大風雨賊人及先生墮地雨乃止嘗有詩

云少傅奉詔朝京師檣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

十月猶是中原無事時

公之父宰以直祕閣權發遣淮南計度轉運副使公事母

唐夫人又贈童道人詩云吾儕之生乙巳年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二歲

先生跋周侍郎奏稿云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

少師以畿右轉輸餽軍畱澤潞家寓滎陽當是丙午

歲也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三歲

是歲寓壽春先生雜興詩云家本徙壽春遭亂建炎

初又衡門感舊詩云念昔壽州歸紹興初紀元

紹興誤當

作建又跋周侍郎奏稿云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

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閒關兵閒歸山陰舊廬則某

少長矣蓋南歸亦在是年也

二年戊申四歲

歸山陰故居

三年己酉五歲

四年庚戌六歲

是歲會稽公奉祠洞霄奉楚國太夫人閒關適東陽

依陳彥聲

名宗譽

居三年乃歸先生雜興詩云于時髮

兩髦幾不保頭顱亂定不敢歸三載東陽居

紹興元年辛亥七歲

二年壬子八歲

三年癸丑九歲

自東陽還里

四年甲寅十歲

先生十許歲卽往來雲門諸山

五年乙卯十一歲

老學庵筆記云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閒鬼火至多
麥苗稻穗之秒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
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

六年丙辰十二歲

能詩文以蔭補登仕郎 跋錢氏鐵券文云某年十
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秦魯國大長公主鐵券
實藏臥內

七年丁巳十三歲

先生跋淵明集云吾年十三四時侍少傅居城南小

隱偶見藤牀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
暮家人呼食讀之方樂至夜卒不就食

八年戊午十四歲

始到禹祠龍瑞

九年己未十五歲

先生齋中雜興詩云成童入鄉校諸老席函丈堂堂
韓有功英槩今可想從父有彥遠早以直自養

十年庚申十六歲

至臨安始識葉晦叔於西湖上嘗有詩云我年十六
遊名場靈芝借榻栖僧廊又云庚申辛酉間予年十

六七與陳公實遊時予從兄伯山名靜仲高名升葉

晦叔名照范元卿名皆同場屋六人者蓋莫逆也公實

謂予小陸兄

十一年辛酉十七歲

與許子威名伯虎輩同從鮑季和先生晨起必具冠帶

而出嘗有詩云常憶初年十七時朝朝烏帽出從師

忽逢寒食停供課正寫礬書作贗碑

十二年壬戌十八歲

先生嘗云予年十七八始學作詩又跋王右丞集云

予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

十三年癸亥十九歲

以試南省至臨安

十四年甲子二十歲

上元在臨安從舅光州通守唐仲俊招觀燈 是歲

作司馬溫公布被銘又賦菊枕詩爲人傳誦 李莊

簡公光罷政歸鄉里時時訪會稽公劇談終日

十五年乙丑二十一歲

戢山東麓天王廣教院老僧名惠迪先生年二十餘
與之游略無十日不到也

十六年丙寅二十二歲

十七年丁卯二十三歲

是歲會稽郡公年六十先生居室記云自曾大父以

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又辛丑歲跋朝制要覽云先

君捐館舍三十有四年則會稽公當以是年卒矣繫年

錄紹興十八年六月丙午
知臨安府直祕閣陸宰卒

十八年戊辰二十四歲

長子子虞生先生六子子虞子龍子坦子修
子布子聿其三子生年無攷

十九年己巳二十五歲

二十年庚午二十六歲

先生庚申歲枕上口占詩蹋雨敲門覓季夷王嶠字季夷

孽賤同和仲高詩

從兄升之

回思五十年前事恰似今宵

夢裏時又嘗云紹興中與陳魯山

名山官至正字登第姓沈後復本姓

王季夷從兄仲高以重九日同遊禹廟

是歲仲子

子龍生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七歲

自辛未至丙子六年間每遇重九多與一時名士登

高於戴山宇泰閣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八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九歲

赴鎮廳試陳阜卿爲兩浙轉運司考試官得先生卷

大異之擢置第一時秦丞相檜孫填以右文殿修撰
來就試欲列首薦不得檜深銜之

二十四年甲戌三十歲

試禮部主者復置先生前列為檜所黜

二十五年乙亥三十一歲

正月有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陞取視之劉隨
州集也以百錢易之 先生初娶唐氏與先夫人為
姑姪伉儷相得而不獲於舅姑遂至離異改嫁同郡
趙士程有年矣是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
園悵然久之賦釵頭鳳詞題園壁間 十月秦檜卒

審按故例事改選
事見于前
信然
不
疑于其
亦
有勇字
沈是
公

第...
...

放翁妻改遺事

平當疑其下

即以奇語行世

詩說能救之精

雜玉而...

高結髮語詳

拜往校詩話

十一月曾文清公幾除提點浙東刑獄先生從之

遊文清稱其文辭有作者餘風

二十六年丙子三十二歲

是歲曾文清公改知台州有別曾學士詩公詩集以此篇為首

二十七年丁丑三十三歲

十一月十七日作雲門壽聖院記云予有白髮久矣

二十八年戊寅三十四歲

始除右迪功郎福州寧德縣主簿赴任途中有戲題

江心寺僧房壁泛瑞安江平陽驛含梅花諸詩時朱

孝聞名景為尉與先生情好甚篤 八月權縣事陳

攄修城隍廟成屬先生為文記之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五歲

在福州有度浮橋至南臺及游洞宮山天慶觀詩嘗

泛海天氣新霽東望見流求國延平張仲欽名維知閩

縣與先生朝暮相從

三十年庚辰三十六歲

正月別福州北歸有福州正月把離杯之句過永嘉

遊謝康樂石門與老洪道士痛飲賦詩到行在薦除

敕令所刪定官繫年要錄五月右從事郎陸游為敕令所刪定官與鄒德章

兵部名標同居百官宅周洪道舍人名必大寓居連牆暇

輒相從贈淇道詩有自卜河橋宅清談喜屢陪之句

林黃中博士

名栗劉韶美禮部鳳名儀

亦時過從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七歲

在都下

送李德遠

名浩

奉祠歸臨川詩有盱食煩明

主口沙暗舊京之句一時爭傳之以敕令局罷歸

里時曾文清公寓居會稽先生數從之遊八月名

寓居屋二楹曰煙艇自為之記冬除大理司直兼

宗正簿再入都

要錄七月敕令所刪定官陸游為大理司直

十二月高宗

幸建康百官班送仁和館外先生庚申元日口號有

云仁和館外列鸕行憶送龍舟幸建康舍北老人同

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先生跋會文清公奏議稿云紹興末賊亮入塞時茶山先

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敕局罷歸略無一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又癸未歲出都詩有重入修門甫歲餘之句蓋先生在敕局未久即罷歸里數從會公遊亦幸已年事也其冬思陵幸建康先生復預送駕之列則還家未久即膺除命矣大理宗正之除其在是年冬乎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八歲

在都下

先生嘗云紹興末某官玉牒所當是兼宗正簿時

六月孝宗即位

九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以

權知院史浩同知黃祖舜薦召見與尹穡字少稷同賜

進士出身再具狀辭免不允 嘗與查元章名籥王嘉

叟名柎同出巫拱殿門二君問子亦有白髮邪相與太

寓按齊東野語
陸務觀以少師坦
為補養
子送日乞為
謝不取他日只偶
為補養

魏以世長壽

宮張時在政府

異日秦陛下嗣服

之初宜宜此下

燕神以此上悅

河口柳澤自確

曰後漢之陸游

詩之史浩上由是

悉游未年去國

此乃叔翁澤死之

由似可補年譜

息 十一月有上殿劄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九歲

在都下 五月癸巳除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

中興百官題 名作七月 出都還里有今年偷得半年閒之句曾

原伯 名逢文清 公長子 勸先生居城中而先生欲自梅山入

雲門有寄原伯詩云秋高更欲移家去先葺雲門屋

數椽

二年甲申四十歲

二月己卯到鎮江任時直敷文閣方滋知府事張忠

獻公 後 以右丞相督軍過京口張敬夫 名 王嘉叟從

行陳應求

名俊卿

參贊軍事馮圓仲

名方

查元章館倅廨

無日不相從

七月校刻高祖太傅公軫

修心鑑一

篇跋其後

寸月跋光堯皇帝聖政草

宋史陸游聖政草一卷

命諸子錄之

閏十一月韓无咎

名元吉

以莆陽守省

太夫人於京口相與道舊故甚樂

乾道元年乙酉四十一歲

在鎮江任正月韓无咎以考功郎召將別錄兩月內

唱和詩合三十篇日京口唱和先生為之序 三月

知府方滋除兩浙轉運副使直徽猷閣呂擢來知府

事 六月作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七月改任通

判隆興軍府事自京口過金陵雨中獨遊鍾山舟行
大江泊慈姥磯下又夜宿陽山磯將曉大雨北風甚
勁俄頃行三百餘里遂抵雁翅浦皆有詩入江西境
冒風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吳城山小龍廟劔南詩
藁第二
卷夜聞松聲有感詩注子丙戌七月
自京口移官豫章丙戌蓋乙酉之誤到隆興任 孟
冬病肺旋愈

二年丙戌四十二歲

在隆興任有華髮蕭蕭老郡丞洪州又看上元燈之
句嘗見異人於豫章西山得司馬子微餌松菊法又
嘗借玉隆萬壽宮道藏書坐忘論金丹訣天隱子造

化權輿傳錄之 上巳臨川道中詩有二月六夜春
水生陸子初有臨川行三月三日天氣新臨川道中
愁殺人之句未幾言者劾公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
說張浚用兵坐免官歸始卜居鏡湖之三山手種松
於東嶺嘗作東園詩云憶自南昌返故鄉移家來就
鏡湖涼又家居自戒詩曩得京口俸始卜湖邊居屋
財十餘閒歲久亦倍切

三年丁亥四十三歲

名三山書室曰可齋有衰病不浪出閉門煙雨中之
句

四年戊子四十四歲

春日有老夫一臥三山下兩見城門送土牛之句

五年己丑四十五歲

十二月六日得報以左奉議郎差通判夔州軍州事
久病未堪遠役謀以明年夏初起行

六年庚寅四十六歲

將赴官夔府有書懷詩云一從南昌歸五歲嗟不調
朝廷每哀矜幙府誤辟召終然斂孤迹萬里遊絕徼
閏五月十八日始行二十日渡江出北關登舟六月
五日抵秀州十日至平江宿楓橋寺前有七年不到

楓橋寺之句十三日至常州十七日至鎮江二十八

日遊金山觀日出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名成大至

遣人招食於玉鑑堂午刻過瓜州七月一日抵真州

五日至建康府十一日江行過三山磯慈姥磯采石

鎮泊太平州江口十九日過臬磯至蕪湖縣二十三

日過陽山磯二十四日到池州二十八日過東流縣

自雷江口行大江過獅子磯至馬當阻風八月一日

過澎浪磯小孤山小孤屬宿松縣澎浪屬彭澤縣二日泛彭蠡口晚

抵江州七日為廬山之遊由太平宮歷東林西林往

返凡四日十八日至黃州二十三日至鄂州九月十

二日過石首縣十四日次公安遊二聖報恩寺十七
日到江陵易入峽船惟用艫及百丈不復張帆矣二
十七日始解舟十月六日過荆門十二碛晚至峽州
八日過下牢關繫船與諸子登三游洞九日過扇子
峽登蝦蟆碛晚次黃牛廟十日過鹿角虎頭史君諸
灘泊城下十一日過達洞灘十二日過東瀟灘入馬
肝峽晚登岸宿新安驛十三日過新灘船底爲石所
損十五日易船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
洞十六日到歸州二十一日泊巴東縣登秋風亭謁
寇萊公祠二十三日過巫山謁神女祠二十六日入

瞿唐峽謁白帝廟二十七日到夔州任時濟南王伯
禮知州事到官後有雪中臥病在告詩

七年辛卯四十七歲

在夔州任州試進士充監試官以三月入試院四月
拆號畢始出凡月餘得詩十七篇 八月知州王伯

禮移知溫州撰次在郡文章爲雲安集屬先生序之

九月三十日登城門東望淒然有感有減盡腰圍

白盡頭經年作客向夔州之句十二月十九日晚巫
山送客歸回望西寺小閣縹緲可愛遂與趙郭二教
授同遊抵夜乃還

八年壬辰四十八歲

樞密使王炎宣撫四川駐漢中辟先生幕府以左承
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正且自

夔州啟行取道萬州過梁山軍鄰水岳池廣安入利

州卽益昌也三月抵漢中同舍十四五人范西叔張季長

宇文叔介劉戒之周元吉閻才元章德茂皆與先生

善 七月爲王宣撫作靜鎮堂記 其秋以事自三

泉泛嘉陵至利州入閬中十月復還漢中會宣撫使

召還幕僚皆散去 十一月改除成都府安撫司參

議官復自漢中適成都逾閬攜兒曹遊三泉龍門出

潭毒關憩羅漢院山光軒抵劔門關有細雨騎驢入
劔門之句過武連縣北柳池安國院煮泉試茶入西
川境到縣州錄參廳觀姜楚公畫鷹到漢州遊西湖
歲暮始達成都有冷官無一事日日得閒遊之句

九年癸巳四十九歲

是春權通判蜀州事有初到蜀州寄成都諸友詩未
幾自蜀州暫還成都有經春淹泊錦官城之句 是
夏以檄攝嘉州事官舍奇石甚富取作假山名西齋
曰小山堂畫岑嘉州像於齋壁刻其遺詩八十餘篇
郡治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掘

之得丹砂雲母奇石輸諸府庫爲文記之 九月九日會飲萬景樓師伯渾王志夫張功夫王季夷瑩上人輩竝以秋晚來訪樂飲旬日乃去 十月一日浮橋成以故事宴客凌雲越日出城至呂公亭按視修隄歲暮遣人迓新守有東湖有歸日之句謂蜀州東湖也

淳熙元年甲午五十歲

是春離嘉州還蜀州任有春來日日在東湖之句

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一人楊鑑具慶下愴然有感作詩 六月至成都畱數日仍還唐安 九月同

呂周輔名商隱

教授遊大邑諸山

鵠鳴山張天師學道之地

復至成

都客多福院一名東庵有四到錦城身愈老之句

其冬攝知榮州事取道青城山遊丈人觀上清宮長

生觀儲福觀過離堆伏龍祠觀孫太古畫英惠王像

過眉州郡燕大醉中閒道馳出城宿石佛院行平羌

道中望峨眉山有別來二百日突兀喜無恙之句到

任有西樓夕望詩

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邨蕭然如世外所謂

西樓也

十二月家人自唐安徙到郡出城迎之除

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

參議官除夕得制置司檄催赴新任

二年乙未五十一歲

正月十日有別榮州詩在州僅七十日臨行登高齋
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詞 到成都任官舍在花
行有家在花行更向西之句時成將軍漢卿爲成都
路兵鈴相從無虛日六月敷文閣直學士范成大來
帥成都與先生爲文字交不以幕僚待之 是月以
公事赴漢州自小雲頂上雲頂寺過彌牟鎮八陣原
謁諸葛丞相祠

三年丙申五十二歲

在成都任人日飲昭覺寺春晴海棠盛開徧遊諸家

園 三月一日府宴學射山未幾以事去官有七千里外新聞客十五年前舊史官之句 六月得報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觀賦詩有罪大初聞收郡印恩寬俄許領家山之句 是歲始號放翁和范待制秋興詩有門前剝啄誰相覓賀我今年號放翁之句

四年丁酉五十三歲

在成都任有丁酉上元詩 五月轉官朝散郎

是年四月

己卯撰銅壺閣記猶題朝奉郎五月丁未撰彭州貢院記題朝散郎 六月送范舍人

成還朝自成都歷永康治導江縣青 唐安卽蜀 至肩

州乃還 八月遊邛州書寓舍壁有又作臨邛十日

畱之句

時知邛州為守
文吏部表臣

遊天慶觀觀石刻陳希夷詩

九月復如漢州小獵於新都彌牟之間有適從邛

州歸又作漢州去之句 十月遊玉局觀拜東坡先

生海外畫像又取黃庭語名所寓室曰心太平庵得

都下八月書知差知敘州軍州事交代之期尙在明

年冬賦詩有未佩魚符無吏責看花且作拾遺顛之

句 十一月出成都城西南十五六里蜀王故苑訪

梅龍作詩

蜀苑梅最多有兩大樹天矯若龍相傳謂
之梅龍先生初至蜀時嘗為作詩自此歲

常訪

十二月與張季長正字之廣都憩鐵像院遊

龍華山

是歲少子子聿生

亦作緯
又作適

五年戊戌五十四歲

在成都任正月二日晨出大東門公宴移忠院十日

撰天彭牡丹譜二月十六日賞海棠 時孝宗念其

久在外趣召東歸乃別成都遣僧則肇筆記作則華乞籤

於射洪白厓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爲籤得全家隱

鹿門之篇蓋遣興詩五首中第二首也再遊眉州至

瀘州有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遊之句遂

自涪州忠州萬州放船到白帝城下瞿唐峽次歸州

時正月五日也六月十四日在江州宿廬山東林寺

是秋到行在召對除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暫歸

山陰故居冬赴官有衢州道中及宿仙霞嶺下詩
六年己亥五十五歲

正月在建安任有紫芝山下又新年之句 其夏有

發書畫還故山詩又集漢隸十四卷皆中原及吳蜀

真刻令莆陽方伯謨

名士

親視裝標

初秋有夢故

山詩暮秋被召北還發建安有吾行迨及晚秋時之
句遊武夷山泛舟九曲溪至六曲或云灘急難上乃
回過建陽縣以雙鵝贈道士爲長生鵝途中奏乞奉
祠畱衢州皇華館待命得旨改除朝請郎提舉江南
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十二月到江西任治

撫州有擬峴臺觀雪詩

七年庚子五十六歲

在撫州任率以申初治文書至暮夜乃已 五月十
一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
物蘇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覺乃足成之
是月小旱方致禱忽大雨連日有祈雨謝雨青詞
既而淫雨踰旬江水大漲民家避水多依邱阜乃以
小舟載米賑之 七月復苦旱二十八日夜忽雨喜
而作詩公在江西刻陸氏續集驗方於倉司之民爲
心齋又借書於王韓晁曾諸家傳鈔甚多 晚秋以

詩投政府

時周益公參知政事

乞湖湘間一州詩云半生篷艇

弄烟波最愛三湘欵乃歌擬作此行公勿怪胷中詩

本漸無多 十月以公事之高安往還再旬十一月

始還臨川被命召詣行在所有已巳被驛書乙亥戒

徂兩之句由弋陽取道衢州至嚴州壽昌縣界得旨

許免入奏仍除外官有感恩述懷詩

宋史本傳由江西召還給事中

趙汝愚駁之遂子祠

將買船下七里灘謁嚴光祠而歸會灘淺

陸行至桐廬始汎江東歸

八年辛丑五十七歲

正月到家二十八日大雪過若耶溪至雲門山中登

雲泉上方衝雪至餘慶覺林雪連日不止雪霽始歸
湖上過千秋觀少畱 二月新築山亭成 是秋病
瘧

九年壬寅五十八歲

除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作玉局歌有玉局
祠官殊不惡銜如冰清俸如鶴之句

十年癸卯五十九歲

秋雨病瘧作排悶詩有今夏久無雨從秋卻少晴之
句 是歲三山鑿渠泄水得古甌二一銘云永安五
年七月四日造一云太康十年七月造蓋吳及兩晉

物

十一年甲辰六十歲

作六十吟 秋日觀潮海上

十二年乙巳六十一歲

先生五世祖以上三代皆葬山陰九里袁家隩所謂九里大墓也兵亂後惟五世祖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是歲三月鄉民鉏麥得石表亟往觀則七世祖二評事冢也因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而地多爲人冒沒聞先生至迭相質証由是大墓皆復其故以玉局觀將滿陳乞再任

南米宮觀京官以上一任

二年選
人三年

十三年丙午六十二歲

春除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入奏行在館於西

湖上延和殿召對孝宗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

暇可以賦詠自適

謝表云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

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

三月還家七月三日到嚴州任 八月

得一女名閏孃更名定孃其母蜀郡楊氏也 初冬

得心腹痛疾大下而愈羸耗不支因請告數日 十

一月刻諫議江公民表奏議於郡齋 十二月二十

七日祭風師歸道中有詩浙西諸郡惟嚴無職租有

免教妻子爭杭秫秋稼連雲一稜無之句

十四年丁未六十三歲

在嚴州任 先生高祖贈太傅諱軫皇祐中以吏部

郎中直昭文館自會稽移守新定期年請老得分司

西京以歸至是以邦人之請築祠於兜率佛寺正月

丙辰祠成以公自贊道帽羽服像刻于石且爲之跋

是春有勸農文夏旱請於朝蠲放賑恤入秋得雨

有所祈雨謝雨青詞 八月女定孃殤 初冬幼子子

緯病愈忽作病起詩一首先生甚喜賦詩有也知笠

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之句 郡齋壁閒張王

子喬梅子直李八百許旌陽及近時得道諸仙像常
焚香對之郡釀不佳求於都下旣不時至欲借書讀
之而寓公多祕不肯出頗以爲恨除夕前二日休假
作詩有挂冠神武莫躊躇之句 是歲刻劔南詩藁
二十卷凡二千五百餘首於嚴州郡治知建德縣事
眉山蘇林編次括蒼鄭師尹爲之序

十五年戊申六十四歲

在嚴州任有勸農文四月上書政府乞復就玉局祠
祿久之未報七月十日以任滿還山陰再上書乞祠
冬除軍器少監

周必大奉詔錄淳熙十五年十月二
十六日御筆問陸游除郎不致煩言

否恐或有議論且除少監如何回奏臣昨來與二參
商議只是奏本人任滿多日未審欲與何差遣陛下
愛憐其才便欲除郎臣曾奏知莫若且令奏事近詢
衆論謂處以閒曹如駕部之類亦足示陛下不棄才
之意如後來煩言非臣所知只與外任亦無不可聖
意若畱陸游作少監偶李祥見乞外自可令填此闕
召還行在有宿監中偶作及四鼓出嘉會門赴南郊
齋宮詩又有致齋監中與同官縱譚鬼神及五鼓赴
太社臘祭詩

十六年己酉六十五歲

在都下寓甌街巷街南小宅元日以亮陰免賀禮

二月光宗卽位詔羣臣齊集華文閣修高宗實錄先
生首被選除朝議大夫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

高廟除喪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
 御處也四月十二日有上殿劄子二十六日駕幸景
 靈宮先生兼膳部檢察賜公卿食十二月被劾去官
 出都待潮江亭太常徐簿宋卿載酒來別到家旬餘
 意味甚適作詩有天恐紅塵著腳深不教經歲去山

林之句

按宋史本傳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今按明州育王山買川記撰於淳

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題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而跋松陵集云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子以禮部郎兼膳部郎又攷劔南詩藁南省宿直詩在己酉元日之後行在春晚之前則先生除禮部郎斷在淳熙十六年之春矣其兼史局檢討或在夏秋之間以集中跋金匱集云淳熙己酉立秋觀于國史院直廬證之亦必在立秋以前也先生齋中雜感詩有去國已酉冬之句考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尚在禮部則被劾還里必在十二月明年改元紹熙先生早已去官矣附記于此以糾本傳之失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六歲

是秋遊秦望山醉書石壁作長句又以十年閒兩坐
罷斥罪非一端而詩爲首謂之嘲詠風月乃以風月
名小軒且作絕句云放逐尙非餘子比清風明月入
臺評晚秋葺一室過冬日飲酒對梅花醉則擁紙衾
熟睡甚自適也是冬除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
山沖祐觀

二年辛亥六十七歲

寒食省九里大墓四月二日同子坦子聿遊湖中諸

山六月登鵝鼻山絕頂北望大海訪秦刻石九月四日雨後白龍挂西北方復雨三日作長句記之十二日訪城南賣花陳翁

三年壬子六十八歲

三月三日撰天封寺記題銜稱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是秋爲子聿聘故友張叔渚季女以祠祿將滿上書乞再任十一月十八日奉敕除中大夫依前

提舉武夷山冲祐觀以官視大卿監

元豐官制以中大夫換祕書監

俸給皆增於昔錢粟絮布歲計千緡有奇鄰里來賀謝以長句是歲偶過禹跡寺南沈氏園四十年前

嘗題小詞壁閒今園已易主刻小闕于石讀之悵然
有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之句又示元
禮詩有見汝成童我眼明之句元禮先生長孫也
四年癸丑六十九歲

上元三夕皆大雨雪子坦以新昌木炭二百斤來春
夏之交衰病相仍過苾種始健有開卷遂無初夏詩
之句 七月二十七夜夢遊華嶽廟 初冬寄子虞
詩云吾兒適淮壩送之梅市橋三年安得過思汝雙
鬢凋今年當代歸秋色已蕭蕭迎汝不憚遠夢沂錢
塘潮人事不可料邑民挽歸橈郡牧部使者交章聞

之朝增秩復使畱此事久寂寥念汝未育子女方
垂髫小女聞學行想像扶牀嬌汝少知學易外物莫
能搖但願早舉孫不必七葉貂歸來郎罷前口從樂
簞瓢

五年甲寅七十歲

春日得子虞書報二月離古壽 是春新闢小園窗
前作小土山藝蘭及玉簪最後得香百合併種之
秋以祠祿將滿再乞奉祠冬得敕再任冲祐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七十一歲

正月十一夜夢與亡友譚德稱

名季

相遇於成都小

東門外旣覺慨然作詩七月下旬得疾不能出戶者
十有八日十月二十八夜夢與數女仙遇其一作詩
頗哀怨如人間語惟末句稍異因戲之曰若無此句
不可爲神仙矣其一從旁曰汝當勿忘此規作詩者
有愧色旣覺賦兩絕句以解嘲

二年丙辰七十二歲

春日寄子布詩有從入新年病至今之句五月有焚
黃詩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至能李知幾尤延之
同集江亭諸公請賦詩記江湖之樂詩成而覺忘數
字而已 是冬被命再任冲祐

三年丁巳七十三歲

正月二日雞初鳴夢至一山寺名鳳山其尤勝處曰
味軒因為賦詩既覺不遺一字 五月甲戌妻令人
蜀郡王氏卒年七十有一七月己酉葬王令人耐於
舅少傅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

四年戊午七十四歲

得張季長書以大蓬見稱以寄祿官視昔祕書監也
宋人號祕書監曰大蓬 作詩寄之有仙蓬雖誤到殘錦只虛名
之句自注云近歲裁損濫恩所謂十色錦者所存已
幾矣 春夏屢病至立秋乃愈十月祠祿已滿以粗

支朝夕不復有請有今年高謝武夷君之句

五年己未七十五歲

春日作沈園詩有夢斷香消四十年之句 上章請

老五月七日拜致仕敕口號有坐糜半俸猶多媿月

費公朝二萬錢之句 九月子龍求烟雨軒詩口占

絕句云若比東偏參倚室此中猶自覺耿耿參倚子

聿書室名也 是冬有詔賜致仕官羊酒粟帛

六年庚申七十六歲

是春貧甚賣常用酒杯作詩自戲 三月除直華文

閣仍致仕恩賜龜紫有已挂衣冠神武門暫紆紫綬

拜君恩之句 冬開東園路北至山腳因治路旁隙地雜植花艸歲暮貧甚有官及三兒不救貧之句十二月二十一日西和州健步持子布書報已取安康襄陽路將至九江矣悲喜交懷作長句有云追思二紀睽離事喜極翻成涕泗橫蓋戊戌歲東歸時子布留蜀至是已二十三年矣是歲第四孫元用將應舉有詩云德孫元用小名秀眉宇慨然修初服成童將覓舉想見袍立鵠汝能記吾言併以告阿福亦公孫閉門勿雜交一經萬事足

嘉泰元年辛酉七十七歲

二月十四夜雞初鳴夢與故人查元章並轡行大道
中前望宮闕甚壯麗元章言吾輩當同預大議論遂
與約勿爲身謀元章拊掌稱善旣覺作清都行 三
月十六日至柯橋迎子布東還 秋病足晝臥夢中
譚諄乃誦尙書也作詩記之 建安陳希周官南海
遺促節竹杖桃榔杖各一歲暮七姪與諸孫來過喜
作長句又小飲梅花下作詩有六十年間萬首詩之
句是歲爲子布聘婦婚嫁粗畢

二年壬戌七十八歲

新春送子龍赴吉州掾作詩有云聚俸嫁阿惜擇士

教元禮我食可自營勿用念甘旨元禮子龍長子也
子聿以剛日讀易柔日讀春秋常至夜分每聽之
欣然忘百憂作詩示之 二月食不足戲作詩有分
司祿在終難取之句自注卿監致仕當得分司祿須
自請乃給遂置之 夏初於老學庵北作假山 五
月朝廷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宣召
以元官提舉祐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
免奉朝請六月十四日入都有上殿劄子寓居六官
宅第六位題曰老學行庵有老夫寓居旱河上之句
先生三作史官皆初開局又仕宦幾五十年歷崇道

玉局武夷今又除祐神內祠故有平生敷歷半宮祠
之句 九月十四夜雞初鳴夢一故人相語曰我爲
蓮華博士蓋鏡湖新置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爲之
乎曰得酒千壺亦不惡也旣覺惘然作絕句記之

十月送子虞赴金壇丞 閏月除祕書監

三年癸亥七十九歲

在都下正月除寶謨閣待制舉從政郎曾黯自代

本傳

作寶章閣誤
今從文集

入春思歸甚切筮者言五月可還故山

二月與諸子泛舟遊西湖四月十六日兩朝實錄將
進書宿於道山堂之東直舍十七日上孝宗實錄五

百卷光宗實錄一百卷以進書畢上疏乞守本官致
仕不允再上劄子始得敕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遂以五月十四日出都去歲到都以六月十四日中
有閏月蓋相距正一年矣有雨中別同朝諸公詩到
家有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長安之句入秋遊山賦詩
略無虛日而目昏頗廢觀書以實錄告成轉太中大
夫

四年甲子八十歲

春初上章納祿得請以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
封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子聿亦以致仕恩得

官 七月送子修入閩詩有薄祿及親雖共喜之句
八月有送子坦赴鹽官縣市征詩 十月子虞暫
還里仍赴臨安 是歲周彥文令畫工爲先生寫真
自爲贊

開禧元年乙丑八十一歲



元日有讀易詩 二月二十日得一孫小名阿開賦
開孫滿月詩 夏日寄子虞子適詩有大兒再度吳
門秋小兒錢塘逾月畱之句 其秋子適敗舉還里
子龍初自江西歸子虞亦今冬當罷官有兒輩漸還
家暝熱須知燈火話團欒之句 十二月二日夜夢

遊沈氏園亭有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之句

二年丙寅八十二歲

正月作邨舍詩時子虞調官行在子龍阻風西陵子
修在閩子坦在海昌惟子布子適守舍有五處睽離
父子情之句 三月開孫殤 四月子適調官得永
平錢監待次甚遠寄詩以寬其意且將與之偕行也
又子坦今秋鹽官市征當滿作絕句寄之 是冬子
適編先生詩續彙成四十八卷卷有百篇

三年丁卯八十三歲

進封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刻渭南伯印嘗云
唐詩人趙嘏爲渭南尉當時謂之趙渭南後來將以
予爲陸渭南乎 子龍調官東陽丞子坦調彭澤丞
新秋送子虞之官淮西歲晚作詩有絳人甲子君休
問新歲吾兒本命年蓋子虞年已六十矣

嘉定元年戊辰八十四

致仕官例請半俸自是歲二月置不復言有俸券新
同廢紙收之句 其秋孫阿通自閩中歸甫九歲頗
有老成之風作詩示之阿通蓋子修之子也 初冬
雜詠詩有云古壽書來言得婿東陽人到報生孫一

家三處俱強健且撥閑愁近酒尊謂子虞官壽春子
龍在東陽也歲除前五日作詩云傳家六兒子其四
今皓首自注大兒新年六十二仲子六十季亦近六
十

二年己巳八十五歲

元日作詩云曾孫新長奉椒觴兒女冠笄各綴行身
作太翁壘九十醉來堪喜亦堪傷 是春被劾落寶
謨閣待制有乞身七年罪未除君恩尚許寬嚴譴之
句 七月得子虞濠上書言濠州軍亂子虞適來攝
通判身率將士力戰平之 立秋得膈上疾過白露

猶未平卜者言今秋來春皆災過此壽未艾有保安
青詞至寒露小愈有山僕本不識字因久合藥遂能
寫藥方 十月九日三三孫生日賦詩爲壽又有我
是化工君信否放遲一月作重陽之句 臘月五日
早左車第二牙脫去

三年庚午八十六歲

是歲先生卒先生題藥囊詩有殘暑纔屬爾新春又
及茲之句又末題詩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幾度
醉春風則正月間先生尙在恙陳氏直齋書錄解題
謂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者蓋得其實宋史本傳

云嘉定二年年八十五殆攷之未審爾

陸放翁先生年譜終

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是歲公之外王父王給事靚知平江府皇考秦國公偕皇妣秦國夫人隨侍

七月十五日巳時公生於府治

建炎元年丁未

五月高宗卽位改元

建炎二年戊申

是歲大父秦公倅廬陵皇考奉使湖湘因挈家歸省

建炎三年己酉

是歲車駕在維揚大父秩滿入覲皇考隨侍薨於揚州

建炎四年庚戌

紹興元年辛亥

紹興二年壬子

紹興三年癸丑

紹興四年甲寅

紹興五年乙卯

紹興六年丙辰

是歲外祖母衛國宋夫人過廬陵皇妣奉大母秦國夫人之命挈公及姊弟隨侍寓於信州乃命公從汴人陳持學

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衛國宋夫人薨皇妣哀毀致疾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乙巳皇妣秦國夫人薨

二月壬申權厝於州北茶山時伯父金紫將漕廣東道出上
饒挈公及姊弟以歸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是歲金紫罷官北歸公隨侍留贛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公年二十

紹興十六年丙寅 公年二十一

紹興十七年丁卯 公年二十二

是歲金紫再守辰州公侍行

紹興十八年戊辰 公年二十三

紹興十九年己巳 公年二十四

是歲金紫丁張夫人憂公隨侍歸顛

紹興二十年庚午 公年二十五

正月合葬大父秦公張夫人於吉州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
是秋公與廬陵薦送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公年二十六

是歲公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司封郎官王
公葆許以女妻公公復歸贛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公年二十七

是秋齊迷叛公徙居於吉冬權贛州雩都縣尉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公年二十八

是歲公親迎於平江之崑山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公年二十九

十二月改差監行在太平和劑局門王寅到任寓漾沙坑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公年三十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公年三十一

正月庚戌子綸生

六月己亥晦比隣王運屬家火延燒數十家公坐是去官時
外舅王公守廣德公挈家過之因少畱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公年三十二

是歲公舉博學宏詞科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循左修職郎

制詞勅左迪功郎新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周必大國家自紹
聖以來設詞學一科蒐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爲多

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於春官者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宮以俟甄擢可特授左修職郎差遣如故
周麟之行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公年三十三

二月癸巳到任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公年三十四

七月壬寅漕檄考試宣城

八月壬子朔抵宣城入試院

九月丙戌還官所

紹興三十年庚辰 公年三十五

二月癸酉除太學錄
制詞左修職郎周必大右可特授依前左修職郎太學錄填見闕勅左文林郎

司馬司馬之五八八
公年譜

蔣芾等朕恢復學校崇重師儒惟採擇之加詳故除授之不數以爾芾問學淵源甲科之選其談經師席以迪多士以爾必大藻思駿發詞學之英其錄於學事以肅規矩夫科目名也職業實也朕既以名取之必試之以事庶考爾之實焉尙勉之哉可依前件 業謙亨行

四月庚戌供職

六月循左文林郎

八月乙卯子柔弟卒

九月丁丑公召試館職戊戌入和寧門赴學士院試策癸卯

除秘書省正字

制詞左文林郎行太學錄周必大等特授依前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勅左文林郎行太

學錄周必大等請臺圖書之府英俊是儲然預遊其間者必試之而後用朕所以遵祖宗之訓也以爾必大文詞之偉早掇異科爾大昌問學之優有聲庠校茲命策之翰苑酬對可觀宜輟成均之聯往正中秘之籍益思涵養以俟簡求可依

張弼行 楊

十月己巳輪對後殿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公年三十六

三月己丑被宣赴垂拱殿受勅充公試補試類試考校官

四月庚午改授左宣教郎

十月丁亥兼國史院編修官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公年三十七

五月庚子除監察御史制詞勅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權國史院編修官周必大朕招選時髦

儲之冊府以須不次之用蓋亦居久而後察也爾華瞻之文燦於給札篤實之論具於奏篇斯固察識之矣擢居憲府助朕耳目孰曰不宜汝其雍容臺評茂著賢業其日新於譽處式務稱於所蒙可特授依前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 唐文

國史院之員入集 卷之百有年譜

七

若行

六月孝宗即位

七月己酉皇帝親饗太廟攝光祿丞行事壬戌覃恩轉左奉

議郎

制詞左宣教郎守監察御史周必大右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守監察御史勅左宣教郎守殿中侍御史張震

等朕以初政之臨祇奉慈訓爰推慶澤溥及萬方凡爾有官咸進厥秩矧居臺省親被寵光往其欽承以對休命可依前

件劉珙行

八月戊寅皇帝詣德壽宮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

寶奉勅舉太上皇后尊號寶行事丁亥除起居郎

制詞勅左奉議郎守

監察御史周必大典謨不作惟助華授受之心與夫一時賡歌出治之道世果得而傳耶國家繼繼承承赫然若前日事固足以上追千載而無慚予惟夙夜祇惕以無忘元首股肱之戒實自茲始爾高詞懿學拔自名場茲副簡求冠於螭陛

言動之紀汝得以親承論思之職汝得以參與稽古在昔二
美斯存尚勉猷爲以光述作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試起居
郎唐
文若行

九月丁未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丁巳兼權中書舍人又時
暫兼權給事中

隆興元年癸未 公年三十八

三月甲辰同金給事安節繳龍大淵會觀除知閤指揮戊午
入奏以遷祔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

五月至宣都省尙氏姊

六月壬午至吉寓居永和鎮本覺寺

隆興二年甲申 公年三十九

乾道元年乙酉 公年四十

六月磨勸轉左承議郎

十一月再任台州崇道觀

乾道二年丙戌 公年四十一

三月尚氏姊卒

十月公如上饒遷奉皇妣秦國夫人之柩歸廬陵

十二月丁酉襄奉於膏澤鄉長岡之原別求輔穴葬子柔弟

公各爲之誌

乾道三年丁亥 公年四十二

三月壬寅攜家泛舟入浙省外舅疾乙丑達宜興

八月丙申磨勘轉左朝奉郎戊午發宜興

十二月丙申至吉

乾道四年戊子 公年四十三

四月除權發遣南劍州

乾道五年己丑 公年四十四

乾道六年庚寅 公年四十五

是歲南劍闕到當奏事

四月丁亥舟發永和戊戌至豐城己亥得省劄改除閩憲

五月己亥抵崑山

六月丁丑祗受告命制詞勅左朝奉郎權發遣南劍州軍州

司馬圖人年譜

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周必大朕分

遣使報數求民瘼謂與其試才於疏遠埤微則孰若借重於
 踐揚望實之人茲過原隰之行乃得絲綸之舊將令遠俗識
 我近臣爾文拔春華學推武庫蜚聲場屋兩枝仙桂之相高
 寓直禁林三峽詞源之爭驚自厭承明之直久嗟大史之賢
 茲俾按於祥刑姑少觀於儒效其謹六條之察俾無庶獄之
 寃佇訖外庸嗣膺殊渥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權發遣福建
 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公事填見闕仍借緋 王祚行 是日入北關門

七月壬辰入和宣門對於後殿丙申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

院制勅左朝奉郎周必大士之致遠器識為先古有格言
 朕常三復故雖以科目取士而不專以文藝用也爾以儒
 術第進士奮詞業應為時用常顯於朝矣比觀入對益知涵
 養茲釋憲臺之寄俾從道山之游峻直鑿坡職清地遂惟少
 令參太史之事庶資直諫而北門當視草之任正繫才華若
 夫是古而非今矜名以眩實如俗儒所為者朕實鄙之宜知
 所趨以對休命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
 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 鄭聞行 是日又受磨勘轉左

朝散郎告

九月戊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十一月庚寅車駕朝獻景靈宮太廟壬午郊祀大禮皆充讀冊官行事

乾道七年辛卯 公年四十六

正月丙子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寶攝禮侍奏中嚴外辨又差充舉寶行事

三月丁酉上御正殿授皇太子冊寶捧寶行事

五月乙亥朔兼權兵部侍郎

七月壬辰除權禮部侍郎丁酉有旨仍兼權直學士院陞同

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制詞勅諭遠稽載郁之文監於二代孰副維寅之命僉曰伯夷是谷能賢

卷之百一十一年譜

俾貳掌禮左朝散郎試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兵部侍郎周必大尚古作者為
 時聞人德性守於官庭常侍立獨行而不顧文聲諸於韶護
 有一得三嘆之遺音朕夙聞其摘藻之工嘗試以出綸之任
 乃常羊而難進雖聞遠以益光逮茲再見之期年安有用賢
 而累日亟躋禁列以贊春卿夫問揖遜之儀者何足以治神
 人聽鏗鏘而已者何足以被動植其順中和之致來資制作
 之成益尊見聞嗣有選任可特授依前左朝散郎權尚書禮
 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 范成上行

九月己卯兼侍講制詞勅朕當萬幾之暇玩好都捐探六藝

觀之諸儒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
 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富瞻詞源酌焉
 不竭淵澄學海測之益深曩以才華而收宏博之科今以器
 識而處直清之任茂膺茲選孰曰不宜夫會有本源豈在於
 斷句離章之末約歸簡易庶明乎至德要道之端馨爾多聞
 副子遜志可特授依前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兼侍講如故 林樾行

乾道八年壬辰 公年四十七

正月庚辰時暫兼權中書舍人

二月癸丑張說王之奇除簽樞並上章辭免新命公入奏未
敢撰不允詔草乙卯有旨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

六月己未至吉庚申挈家入望雲門新居

乾道九年癸巳 公年四十八

正月除知建寧府

詞詞勅左朝散郎賜金紫魚袋周必大言

納者也間者均佚於外顧瞻在列念之不為况嘗典朕三禮
分直北門以有顯庸者乎式圖爾居莫如南服爾宏才與學
獨步一時大冊雄文高推兩禁簪筆入侍以無不為乃眷賢
勞久安祠觀建寧吾潛藩其俗健武而尚氣可以義服不可
以力勝顧豈輕畀哉昔王仲舒為蘇州刺史唐穆宗謂其文
可思最宜為誥朕於汝幾是矣善撫吾民嗣有異寵可特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四十八 年譜

L

依前左朝散郎知建寧軍府事提舉學事兼管內
勸農使替任文薦到任成資闕賜如故 王淮行 公再請祠
不允

八月戊辰挈家離吉舟次豐城復以疾告

九月丁巳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十月丁亥公還吉

淳熙元年甲午 公年四十九

正月磨勘轉朝請郎

四月戊寅除右文殿修撰

制詞勅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朕臨朝

思治稽古右文惟時著撰之華晉與嚴凝之直儻非名勝
副選掄爾學探道原才標國器論事据昔人之正能言推當
世之工早參兩禁之遊雅擅三長之著討論潤色豈徒追
國之賢能獻納論思固已備漢臣之風采粵從補外久遂

恬卽書殿以聯榮俾儒林之增重宜承眷渥以俟甄陞可
特授依前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差遣賜如故 王淮行
十二月召赴行在

淳熙二年乙未 公年五十

正月丙午公離吉

二月甲子次餘干縣省外姑

三月庚子入國門壬寅對於隱岫癸卯除敷文閣待制侍講

制詞勅簪筆禁林執經帝幕有議論從容之益無簿書倥偬
之勞自非名儒不在茲選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賜紫金魚
袋周必大挺剛方之操守端靜之規早脫穎於羣英卽遍儀
於華貫起嗣真祠之逸來膺宣室之咨朕方稽二帝三王之
心以圖康乂爾惟富六藝百家之學宜共講明爰錫贊書俾
躋重席茲益親於晝接其備告於辰猷可特授依前朝請郎
充敷文閣待制侍講
賜如故 湯邦彥行

六月壬戌兼權兵部侍郎

八月丁卯兼直學士院

閏九月癸丑除兵部侍郎

制詞勅國家之設武部職固簡於周官論思之屬從臣任特降於漢

制惟兼需於猷告是每嘆於才難朝請郎充敷文閣待制侍講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必大事幾先見其微議論不負所學身從間館召真西清資爾文以黼黻予言藉爾識以訂謨古義聞者五兵之虛位嘗令三組以交垂迨此暇時具尺籍伍符而不調乃能極意於夕修畫訪而有明即不當積日以爲功亦何待爲真於滿歲其祇新遲以究遠謨教民而可以即戎固無忘於率典敬王則不陳非適其益務於篤心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如故

丁巳兼侍講
廣六經之粹謂春秋繫事雖因程大昌行

廣記而備言然褒貶成文莫非懲惡而勸善疇咨鴻博入奉燕間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名擅儒宗學臻聖域自徧儀於禁路常備竭於嘉猷既侍金華之講以濬其淵源又參玉堂之直以摠其藻麗肆

真於武部爰申命於邇英俾加紬繹之勤以助緝熙之益載念仁皇可傳之法深明仲尼不刊之書丁度開其端宋綬繼其後皆嘗於從容之際而見乎答問之間朕仰遵列祖之規模方資折衷爾其攷三傳之同異以廣發揮益思古訓之稽庶獲多聞之效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賜如故蕭燧行

十月丙申兼太子詹事

十一月戊申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

寶權禮侍押寶案

十二月辛巳磨勘轉朝奉大夫

制詞勅周人序羣吏之勞以八柄而馭貴虞氏雖九官之

列猶三考而陟明庸昭考核之公不以崇卑而間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忠多裨益朕所深知祿位每加身愈恭而退遜闕閱所積吏以時而齊颺肆循品秩之常爰行褒進之律是云信賞豈用賢而日月為功顧猶歷階示惟君之名器不假儻更論思而有補會分猷念以相從其究爾庸以若茲訓可特

授朝奉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如故程大昌行

淳熙三年丙申 公年五十一

正月丙辰借兵部尚書永宣侯押伴金國賀正且人使御筵於赤岸

三月辛未德壽慶典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詞勅朕惟歲

麻相推有運無積慈極在上常壽且康八千為春平格之休滋至五十而慕燕室之日方長若時邇聯宜同茲慶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必大靜淵以敏直亮而文為言語侍從之臣豐於禪益凡君臣父子之懿多所發揮比從簪筆之班誕揚奉冊之意覽而心善知深中於情宜古謂色難喜獨臻於順適以比周行之眾當膺大賚之施其啟封列爵之初仍錫壤井腴之富益茂輪於忠蓋用上答於褒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特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程大昌行 太上

巨履成

四月丙戌轉朝散大夫

制詞勅紹承天統思協帝華巍乎其有成功具存三紀之政寶之以為大

訓宜垂四繫之文繫予法從之臣嘗居太史之職奏篇來上

第賞有差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

大學富而聞多氣和而守正徧儀清近蔚有聲光書命之行

當時未有及者禮樂之任疑義皆取決焉茲寓直於禁林復

升華於講席大典一出於其手嘉謀屢沃於朕心願于卷之

信書藉諸儒之緒業夷攷所居之官重諒知載筆之功多肆

答賢勞進升文秩其對揚於休命當嗣有於褒遷可特授朝

散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

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封賜如故 劉孝旌行

九月甲辰兼侍讀

制詞勅既詳究於指歸顧列聖貽謀其可

忘於矜式宜就升於位次俾進讀於朕前覲大起於治功豈

直為於觀美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

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

必大早以高明之學徧揚華近之塗正直不同多所論思之

益文章有體形於播告之修自參簪筆之聯屢在橫經之列
訪問多至中夕顧待益非一朝時方率由於舊章必求明習
於故事係衆所望非卿而誰選者儒以質史疑朕豈愧開元
之主讀寶訓而先政體爾當如康定之臣可特授依前朝散
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
劉孝孺行

十月丙子文德殿發中宮冊寶進解嚴牙牌

十一月壬子上自太廟登玉輅過青城郊祀大禮克執綏官

辛酉赴璿璣觀奏告奉安北斗神像幹辦本宮霍汝弼傳旨

賜香茶

十二月丙子車駕恭謝太乙宮次詣璿璣觀簪花御圃對御

酒三行宣勸兩盞丁酉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制詞勅

祀時乃周道若陞侍於左執此良綏則屬文學之臣豈獨以
密近為榮實蓄所聞以待有問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

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官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詳雅而釋回齊莊而去偽正立之容乃有可觀自進發廟門至於壇宮鸞鳴和應匪匪翼翼所以安予乘而肅民瞻也其嘉汝有助哉今熙事既成所不愛於汝者子爵之進也采邑之加也如使軍度戎物常以整備聞則汝不負於新寵者在是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進封官

城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賜如故 陳騏行 乙未除吏部侍郎制詞國昌在於得士政又關於官人不謹鑿銓則公才而貳此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官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性極謹密體蹈忠醇學足以裕詢咨文足以華乎渙立朝所以見節而汝節之弗渝臨事然後見能而汝能之甚茂眷久參於圻父獲五戎咸整之稱德宜亞於冢卿底六敘備修之績副予則哲尙爾克勤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 陳騏行

淳熙四年丁酉 公年五十二

祐陵實錄成

五月乙丑轉朝請大夫

制詞勅朕祇若皇猷茂揚祖烈惟祐陵在御蓋踰兩紀之年而實錄之書

當傳萬世之信中更放失雖就編摹念猶闕於舊聞詔申加

於載筆奏篇來上褒律是頒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造淵源文知體要掌內外之制居多

潤色之功歷講讀之官備整切磨之益茲勒成於大典常允

賴於良才多所發明為之嘉嘆用序遷於華秩以顯答於舊

勞其體朕恩益殫儒效可特授朝請大夫依前試尚書吏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 劉孝建

行 丁卯除翰林學士

制詞勅朕考唐室之制重翰苑之巨謂文誥悉由中書或有稽時之弊以供奉

改稱學士實專密命之司逮我本朝用為故事恩禮加異縉

紳所榮既非他才之可居宜求已試而後用朝請大夫試尚

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管城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心醇而履正學廣而聞

多早決異科徧儀禁路雖平居周密不言温木之名而議事

雍容時號棠花之論游寓鑿坡之直屢當緝典之行掩盛事

雍容時號棠花之論游寓鑿坡之直屢當緝典之行掩盛事

於前聞布大喜於天下凡號令一出其手猶卜筮罔不是孚
副予遴簡之懷庸正久虛之席豈特資於潤色蓋欲備於疇
咨裁太義於中是為內相之職舉至治之要毋忘夜對之時
尚追配於古人以永有於休譽可特授依前朝請大夫充翰
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
侍讀封賜如故 劉孝題行

六月辛巳忠翊即學士院待詔錢滋宣召入院

七月甲子兼修國史

九月戊午同宰執侍從宣赴芙蓉閣觀擊毬次內宴選德殿

有和御製詩

十一月庚申磨勘轉朝議大夫

制詞勅朕待非常之才不次而用計羣吏之治應格乃遷

故雖甘泉之舊臣不廢審官之常法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早由望實亟踐清華不名一長實兼數器以文章則擅常揚書詔之美以顧問則備崔高古今

之知典禮直哉惟清作史質而不俚倚切劇於經席賴贊護於儲闈學廣聞多敷歷益著職親地禁禮遇方隆顧惟助朕之居多奚待計功而後賞用遷華秩尙爾因歲月之成亦使庶僚知朕重名器之意可特授朝議大夫依前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劉孝旌行

淳熙五年戊戌 公年五十三

正月己未乞補外降詔不允

三月甲寅被宣充御試舉人詳定官

五月丁酉對於隱岫得旨撰選德殿記

閏六月丙午進呈記文

九月乙丑中使李裕文傳旨令書丙寅所進書殿記壬申車駕幸秘書省賜宴右文殿

十月戊申轉中奉大夫

制詞勅望蓬萊隔弱水嚴列聖之寶儲約史記修春秋奮宿儒之鴻筆肆

予臨幸宜有恩榮翰林學士朝議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

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

周必大學廣聞多量宏德粹才兼數器循儀侍近之聯史有

三長深明筆削之旨逮茲清蹕之蒞備觀汗青之勞爰錫贊

書序遷崇秩萬世不刊之典允賴鋪張生平未見之書靡勞

紬繹欽承茂沃益告嘉猷特授中奉大夫依前充翰林學

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

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鄭丙行 壬子會慶節攝殿中監以盤

蓋授上公

十一月壬戌乞外祠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甲申內直申

時三刻宣至選德殿別令中使引至新立所作記石之下傳

旨云記文詞采贍蔚今初立石召卿觀覽宣坐賜酒賜茶賜

御書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一軸丁亥進謝御書古風一首

十二月癸巳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制詞勅朕稽德於乾爰惟亨嘉之會以合

禮求治於履象惟上下之辨以定民實待人而後行故設官而是掌莫重文昌之位用先清廟之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識達顯微學窮因造商瑚夏璉可方其質之温虞韞周章宜比其文之麗與聞封拜之久宜居出納之尊予欲正國以權衡則汝承予欲納民於防範則汝助毋鄙殺烝以為未毋輕縣蕞以為迂秩宗本直清既已歸於姜伯為命工潤色豈容捨於國僑可特授依前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陳騏行

丙辰借端文殿簽

樞押伴金國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淳熙六年己亥 公年五十四

正月辛酉上辛祈穀初獻官

二月丙午得旨撰文鑑序

四月辛卯進呈文鑑序日厯成書辛丑轉中大夫

制詞勅朕自膺侍緒

累年於茲申命著廷直書無隱涉筆兼資於眾俊汗青至溢於千篇凡與纂修宜均恩渥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該百氏才擅三長頃為中秘之游實董承明之職大則策小則簡迄用有成藏之山傳之人可垂不朽雖已遷於舊次亦備錄於前勞賞以視功格當進秩爰賜贊書之寵用增從橐之華可特授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李

五月己未乞外祠降詔不允丁卯夏至祀皇地祇初獻官東

宮講禮記徹章庚辰轉大中大夫

制詞朕妙簡宮僚分講經術喜戴禮一編之竟錄儲

闡百執之勤宜被醲恩莫先端尹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賦性敦敏造道深醇敬以仁義與言既罄論思之益事無小大皆統久兼詹省之官嘉元良

卷之六 年譜

學問之寢成實總正表儀之素熟屬訓解之終帙因遷陟以
疇庸爾其祇我寵光率汝僚屬同勉漸摩之力益思輔導之
方可特授大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 李木行

九月庚午上自太廟登玉輅入麗正門明堂大禮克執綬官
癸未請對乞外祠

十月乙酉朔上批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戊子從駕

過太乙宮璿璣觀對御五盞乙未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

戶制詞勅朕蒐太室之儀舉明禋之典將事之夕尚煙雲之
蔽虧降福自天俄月星而明澆迺眷侍臣之列助予茲祀
之修宜均餽惠之施載錫光華之寵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周必大道全德粹才周器宏夙夜在公咸仰儀
刑之懿謀猶告后備殫啟沃之忠予方翼翼而小心汝皆濟
濟而敬事函商吐角以達和豫炳蕭燎膺而升苾芬神游宴
娛景覲昭答清明邕矣慶熙事之備成福履綏之豈朕躬之

專鄉再稽彝典並渙恩榮進陟執圭申陪食賦昭事上帝朕
永懷寅畏之誠精白一心爾尚鑒交修之效可特授依前大
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
修國史進封管城縣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 鄭丙行 王
子金國賀會慶節人使朝辭被旨入驛押宴

十一月丙辰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制詞勅天官綜
叙羣才翰苑對

揚密旨冠侍臣之首選極儒生之至榮非望高於一時曷身
兼於二任大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
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德全
至粹道造大原早躋殊科事朕初載發言抗論嚴徐皆義禮
之文搗藻挾庭常揚得制誥之體總領數職勤勞百為勸講
延英直筆東觀春官典禮履聲直上於星辰東宮為僚國本
自成於羽翼比懇款以求佚為眷懷而少畱宜司文部之崇
仍陟金鑾之長豈惟人才品藻若水鑿之清明抑使號令文
章還古風而粹正往祗茂渥益勵遠猷可特授依前中大
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
國史封如故 鄭丙行 丁巳丙批周必大已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承旨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再入奏免兼承旨降詔不允

淳熙七年庚子 公年五十五

正月己未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被旨入驛押宴

四月己酉請對乞外祠庚戌拜不允詔入第二劄辛亥上批

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請

五月乙卯講筵讀三朝實訓終篇賜金匣端硯鞍馬丁巳賜

御筵於秘書省道山堂己未進謝表并詩戊辰除參知政事

御藥吳回宣押至都堂己巳門司謝安道宣押赴內殿綴新

班賜茶戊寅受經筵徹章轉通議大夫告

制詞勅朕若稽祖訓覽三朝治要之

書進讀經。資一代儒臣之彥久矣。閱歲茲焉。終篇肆疇。陪侍之勤。庸示褒陞之寵。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見聞博洽。操履端方。堯舜之道。陳王前備。形獻替文武之政。布方策。尤藉指明。矧朕開虎門。訪問之初。而爾司螭陛。記注之任。始終入奉。禪益居多。屬並敘於賢勞。宜莫先於舊德。爰推賞典。用陟文階。雖禁從崇班。顧何論於祿秩。然朝廷故事。姑往服於恩榮。可特授通議大夫。依前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封如故。施師點行。又受參知政事告進。

封滎陽郡侯加食邑四百戶

制詞勅尚書喚舌之司命。由之出納。大臣股肱之任。紀綱賴

以維持。宜得時髦。俾參國柄。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必大性端而道直。才周而識宏。文追作者之風。學通時務之要。黃鐘諸衆律。備涵大極之和。砥柱屹中流。坐閱百川之注。朕自初載。擢於近塗。謀猷悉罄於忠嘉。操履克全於堅正。承明三人。精白一心。黃麻似六經之醇。久掌絲綸之命。天官枋羣才之會。獨專冰鑑之明。經帷日效於論思。宮尹首資於調護。總領衆職。勤勞數年。枚數廷臣。無出其右。博

稽人望素已允孚延登兩社之崇協贊萬幾之化爾其開衆
正之路通羣下之情調娛盡納於太和豫備迄成於整暇噫
名盛而人斯責望益宜砥節以守公本強則朝有精神允賴
折衝而歷欽子時訓同底不平可特授依前通議大夫參
知政事進封榮陽郡開國侯加食邑
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鄭丙行

六月丙戌遷居政府戊子入謝德壽宮太上皇帝面賜御書
千字文一軸

七月壬戌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甲子中使賜生日牲餼米
麴羊酒己卯禱雨天慶觀聖祖殿

八月癸巳以旱災乞行黜責甲午宣押者再御筆不允己亥
雨賜酒果

九月丙辰謝雨聖祖殿辛酉季秋祀上帝初獻官

十月丁未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二月丙戌四朝史志成宰執赴史院觀書主管諸司傳旨

賜酒賜香藥丙午未後隱岫奏事曲宴

淳熙八年辛丑 公年五十六

正月庚午轉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戶

制詞勅祖功宗德昭奕世之規模帝典皇

墳新一時之述作肆覽成編之奏聿嚴邃閣之儲繫我洪儒
宜旌舊績通議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滎陽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周必大學根於
六藝文繼於兩京以淵乎似道之資抗卓爾不羣之志徧儀
橐從嘉謀嘉猷之備聞亟踐政塗立政立事之無闕克究經
綸之蘊蔚為廊廟之華朕述神廟之不彛迄獻陵之盛際敷
求雋乂哀次章程仰觀俯察之具陳大綱小紀之咸載凡詔
厥後畢志於篇聖繼聖明繼明既全灑噩之體筆則筆削則
削允資潤色之功茲第賞於勞能頃實多於論輯庸超公秩
併衍戶畚萃厥寵章光其汗簡憶建八書而廣十志有嘉傳

信之功熙庶績而釐百工尙賴同寅之助往祗明訓益懋遠圖可特授通奉大夫依前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未待闕行

四月甲戌宣押赴講筵聽讀正說終篇御藥院吏持賜目賜金帶象簡己卯賜御筵道山堂

五月戊子同宰執以霖雨乞用慶麻故事一相兩參皆乞降官以塞災異降詔不允

十月乙丑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庚辰冬至祀上帝初獻官

淳熙九年壬寅 公年五十七

五月乙未畱身乞罷政即往仙林寺門司揚皓宣押至堂復

過寺中晚受不允詔丙申門司甘曷宣押赴後殿再上表退
至省中中使茶湯訖復上馬過仙林有旨不放出行李不得
先出通進司不得接文字晚再受不允詔丁酉門司李肅宣
押赴朝復宣押至堂

九月庚午除知樞密院事門司李肅宣押赴院治事丁亥受

告仍進封滎陽郡公加食邑四百戶

制詞勅朕由祖宗之舊

堂無兵甲之問每思遠以憂深而夙夜惟宥密之基宜責專
而任重疇咨近弼進長洪樞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
定一司勅令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周必大學造精微氣全剛大自登名於賢級遂接武於清
班問古今則富於崔高掌制誥則求之元白極禮樂文章之
選馨論思獻納之忠獨步鑿坡久陪經幄言天下事足以任
股肱之寄從吾子游足以成羽翼之功爰擇師虞陟參機政
講求時病屢試囊中之方通達事情不拘紙上之語載嘉丕

績無愧昔人厚重如勃而文有餘明斷如瑜而才則過是用
 畀以本兵之柄俾收蓋世之勳肆于之垂拱仰成賴爾之謀
 猷入告噫制挺撻秦楚特兵家一勝之常廣厦論唐虞有廟
 算萬全之策往祗明訓同底丕平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知
 樞密院事進封滎陽郡開國公加食邑
 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宇文价行 辛巳明堂大禮充儀
 仗使

十月己酉車駕詣太一宮璿璣觀簪花對御五盞兩勸己未

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甲戌正謝加食邑五百戶

制詞勅朕祗率舊章薦修
 大享合祛天地備殫寅畏

之誠並侑祖宗式昭功德之報克贊鉅典實賴元樞逮茲竣
 事之初宜錫均釐之慶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滎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周必大才高識遠德厚
 器宏外無浮實之名內有顧言之行久參機政嘉旦夕承禰
 之勛晉陟本兵基夙夜宥密之命屬明禋之載講陪使列以
 先期六服羣辟咸視於羽儀千乘萬騎兼資於督護侍冕旒

而展采踐邊豆以薦馨禮三獻而盼蠻通樂六變而風馬降
永孚神賦備著賢勞肆增衍於井封仍陪敦於圭食以昭眷
渥以侈邦彝噫國之大事在祀戎己顯肅雍之助治之二柄
惟文武更資道德之威益殫厥心並受其福可特授依前通
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加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如故 宇文价行

十二月戊午赴喜雪御筵於尙書省

淳熙十年癸卯 公年五十八

二月壬子未時再奏事隱岫賜酒五行

三月癸未車駕幸玉津園宣赴江亭賜酒三行

七月乙亥禱雨社稷壇是日以旱災乞罷黜宣押降詔不允
者再又辭免生日牲餼丙子御批還政引災已難狗請續齡
錫慶何必預辭辛巳雨宣賜酒果丙戌謝雨社稷壇

十月癸丑會慶節入驛押伴金國人使宴

十一月庚寅冬至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公年五十九

正月己亥入驛押宴

六月庚申文德殿宣麻除樞密使御藥鄧從訓宣押赴院治

事有旨立班恩數並依宰臣辛酉御藥謝安道宣押赴新班

壬戌鄧從訓賜不允批答癸亥門司劉光祖賜不允斷章批

答己巳殿門受告仍加食邑一千戶

制詞門下斗極之臨四海中經天緯之熙神樞

之幹萬兵右躡政途之峻眷我爽邦之哲率時基命之嚴暨闡達於賢猷盍登昭於使範飭宣丕號告錫治廷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周必大端亮而粹夷篤誠而宏裕問學貫九流之邃文章

追三代之醇早會休辰寢敷美業洪鍾發簾隱然天地之和
華玉昭庭允矣邦家之寶雅積經綸之望進毘密勿之謨管
攝羣微治克先於上策輯柔四外勢端在於本朝閱歲方深
運籌滋劭朕大明陟典申簡茂庸趣升位次之崇增畀事權
之重提綱斯在肅大武於本兵衍渥維新極隆名於宥府侈
茲多邑益以真畬載示殊褒式昭良績於戲德有常而立武
要資政事之修機不密則害成當謹謀猷之告往究規恢之
蘊訖臻勵翼之助繁若元臣詎煩深詔可特授樞密使依前
通奉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李嶽行

十月甲子宣宰執聽講未濟卦終篇

十一月丙戌朔賜御筵道山堂御藥吳回傳旨賜鞍馬笏帶

香茶

淳熙十二年乙巳 公年六十

正月辛卯上辛祀昊天上帝初獻官

二月丁卯未時清華閣再奏事曲宴酒五行戊辰內侍鄭大亨批日子賜出格茶龍團勝雪潘衡墨

六月庚辰入奏依慶厯二年故事命宰相兼樞密使辛巳御批續聽處分

十一月辛丑郊祀大禮充儀仗使

十二月庚戌朔大慶殿發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加上尊號冊寶權中書令前導赴德壽宮奉冊讀冊行事先是又充書冊文官

淳熙十三年丙午 公年六十一

正月癸巳受南郊加食邑一千戶告

制詞門下執嘉牲而見帝禮莫盛於精禋奉明

德以祈天任幸崇於顯相朕欽承鴻祐順攷彌文蔽郊報以
備成沛恩休而溥洽粵我本兵之寄膺時進律之褒渙有寵
章格於公聽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
百戶食實封一千戶周必大材宏濟物道重覺民以真儒無
敵之資運籌乎帷幄以賢人可大之業典職乎樞機風化豈
宣而持之以寬洪智畧輟轡而本之以醇正得守文之體於
有要明防患之端於未形朝廷賴以尊安方內聞而悅穆協
氣宣臻於穹壤彝儀秩舉於家邦當一陽肇旅於黃鐘適三
歲親祠於紫時明禮備樂集風馬以來故授威盛容煥雲龍
而在列使端攸建祀事惟寅儼前導以肅雖迄告成而顯鬯
宜疇懿績用錫慶條俾衍拓於戶租示亟蒙於祭福於戲懋
馨香之治既丕享於神明嚴宥密之基益究勤於夙夜尙祇
美况共濟洪圖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
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行

二月德壽慶典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一千戶

制詞門下皇天眷命以為君懋

事親之要道聖人大德而得壽申冠古之鴻名朕履緒明昌
膺圖宏遠肆崇昭於丕冊庸茂衍於多祺乃眷本兵之賢有
嘉秉筆之懿爰疏渙渥敷諭治廷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周必大明允

開國公食邑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周必大明允

惠和端醇簡亮學傳道統孟荀羽翼於六經言協忠規益稷
股肱於庶事自服贊襄之任久資康濟之才紆畧術於前籌
積功庸於右府使儀增重儒效孔昭大臣之慮四方洞幾微
於未兆司馬之掌九法消奸疏於無形和氣交孚綉儀備舉
會慈宸之介祉勒寶牒以揚輝彌文增琬琰之書盛事載篇
圖之載庭闡疊慶自天永錫於萬年帷幄酬勛與相貴同於
一等方頒曠澤再飾豐章以德懋官升峻班朝之秩因田制
賦陪荒奠食之封併示殊榮式存茂獎於戲養莫大於天下
聿開備順之符樞始得其環中共廣愛欽之化誕惟勵翼服
此顯褒可特授正議大夫依前樞密使滎陽郡開國公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行

四月癸亥孟夏祀上帝初獻官丙子宣召宰執聽讀陸贄奏

議終篇

五月癸未赴秘書省御筵

九月丙寅入奏乞外祠徑過仙林寺御藥關禮宣押赴院降

詔不允丁卯御藥張安中宣押赴朝奏事再納劄子申前請
張安中復宣押赴院有旨通進司都門臨安府本府依時上
馬不許搬移再降詔不許再請

十二月戊寅赴喜雪御筵於中書省

淳熙十四年丁未 公年六十二

二月丁亥文德殿宣麻轉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御藥劉興祖宣押赴都堂治事庚寅門司鄭
大亨賜不允批答癸巳御藥劉興祖賜不允斷來章批答甲
午五更御藥黃邁宣押赴朝立新班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
國朝會要提舉勅令己亥殿門受告

制詞門下分政柄於東
西久重樞庭之任資廟

謨於左右並崇宰路之瞻乃眷鴻儒實嚴宥命越自本兵之
 長進登次相之尊爰告昕朝式敷坦制正議大夫樞密使榮
 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周必大
 行醇而守正識茂而慮周經綸包萬變之微綜彙洞羣言之
 與修身有道審觀君子之樞機正色立朝稔著賢人之德業
 運帷籌於密勿增國體於安強天下之務惟幾深究英謀之
 秘儒者之效已試寢更華歲之多茲疇弼直之良務簡忠勞
 之最熙帝之載禮特厚於奮庸代天之工職敢輕於理物匪
 資碩望孰懋宏猷儀圖爾能夾輔予治乾台彪列象益炳於
 六符廟鉉燮和勢更隆於九鼎峻陟文階之秩申開采邑之
 封稽於僉諧萃此徽渥於戲唐虞建官之制莫先百揆之司
 周召作輔之勳實出羣賢之表予欲上參於盛際汝其遠紹
 於前修陰陽調則庶類遂其宜刑政清則蒸民樂其業內俾
 紀綱之大振外臻疆宇之永宣咸思翊贊之方庸體倚毘之
 意尙恢績用奚俟訓詞可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依前榮陽
 郡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獻
 行

三月甲寅遷居右相府

五月戊申夏至祀皇地祇甲寅臣僚論王謙以嘗論薦待罪降詔不允

六月丁酉禱雨皇地祇辛卯以旱災乞罷政往浙江亭宣押者四降詔不允者再

七月壬子禱雨圜丘克亞獻官是日具奏乞免生日牲餼又同王丞相黃參政乞減俸御筆並依所乞丁卯雨

八月壬申奏謝皇地祇辛卯御筆宰執復舊俸

十月癸酉太上皇帝服藥祈禱皇地祇是月撰高宗謚冊文
淳熙十五年戊申 公年六十三

三月癸卯從憲節皇后謚冊寶入太廟奉冊授寶行事乙巳

從高宗謚冊寶入德壽宮奉冊授寶行事甲寅高宗梓宮進發攝太傅持節前導靈駕及奠謚寶監掖攢宮

四月辛未回達江下內侍梁彬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甲戌延和奏事己丑明堂御劄降奏告皇地祇

五月丁巳差提舉編修玉牒再具奏乞改差畱正權御筆批依

九月己亥明堂大禮朝獻景靈宮初獻官辛丑大享明堂充大禮候辛酉正謝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詞門下明堂布政之宮飭親承於神祀大臣事君以道答成享於天心眷言顯相之賢屬舉宗祈之禮繫首崇於使範爰踵錫於靈釐不號指修工典聽光祿大夫右丞相榮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周必

大高明而博達端亮而醇深以儒者之宗苞古今而會極負
天下之重茂夙夜以奮庸方崇鈞軸之司采峻階符之望朝
論僉穆政體日新由心德之交孚措邦家之底又粵此季秋
之饗冠於列辟之趨靈瑣揭虔肅分於嘉薦總期昭報祗協
於精禋辨章咸秩於彌文勵翼具敷於碩畫肆茲拜貺迄用
告成方歆至治之馨香宜溥湛忍之汪濊願惟宅揆可後疏
榮稽疇公社之華進啓國封之渥衍荒圭食陪實并腴以鬯
大猷以蕃徽數於戲恭默而賚予弼敢忘尊帝之誠緝熙而
單厥心庸倚佐王之效尚欽斯訓益纘乃勳可特授依前光
祿大夫右丞相進封濟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主者施行

李燾行

十月甲戌乙亥恭謝景靈宮丙子恭謝太一宮及本命殿璿

璣觀

十一月乙未公畱身乞罷政上宣諭傳位太子之意朕方以

此委卿不須畱劄子

淳熙十六年己酉 公年六十四

正月己亥文德殿宣麻轉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壬寅御藥關禮宣押綴新班是日以制詞不自安乞祠徑過靈芝寺關禮宣押赴堂復出靈芝寺癸卯御藥鄭邦憲宣押赴國忌行香出北關泊仁和館御藥張安仁宣押歸私第丙午後殿奏事退乞免從駕御藥黃邁就殿門傳旨上馬相繼行馬從駕回宣押至私第丁未李獻知宣國府戊申黃邁就堂賜批答不允己酉門司李彥正賜

斷章批答己未正謝

制詞門下帝咨百揆以亮工蓋取眾賢之協王命六官而分職莫如冢宰之尊

朕精述洪猷儀圖俊德踴躍諸於政路俾登冠於台司誕有明縉格於公聽光祿大夫右丞相濟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

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周必大道推先覺行迪大儒稟直方之
氣而濟以疏通之才廓高遠之識而輔以醇正之學瞭若著
龜之兆理灼見於古今確然金石之姿節靡渝於夙夜踐更
二府酬酢萬幾自進秉於國鈞乃備宣於賢韞謀謨乎上足
以康庶事表勵乎下足以正羣工陰陽理而物遂其宜社稷
安而國蒙其利比由肅任期以首台望采峻於中朝位已崇
於上相紫綬金印之寵卽廊肆以不移黃耳玉鉉之輝與泰
符而增煥褒敷斯至倚屬匪輕政已治則尤務於調和勢已
安則當思於振飭肆華資之超進仍名社之序升衍拓爰租
申陪真食併從令典式備優恩於戲仲虺爲左相於湯實懋
日新之德高平觀故事於漢益明時措之宜化惟久可以有
成志惟堅可以有立使茂業克安於萬世則令名無愧於前
人勉迪訓言欽承眷意可特授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
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李燾行 是日
丙批兼提舉玉牒監脩日厯

二月壬戌光宗受禪登寶位

三月辛卯文德殿宣麻轉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朕祇奉慈謀欽承丕緒任大守重

于上宰為國宗臣既久翼於熙朝茲首禪於初政宜邀異渥以答殊勳爰輯庭紳誕揚詔綍特進左丞相許國公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戶周必大忱恂而博達端亮而粹夷經濟之才足以開物而成務淵源之學始於誠意而正心頃自機庭晉登揆路修明百度雖小物而克勤酬酢萬微遇大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勢愈強仰惟壽皇將舉內禪厥既傳之以道又復遺之以賢乃升冠於冢司俾輔成於聖計屬茲繼體方慶澤之廣覃其於褒功詎徽章之可後肆升華於亞保庸增重於元台併開大國之封申衍爰田之食式昭瞻遇采厚倚毘於戲聖賢相逢治畢張夙已彰於成效后臣克艱政乃父今方竚於嘉猷益究乃心奚俟多訓可特授少保依前左丞相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倪思行

公五具辭免皆降詔不允辛丑乞序位在嘉王之下御批不允

四月丙寅皇帝親饗大廟克禮儀使

五月乙未公乞解機政降詔不允宣押如儀丙申入第二第

三第回奏是日諫議大夫上殿丁酉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

州制詞門下三孤洪化允資弼亮之謨十國為連更賴蕃宣

之畧任雖殊於內外寵不異於始終爰即斯廷誕敷丕號

少保左丞相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

周必大量宏而識遠德鉅而才全文高黼黻之華學富經綸

之妙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為通敏濟時綽綽乎有餘裕條

天下之重望結慈辰之深知預大政而秉洪樞迭司二柄由

次而登上宰光輔兩朝舜傳有助於詒謀益贊克禪於繼

治舉升亞保增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茲紀綱張

而衆目舉甫立宏規俄遠露於需章願亟還於相印諭旨下

宣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既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宜厚

是周付以長沙之巨屏俾作牧於上游寵以書殿之大名仍

通班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貌之優進退有光觀瞻

詞志

卷首年譜

七

壽皇御筆賜金器香茶戊戌再上辭免仍乞以元官奉祠殿

中侍御史乞因辭勉從所請是日除醴泉觀使戊申次宜興

七月乙亥沂江

九月戊辰至吉

紹熙元年庚戌 公年六十五

三月二十日孫顯生

十月戊申除判隆興府

制詞勅潛藩督府夙姓地望之雄舊
彌名臣不替體懷之厚屬茲謀帥宜

謂得賢爰錫褒緡式昭茂渥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
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必大身端而行備學宮
而才華材無施而不宜言所庶而可績光緒兩朝之治具著
忠悅獨高三亭之班允膺休寵自祠庭之均逸亦巖籥之已
更眷言江湖之都上應翼軫之女與我共理實藉於爾良親
邦選侯莫如於名德是用起之闕適任以著宣孤效所歸俾

方維之增重。殫粉是統。在畫繡以尤榮。既素稔於民情。宜易施於善政。噫。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有遺愛之不忘。韋丹之功。被於八州。尚良規之可考。勉祗明命。無愧昔人。可依前少保。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倪思行。公入奏再辭免降詔。宜不允。

紹熙二年辛亥 公年六十六

八月壬午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

制詞勅書殿通班無若延

帥之崇眷言寅亮之賢久遂燕閑之適肆申前命用起舊人少保充禮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必大經綸全才羽翼宿望光輔重華之治進位冢司親逢一道之傳弼予初政乃剡章而有請祈上印以歸休寵以學士之隆名昇以長沙之重鎮旋易祥源之使領游閱歲華近剖豫章之守符屢勤諭旨莫移素守姑遂雅懷朕惟均勞逸者雖人主之恩分憂顧者實大臣之誼是用再頒初詔俾殿上游噫周公分東陝之權益使侯方之重召伯明南國之教坐觀民俗之醇尚體眷懷亟祗褒渥可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

年譜

三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三辭免降詔不允
封食實封如故 倪思行

十一月己巳至潭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

周祀昊天頌播肇禋之美漢祠雍時史嚴初見之書朕踐祚
以來卜郊云始考丕彝而尋舊煥縉典以維新眷言寅亮之
賢實任藩宣之寄宜放褒緋用錫神釐少保觀文殿學士判
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
必大端肅而惠和忱恂而宏達貳公洪化首毗初政之成十
國為連載倚上游之重甫開藩而作牧阻相祀之趨班輸貢
篚以在庭入包茅而共祭迨茲竣事可後疏恩爰增采邑之
封架聳幹方之望於戲姬公之分東陝莫陪入裸之儀賈傅
之在長沙孰對受釐之問肆國均福尤切注懷尚體眷私益
殫忠盡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戶主者施行 倪思行

紹熙三年壬子 公年六十七

六月甲子受復觀文殿大學士告

制詞門下朕序進臣工

書殿以最高惟學士之大名非舊弼而莫昇眷予亞保作牧
上游爰播明縉游瀕前命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
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道隆致
主德盛格天顛魁柄於兩朝用密藏於輔贊典方維於十國
績藹著於蕃宣聲實愈孚眷懷深厚朕若稽皇祐加獎昌朝
始勑紫宸之穹班用極鴻儒之殊寵矧如宿望有邁昔賢故
於上印之時嘗煥出綸之渥茲申初詔殆踰華袞之榮式茂
新恩盡復青氈之舊以示至公之道以昭馭貴之權不聳民
瞻增雄帥閫於歲賢者素輕乎富貴夫豈計得失之間朝廷
莫重於器名蓋將寓黜陟之典往祗猷訓益懋勳庸可依前
少保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
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倪思行 公再入奏辭免

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七月庚申坐舉監文思院常良孫降榮陽郡公

制詞門下因家設薦舉之

科所以廣求才之路嚴保任之法所以懲失實之愆欲昭示於至公爰必行於近列眷時舊弼允謂宗臣偶累知人之明可逃緇爵之罰肆敷訓告用協彝章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克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德茂懷洪道存忠恕班莫高於九棘寄方重於十連以人事君夙著秉鈞之日舉賢報國晚堅推轂之誠屬一時管庫之早乃再世臺臣之後徒知名聞之是取弗悟偽言之見欺既貪墨之有聞尋察覺而奚及雖非深咎難廢薄懲稍鑄公社之封仍厚邑租之入庶中儆戒靡替眷懷於戲過可知仁已初心之曲諒復斯無悔尚後効之勉圖其體隆寬以綏吉履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克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榮陽郡開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倪思行

紹熙四年癸丑 公年六十八

八月丙辰受復益國公告

詞詞門下行法由近而始厥既示天下以公知人自昔所難要當諒

君子之過矧已臻於滿歲宜俾復於舊封誕布明緝式乎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勳在兩朝望尤高於左棘政成九牧詠咸美於甘棠頃京募於前脩肆矜錄其後裔遂乖保任有昧賢愚繆舉必懲罰雖加於絀爵閱時云久恩可後於滌瑕爰按邦彛敘還公社以謹馭臣之典以彰補過之休於戲胙土分茅茲全歸於賜履推賢報國其勿替於初心茂對寵光益殫忠蓋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特敘復益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倪思行

十月己酉改判隆興府癸丑辭廟甲寅交印乙卯出城

紹熙五年甲寅 公年六十九

正月庚午至吉戊寅判隆興府告至制詞勅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尙

提新府之封乃睠元台載揚明訓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必大閱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納之工盡輔贊彌縫

紹熙五年甲寅 公年六十九

三

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衆
職任大事以攸宜方安葉館之間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
委寄則均政化流傳有顯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
之歸周惟此南昌尤爲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遄十乘之行
矧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袞衣之寢近抑知畫縵
之有光先聲所臨羣聽自聳噫令行庭戶當還帶牛佩犢之
風福及京師更致自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國式憲萬邦可依
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
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
樓鑰行

二奏

二月丁巳受醴泉觀使勅

五月甲子今上卽位準詔言事

八月甲寅宣麻轉少傅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

朕祇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偃藩甫遂內禔之佚需恩進律
是升亞傅之崇乃輯澤工用敷渙號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

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
必大道隆而德備實茂而聲闋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綜首
以詞章之選入踐清華西掖北門周旋累歲高文大冊震耀
四方遠參柄於事樞尋進專於國柄謀謨經遠任社稷以不
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威肅久辭相印起殿師垣退爲綠野
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冲人之嗣服方歌求助之詩想元老
以與懷嘗下乞言之詔茲頒異數就陟孤卿夏篆通爐班寢
高於左棘衮衣赤舄禮增煥於三槐仍衍故封併增真食於
戲嘆股肱之美庸加貳公洪化之名進藥石之規式究致君
澤民之蘊尚孚明命母有遐心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
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樓鑰行 公入奏
及上表辭免皆降詔不允

十月甲子上遣閣門簿書武功大夫趙嗣祖承受成忠郎王
松賜少傅告再上表辭免降詔不允四入奏乞回授有旨依
所乞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嗣守邦圖肇

脩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於合祛尊祖敬宗禮尤嚴於並侑予一人越紳以行事爾多士奉璋而侍祠爰眷魯以與思顧慶條之可後誕敷渙號敷告听庭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必大簡重而閎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於姚姒詞章遠軋於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偃藩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比以霈恩之渥升之亞傅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仲大報爰啟合宮載謀載載惟聖父嘗頒於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於仲辛熙事既成蕃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眞食之封於戲明室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德尚迪遠猷永綏殊寵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樓鑰行

十一月辛亥公遷新第蓋貢院舊基公嘗預薦於此乃名堂

曰克賦東偏闢園數畝地勢坦夷名之曰平自號平園老叟

慶元元年乙卯 公年七十

正月丁亥朔三上表乞引年致仕

七月庚寅宣麻轉少傅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制詞門下援禮經而告老大臣所以循止足之規稽邦典以
以恩人主所以茂褒崇之渥朕眷懷耆舊渴想高風揚於大
庭竦乃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禮泉觀使益國公食邑
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必大才宏而識遠
行峻而氣和其學以致知爲先其文以明道爲本有一德若
伊尹在重保衡亮四世如畢公望隆壽俊身雖繫於軒冕心
常樂乎邱樊頃辭洪井之麾復領祥源之使年齒甫及筋力
未衰而乃疊貢封章懇還官政朕惟賜几而不得謝益具著
於前彛垂車以保其榮殆難從於雅志勉旃優賢之旨莫回
勇退之祈念重違於細誠宜優加於體貌是用陞班孤傳載
申成命之休增賦爰田仍衍真租之食以示寵光之備以昭
名節之全孰不嘆息於賢哉足以興起乎聞者於戲進夫棘
位益資洪化之謨迎以蒲輪尙有仁言之禮惟深於道者無
殫辱之累惟忠於國者可仕止之殊往綏壽祉之多勿替謀
猷之告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卷首年譜

思行

慶元二年丙辰 公年七十一

慶元三年丁巳 公年七十二

三月戊子綸倅臨川公作十以箴送行

十一月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清廟

展容甘泉竹宮臣臨壇而拜賦維皇家之懿矩俊舊弼之陪
班駿奔而執豆籩唯飭司存之典鴻飛而歸袞繡庶咨尊老
之詢雖隔儀刑特優慶澤少傅觀文殿太學士致仕益國公
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周必大中和而
簡亮精密而闕深究氏之異同亦歸於道六藝之芳潤
以昌其文積粹望於四朝紀茂庸於兩枋既明且哲早遂潔
身俾壽而藏久安介福屬葢初郊之誌聿嚴並侑之恭冬授
策於泰元迄展奉瑄之禮夜受齋於宣迺凝前席之思飭
增衍於豐腴亶褒榮於冲逸不遐有佐觀厥成嗚呼熙漢
時雍神休會阻侍祠之列保魯邦錫公暇尚懷夾輔之規祗

擇隆應永綏令社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園
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傳值壽行

慶元四年戊午 公年七十三

慶元五年己未 公年七十四

慶元六年庚申 公年七十五

九月明堂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詞門下朕因時而興禮練日以交

神尊收御辰適萬寶西成之際房宿占象飭九筵南鄉之儀
孝奏天地之臨靈承祖宗之侑竣事方頒為祭饌疏恩豈後
於耆英錫以明綰告於列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園
公食邑一萬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戶周必大器資偉亮
業履清醇閔中肆外之文本於雅洽經體贊元之用懋乃彌
諸夙躋位棘之班久遂垂車之佚鄉黨欽其德行神明相之
壽祺屬稽三歲之經載肅四阿之宇禮崇越紉祀不敢以廢
尊昨有均釐惠靡忘於及下因念先朝之宿望屢陪大典之
休成以溫室之詞代宣於祭澤以烈文之輔助格於靈心今
雖適於里居願下稽於邦賚申陪多井之賦併行真奮之封

雖適於里居願下稽於邦賚申陪多井之賦併行真奮之封

以廣祐休以昭敬異於戲罔不恤祀是為商家之隆未有遺
年亦繇虞氏而始朕欲兼全於斯義時痛加獎於舊臣祗服
徽章益綏純嘏可依前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陳宗召行

嘉泰元年辛酉 公年七十六

二月監察御史覺察呂祖泰上書及公姓名特降少保

勅大詞

臣從故里之安務曲全於優禮王者審治朝之聽會可廢於
公言肆予纂紹於丕圖稽古率循於茲道有眾弗協固難獨
私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公致仕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
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身受國恩名推時望文章議論
早膺烈祖之選掄典禮時幾尤重慈皇之注倚歲月推移於
三紀風雲感會於千齡翁九德以敷施宜分同異襄二人而
有合罔間初終庶全天下之為公不愧先民之時若乃拂協
和之義浸罹奮號之偏馴致狂生扇成偽習視羣才之進退
分私黨之盛衰沿類相從殆水流而火就暢萌以砥幾陰長
而陽消慨流弊之及今謂造端之自汝尤指元台之重欲遣
退傳之歸自為明哲之保身則異於是有一匪春秋之責備不
在茲乎駭異論之沸騰溢臺評之枚數獨念辭榮之久因應

用罰之寬姑抑穹班庸儼有位棄人間事而學輕舉知久忘
寵辱之驚引里俗識而志窮愁諒一洗愛憎之累尙休晚未
無負隆寬可特降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
益國公致仕食邑食實封如故 邱文炳行

嘉泰二年壬戌 公年七十七

四月 庚子 綸赴贛 俸公有詩送行

十二月內批復元官

嘉泰三年癸亥 公年七十八

正月丙子 受復少傅告

制詞門下混同天而一之中宣示
大公之道體貌大臣而厲其節載疏

馭貴之恩眷言綠野之英偶麗丹書之籍復孤卿而跡舊渙
寵數以維新播告大廷誕敷明命降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益國公致仕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
閱深而簡重溫裕而剛方博物洽聞貫乎家九流之與高文
大冊追三代兩漢之醇思懷愛其有制誥之才孝廟識其真
宰輔之器贊虞舜垂裳之制久也於明謨洎神禹若帝之初

力裨於新政庶官無曠百職惟熙懇辭機務之繁旋俾保釐
之重衣錦動故鄉之喜建旌陞亞傅之崇進退可觀始終周
間時事靡聞於掛口家居惟樂於著書駭匹夫狂悖之上聞
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始薄疏於一階朕方建
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幾施申念先朝之遺
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宜屈彛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
更生初豈與知殿官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爰侈便蕃
之渥盡還寅亮之聯仍方社之有封示安之偉觀於戲福
威惟辟朕庶幾借命借復之公明哲保身固無三仕三已
之累益綏壽履祗服恩私可特復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
益封五千四百戶主者施行顏棫行

五月壬子綸被審察之命

十月綸除大理司直壬子益國夫人王氏薨

十一月郊祀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祀王入大室首嚴禪鬯之儀帝臨中壇鼓舉燔熏之禮荷靈
游之來需宜國胙之均頒乃瞻舊人豈謂耆德爰孚煥號臨

制詞門下朕參酌彌文恭承明

告明廷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器量宏深才猷通敏有覺德行夙並駕於淵騫發為文章蓋上規於姚姒早被聖人之瞻浸膺廊廟之求翊贊兩朝密勿敷陳之際始終一節雍容進退之間蹇蹇王臣皜皜國老遂間館珍臺之適乘安車駟馬之榮千里封公敬梁州之沃壤三孤命秩文殿之隆名竊觀日至之圭奉雲陽之玉神光交燭是降福之多祭澤旁流可後加田之寵茲為異數允屬宗工於嘉奉郊廟之精禋雖莫陪於顯相緒旂常之成績亦何啻於嘉其服懋恩益堅晚節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莫予純行

嘉泰四年甲子 公年七十九

三月甲子葬益國夫人於廬陵縣儒林鄉斗岡之原公為誌銘

十月旦公薨於正寢享年七十九遺奏聞上輟朝兩日贈太

年譜

師賻銀絹一千疋兩

制詞勅朕遵先王之法言念今日祖風之未遠感故國之喬木嘆當時朝士之

無多賸言調鼎之英久遂掛冠之適忽遺言之來詎詎懸冊

之可稽故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五千

六百戶實食封五千八百戶周必大知周萬學鏡千古以

文華國豈惟莊騷太史之工以道事君屢展契臯陶之畫

初振詞臣之譽旋疇真宰之庸既純日於國章尤精通於世

務亮象采於台極烈祖恃為股肱捧文明於天衢聖父資其

羽翼項以棘班之峻往分帥閩之權雖餞於都首有以冊申

伯之勳然浴乎沂者無以奪會黜之志遂致大夫之事聿觀

晚節之香爵列三孤寄傲每存於林壑年幾八袞研精弗倦

於簡編云胡一鑑之亡莫起兩楹之夢錫之密印襪以衮衣

於戲我成文王之功靡忘繩武爾尚式周公之訓宜俾為

師賁於窳封服我光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李太異行

十二月丙申合葬於斗岡之原

事見郡縣志及永思堂記

開禧三年丁卯

二月辛酉賜諡文忠

諡議見附錄

嘉定元年戊辰

十一月內侍張延壽傳旨宣賜御書忠文耆德之碑六字并

詔詞臣撰書碑銘

文載附錄

年譜終

嘉定元年譜



遜學齋文鈔卷十二

雜著

瑞安孫衣言劄聞

大鄭公行年小紀

鄭文肅公在宋南渡時為吾鄉大儒薛文憲陳文節蔡文懿諸公皆其弟子實為永嘉學問所自出以不為苟合官止九卿宋史不為立傳郡邑志列之儒林傳敘次尤多舛漏偶於讀書之暇畧為考訂為行年小譜一卷庶後之人有以考焉

公諱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父熙績母陳氏以宋高宗建炎初生公

按郡邑志二鄭公傳不詳家世水心為景元墓誌亦不

書其父母去秋得公母陳太恭人墓誌言太恭人陳贈
朝請郎鄭熙績之妻贈奉直大夫豫之女朝請之先三
衢石室人周廣順中六世祖官樂清其子延祚遂居永
嘉又考張九成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言豫字謙仲封
右承議郎四女次適進士鄭熙績郡邑志進士題名無
熙績或舉而未中第
墓銘爲陳一鶚開祖父母作則公乃開祖甥也陳太
恭人墓誌言恭人以淳熙乙巳卒年八十七而景元墓
誌言景元卒於紹熙三年年六十三景元之生當建炎
四年戊申則公之生當在建炎元二年間

紹興十五年進士第

陳騏中興館閣錄七鄭伯熊劉章榜進士出身治詩兼

經義萬厯温州志選舉紹興乙丑劉章榜鄭伯熊永嘉人按乙丑爲紹興十五年公登第時年蓋甫十六七

授台州黃巖尉紹興二十年至黃巖從高士徐先生庭筠學

陳耆卿赤城志十二黃巖尉鄭伯熊永嘉人文行爲學者師紹興

元誤作建炎

二十年至人呼爲石蓮縣尉以其年

尙少而堅不可磷也按是時公年甫二十二宋史隱逸徐庭筠傳

附父中行傳後曰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

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訖爲名

臣又林表民赤城集石斨徐季節墓誌云尉今龍圖鄭

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詒之公得論

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

節難保公謹受焉蓋公少年時志趣已如此

再調婺州司戶參軍

凌迪知萬姓統譜黃宗羲宋元學案皆言公登第後歷

黃巖尉婺州司戶

萬曆温州志乾隆永嘉志皆失書黃巖婺州二節湯成烈永嘉志稿失書

一節而不詳其歲月橫浦集陳氏考妣墓銘云孫女八

人次適左迪功郎婺州司戶參軍鄭伯熊於太恭人為

兄弟三人不知公所娶誰女按開祖母潘安人以紹興二十五年乙

亥卒銘即作於是年時公適官司戶惟不知黃巖以何

時滿替婺州以何時到官耳今金華志職官則并其姓

名佚之矣

孝宗隆興元年除秘書省正字尋以奉祠去

中興館閣錄八正字隆興以後鄭伯熊元年三月除八月監南嶽廟按宋制凡合錄簿尉有薦才任館閣者召試而後除公蓋在黃巖時以薦被召而不知薦者何人為正字甫五月卽監嶽廟蓋以不合求去而得祠祿也姓譜萬厯志學案皆云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而不知其以奉祠去又所謂遷太常博士者於它書亦無可攷姓譜學案於常博後卽繼以出爲福建提舉萬厯志於常博後卽繼以遷吏部侍郎不知其爲提舉由吏部出吏部則由佐著作遷且公在吏部爲員外郎非侍郎也

宋制尚書六曹吏部最峻敘遷之法必由刑戶侍郎乃轉吏侍常博轉前行郎中特旨乃得左右司諫殿中侍御史耳萬厯志蓋不攷之甚

乾道二年冬召爲國子丞

諸書皆不言公嘗丞太學薛季宣浪語集五有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二章又集六送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又云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其序末曰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則景元之赴秀州卽在是年攷浪語集附錄鄭伯英祭常州先生文云歲在甲申公歸里居甲申爲孝宗隆興二年公之被召當在乾道二年其送詩有句云好溪寒已半京洛暖應回好溪卽今處州溪通甌江者是二年之仲冬也景元以次年夏赴官自春而夏可云兩踰時矣又送公詩序言及水災又有

鄉人儀之之語蓋海溢之後有人薦之而家居被命則
爲乾道二年丙戌之冬無疑又送公詩次章有云百惱
愁成斛羣疑鬼載車而序亦多戒辭蓋公久食祠祿至
此始有召命故勸其避疑忌以俟大用耳

乾道三年六月除著作佐郎尋兼太子侍讀

中興館閣錄七著作佐郎乾道以後鄭伯熊三年六月
除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又錄四脩日厯式注云舊
式少監程俱定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少監陳之淵著作
佐郎張震復上建炎以來日厯格至乾道間著作佐郎
鄭伯熊以新舊格參立按是年冬金使賀會慶節上壽
在親郊散齋期內公在館職移書政府爭爲北使用樂

見李心傳朝野雜記乙集四

乾道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

浪語集二十四與鄭景望書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
領教畢又云又拜手札感尉良甚啟沃微意畧蒙見教
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暴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惰我
告導之心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進乃鴻鵠舉耳按
陳振孫書錄解題十八言公爲館職王府東宮官姓譜
學案志稿皆於吏部郎後繼書太子侍讀萬厯府志失
此言拜佐著作復言啟沃微意是爲著作時卽兼太子
侍讀館閣錄偶未及載而諸書皆不知其由小著遷郎
官又姓譜繫此於監國司馬後學案繫此於知婺州後

志稿則於黃巖代去後卽云入爲吏部員外郎皆爲失
攷又按與書前言勿以未聽而惰我告導之情又言必
不可進乃鴻鵠舉則公爲侍讀時已有不合而去之意
攷浪語集十三劉復之哀詞云歲大災饑癘比屋復之
請粟於郡身挾醫撫鄉士大夫家戶到又云走乃大服
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復之爲郡司戶在乾道初
年其亡在乾道六年四月而哀詞猶稱吏部則公爲郎
官歲月稍久未幾遂以提舉常平出矣

出爲福建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同治福建通志九十宋職官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伯
熊乾道間任

朱子集八十五何叔京錡墓碣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
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
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甚喜顧郡事爲不理囚
禁或累數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又三十六答何叔京
書來使云願招歸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廛者
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泛
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
甚賢或可告語耳按叔京墓碣不言調上杭年月而福
建志職官上杭丞何錡注亦但云乾道間任薛士龍復
之哀詞作於乾道六年六月後尙稱景望爲吏部則其
出爲監司當在六年秋冬間

姓譜學案皆誤繫正字常
博後萬厯府志永嘉志湯

成烈永嘉志越一年遂有寧國司馬之命蓋其在閩歲

稿皆失書月甚淺政績可見者獨賴有朱子一碣一書耳

魏王愷判寧國府召爲王府司馬

浪語集二十四與景望第二書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謂儒者之榮敢以爲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閑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自以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於聖人之學蒙聖天子託子之寄廟堂遴於官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攷宋史光宗紀乾道七年立爲太子慶王愷爲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此書正以爲王府司馬致賀魏王光宗

兄故以太伯爲况則王府之命當在七年秋冬其言擇於宮僚亦公嘗爲太子侍讀之證也又攷魏憲惠王傳淳熙元年徙明州則王判寧國蓋首尾三年公爲司馬又在魏王到鎮之後又先以自劾去其在寧國蓋當乾道八年書末又云丈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則又詢其提舉福建時所得人才亦可見其禮賢好士之概卽何叔京碣所謂名好士也又按浪語集與陳君舉書云四三哥却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勿乘矣公在鄭氏諸從中次第蓋在四十三而典午者司馬也以監司除王府屬官不爲美遷故有此語

上魏王書言謙德未光不聽自劾免改江西提刑未行乞祠

以歸

姓譜魏王判宣州南面受屬吏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

可否之及伯熊除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

疑之際或駭觀聽姓譜繫吏部郎官於此下誤萬厯志魏王判宣州

除司馬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不聽遂自劾免改江西

提刑奉祠學案攷陳亮龍川集十五送叔祖筠州高安

簿序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持憲節按筠州今江

西瑞州此卽郡志學案所謂自劾免改江西提刑也今

江西通志職官無鄭公名或未上卽以奉祠歸歟

起知婺州

康熙金華府志職官知婺州軍鄭伯熊清熙二年由奉

議郎任按公去寧國在乾道九年其起知婺州亦以家居被命而於淳熙二年至婺也

淳熙三年秋召赴闕尋除國子司業

龍川集二十七郎秀才墓誌銘淳熙三年秋鄭婺州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按公弟卽景元蓋公母在婺以將赴闕送母歸温州而約其弟來處以迓之乃造於朝故有取道龍窟以趨行在之語

呂祖謙東萊集與周丞相子充書鄭景望之去邦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益但未知處之

如何耳

按周益公淳熙十一年始爲相此書在景望初召還時不應卽稱丞相蓋後人編集時追改

又按東萊集與潘叔度書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蓋自婺州奉召時尙未除官不久卽爲少司成矣

周必大平園續稿二十六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力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袖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監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按碑先言四年春駕幸太學命公執經四年爲淳熙丁酉則公爲少司成蓋在三年丙申冬其時甫自婺州召還也姓譜失書知婺州及自婺州召爲少司成一節而學案乃謂由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志稿亦繫司業於太子侍讀之後皆爲失攷

止齋集張忠甫墓誌銘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

位不過九卿三入朝謂初召承國子繼除著作佐郎及後自婺州召爲少司成也

淳熙四年七月兼國史院編脩官

淳熙四年九月遷宗正少卿仍兼國史院編脩官

中興館閣錄八國史院編脩官淳熙以後鄭伯熊四年七月以國子司業兼九月爲宗正少卿仍兼

淳熙五年除直龍圖閣知監國府

水心集十二歸愚翁集序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按書錄解題言公至少司成宗正少卿嚮用矣每少不合輒乞去水心祭鄭龍圖文云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蓋宋時常由侍從得執政

由卿監得侍從官至宗正可以游登從列而每以不合

乞去故以卿貳終也又按宋史職官志二直龍圖閣祥

符九年以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之名始此凡館

閣之久次必選直龍圖皆為遷待制之基也中興後凡

直閣為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貼職猶今之督撫兼銜又云龍圖閣大中祥符中建以奉太宗御

書御集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又云直龍圖閣寺監

掌貳補外謂出守或領監司提刑提帥臣宋時州有軍額

則除之而公由宗正卿出守則寺貳也寺監掌貳其官已崇故外補時

復加館閣貼職以示寵異乾隆甯國府志職官上宋知府事鄭伯熊字景望永嘉

人開治學舍市官書二千卷聚生徒至二百人又職官表
淳熙五年任七年代去蓋首尾二年

淳熙七年甯國秩滿歸永嘉尋除知建寧府

袁燮絜齋集十五通判平江府校書郎姚君穎行狀淳

熙五年廷對第一授承事郎簽書監國軍節度判官又

云七年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鉅儒也一見

契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

歸雖丐祠之請亦不至於廟堂君聽其言亟以書白魯

公具道之且曰首當爲言於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於

里居之樂其親也按行狀穎以淳熙八年召對除校書

郎改倅平江而鄭公先在監國又先以秩滿去則其知

寧國實在淳熙五六年又可知其去寧國時未奉移官

之命也

學案言移知建寧亦微誤

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鄭景望自寧

國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

滿

猶今言實滿蓋宋時俚俗語

亦無問正與姚穎行狀所言合或宰

相為之言乃復知建寧耶魯公王淮也

龍川集二十七郎秀才翥墓誌銘孤出鄭公之書曰是

從寧國以三萬贖我又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

元德居厚候之館頭按誌翥卒於淳熙五年正月其子

景明以免喪之年冬十一月將葬乞銘於同甫當在七

年所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蓋由寧國歸以五月過永

康也

徐元德亦永嘉人壻於永康遂僑居焉館頭蓋永康郵次

又按水心集送鄭丈

赴建寧詩云兩地旌旗一閩中十年監牧九卿崇公以
淳熙五年出守寧國至七年復知建寧首尾三年所謂
一閩中也又有句云遙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暖
風止齋集送鄭少卿景望知建寧第一首末句云新茶
可擷英蓋公守建寧以七年冬間拜命八年春初上道
而抵任當在採茶時矣故三公贈詩如此止齋又有句
云過家鄉里敬將母士夫榮過家卽同甫所謂歸永嘉
將母則與太夫人同行也又止齋兼送景元一章首句
云海內言華萼誰名動搢紳末二語云公餘如促鄰剩
把古書陳蓋景元亦同行也

爲之跋見朱
子集八十一

公卒時景元嘗有書報朱
子言其臨終不亂而朱子

同治福建通志九十二宋職官知建寧府鄭伯熊淳熙間任

淳熙八年以疾卒於建寧

陸游渭南集三十四知興化軍趙彥真墓誌銘郡守鄭公伯熊知君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卧內屬以草乞致仕奏朱子集八十一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云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齋壁以自警也侯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啟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又云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按公守建寧甫及半歲其建

明宅無所見於此二則可以見其大畧又按是年七月

金華呂伯恭亦卒

東萊年譜卒於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

而其與朱子

書有景望不起之語則鄭公之卒先於伯恭蓋在是年

夏間又按龍川集二十二祭鄭龍圖文云丙午之夕我

將哭吾亡友於金華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

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

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

鄭先生之靈耶又云去年之夏舉酒相屬旅舍依然不

知今日之酌公於冥冥也蓋同甫往哭伯恭而鄭公歸

櫬適過金華舉酒相屬卽郎秀才墓誌所謂與徐居厚

候之館頭也又止齋集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云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旒今年上溪船露濡金華草則
當在淳熙九年伯恭已葬而止齋哭之墓上也

是年秋公弟伯英以喪歸葬於永嘉清通鄉證覺院後山鄭
氏先世塋也

書錄解題但言卒於建寧府

姓譜温州府志永嘉志皆言卒於寧國失攷

不

言有諡及贈官姓譜郡邑志皆云卒諡文肅亦不言贈
官按吳子良林下偶談云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朱子
語類云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今敷文鄭氏
書說其書具存放宋史職官志諸閣有敷文閣學士直
學士待制直閣等官公由宗正少卿除直龍圖閣出守
或以致仕恩例加贈敷文閣待制故有此稱又鄭公卒

時得年若干不可攷水心景元墓誌景元以紹熙三年卒年六十三而公先十一年卒蓋甫五十三四陳太恭人墓誌云先是伯英葬龍圖於清通鄉證覺院北山而坎其中央為壽藏今以葬則公蓋祔葬母墓鄭氏家譜謂鄭氏祖墓在永嘉四十一都證覺院後左側山麓蓋即龍圖葬處又郡邑志不詳二鄭所居水心陰陽精義序云鄭氏園住城南林下偶談云木尙書待問造宅侵鄭氏地則其居在城南而與木為鄰也姓譜鄭伯海傳家居立義塾延師訓生徒五百餘人至今各其里曰學堂前距文肅公百餘步人謂之東西二鄭又按公有子四人陳太恭人墓誌云孫男脩職郎耆仁亦先卒次志仁由仁處仁為仁好仁求仁將仕郎曾孫男台僧公寧

充耘圓僧止齋集承事郎潘公墓誌云二女孫長適直
龍圖故宗正少卿鄭公伯熊第四子處仁又分韻送王
得脩詩序云鄭志仁字能之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
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以伯英為叔父則
志仁亦景望子而景元二子為仁求仁見水心所作墓
誌則耆仁由仁蓋亦公出惟好仁不知為誰子耳據陳太恭
人墓誌公尙有弟伯海伯麟所著書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
有彙語有紀綱又有書說雜著同甫有景望書說序雜著序見龍川集書說今
存其從學弟子曰陳傅良蔡幼學朱伯起木待問黃巖
應恕永康郎翥

宋史陳傅良傳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

水心集温州學記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
固守言與行應

歸愚翁集序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
悞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景望徇
道寂寞視退如進

祭鄭景望龍圖文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
不褻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
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
浪語集答葉適書王梅溪之方正鄭著作之沖養皆吾
黨之望

周必大省齋文彙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薄詞章近

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爲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

樓鑰攻媿集祭鄭龍圖文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淡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軌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從容不見其他至於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

龍川集祭鄭少卿景望文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

及舉手之少異已多言之足徵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
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
人事爲憑耶

鄭景望雜著序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滄夫爲法論議
以賈長沙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於
孔孟者也

朱文公年譜事實卷二

年譜

宋高宗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午時文公生於南劍州今延平府尤溪縣

之寓舍文公生庚戌年丙戌月甲寅日庚午時

文公父獻靖公諱松號韋齋以徽宗政和八年戊戌同上

舍出身文公作獻靖公行狀遷墓記俱書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按史載政和八年戊戌三月賜進士

王昂等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徽宗壬戌生以歲當戊戌九月壬戌為元命降德音於天下十一月巳酉朔改為重和元年今因之初授廸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

獻靖公父諱森號退翁以就養卒於官舍時因途梗寓葬

政和縣西二十里護國寺之西偏服除更調南劍州尤

溪縣尉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鄭氏名安道熙寧六年進

士

賀獻靖公舉男詩今宵湯餅會滿座桂香來圓月飛

金鏡流霞泛玉杯渥洼原異種丹穴豈凡胎載路聲聞

徹祥光燭上台瑞氣藹南山弧懸別墅間此時歌嶽降

他日見探環席敞籬花艷尊浮竹葉斑老夫歌既醉拄

杖月中還見南山祠志

獻靖公洗兒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

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

歌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見韋齋集

生文公之寓舍今為南溪書院○坐向皆山向山形如文

字坐山形如公字卒諡為文爵封為公至今名文公山

文公生時婺源井出赤虹三日○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

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獻靖公生見徽州府志文公

嘗日聞先君子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

虹井獻靖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井是歲井中紫氣如

雲三日而文公生見世紀

文公面右側有七黑子如列星時並稱異○明分巡李稠

源瑄豐城人會官婺源令得之故老傳聞云文公四代

祖妣程恭人官坑墓葬時下有七石故生文公面有七

痣玉謂政和文公祖承事府君墓山水奇秀環抱對拱無一不備砂外溪水抵政邑治名七星溪有七石沿

溪布列溪水出西津會松溪水自東注西至郡城三百餘里此墓上承官坑而蔭生文公七痣殆應於此耶

獻靖公為文公取乳名沈郎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因避閩王審知諱改

名尤小字季延以尤溪隸延平耳行五十二諱熹屏山先生命

字元晦文公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居更日仲晦初任

同安簿號牧齋乾道庚寅作晦庵於蘆峯之雲谷因號

晦菴後名雲谷老人巳亥知南康號拙齋乙巳拜華州
雲臺之命曰雲臺子雲臺隱吏雲臺真逸雲臺外史丁
未差主管南京鴻慶宮曰鴻慶外史巳酉題通鑑韻語
曰嵩陽隱吏既而年週甲子遂名晦翁又曰晦菴通叟
至紹熙壬子始築室考亭更龍舌洲名爲滄洲曰滄洲
病叟慶元乙卯擬上封事筮得遯之同人因號遯翁

紹興元年辛亥文公二歲

二年壬子文公三歲

三年癸丑文公四歲

文公始能言獻靖公指天示之曰天也文公問曰天之上
何物獻靖公異之

四年甲寅文公五歲

始入小學。獻靖公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

二以行稱今五歲上學矣

五年乙卯文公六歲

六年丙辰文公七歲

七年丁巳文公八歲

通孝經大義署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

嬉遊獨以沙列入卦端坐默識

獻靖公自政和更調尤溪往來延建間樂建州

城南溪山之勝築環溪精舍嘗寓焉舍前洲名環沙即文公兒時列入卦所精舍毀址猶存

八年戊午文公九歲

九年己未文公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嘗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文公十一歲

受學於家庭。時獻靖公爲吏部郎以不附和議秦檜怒
諷御史論公懷異自賢出知饒州請祠居于家

十一年辛酉文公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文公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文公十四歲

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丁父獻靖公憂。獻靖公年四十七
卒於建州城南環溪精舍後卽精舍爲祠祀獻靖公

未燬祠址碑記猶存今建啓賢祠於府治文公祠殿後

文公初稟學於胡籍溪劉白水劉屏山三君子之門。獻

靖公當疾革手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彥脩子羽而訣於

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冲子翬且

顧謂文公曰此三人者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
往父事之而惟其言是聽獻靖公沒少傅爲築室於里
第之傍地名潭溪文公遂奉母祝夫人遷居焉乃遵遺命稟
學於三先生之門三先生撫教如子白水先生妻以女
二劉尋去世事籍溪先生最久

十四年甲子文公十五歲

塋父獻靖公於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

獻靖公墓經
再遷詳見後

十五年乙丑文公十六歲

文公嘗云某十五歲時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呂與

叔大臨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勵奮發見語錄

六月服闋

十六年丙寅文公十七歲

文公云某十六七歲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見語錄

十七年丁卯文公十八歲

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光烈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

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文公十四歲選

居五夫里潭溪之上登科錄作本貫建州崇安縣開耀鄉以易學登第

十八年戊辰文公十九歲

春登王佐榜進士。知貢舉學士邊知白廷試創業守文

之策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勅賜同進士出身辛亥刊

文公同年錄序曰紹興在宋南渡之初於今三百有餘年其間科甲之錄不知凡幾而是本獨存於世狀元不

知若干人而王佐獨見稱於今又序曰宋紹興十八年

同年錄一部三百三十人獨言晦菴者以是錄因文公

而存也嘉靖間葺德元裔孫董燧來任建寧重刻登科錄跋其後曰備覽斯錄王佐德元而下諸名卿多勲業懋著惟文公以道學稱故斯錄以有傳也粵稽大宋曆祚三百有餘年開科取士狀元丞相奚普十百胡為獨

存是錄哉嗚呼可以觀德矣文公在當時登第五甲九十名立朝僅四十六日官止秘閣脩撰且遭僞學之禁沮抑殆甚視當時諸名卿之升沉顯晦相懸絕百世而下諸名卿之升沉顯晦視文公又相懸絕矣十九年己巳文公二十歲

嘗云某從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的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看之初用硃筆畫出合處再看用粉筆三看用黑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見語錄

二十年庚午文公二十一歲

春如婺源展墓○元學士虞邵菴集作復田記云獻靖公仕閩時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爲資同邑張敦頤教授劍州請爲贖之獻靖公沒敦頤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

田焉至是文公省墓還婺源遂以租克祭掃費時鄉會
酒酣坐客以次歌詠文公獨歌離騷一章音吐洪暢坐
客竦然

二十一年辛未文公二十二歲

春銓試中等授左廸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文公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文公二十四歲

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
從遊者甚衆語其潛思立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仲素一
人而已延平受學於豫章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
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天啓廸嘗曰愿中如冰
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文公少耳熟焉至

是將赴同安任特往見之令去聖經中求義理文公於是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從前之誤又延平與羅宗約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子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皆是操戈入室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至同安任是月丁酉長子塾生○至任後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又職兼學事乃選邑之秀民克弟子員身加督勵並數爲文以諭之有柯國材瀚家居教授常百餘人

行峻不爲苟合遂請爲學職使諸生相與漸摩學者翕然從之時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輯焉

二十四年甲戌文公二十五歲

七月仲子埜生於簿舍

二十五年乙亥文公二十六歲

建經史閣○時請於帥府盡模府中所有書歸置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

定釋奠禮○初縣學釋奠止以吏行事文公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縣亡有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互相參考畫成禮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使執事諸生得以日夕觀覽臨事無舛

至淳熙七年三月頒行釋奠禮儀文公增脩禮書詳

後政
蹟卷

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元祐

間相學術風節為世所稱。

二十六年丙子文公二十七歲

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

云同安簿滿到泉州侯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册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二十七年丁丑文公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侯代不至假縣人陳氏館居焉。居泉數月友

生之嗜學者相往還知學之有歸而尊慕之因作壘菴

記以畀陳氏。陳名良傑世為醫

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同安也士思其

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宮

冬還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甚衆

二十八年戊寅文公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先生云為學之要以窮理致知
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

十二月差監潭州今長沙府南嶽廟

二十九年己卯文公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先生語錄序。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

二程夫子之門文公為較定語錄分上中下三篇因語

其所以然之意至乾道戊子復為定著以記其後

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應求俊鄉薦也時與徐度

呂廣問韓元吉同召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文

公力以疾辭

籍溪胡先生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文公餞之贈以詩

十一月省劄趣行辭

三十年庚辰文公三十一歲

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退寓舍傍西林院閱月而後去

寓西

林可師達觀
軒前後有詩

三十一年辛巳文公三十二歲

冬貽書黃樞密論恢復

三十二年壬午文公三十三歲

春迎李延平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數月。注

端明聖錫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

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五月祠秩滿復以為請

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予祠。六月孝宗即位詔中外

臣庶陳時政闕失遂上封事

孝宗

隆興元年癸未文公三十四歲

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

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

宜言先生謂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

而敵人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文公首用其

說以對奏劄凡三上文公與魏元履帖述人對之頃甚悉時朝廷遣王之

望使北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魯

覲龍大淵招權故不悅是奏

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替成資闕也。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
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
歸劉氏田。○初屏山與文公講習武夷山去家頗遠特於
中途建歇馬莊置田貳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文公共
之屏山既沒忠肅公共父珙盡以畀文公資其養母後
文公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于平父珙不受謀於忠
肅轉昇南峯寺至今猶存

二年甲申文公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李先生在隆興癸未年七十一

以二子友直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友直鉛山尉信甫建安簿

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今邵武府遂過潭溪遊

武夷而歸會閩帥汪聖錫應辰以禮迎先生十月望至

福唐是日疾作遂卒於府署汪公躬視棺殮禮意喪具

無不周悉數日後諸子畢至以喪歸至是文公來哭先

生於延平序述行狀請汪公志其墓文公前後祭先生文并載後篇

是歲困學恐聞成○文公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

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

道乾元年乙酉文公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五月復差監南嶽廟○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議政錢

端禮洪适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二年丙戌文公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文公三十八歲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祇於潭州。范伯崇念德林擇之用

中侍行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

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

嶽游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紉繹心事兩綢繆

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擇之

東歸至家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是行也道經昭武竭端明黃通老中於其家端明端莊

靜重德容粹然文公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

子之列其敬慕如此

十二月己丑除充樞密院編脩。會樞密院編脩官施元

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受用執政陳應求俊卿劉恭父

珙薦遂有是除

四年戊子文公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飢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編次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省劄屢趣就職固辭。時太學錄魏子實揆之以論曾覲去國遂立辭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五年己丑文公四十歲

正月戊午朔季子在生

八月省劄復趣行會丁母憂乃止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孺人歛處士祝永叔確之女
後贈碩人封粵國夫人

六年庚寅文公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
泉塢文公自爲孺人作壙記○文公於父母墳墓所託
之鄉人必加禮敵已以上者則拜之

家禮成○文公居喪盡禮旣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於
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定爲喪祭禮又推之冠
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計八卷是書文公晚年多
所損益未大更定

七月遷葬父獻靖公墓○文公爲獻靖公作遷墓記云府

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苑院

側即五夫里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鬼之不

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鷺子

峯下云後至慶元間再遷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為

銘矣詳見行狀

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

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文公四十二歲

勸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文公所居里每歲春夏之

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構變遂因前貸

郡米勸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取息米二斗逐

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故

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十二月服闋

八年壬辰文公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集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精義後改今名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作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著舉要補遺文公因二公所著書創爲義例大書爲綱分註爲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蓋倣春秋倣左氏以爲此書而大經大法已燦然矣

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推橫渠先生西銘爲擴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

文公首爲之解尤發其精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九年癸巳文公四十四歲

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嶽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二說並出程氏而得之周子其說實相表裏文公思索精密而解說其義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辭○前除樞密院編脩屢召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上曰朱熹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文公以改秩畀祠皆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私議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旣編遺書復取諸集錄參伍相

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

熙淳元年甲午文公四十五歲

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始拜改秩之命○屢
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改左宣教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

二年乙未文公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伯恭祖謙來訪編次近思錄成○呂公自東
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掇周子二程子張子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十四篇號近思錄文公守
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於學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爲學當自此而入也

校山陸子壽九齡 象山陸子靜九淵 偕東萊會於鵞湖

東萊歸文公送之信州之鵞湖寺江西二陸及清江劉

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焉陸子壽有詩孩提

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

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友朋勤碌切須知至樂在如今陸子靜詩墟墓興哀宗

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

嶽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文公和詩德義風流風所欽別

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

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

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谷而罷

七月成晦菴於蘆峯之雲谷

三年丙申文公四十七歲

二月如婺源省墓○蔡季通

元定

從旣至婺源宰張漢率

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又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於學中日與鄉弟子講書於汪氏敬齋隨其資稟誨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

士叅政龔

茂良

以文公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

是除文公答韓尚書書畧云

某

狷介之性綺柔萬分而

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旣深而自信愈篤以此知决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

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
誦遺經叅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
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
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又與龔叅政書俱載時事卷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曾有
言虛名之士不可用遂有是命

十一月十三日劉氏令人卒

四年丁酉文公四十八歲

二月葬劉氏令人於建陽縣嘉禾里唐石大林谷名其亭
曰萃如而規壽藏於其左名其菴曰順寧

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
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

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
出以示人其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
矣

十月周易本義成○文公答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
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
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
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
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
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
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
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
乎

詩傳集註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
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文公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
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五年戊戌文公四十九歲

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降旨疾速之任○宰相史以必
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
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十月丐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

十二月又趣疾速之任

六年己亥文公五十歲

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

謂須一出爲善雖出處去就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
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
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文公始有出意正
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

陸梭山 九齡來訪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到任謝表載後卷○初到

軍首下教三條其一延訪民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
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官爲諸生講
說亶亶不倦和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
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某蒙
恩假守畀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勵風俗非徒

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

以二程先生配焉又以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

了齋別為一堂祀之及旌表孝子熊仁瞻之門三先生

軒先生為記五賢堂
尤延之先生為記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屬邑星子土瘠賦重疏乞

蠲免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

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書院乃唐時李渤故址榛廢已

久文公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

朝得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註疏等書又捐

俸買書以益之並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屬鄉

宦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每暇輟一至諸生從而

質疑問難誨誘不倦乃立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並脩身處事接物之要俾學者規守之尤致意於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稍假之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書院呂東萊先生為記

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廟在都昌縣祀晉侍中太尉

長沙陶威公侃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據縣稅戶董翌等

狀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

文公嘗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作了

見語錄

七年庚子文公五十一歲

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文

公累為文祭之及為作神道碑備悉生平俱載後卷

三月復請祠不允

申減屬縣科紐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

四月應詔上封事○時值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

病遂上疏上讀之怒曰是以朕為亡也諭宰相趙雄分

柝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

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

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

以疾請祠不報○時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上薦文公

甚力

大脩荒政○時值南康軍屬星子都昌建昌至秋大旱失

收公竭力措置為救荒備會紹江東帥守恤民隱决滯

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卽推廣爲奏乞降特旨
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
得催理若因繫淹延則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
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貳萬石使
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克
庫糧備賑濟又中巖隣路斷港過糴之禁郡濱大江舟
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免於饑
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
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缺食甚者先加糶給比冬遂
以早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闔本軍稅租苗米四萬七千
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閭放數旣
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十一月作卧龍菴○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祀諸葛武侯像於堂而作起亭於卧龍潭上書武侯制表中宏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於亭楣皆捐俸爲之而囑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文公自爲記

八年辛丑文公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初旣分場選現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週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飢民

老幼三十餘萬丁口其施設次第人爭錄傳以爲法時
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
行其志民無流離之患

二月陸象山九淵來訪○象山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文
公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
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
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
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文公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
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南康任將滿廟堂議
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是命

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原有南康任滿奏事之旨因奏

本職四事文詳政蹟

閏三月去郡東歸○文公治南康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

暴細民撓法害政者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

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諸

生說太極圖

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閣辭○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有

是除文公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

呂東萊訃至爲位哭之祭文見後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先是王淮爲相問侍讀楊

萬里

曰宰相先務何事

萬里

曰人才

因問其人即疏

文公以下六十八人會浙東荐饑上軫宸慮

淮

遂薦公

因拜命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前納粟人未推賞乞奏事
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奏疏內條陳救荒之策畫為

七事以上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

到任謝表類載後卷

○公初授命即移書他郡

招募海商販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

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艘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

鈎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

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

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

需皆白齋以行秋毫不煩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歷其境至有

自引去者若衢州守臣李暉不留意荒政監戶部贍軍

酒庫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縣尉朱相

不伏賑糶紹興屬吏賈祐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

由是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而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

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文公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

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冬以社倉法奉詔頒行於諸路○初條陳荒政入奏時請

推行崇安社倉之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婺

有應時為之者

九年壬寅文公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抹荒事宜○以浙東荒政拯救事宜列爲九條
並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陰
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有詔捕蝗復上奏狀○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其次惟有出內庫之錢以爲收糴
之本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復上宰相書極言民之與財
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倘民散國危則措身無
所矣

條奏諸州利病○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減歲額然後
用貫頭均鈔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得
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奏

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設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克戶長沿海四州鹽法乞取會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規爲經久之計焉

毀秦檜祠○祠在永嘉學移文毀之

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是月行部將山台趨

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

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

民貪汚淫匿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劾

之仍送紹興鞫實宰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爲奏仲友亦

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悖病篤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

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六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鑄削止罷江西新任時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獎賑濟之勞也文公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躡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跟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誅豈敢具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文公初聞江西之

命卽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畧以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

自安願得歸耕故壘畢志舊聞及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則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仇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前按唐仲友旣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力辭新任職名仍請祠○極言昨來所按賍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

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
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
誑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
或可少紓患害時大府丞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
友故怨文公欲沮之因以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時首
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
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皆陰詆文公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文公五十四歲

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是
命文公初守南康再使浙東卽有以身徇國之意及是
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
作感春賦以見志

全言
三三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

十一年甲辰文公五十五歲

力辨浙學之非○文公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以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之言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

十二年乙巳文公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觀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十三年丙午文公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啓蒙成○文公既推義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示初學

八月孝經刊誤成見後卷

十四年丁未文公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題辭見後

四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差江西提點刑獄辭○時上諭宰執朱熹久閒可與

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其所長故有

是命附詔語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誥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

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

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
不忘江右持平往哉唯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朕好生之
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陳居仁
行詞

十五年戊申文公五十九歲

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周必大爲相

薦之及入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
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也獎諭甚渥因再三辭謝方
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前數
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文公論西銘不合至是迫以供職

文公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翌日栗遂疏朱熹
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願之餘緒爲浮誕宗主謂之道
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
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
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
聞然後入門旣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
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願之學教之然也綠既除
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劾舉厥罪惟均望將熹
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
者滿朝皆駭異之於是以足疾請祠上曰林栗言似過
當丞相周必大奏曰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

曰朕亦見其跋曳時上意方向文公欲易他部丞相請
仍授提刑從之

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文公
既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
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
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而遂忘
其欺耳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
輒以道學歸之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
德垢行以避此名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
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
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

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林栗栗狠愎自用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僞最人之所惡聞遂出栗知泉州詔朱熹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卽速之任文公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是職

附詔

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詔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嘉其讜論畱眞郎曹蓋將進詣清要之地遽以疾諭祈反初服旣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眞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

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
補於風化云

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中書舍人
鄭僑行詞

九月復召辭○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公復入故爲兩罷之
策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文公辭以爲遷官進職皆爲
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
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六月入奏事迫於疾作
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准具封事以聞至
是趣入對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
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翌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感其忠

鯁故有經惟之命蓋將為燕翼謀也文公因密草奏疏
凡十事將上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力辭新命

不果上

擬上封事
刊載後篇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十六年巳酉文公六十歲

正月除秘閣脩撰辭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皇帝位尊孝宗為壽皇聖帝退居

重華宮

即德壽
宮更名

是月甲子序大學章句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定著已久猶時竄改至是

以穩惟於心而始序之又著學庸或問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

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詔詞云以爲寵
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謝表類載

後卷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

文公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被

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即皇帝位 光宗即皇帝位

紹興元年庚戌文公六十一歲

四月之漳州任到任謝表類載後卷○見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

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經者文公首下教令述古今

禮律以開諭之又取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
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
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
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
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爲諸生
倡又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塲挽弓
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
月之間皆成精伎又熟聞知錄趙師虞之爲人試之政
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
奏請詔雪以褒其直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四

百萬緡

奏行經界法○初文公爲同安簿時已知經界之害會朝
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至是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
究以至弓量筭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
及宣德意榜之通衢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土居豪右
兼併侵漁者輒以爲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有是
奏亟啓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法後竟有沮之
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各著爲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
云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
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
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

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又勝似前年

見語錄

二年辛亥文公六十二歲

春與永嘉陳君舉

傅良

論學○文公往歲聞

傅良

嘗著詩

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蕭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云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須要請見寃此衆曲耳

文公答書

詳問答卷

二月與趙帥論招州軍募江戍

趙汝愚帥福州書見時事卷

三月復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正月
長子堊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
塋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詔
褒許難以復受故再辭焉文公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
風俗爲先務暮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詔論換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

除秘閣脩撰謝
表類載後卷

九月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

附詔
勅

除湖南轉運副使詔

勅具位朕脩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

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湖南之民困以海甸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蒞一道往從其責以寬吾憂可

紹熙二年九月

日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累書與留丞相見時事卷

三年壬子文公六十三歲

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卽速之任文公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地名考亭志孝也唐黃端公卜築東觀山下以父塋李原築亭以望

之名曰望考亭 ○先是獻靖公嘗遊其地愛之書日記曰考亭

溪山清邃可以卜居至是卒成獻靖公之志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

畧而任俠豪舉文公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雖不

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文公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

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文公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

過兩說江西穎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

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

四年癸丑文公六十四歲

正月再辭

二月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是冬使者至金還
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
是除文公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不允

附註
敕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誥

敕具位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
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
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
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
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
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

五年甲寅文公六十五歲

正月再辭○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母執謙辭
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
遂拜命

五月始之鎮

到任謝表類載後卷

○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

填擁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四方雲集文公誨誘不倦坐
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徭人蒲來矢出省地作擾
或薦軍校田昇昇可用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
以來將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
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

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之舊久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文公常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已務實之學懇惻周至

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遙隸襄陽不便故以爲請

六月申乞歸田不允○時孝宗陞遐文公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

七月寧宗卽皇帝位召赴行在奏事辭○黃裳爲嘉王府

翊善自以學不及朱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

亦為大臣言之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

到此難合反為累耳上在潜邸聞公名每恨公不得為

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文公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

儀得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

又苦目眚乃力疾躬為鉤校刪剔定為數條頒行巡內

州邑僅畢而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

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

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

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沒於王

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
○文公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躡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匪輕文公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爲是言

附誥
敕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
外須召節以趨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
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
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
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寃爾正心誠
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
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
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可

紹熙五年八月

日黃由
行詞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闕外○先是文公行至上饒聞以內
批逐首相罷左丞相留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
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

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
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
紜不決文公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
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文公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辛卯奏

事行宮便殿

文公立朝以辛卯日爲始

○文公行至宜春時門人廬

陵劉

輟

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

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
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
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
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
啟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

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待制職名不允○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辭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法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壽皇聖帝山陵議狀○時趙彥逾按視山陵謂土

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

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

憚之議遂中寢文公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

吉士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
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
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
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
分講畢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官日外不以寒暑雙
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文公每講
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允遂拜命

謝除待制侍講
脩撰實錄表載

後卷

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

附誥

覃恩授朝散郎誥

敕具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
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
為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予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
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紹熙五年十月

日中書舍人陳
傅良行詞

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變下詔求
言文公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擇
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

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

官稱賀文公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
旨却賀表不受末後復謂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
奉慰從之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時上有旨脩葺東宮爲屋數百

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_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文

公不勝憂慮因講畢乃疏奏四事_{詳載經筵卷}謂凡此四事

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
天變以應人心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
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敢復冒昧輒形紙墨至於
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已往不復久侍清閑之
燕矣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文公進講數次

論及盤銘冊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他
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文公頓首
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具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
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
力焉數召大臣切勵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
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
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
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矣文公退謂門人曰上可
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辛酉晚進講

請脩嫡孫承重之服○上居壽皇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
用漆紗淺黃之制文公上疏畧曰陛下以世嫡承大統

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法當時倉卒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竊痛之至是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
事蓋因文公言也

上廟祧議○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
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時宰相

趙汝愚禮官孫逢吉曾三復吏部尚書鄭僑給舍樓鑰

陳傅良各持所見紛紜不一癸亥當集議文公度難以

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

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之者狀上廟堂不以

聞

甲子在告

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丁卯宣引入對○文公上廟祧議狀未聞於廟堂丙寅得
旨來日內引是日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文公請
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
可細陳其說初文公旣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
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且
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曾祧今
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文公方
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然之旣
退卽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而更創別廟以
祀四祖矣時相旣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忌其
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文公與

汝愚書謂

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戊辰入史院○文公以實錄院畧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序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討官不從

丙子晚講○是日晚會彭

龜年

出護使客因請留身申言

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

恐難立講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袖御批見帝

且諫且拜帝不肯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侂

胄遣其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公文公即附奏謝仍申

省照會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

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

給事中樓鑰交章留之皆不報文公立朝終於丙子僅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

引奏事者再

壬午詔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尋除知江陵府辭不

允○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入對問所以逐朱熹之驟

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

不聽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

曰朱熹之言多不可用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

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文公聞之惕然以為憂慮

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

志文公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汝愚當以厚賞

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荷以為腹

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文公獨懷忠憤

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及

龜年出護使客回而文公已去國矣即上章攻侂冑云

止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

人既而侂冑聲勢益張羣儉附和並疑及丞相視正士

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

門人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陞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廼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對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網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可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强中原不復仇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倖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仇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初還過

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竹林精舍成○文公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禮於先聖後更名曰滄洲精舍

寧宗

慶元年乙卯文公六十六歲

正月辭舊職名

三月又辭並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並累申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附註

轉朝奉大夫誥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不視功載自難廢於彛章雖
吾法從之英亦用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
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
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
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 中書舍人 卸驛行詞

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不允○初侂胄卽欲併逐趙相

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

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耻

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肆

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學太府寺丞

呂祖儉

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文公自以蒙累朝知遇之

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

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

以爲必自賈禍文公不聽蔡元定入諫亦不聽門人朝

奉郎劉炳請以菁決之遇遯之同人文公默然退取奏

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克秘閣脩撰宮祠如故○先

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鑄職名

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銜詔從

之附誌
救

罷待制仍舊宮觀誥

敕具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拂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秘閣脩

換宮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是歲楚辭集註成○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文公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又有辯證及後語

門人楊

楫

云慶元乙卯

楫

侍先生於考亭精舍忽一日

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

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以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某輩亦不敢竊有請焉

二年丙辰文公六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大意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

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視職罷祠

落職罷官祠謝表載後

○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

朝堂未幾張

貴模

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是科

取士稍涉義禮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

門人楊

道夫

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

之意亟以書告文公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

煩過慮時臺諫皆韓

侂胄

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

學為言然憚清議未敢先發者胡

紘

未達時嘗謁文公

於建安公待學子惟脫粟飯遇

紘

不能易也

紘

不悅語

人口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

御史乃銳然以擊公任專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

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

繼祖

者為小官時嘗采

撫公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絃

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十罪言文公

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

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與殮麤食淡衣裹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

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魔乞禡熹職罷

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落文公職

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壽上書乞斬熹以

絕僞學宰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

元定不過自相講學耳果何罪乎事乃止

是歲始脩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

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

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
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
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
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劉詳載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文公六十八歲

正月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時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

定色不爲動既行文公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

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文公微

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

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文公爲之哀慟

韓文考異成○是歲元旦文公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
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
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文公六十九歲

作書傳○文集內止載二典禹謨金滕召誥洛誥武成諸
說數篇及親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俾
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文公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
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嘗答李季章書

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
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
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文

公致仕家貧故諸生自遠一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則一介弗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附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文公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文公日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日某不魯上書自辯又不魯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詔落秘閣脩撰依前官差遣

謝表載後

五年己未文公七十歲

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

兼秘閣修撰致仕

致仕謝表載後

始用野服見客○坐位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

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服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文公七十一歲

正月爲陳氏作聚星亭贊○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文公爲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

爲之贊

序贊詳載後卷

三月丙辰朔己未夜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太極圖

西銘二書蓋文公奉以終身者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詳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歿寧之意深切著明矣

改大學誠意章○先是戊午歲文公嘗與廖德明帖云大

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矣至是日將

此章再爲定酌午刻疾甚莫能興前言殆爲之讖與

甲子文公卒於考亭滄洲精舍○三月初九日午初刻也

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文公終時自是月丁巳至甲子

蔡沈撰夢奠記甚悉備載于後文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六日自少時卽

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豈非天將以

文公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

此與

門人蔡仲默沈撰文公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

丁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卽與味道

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

甚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脩稽古錄一

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

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

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

禍然聲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臙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

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
相之勢凶熖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
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
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騰寫又改數字又
脩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是不復能出樓下
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莖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
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
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垣

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字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階

夫 **范益之** 元裕及沈 先生顧 沈 曰某與先丈病勢

一般決不能起 沈 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臟腑

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

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洩瀉不止先人亦初因

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革時嘗作先生書及

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 念德 書託寫禮書且爲

冢孫擇配又作黃直卿 餘 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

又作敬之 右 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

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 沈 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

制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

初九日甲子五更令 沈 至卧內先生坐床上 沈 侍立先生

以手挽 沈 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

葛德裕來令無語用治命核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病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禮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頽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痞步履既艱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衰自覺不能長久聞二月俞倅夢達開中自邵武至

延平過考亭薦醫士張脩之張至云須畧攻治去其壅
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
主不可攻治者扣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
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
只養得住遂用其藥初製黃耆鶯粟穀等服之小效繼
用巴豆三稜莪木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
膈之病皆去旣而大腑又秘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
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
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沒春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
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沒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
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幾何不窘苦而遂
死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記

十一月壬申塋於建陽縣石塘里大林谷

今名嘉禾里

○將塋

右正言施

康年

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欲送僞師之喪

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論時政得失令守臣

約束然會塋者幾千人禁錮之嚴有所不避焉

重刊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
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
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又
考宋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

間人之筆其與宋氏相去

非果齋之舊其竅謬者先生歿後數
十年間所得稗典猶用編年之法其
者尊朱詆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
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
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
以其事諱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

其在初先聖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
宜亟為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
人顧可諉之弗知卽雖不文誼何
辭竊聞之古管聖賢道術精絕要
踐形盡性為至學也者學此者
雖莫如孔子而自其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童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夫
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
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
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
爲孝爲簡爲譽爲愚所至不同其所

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
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
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
理空談為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
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岐矣
先生崛起於棘荆間其術之精

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
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
之折衷群儒直泝伊洛故其析義最
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
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
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

暇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允臯然著明
于世惟其以踈遠犯人主觸權路見
嫉羣邪蒙譏僞學非先生之過流風
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
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教
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京實疑表而

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
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
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與予意合
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
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猥冗左謬
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

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
勉齋行狀并國史本傳爲附錄以示
傳信其自宋以來褒典亦彙附于末
與是譜合爲五卷云元山君每按部
所至問俗察舉之暇必訪求儒先故
蹟如文公先生祠墓遺書尤所注意

慕嚮如此風猷可想見矣默猥本論
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
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
元山君學古人者也寧無諒於予心
乎

嘉靖壬子夏六月旣望同邑後學李

默謹撰

文公自題像

乾道九年癸巳時予四十四歲而容髮凋悴遽已以此生亦將循身
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唐福元者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
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朱子面右側有七黑子以列星特並秘異

文公先生年六十一像



淳熙元年孟
春時六十一步
對鏡寫真
題以自警

朱子自題畫像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
有意焉而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之
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自題畫像詩

時慶元六年庚申二月刺城吳氏書樓為
予寫照題於其上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
量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趙氏汝騰贊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絕學
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服

草廬吳氏贊

義理密微蠶絲牛毛心骨恢廓海濶天高豪傑
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	--	--	--	--	--	--	--

紫陽朱文公先生年譜目錄



卷之一

年譜

卷之二

年譜

卷之三

附錄
行狀

卷之四

附錄 宋史本傳

卷之五

附錄 歷代褒典

公為朱子

乳名沈即志

世也小字季延

行五十二諱素

所山先生命字

元將文公以元

右四德之首不

敢居更曰仲

在國安簿号

在齋乾道庚

寅作晦庵於

岁考之公谷

因解海卷文

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卷之一

自置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

朱子本飲

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
厥考吏部韋齋先生松為政和尉遭父承
事府君喪以方臘亂睦不能歸遂葬其親
於其邑護國寺之側身嘗僑寓建劍二州
是歲館于尤溪之今延平府尤溪縣南溪書院即當時
鄭氏而朱子生焉朱夫子降生之會

紹興元年辛亥

時二步

二年壬子

時三步

公亥知南康縣
 洪橋乙巳年
 華州雲台命
 曰雲谷子雲台
 陸史雲台真逸
 雲台外史丁未
 差主官南京
 鴻慶宮曰鴻慶
 外史已酉題通
 翁顏諱曰高瑞
 德吏既而年過
 甲子通名將翁
 又曰梅菴通雙
 德熙壬子梁考
 亭曰滄洲病與
 慶元乙卯上封
 事並待遜之

三年癸丑

時四步
 按行狀云先生能言韋齋耕天示之
 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

四年甲寅始入小學

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
 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

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沈郎
 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時五步

五年乙卯

時六步

六年丙辰

時七步

七年丁巳

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
 不成人間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入

卦端坐 時八步
 默視

八年戊午

時九歲

九年己未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按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

同類者喜不可言 時十歲
以為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受學於家庭

時韋齋為吏部郎以不
附和議出知饒州請祠

居于家初韋齋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
門友開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
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
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
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
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自

十一年辛酉

時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

時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三月丁父韋齋先生憂初稟學

時十四歲

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韋齋卒于建之

韋齋卒三月二十四日也

水南享年四十七當疾革時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原伸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翬彦迪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為築室於其里

第之傍朱子遵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尊
遺訓稟學于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
子姪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二劉尋下
世獨事籍溪最久○按朱子所作草堂表
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
授盡聞伊洛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于
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作屏山墓表有
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
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
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
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
春容睽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腹又云子德
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必動而思
藥子備備推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怠也

朱子晚歲猶書門符曰佩章遵考訓謹師傳蓋識之也考訓

十四年甲子墓韋齋先生

墓在崇安縣五時十五夫里之西塔山歲

十五年乙丑

按語錄云熹年十五六時見呂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

痛快讀之未嘗不時十六歲六月暇閱竦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

按語錄云熹年十六七時十七歲時喫了少辛苦讀書

十七年丁卯秋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

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十八歲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

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勅賜同

進士

十九歲

出身

十九年己巳

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

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

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

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

如此又跋魯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其

二十年庚午春如婺源展墓

時鄉會酒酣坐以次歌誦朱子獨

歌離騷經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已而已語孟二書宜加精熟求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虞學士集作復田記畧云韋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頤教授于劔請為贖之韋齋沒敦頤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墓婺源遂以二十一歲其租入充祭掃費

二十一年辛未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

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歲

二十二年壬申 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之門

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夫啓嘗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羅李先生曰吾是再受學

曰且看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闕
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
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
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
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
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
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
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
至於無理會耳又云李先生令去聖經中
求義理熹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
日諸人之誤又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
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
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
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標戈入室又云此

予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
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
下工夫若於此漸
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至同安

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
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

無憚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
令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楹間又職
兼學事乃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
勵并數為文以諭之海柯君翰者家居教
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為苟合遂請為學
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為非先生又以為
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禮義不足以悅
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

脩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學禮義
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
從之以至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葺云是
歲長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

是歲仲子塾生

二十五年乙亥

二十五年建經史閣

請于帥府畫模府中所有書歸置閣中又

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
百餘卷悉上于閣學者得以覽觀焉初縣
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朱子至求政
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
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
圖訓釋辨明纖悉畢脩執事學生得以日

夕觀覽臨
事無舛

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

公名頌同安人相元祐間學術風節為世

所稱

二十六年丙子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時代

至因送老幼以歸○按語錄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冊仔細讀方尋二十七歲得本意

二十七年丁丑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館

溪畏壘庵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
作畏壘庵記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
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
立祠于學二十八歲

二十八年戊寅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

南嶽廟

二十九歲 是年正月見李先生於延平先生云吾嘗言
以躬履教和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

二十九年己卯

作謝上蔡 三十歲

語錄後序 臣乾道戊子復元定著以記其後

八月召赴行在辭

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朱子
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

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由
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

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
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
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
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
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
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宏曰：此詩
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
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兩大虛，一洗
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云。

三十年庚辰冬再見李先生于延平

退寓舍旁
西林院

月而三十一歲

後去

黃樞密名黃

孝宗即位是年六月封事
之全篇見
孝子文集大全

三十一年辛巳貽書黃樞密論恢復

三十二歲

三十二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

歸復寓西林者數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
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

聞必益 三十三歲
超絕

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予祠

是歲五月祠
秩滿復以為

請會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畧曰
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
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

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
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
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脩政事攘夷狄
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
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
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
踈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
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
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
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不報作論

語纂訓序

三十四歲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

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

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

物者窮理之謂也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上為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

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
論先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
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
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
之務庶幾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
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
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
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割
切焉先是朱子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
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
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
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
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

格物之道天顏温粹酌酢如響次讀第二
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倭幸
鳴張則不復
聞聖語矣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替成資闕也
○按是歲有

答陳潛書論益法及與

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

是歲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
語要義又

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
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

歸劉氏田

按乾道中田劬跋云初屏山與朱
子講習武夷去家頗遠特於中途

建歇馬庄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定公琪盡以畀朱資其養毋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珩珩不受謀於忠定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

二年甲申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比塋又往會

是歲困學恐聞成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

困學恐聞 三十五歲 至是書成

時延平先生年七十一歲矣

乾道元年乙酉四月請祠五月復差盜南嶽廟

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是歲讀魏元履所作戊午讜議爲之流涕因序之畧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

二年丙戌

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與

曹晉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聞

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灑然誠可歎服是時范念德侍行常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嶽倡酬集南軒贈詩云遺經得紉繹心事兩緇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後若初不煩是行道經昭武遂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三十八歲納再拜之禮而見之

十二月至自長沙

與南軒別後遂潛范伯崇
杯擇之東歸撥拾道中所

作詩得二百餘

篇名東歸亂藁

除樞密院編脩

用執政陳俊
卿劉珙薦也

四年戊子二十九歲四月崇安饑貸粟于府以賑之

時盜
發浦

城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于府得粟六百
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
願輦粟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
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程氏遺書成

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
行開頗為後人竄易至是序次

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
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省劄屢趣就職固辭

時國子學錄魏揆之以論曾覲去國遂力辭

五年己丑

是歲子在生作太極通書後序

四十歲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八月省劄復趣行會丁祝孺人

憂孺人歛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粵國夫人

六年庚寅正月葬祝孺人

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

寒泉塢自

作壙記

家禮成

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為一編命曰家禮○按是書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

共為一編命曰家禮○按是書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

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按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水鰲

子峯下及考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山即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用

歟

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

與王庭

珪同召

七年辛卯朔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朱子所居之鄉曰五夫每

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
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郡米
朔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
二斗逐年依此欵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
之半大饑即盡蠲之故一鄉四五
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八年壬辰論孟精義成

是書初名要義後改今名序畧曰論語之書

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
要七篇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
驗充廣之端云其四十三歲
後又改名集義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以祿不及
養故也

是歲資治通鑑綱目成
初司馬公作通鑑朱子因取其書創為義

例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為綱
分註為目蓋倣春秋左氏以為此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西銘解義成
自二程推西銘為擴前聖所未
發遵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

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為之解

九年癸巳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嶽廟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立象盡意之微音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攝矣作尹和靖言行錄序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

朱子既累辭

因奏朱熹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熹
安貧守道庶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
台州崇道觀
任便居住

程氏外書成

既編遺書後取諸集錄參伍相
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

程子之遺言備矣
作中和集解序

淳熙元年甲午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四十五歲
省劄凡三
下趣依已

降指揮朱子以為改官賦祿益朝廷進賢
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
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
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土意愈堅至是始

拜命

二年乙未五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

甲子未歲

拜諫

呂公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撥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

偕東萊及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會

于鷺湖

東萊歸朱子逸至信州之鷺湖寺遂西陸九齡子壽第九淵子靜及

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詳其所聞子壽
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
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
勤琢切湏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
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
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莫
偽先湏辯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
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
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
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
古今既而諸公各
持所見不合而罷

源下當有
石基二字

七月作晦庵

庵在蘆峯之
雲谷自為記

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

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
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

辭復請撰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
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
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
講學于汪氏之敬齋隨其資廩誨誘不倦
又作茶院朱氏譜序
四十七歲
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

時上諭大臣欲獎
用庶退之士叅政

龔茂良以朱子撫行耿介屢召不起為言
遂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位正以嘉其

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用
市利乃辭七月吞汪尚書書云熹翁介之
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
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決不能與時
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
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
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
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
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
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

會有言虛名之士
不可用者遂再辭

仍差主管武
夷山冲祐觀

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次年二月葬於建陽之唐石大林谷名其墓

曰宰如而規壽藏於謹初刻年譜宰如作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

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四十八歲正矣

十月周易本義詩得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

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又谷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五年戊戌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仍令疾速

之任

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内勸農

事仍

四十九歲

十月丙詞

十月省別檢會已降指揮

借緋

十二月又起疾速之任

六年己亥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于鉛山

東萊屢書

勉行南軒亦謂滇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有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辛歲命寓止崇壽僧舍陸梭山來訪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上

到郡首下教三條其一延

訪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亶亶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

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為蒙恩假守畀付

民社罔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則別為堂祀之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

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

白鹿洞乃唐時

勅設北極殿

人文公詢所

今日生子今海

書院於其地

於朝得賜

顏及賜御

名在經監本

注注疏奇事

相俸買書

蓋之

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
子奏事者因以自劄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時白鹿洞書院故址
榛廢已久朱子詢得

之乃令其下命書院於其地且言矣
朝得賜勅額及賜知書石經以本九經又
捐俸買書以益之并置田以贍學者數月
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于先聖
先師以落之每暇輒一至諸生從而質疑
問難因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以示學
者尤致意于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宰書
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
間假之稍廩畧如
祠官之入不報

七年庚子正月請祠不報

五十一歲

二月張南軒訃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為

文祭之畧曰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躋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徃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南軒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朱子以為擴前聖之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三月復請祠不允

四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歲二千緡

應詔上封事

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

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梁子弟廝役凡流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剋剋以償債負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生民日益困苦無

復聊賴今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
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
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君心不能以自
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寒
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
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
小人者上則益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
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盡入其
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賞顯所惡則密
行毀公肆擠排所盜者皆陛下之財所
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
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
望其風旨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
陛下之號令

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
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
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
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
而復宗廟之警社又何自而可雪耶疏入
上讀之六怒命其分析宰相趙雄詭辭抄
已能

大脩荒政

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收什八已
上乃竭力措置為救荒備會詔

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勅
分賞格因卽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
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宮租
禁州郡勿得催淫若囚繫決延則在特議

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總
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椿
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網運乞轉運常平兩
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郡濱大江舟艤岸
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築
稍振業饑者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貢
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
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加調給比冬遂以
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閭稅租本軍苗米
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
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畝零並與
倚閭放數旣寬民以故無流徙

十一月作臥龍庵

祀諸葛武侯也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并向龍潭

八年辛丑正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任寄

作起亭為民禱賽之所皆捐俸為之而屬
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

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
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戒減赴

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鰥寡
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

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者皆濟半月都
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濟

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一萬
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時

孝宗臨御日夕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
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怨離捐瘠者

二月陸象山來訪

象山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與俱

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于簡以諭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

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此命然猶待次因奏本職四事

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
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
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
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閭夏稅悉與蠲放
上二等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
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
幾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
矣其四則申請白鹿賜額及監本九經多
見施行

閏三月去郡東歸

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若
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

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大倫美教化
急務風俗丕變之學行義之士彬彬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
登來謁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遂以是月

十九日

至家

七月除直秘閣辭

以荒政脩備民無流殍故
有此除朱子以前所勸出

粟人未推恩不
拜復辭不允

呂東萊計至為位哭之

呂公定周易為十二
篇以復古經之舊朱

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
家之言有補學者又與呂公帖云昨叩比
日講授次第一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
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

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䟽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其切磨之意如此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浙東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

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
乞奏事十月堂帖載南康出粟人已推

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朱子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

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上之

十二月視事于西興

初受命即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

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商米舟已歸輟矣日與僚屬寫

公鈞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

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

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
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
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
有朱縣尉不伏艱糶及紹衢屬吏賈祐之
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
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
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
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九年壬寅正月條奏救荒事宜

并乞借撥官倉
給降度牒推賞

獻助人又請將山陰等縣下
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五十三歲

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

畧云為今之計獨有
斷自聖心沛然發號

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素
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
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
遵依條限檢放稅租宰臣沙汰被災路分
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
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
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
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畧云朝廷愛民之
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愛民
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
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
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
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老猶可以安國勢

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初條陳荒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于天下至是

得請首頒行之台
發有應時為之者

條奏諸州利病

首言紹興和買之弊欲乞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

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
乘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陪
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
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
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
兼充戶長沿海州鹽法憲倣福建下

州產鹽法行之詔郡酒坊亦乞改照處
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
規為經久之計焉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行部將由台趨溫既入台

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趨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便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言錢偽造官會等事具劾之仍送紹興鞠實丞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為奏仲友亦自辯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十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未甚深者及仲友名辯疏同上曲說開

故他無鑄削止罷江西新任台
州父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毀秦檜祠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獎賑濟之勞也朱子以為徒費士農數十萬緡

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餓流殍之民
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
反為所訐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
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
以忝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東提刑梁紱

易直徑再辭

初聞江西之命即解職東
還丞具辭免大畧以為所除

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
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
故壟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
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
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今來所除仍司按
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
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
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
避仇怨特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
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
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始受職名仍力辭新任請祠極言朕

賊吏賊吏黨與衆多暴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

事發事發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務

經營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

威者威者敢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

則遠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

肆肆能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

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誤聖朝

又有不可勝言者時尚書鄭丙監察

御史陳賈奉時相意

氏之學以言之

十年癸卯



ZW 21181886772712

S
Z82-64
17(25)

強起故
始有以

而奉祠杜

尊信益衆作感者

四月武夷精舍成

正月
之四方

來者甚衆有
洛成徙居

精舍雜

詠并序

五十四歲

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卷之一